

ХЛЕБ

АЛЕКСЕЕВ  
ТОЛСТОМ

800 P  
ЗАЩИТА ЦАРИЦИНА



糧食

保衛沙里津

A. 托爾斯泰  
蔣學模譯

局發行

A16  
I 512.45  
214

ХЛЕБ ЗАЩИТА ЦАРИЦИН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ГО

— 津里沙衛保 — 食糧

著泰斯爾托·齊歷亞

譯樸學蔣



3 2168 9883 7

編出局書代時大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謹以

此書譯款

孫寒冰先生之靈

他獻畢生心力來進青年

本書是他生前編定

譯介讀書界的

商務印書館

## 譯者序

高爾基、梭羅、謝夫、薩拉非、莫、奧斯、託洛、夫斯基已經是中国讀者所熟悉的了，但是與上面幾個同樣偉大而出色的蘇聯作家A·託爾斯泰的名字，在中国的讀者羣中，却還是相當生疏。所以對於本書的作者，不得不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A·托爾斯泰並不是一個新進的作家，他在帝俄時代已經是一個優秀的青年作家了。他早期的作品中帶着很濃厚的象徵主義的色彩，自從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被沙皇破壞以後，這位青年作家就衝破了象徵主義的頹疲氣氛，踏上寫實主義的道路。經過了偉大的十月革命和外國武裝干涉以及內戰時期以後，在殘酷的現實中鍛煉出來的A·託爾斯泰，已不僅僅只是一個作家，而同時又是蘇聯文化的領導者了。他現在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蘇聯科學院的會員，曾獲得政府三種榮譽獎章。

他承受了L·託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帝俄時代寶貴的文學遺產，領導蘇聯文學踏上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之路，所以高爾基世界文學院的院長盧波爾說，他是舊俄文學和蘇聯新文學

## 活的橋梁。

A·託爾斯泰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他的作品包含着各種文學形式，如詩、故事、劇本、電影劇本、童話、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他都能熟練地使用。他作品的特點是文字的簡潔樸素和主題的豐富，關於這幾點，本書是可以作為證明的。高爾基對他的批評裏會說：「A·託爾斯泰極力避免文字的生澀和反復，以及語言的單調，他注意文字的流利，合乎大眾的口語，以表現大眾的精神。」

「糧食」無疑的是一部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它描述了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和約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保衛沙里津止。這九個月中間工人階級對布爾喬亞的反抗，和布爾希維克與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及左派共產黨的鬥爭情形。那時，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正處在驚風駭濤之中，在內部有各派反對黨的陰謀和搗亂，在外部有英法美日德的武裝干涉；同時，帝俄時代的軍官、富農、哥薩克上層份子，在英法美日德的公開援助之下，掀起了反革命，反蘇維埃的內戰。英法在俄國北部登陸，援助當地的白軍成立「北俄政府」。在北高加索一帶，但尼金將軍在英法的援助之下組織義勇軍，進行反蘇維埃的鬥爭。在頓河流域一帶，克拉斯諾夫和馬蒙託夫在德國的祕密援助之下，掀起了頓河哥薩克的叛亂，進攻沙里津，企圖截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糧食來源。在伏爾加中游和伯利亞一帶，有由英法陰謀所造成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變。

「糧食」就是一部描述在縮結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和約時，列甯、史太林、與託洛斯基、社會革命黨

人和孟雪維克的鬥爭，以及保衛沙里津的偉大著作。A·託爾斯泰不但僅僅敘述了事實，並且還表現了鬥爭過程中的聯繫、衝突、同情、反感以及互相的關係，其中還穿插草原風景線的描寫和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的想像的繪製。他正確地描述了列甫·史太林和伏羅希洛夫的賢明的領導，和工人在階級鬥爭中對農民所起的領導作用。他描述了散漫、混亂的紅軍怎樣在反革命的陰謀和殘酷的鬥爭中鍛煉成一股鐵的洪流。「糧食」之被當選為蘇聯十大名著之一，是毫無愧色的。

翻譯本書的動機，最初出於孫寒冰先生。譯者自一月間開始翻譯，到現在才全書譯竣，其間整整化了一年工夫，而孫寒冰先生却已在敵機瘋狂炸下與世永別，不能目睹本書的出版，這是譯者最感傷痛的事。

譯者以嚴肅的態度從事此書的翻譯，並得家兄與借以整月之力將全書詳細校閱，錯誤容或難免，但自信決非粗製濫造，以負罪作者，欺騙讀者。如蒙指教，俾得在再版時改正，幸甚。

譯者

## 第一章

兩星期來暴風雪一直猖獗着，在烟囪裏咆哮，在屋瓦上喧嚷，阻礙，城內的街道，把週圍幾百哩鋪成一個雪的原野。電線打斷了，火車開不到目的地，電車留置在車廠裏。

風暴沉寂了。

穿過正月的薄霧，月亮高高地懸掛在彼得格勒的上空。時間雖然尚未十分晚，城市似乎已沉入睡鄉。在寬廣而挺直的街道拐角上，三三兩兩的火推升起白色的烟雲來。幾個兵士沉靜地圍坐在火邊，他們帶着風帽，腰部圍着纏綫槍的子彈帶。紅色的反光，閃映在雪堆上，帶着彈孔的商店櫥窗上，以及吱吱作響的金字招牌上。

但全城並沒有安眠，在 些正月的夜裏，彼得格勒正過着一種緊張、激憤、和癡狂的生活。

沿着尼夫斯基大街，沿着彎曲的小街，一個長着鬍子的紳士，翻起了帶霜的衣領，踐踏着柔軟的積雪，大踏步走着，他左右顧盼，然後用他的指環叩一家大門，門內立刻轉出窸窣的聲音來：「誰呀？」「是誰？」

門開了一條縫，讓他進去，立刻又緊緊地關了起來，塔的一聲把門門上。

那人走進一所生着小火爐的溫暖的房間，火爐旁邊亂置着家具和各種物品，主婦是一個肥胖的貴婦人，生着歇斯里的喘聲，他站起來歡迎來客，叫道：「你終於來了！快全盤告訴我們這……」幾個穿黑黑衣服和長統靴的紳士也過來圍繞着來客，來客擦了他那架鼻鏡上的水氣，回答說：

「我們的同志在布列斯特·立打夫斯克被羅夫曼將軍像頑童一樣地鞭笞，他並不看到恐怖猝倒臺，反而以極端鎮定的態度坐著，坐着旁觀——並且聲言：「我很喜歡聽全權大使烏托邦式的空話，但我必需使他明白，現在是我們德國人在你們俄國的領土上，不是你們俄國人在德國……現在是我們開和平條件給你們，不是你們給我們……」**「嘩嘩嘩！」**

一個穿着灰色晚禮服靴的老紳士插進來說：

「是呀！但這是哀的美頌書的口氣……」

「對極了親愛的先生……德國人用靈藥後人的口吻對我們的同志講話……我是很感佩的。親愛的先生，我是一個德國人，真該死但老實說，我已決定贊成羅夫曼將軍……」

「好機會！」從一盆無花果後面傳來一個鐵一樣的聲音。

在餐桌旁邊的另一個接着說：

「好呵！在一星期之內，德國人就會到波得格勒來……讓他們……」



「主將以含淚的笑聲歇斯的地說：『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樣。不管誰來都沒有遺憾，沒有懼，甚至連一塊燒火的木片都沒有……』」

「還有別的消息呢！我是直接從回聲線總部來的，加里亭將軍已向莫斯科前進了！」——一片「呀」的和聲。工人都一羣羣地自告奮勇參加，農民更不用說。周圍幾百哩的農民都蜂擁過去。加里亭的軍隊現在已發展到十萬了。」

十幾個胸口都發出嘆息聲來。他們是多麼相信那冷贖的出現！——一支開明的農民軍開去拯救那被解散的立憲議會，拯救那些高尚的，胸懷寬闊的，和雄辯的俄羅斯自理主義者！而同時他們也相尋德國人會像那善良的冰霜之神一樣，來了幹完事又回去。

沿着深深的雪痕，彎彎曲曲地經過許多分離的房屋，另一個行人正敲着一家人家的後門。他走進一所有白堊粉飾過的天花板的房間。一盞小的光從保護承塵的燈罩的污穢薄紗中透射出來。在糊上鑲木的地板上放着一只火爐，烟窗成直角地從氣窗中通出去。在火爐的兩旁放着兩張行軍床，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參謀上尉和一個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穿着短襪和睡衣輪在床上。他們都在讀羅甘波爾。所有這十七本神奇的冒險小說都亂堆在地板上。

來客用一種會意的語氣說：『聖喬治與莫斯科。』參謀上尉和中校從翻開的書本後面望着他，並不表示驚奇也不回答。

「紳士們，」來客說，「坦白地講，看到光榮的俄國軍官階級精神這樣衰敗，我很痛苦。難道你們真  
不了解布爾喬維克在怎樣處置不幸的俄國嗎？他們公開地瓦解軍隊，公開地出賣俄國，公開地宣稱  
要把俄國這個名字從地球上抹去。紳士們！在這存亡危急之秋，每一個俄國人都應該奮起捍衛國  
家。」

參謀上尉憂鬱而緩慢地說：「我們已像魔鬼似的打了三年。我們與我們這一羣已到了末路。完全處  
於絕境！」

來客掀一掀鼻孔，舉起一個手指，預示兇兆地說：「一隻野獸已脫出籠籠來蹂躪自由了。我們所愛的  
俄國農民將在你們的屍首上踐踏，紳士們……」於是他開始描寫那些行將到來的恐怖，使兩位軍官  
不愉快地睜着眼睛。他們倆雙腳跳到地上，用力束緊他們的外衣。

「好！」中校說，「你要我們到那裏去？」

「到頓河，到俄國男兒加里亭將軍那裏去。」

「好！我們知道他的，他曾把整整一師人派到喀爾巴阡山去送死。但現在送我們去死的是誰呢？」

「保衛祖國自由大同盟。紳士們！我們知道大家的精神都很好，但你們也需要用錢……」

他摸出一個漂亮的鈔票夾來，把幾千盧布鈔票丟到塵污的行軍床上。

「米希加，」中校說，他一面把褲子穿上，「我們願意去，願意把肉體去嚐一嚐刺刀的滋味……」

在這些雪夜裏，彼得·格勒的人們沒有時間睡覺。反革命的隱報散佈出種種謠言：德國的哀的美頓書，俄荒，中央拉達（一）流寇部隊與紅軍在烏克蘭的血戰，加里寧將軍向莫斯科的勝利進軍，再特別穿插着槍劫和可怖的「暗殺」消息。例如捉摸不定的土匪「無頭人」科託夫每夜在沙塔街的賭案外殺人，用屠刀刺人的臀部。在出售「炸燻腿」出名的小吃店地窖裏發現七具被剝皮的屍首。全城都在談論着「格發生在雷軍裏的事件，據說在一個穿着軍衣的人身上，發現一只帶着寶石戒指的女人的手。

彼得·格勒較富的人，都被黨警所包圍，樓梯頭裝着警鈴，住宅外澈夜站着警衛。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在這漫漫的冬夜裏所經歷的真是一個夢嗎？莊嚴的京都，這叛軍之國的首腦，裝飾着列柱和凱旋門的，被那陰暗的太陽照臨着！這一個大國的首都已落於異徒之手了；他們長着蓬鬆的亂髮，拿着槍，站在火堆週圍，似乎不可知的征服者已在首都陸禁下來了。在夜裏，人們即使從窗口伸出頭來向他們呼喊：「救命！我被強盜搶了！」也是枉然。這些圍着機關槍子彈帶的工廠工人，這些從最壞的農村鴉片出身的小兵，對一切不幸都只有一個回答：「加強革命……」

(一)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後，烏克蘭設立了一個民族主義資本階級階級和社會革命黨政府，彼得·格勒為中央拉達。

有不少人讚賞。行德國人到來，這些穿著青灰色大衣戴著鱗甲的禽獸，如果他們在廣場上公開鞭笞一個人，那又有何妨礙？斯公民的下流，只有被打一頓才會好起來。和氣的來福槍兵會站在街心指揮着：『彙右走！』帶着金線肩章的將軍會乘着重在十分清潔的尼夫斯基大街上馳過，麵包房、臘腸舖、啤酒店會發出燈光。好像剛沐浴過俄羅斯浴出來一樣快樂的彼得格勒公民會沿着右邊的階石走，德國人連想都不會想到這種親鄙的口號：『不做工不得吃。』

看到德國人的到來，已經在肩隨那些在舊時各部、各機關、各銀行、各商行或新的人民委員會裏工作的人，都覺得不該把他們命運交給希爾希維克。讓他們自己去管理國家機權吧！這和從前在開會時用拳頭拍着水手的胸膛，高呼：『一個新世界，對了，我們將用我們自己的手來建設一個新世界，你瞧着吧！』以及『那麼建設，建設吧，親愛的同志們！』的情景完全兩樣了。現在像棄却將沉之船的老鼠一樣，大官小吏每天託病或根本沒有什麼理由不上辦公室去的愈來愈多了。怠工像瘟疫似的一天天蔓延開來，愈益深刻地反映着政治鬥爭。

重重地拉攏密韓，安排好一個嚼碎發黃的學生拿着手鎗站在甬道中，官吏們圍着鐵爐中發出爆裂聲的烘，互相交換諷刺的論調：『是——的，紳士們，似乎尼古拉二世到底沒有這樣蠢……噯！——噯！——』那批傢伙應該多絞死多槍斃一些，哪！他們多得很，應該統統殺光……他們要自由，他們伸出手來討鮮菓……現在他們已得到他們的鮮菓了……他們在斯莫爾尼每夜轟飲豪筵，大人……真的，這樣的轟飲

「豪爽，你看了會髮指……」

兩處猛烈火堆吐出來的烟雲，像波浪似的圍繞着金半宮的圓柱。

一隊武裝衛隊把守着進口，重重地頓踏他們的靴，拍擊着他們那敲着羊毛手套的手掌。一盞燈幽暗地燃着，走廊上迷漫着凝凍似的霧。

大廳裏，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正在開會。散佈在橢圓形劇場邊圍的樓上，亂堆着前線士兵的外套。工人的羊皮短褂，風帽和棉背心，在大廳的玻璃圓頂下，高高地懸掛着一盞迷惘的珠燈。喧嘩的怒吼漸漸消沉於期望的靜默中。拳頭托着長滿鬚子和未曾修括的臉頰，深陷的眼睛閃着光。講台上講演人的話引，起了憔悴與塵污的臉孔劇烈地震顫。有些話博得了巨大的鼓掌，或海馬那樣的低沉的隆隆聲，還夾雜着尖銳的口笛，主席得費許多時候搖鈴，才能使羣衆靜下來。

會議將完了。一個衣服整齊臉肉軟垂的人，急急地跨過邊樓，跳上講台，站到高起的主席台上。他脫下帽子，解開羔皮衣領，用沉重和渾大的聲調說：「暴力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命令都不能剝奪我們以全俄國名義來說話的權利。立憲大會已經被解散了，但立憲大會依舊存在着，你們現在還可以聽到它的呼聲……」

這是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的演講。在他後面的伏洛達斯基主席一聲不響搖着鈴，忽然從樓上走下來，「走開！打倒他！滾蛋！」

講演者用雙手支持着身體，帶着微笑注視那些狂呼的羣衆。當廳內稍微平靜時，他又擦起厚嘴唇呼

喊。  
「十月革命以後，同志們，你們是執政了，但大家並不希望你們開放前線讓德國人進來……；然而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政策卻是恬惡不俊，寬容前線任其空虛……」

一陣哄堂的笑。有個穿軍人外套的人跳起來跑到半圓形的講台上，他被攔住按下去。

「如果你要和平，」臉肉軟垂的人咆哮着，「那麼你首先應該不讓人民委員蘇維埃用你們的名義來單獨簽訂賣國的和約。」……」

全場怒吼，搖頭，掀袖。十二個穿大衣的人衝到甬道上，演說者急忙戴起帽子並肩坐到位位上。

主席把鈴一直搖到會場靜下來才停手，然後他請馬爾托夫演說。馬爾托夫是一個孟雪維克中央委員，穿着一件鈕扣七零八落的外套，他把瘦頸上的一顆喉核突出胸巾外面，縮進一張長着稀疏小鬍子的瘦臉，以便透過架在鼻門上污穢的夾鼻眼鏡窺探聽衆。鎮靜而幽暗地，他用幽默的口吻解釋他極其滿意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代表主席那天所作的宣言，說他們不願對德意志帝國主義再作讓步……

會場陷入緊張的靜默中。所有眼光都集中到講台上。馬爾托夫用兩指架正夾鼻鏡。他收縮瘦臉說：

「同志們，我宣告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已置俄國革命於絕望的境地……；請你們自己下斷……」  
主席團中有些人高聲咀咒。孟雪維克黨員和社會革命黨員席上揚起一片鼓掌聲。在中座和左座，布

剛希維克黨員頓脚叫喊：「賣國賊！騷亂和爭鬧愈增，一個戴芬蘭小帽的矮小的滿臉鬍子的人，用哭喪着的語調重複地說：『請你告訴我們怎麼辦？怎麼辦？請你告訴我們。』」

在那代門外大路的左面，有幾座矮小的工人住宅疏落地散處於泥濘的荒野中。在一座搖搖欲墮的小屋裏，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果拉一個身長鼻大年約二十二歲的青年，正在一盞昏暗的油燈旁邊，擦着一枝步鎗，把零碎的零件放在桌上。

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兩個孩子——大的十一歲，小的六歲——正在出神地注視他的每一個動作。伊凡·果拉佔了寡婦喀拉雪娃家中的一角。這寡婦就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那天早上一清早就出門。什麼東西都沒有留給他們吃。伊凡祇得在木柴燉熬茶壺，給兩個孩子喝些開水，使他們不要哭。

「哈哈，現在擦乾淨了。」他用粗暴的口氣說：「你們看，我現在把它們裝配起來。看那裏預備好，預備射工人階級的敵人……」

他一邊笑一邊瞧那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大孩子的瘦削臉上泛着一絲微笑。伊凡把步鎗皮帶背在背上，束緊外衣的扣子，把人造羔皮的軍帽拉到眉毛邊。

「喂，小寶貝，我現在要出走了……我不在時你們不要胡鬧……」  
歲外的平原被白雪蓋得一片蒼涼，淒涼的雲霧環繞着月亮。他的皮靴深印在雪中，伊凡·果拉走到

大路上向雪橇的軌跡右轉，繞到普羅洛夫工廠去領通行證。廠門口一個滿身沾雪的老人皺着眉頭：

「你是不開會的可？會在鐵工場裏開。」

堆積白雪的廣場，無人跡，製造算盤用的龐大汽鍋埋在雪層下。遠處懸着一架起重機，鋼骨纏繞，鐵工場的模糊的窗上蒙着一層灰暗的黃色。

伊凡用力推開工場的鐵門。幾十副緊張的臉孔朝着他說：「靜些！」那狹長的建築物閃閃一陣陣火爐中發出來的煙氣。大約有一百五十個工人在傾聽一個頭髮漂亮，臉色紅潤，身材矮小，面帶笑容的人的演說。他興奮地揮動他的手臂。他穿着一件黑布短衫，束着一條皮帶。衣領未曾扣上，圍繞着他的雙肩的頸頸；他的漂亮的圓溜溜的眼睛，向聽衆臉上骨落骨落地掃來掃去。

「我們的唯一任務，是爲全世界保衛革命的清白。我們不能把十月革命當作「革命本身的事情」當作自己能够生長發展的事情……如果我們的革命沿着這樣一條路線發展下去，我們必然將開始退化下去，我們必然將不能保持我們的清白；我們必然將倒栽於小資產階級的泥淖，倒栽於俄國農村的榨利，倒栽於農民的欺騙。」

他立刻扮出一副代表俄國老農的面孔，甚至撫摸並不長着的鬍子。工人都未笑，沒有一個對這種變劇表示贊成。演說者是一個「左翼共產黨」領袖，他在攻擊列寧的和平政策。

「我們的革命，第一步走入泥淖便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恥辱的和平。我們將自承投降，我們將



爲一碗麥糊而出賣革命。我們不能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無論他們怎樣恫嚇我們。」

他怒目而視，好像他要把鐵工場和全體轉業都要吞沒在目光中一樣。

「我們宜非將德意志帝國主義來絞殺我們，假如他們高興這樣。據憑他們把俄國踐踏在脚下。要這樣才對。爲什麼要這樣呢？爲這樣的一個結局——我們的結局——才燃起世界的大火……因爲我們要回答德軍要求的不能用和平而祇能用戰爭。用立刻革命的戰爭。以乾草又來抵抗德軍的大砲嗎？不錯，以乾草又……」

伊凡·果拉不禁手髮倒豎。雖然他繼續聽着話，但是不到一小時就要到他去站崗了。他向大門走去，呼吸到冷空氣時咳嗽起來。他走進辦公室，領到莫斯科尼研究院的通行證和一份口糧——一塊甜味的黑麵包——小心地塞進衣袋裏，才踏步沿大路走向那伐門的灰暗圓柱。

從廢墟方面現出野狗的濃濃影子，一聲不響地向大路奔來。二十幾頭各種種類各種毛色的狗蹲在路旁，瞧着那個背步槍的人往前跑。當他經過時，他們垂頭跟着他。

「好意思，我們用乾草又，而德軍用大砲。」這樣才對！」當他的濃霧中凝視時對自己囑語。「照他說來，我們要立刻作戰，而用乾草又作武裝。給他們來糾絆我們，結果我們……而他說那樣很好……」  
「噠了噠，伊凡？射我，你會挑起世界革命……」

他熱起來，並不是在走路是在跑了。他的皮鞋在霧中踏得發聲。在一九一五年，他的足跡……

來不久就殺死。當這會經過時，他們的隊長怎樣攻擊敵軍，隊伍得越過一條深溝，隊長命令中隊的兄弟用肉體填滿溝，以便其他隊伍越過這道活橋。

「照他說，那是爲蘇俄的好處給他人作活橋，」伊凡心中想。

他突然停下脚步，他把頭垂到胸口立着沉思，狗漸漸追近他，聳一聳肩安穩好鎗他又往前走。

「那完全不對。」

他說這幾個字的聲音在冷空氣中這樣尖銳，以致野狗都昂起頭來。

「那完全不對，我們再回頭看到社會主義，我們得再三督促自己來實現社會主義，而且我們也願意督促自己，但我們更活著看到社會主義，而你說拿起乾草叉此外，爲什麼他要把農民當作污泥當作敵人呢？」

他走到真如得林森夫大街的街心又停下來，在那高聳大廈的幾扇水蒸氣凝結的窗中，黃色的燈光透出窗紗的裂縫，伊凡·畢卡自己也是一個農民，他父親的第八個兒子，除了長子依然耕種七畝地以外，其餘的兒子都得種家做農工，三個已經在戰爭中陣亡，三個據報告「失蹤」。

「不一概抹殺農民簡直是胡鬧老兄……你不明白鄉村情形，你在那裏可以找到比城裏更純粹的資產階級，但在每一個鄉村你倒可以找到十個無產者，雖然這是實情，他們却不知道。」

這時已在早晨三點鐘，伊凡·果拉站在斯莫爾尼研究院的門外守衛着。長長的走廊裏鋪滿了白天飄進來的雪片，一盞微弱的燈光在天花板上閃動着。四週更沒有一個旁人，他的手指凍結在來福槍上，站在列甯同志的門口守衛，他的內心感到很滿足，他們正在着手做一件偉大的工作，把國家從愚昧中拯救出來，把所有的權力，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工廠，所有的財富都交給勞作者。白天裏在監獄中與其他工人一起的時候，這是很容易相信的。但在這裏，在這嚴寒的走廊中懷疑就開始鑽進來了，路還很長呢！他們的精力和生命本身會足夠組織嗎？

伊凡的頭腦能相信，但在單薄的外套下顫抖着的身體却懷疑他的信仰。他的鼻子聞到口袋裏麵包的香味，他的肚子在叫着，但當任務在身的時候，他猶豫是否該吃。

遠遠地他聽到有人從四層樓的石梯上走下來。一個肩頭披着羊皮短褂的人踏進走廊，匆忙地大步走來，他的頭上端正地戴着一頂羔皮帽，雙手插在襠袋裏。他一走近，伊凡就張開大嘴露出解救的微笑。一切的疑慮在這個人面前都消逝了，當他把鑰匙在門內轉動的時候，他就說：

「你看來很冷，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你是來取暖的嗎？」

列甯用微微傾斜的眼睛在肩手底下凝視着伊凡，態度由冷淡逐漸地轉為溫和，細微的繃紋堆上他的額角。

「你在想什麼？他的手還在門邊，」能找出一個幾絲在寒瑟聲裏嗎？」

「現在你決找不到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讓我去看一看是否能修。」

「好的，好的，你可以試一試。」

伊凡·果拉把槍托在地上一蹬，跟隨着列雷走進一個溫暖、潔白、非常高大的房間，從天花板的滑輪上垂下來一盞沒有罩子的燈，照著那間房間。在以前，當斯莫爾尼還是貴族少女的研究院的時候，這個房間正是一個系主任所住的，現在一切佈置還是像它主人離開時一樣。在房間的一角放着一架廉價的小白木梳櫥，另一角是一架最蹩腳的裝着鏡面的衣櫃；一張破舊的小睡榻旁邊放着一把破舊的小圓椅；在房間中央擺着一塊低矮的白色的隔板，後面放着一張鐵床，那是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和他的妻子娜狄婭達·烈斯坦尼諾芙娜睡覺的地方，電話機放在一張很小的臨時辦公桌上。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辦公室設在四樓，只有在睡覺和取暖的時候才回到房裏來，但最近他差不多經常留在樓上，坐在椅子中伏在寫字台上睡。

伊凡把來信槍靠在台子邊上，開始呵他的手指。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坐在臨時辦公桌後面的睡榻上，整理着文件，她並不抬起頭來，只靜靜地說：

「哦，怎麼樣了？」

「立刻就可以修理好了，沒有辦不到的事。」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重複說「沒有辦不到的事」這句話以後，大笑起來，站起來打開碗櫃門，案子

裏面只有兩只污穢的盆子，兩只酒杯，連一塊麵包皮都看不到。後來到二月裏，列寧和他的妻子才僱了一個老媽子管理他們的家事，在那以前他們常常整天不吃東西，不是他們沒有時間，便是有時間而沒有東西吃。

列寧掩上櫥門，聳聳他的肩膀，回到睡塌上去整理他的文件。伊凡搔了搔頭，「看，這是不行的。」他想起「我們的領袖在挨餓。」他小心地摸出那塊黑麵包來折下一半，把那一半塞回到口袋裏，謹慎地走過去把麵包放在桌子邊上，然後回來修他的電話機。

「謝謝你。」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不加思索地說。他用手扯下一片麵包，眼睛依舊看着文件。

通到會客廳開着一扇門，那裏本來是一間更衣室，現在還裝着臉盆。一個長著蓬鬆的黑頭髮的人走進來，靜靜地坐在列寧旁邊。他用兩手撐着膝蓋，顯然的，他那寬大的黑色短大衣裏的身體也在發冷。他那發光的黑眼睛的下眼皮微微向上抬，像一個在凝視着遠處的人那樣。他的鬍子在嘴唇上聚成一道陰影。

「托洛斯基的觀點是這樣：『們不應該繼續作戰，但也不應該締結和約——既不和平也不戰爭。』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以重濁的聲調平靜地說：『既不和平也不戰爭，來一個光榮的國際政治大示威。』那時德國人將會扼住我們的喉嚨，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到能抵抗……示威本身並不壞，但你要知道爲這個示威將犧牲了什麼……』他用鉛筆輕輕的敲着文件。『你犧牲了革命，而世界上現在沒有別的東西更比我們的革命重要。』」

他的肩頭感起很多繃紋，而頰內心的急絲樣成深紅色。在全部人類裏，莫從來不曾有過比這更偉大，更重要的事情……」他又說：

史太林望着他的眼睛：他們似乎互相在念着對方的思想，列甯眉頭的繃紋消失了，他把文件反轉來。「第二個觀點是不和平，而是革命的戰爭，哼，那是我們的「左派」他敏捷地瞥視史太林。「左派」像發瘋的布爾喬亞一樣不顧生死地在揮舞着紙劍……革命的戰爭在第一次打仗以後，不要一個月，只在一個星期之內，被戰爭熱度得無法忍受的農民軍就會推翻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那時與德國締結和平的將不是我們，而是另外一個政府，也皆是依照拉達路標的社會革命黨政府而以姬諾為首。」

史太林沉着而堅決地點點頭，發亮的眼睛依舊釘在列甯臉上。

「對德作戰！那正是各帝國主義者所喜欲看的，美國人正在用價一百盧布買我們一個士兵……」

真的，我敢負責說，確是事實……這裏有一封克列倫科，謀部來的電報……」他揚起眉毛，從衣袋裏拿出一束電報紙來。「……骨肉齊全者，一百盧布，果戈里的乞乞科夫買死魂靈也賣些些。」史太林盤腿下來的陰影笑了。「我們的政府不但建築在無產階級身上，同時也建築在貧農身上……在目前情況之下，誰要是想繼續戰爭，他們必會長縮……該死的，我們從來不肯拒絕過保衛自己。」他以閃爍、明亮、聰穎、機警、流星一般的眼睛望着他的同伴。「唯一的問題只是我們應該怎樣來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的

德從文件中揀出一張紙來讀道：「……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談判現已明朗化，德國政府中戰爭派已全佔上風，此派爲貫徹其意志與目的，已將哀的美頓書遞交俄國……哀的美頓書所採方式如下：繼續戰爭，或合併土地的和平；換言之，和平條件爲我軍退出已佔領之全部領土，而德軍則保持其所佔有之全部領土，並將開我軍要求賠款（其名目稱爲俘虜維持費）賠款數目約三十萬萬盧布，七年內分期撥付。俄羅斯社會主義政府對此問題，應立即決定，或接受合併土地的和平，或立刻進行革命戰爭，決無採取中庸之道的可能……」

史太林依舊堅決地點頭。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拿起另一張紙來。

「如我軍單獨媾和，則即可於兩派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中自脫，利用其相互間之仇恨及戰爭，使其難於聯合一致對抗我等……利用此項機會爭取相當時間，在此期內我等即可自由發展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他丟下那張紙，迷惘着兩眼，現出一個苦笑的表情。「爲了挽救革命，三十萬萬盧布的賠款豈不能稱是太高的代價……」

史太林低聲地說：

「所謂德國無產階級會立即叛變起來，海應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示威，這個假定——他們所提出的許多假定中的一個——的可能性，正像其它任何幻想的念頭一樣……德國參謀部將從全線突進來回答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示威——那倒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絕對正確……而且還有一點……要是我們講了和，就可以立刻交換俘虜，這樣便能把一大批  
看到我們革命的人拋回到德國去……」

伊凡·果拉審慎地咳嗽了一聲，然後說：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電話現在可以用了。」

「好極了！」列甯急急走到電話機那裏，叫接斯季特洛夫，當伊凡走出來的時候，他聽到列甯高興的  
聲音：

「是的，是的……」「左派」在大會裏搗毀椅子，但我所得到的報告是這樣，他們有一個領袖在普梯  
滑夫工廠中因他的「革命戰爭」而被打死了……全部關鍵在這裏，工人們認識得十分清楚……中央  
委員會明天九點鐘準時開會，是的……和平問題……」

靜寂的走廊中的石板上響起一陣嘈雜的腳步聲，一個穿短大衣戴皮帽的人向伊凡走來。

「我到上面去過了，同志，他們對我講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已下樓到這裏來了。」他匆忙地說，抬起  
那長着短鼻子，閃爍的黑眼睛的結實而凍紅的臉向着伊凡，「我有緊急的事要會他，只跟他說幾句話……」

伊凡接到他的黨證和通行證說：

「我不知道，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正在會客，他的秘書已經睡了，而娜狄婭達·羅斯坦尼諾芙娜



還沒有回來，』在昏暗的光線裏，他看不清楚牆上的名字，『發電廠裏沒有煤鬼，我一點東西都沒看到；』

『我的名字是伏羅希洛夫……』

『啊！』伊凡大笑，『我聽到人家說起過你，我也是那地方人……我馬上就去告訴列甯……』

##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蘇赫拉·拉·妮很晏才生起爐火，把她僅存的幾個馬鈴薯放在鐵鍋裏煮着。她坐在那裏，坐在光桌子旁邊一塵不響地哭澆起來。這是星期日——在她前面橫着一個漫長而淒涼的日子。

在隔壁的門一響，伊凡·果拉正在床邊忙亂着。他把短褂披上肩頭，走到廊簷外面去，不久他就回來了。冷得噁氣，全身發抖，當他注意到瑪麗亞屈着兩臂伏在桌子上，而且在哭泣，他就站住了，拉過一張東西，西歪的椅子來，靠到桌子的末端坐下，開始把被布軍褲到腿上。

「我想冰是結得更厚了，」他重濁地說。「水桶裏的冰結得這樣厚，我簡直敲它不破。堆棧裏的馬鈴薯想來也已經冰凍得很厲害……好了，我親愛的瑪麗亞……」

寡婦對他凝視着，她那毫無光輝的眼睛裏充滿了淚珠。她所有的痛苦早就訴說完了。

「好了，我親愛的瑪麗亞……革命是男子的事。你的心是很好，但你很弱，聽我的話：你還是離開彼得格勒。」

伊凡會幾次勸寡婦離開她這所愁苦的小屋到他的本鄉，頓河去。那裏她會很容易的得到工作。那裏她會得到食糧，可以省吃儉用過日子，而冬天也沒有這樣冷得厲害。但寡婦很阻撓，要是她只有一個人，她就不會躊躇了。但一想到帶着她的孩子們走這樣遠的旅途，那真是可怕的。這次伊凡又在開始勸她走。

「伊凡，」寡婦以絕望的聲氣問他說：「你是年青力壯的人，在你，即使最遠的地方也是近的，但在我，遠的地方始終是遠的，我的全部精力已經完了。」

她抱怨地搖搖頭，好像對着那些十五年來磨折她的人們一樣。她的丈夫是普魯洛夫夫的一個工人，在戰爭開始以前會兩度長期入獄。一九一五年，他被視為不安穩份子從工廠裏開除，被送到前線去，手裏拿的不是來福槍而是一根手杖。這樣，在俄軍某一次進攻中，他拿着那根手杖被迫送了死。

「你錯了，」伊凡說：「你以為自己已經沒有精力這個想法是不對的，你在這裏，多消耗了一份食糧，但那裏我們正需要着有階級意識的人。」

「你在說什麼，伊凡……」我所關心的只是養活他們……我覺得要是他們現在就死，我到不會十分放在心上……但他們怎麼能活下去呢——像他們這樣的孩子或許他們會像孤兒一樣地去討殘羹冷飯……」

她轉過身去擦鼻子，又擦眼睛，伊凡回答說：

「就是這句話！頓河是兒童們的天堂，頓河——你想想，你會有麵包，有鹽，有牛奶，那裏的情形就是

這樣……」他把背肘撐在桌子上，用長指甲彎曲的手指向她指著說：「我和我的哥哥都是在剝削生的。我的爸爸也是在那裏生的，但是我們都被看作外國人，他們叫我們「外江佬」，換一句話說，就是外方人。土地是哥薩克的，官更是哥薩克選的，但現在我們「外江佬」已同時要求土地和權利，要求與哥薩克平等。哥薩克不僅僅是厭惡我們，而是刻骨的痛恨我們。哥薩克有武裝，他老是帶着一匹馬，他是一個不怕死的魔鬼，但我們的人却只有從前線帶回來的步槍，頓河正像火藥一樣容易爆炸。」

瑪麗亞帶着哭腫的眼睛笑了：

「但是你若告訴我那是一個天堂，而且要我……」

「頓河是偌大的一個地區，你可以到布爾希維克政府鞏固的地方，他們會給你工作做，你將來可以作為我們的眼線，彼得格勒的穀物從那裏來的，從頓河來的……」停了……「你曾把孩子們養得像小豬那樣胖……」

瑪麗亞把凝視的目光離開他，她那消瘦的，帶很好看的臉龐向結霜的窗口，冬季昏暗的光線從那裏透漏進來。

「我在這裏已經住了十五年……」

「你不必爲了離開這所破房子而發愁，它早就應該燒掉的了，我們會建築起宮殿來，只要你肯稍微等一等……」

「你是對的，伊凡，我還沒有多少力氣……好罷，要是你命令我，我就去……」

「好吧，那麼，我命令你。」伊凡大笑起來，「但你們女人真是奇怪的東西。」

「你說這句話因為你還年青……你看，當我這樣坐着的時候，我很不錯，但當我一站起來，一切東西就都變得很奇怪，我的頭發眩。」

「好了，你願意去，我很喜歡，我們會送你走的……」

他結束他的談話，穿上外出的衣服和皮帶。

「今天我要到布爾喬亞那裏去徵收多餘的糧食。他們把東西藏得多麼巧妙呀，魔鬼！上次去的時候，我們在一家人家因為找不到一點東西正要離開了，但在一條長走廊底的壁板上有一塊新糊上去的粉牆紙，我們一下子就在那塊壁板打了下來，在那後面我們找到五十磅糖。」

他打開那扇通到廳堂的門，瑪麗亞在後面輕輕地向他叫：

「我想你已經把你的麵包都吃完了吧？」

「哦！你看，這是這樣一回事……你知道，我把我的麵包給一個肚子餓的人吃了……」

他揮一揮手打斷這個問題就出去了。

從俄國的黑土糧倉運到北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主要食糧，是一次比一次貧乏，一次比一次困難了。從事徵收和分配穀物的食糧管理委員會的民選代表工作得很緊張，而有些則故意放棄徵收。黨、蘇維埃和社會革命黨等反對派的黨員鑽身到委員會裏，企圖用破壞和布爾喬維克鬥爭，誰都明白饑荒是一切武器中最可靠最凶猛的。

布爾喬維克只有那麼一把人大約三十萬，他們最後的目標還離得很遠。他們現在所能允給的只是和平與土地，將來是一個嚴肅的鬥爭。在那個將來，描畫出一幅近乎幻想的富庶的圖景，有着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自由，但這幅圖畫吸引和沉醉了一萬五千萬羣衆，他們在其它任何制度之下只能得到畢生的奴役和無希望的勞働。

但同時那個將來，正被饑荒、寒冷和二十九個德軍師圍威脅着，從黑海到波羅的海全線，他們在期待着和平或戰爭。

在德軍方面，與蘇俄立刻締結和平是有利的。不管他們手中的資料指出如何險惡，德軍當局還是希望他們的春季攻勢能夠突破英法防線，魯登道夫已經準備好最後一批的後備軍，但他們只有在與蘇俄單獨締結和平以後才可運用。

在進行和平談判的地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國代表已自己準備退讓，接受甚至比較溫和的勒索，糧食與對俄媾和是他們在西線作戰不可少的東西，在奧匈帝國，饑荒已經迫近首都了，糧食部發出

命令，凡是裝戴王冠的德國駁船在多腦河駛入德境時都一律沒收，奧地利首相捷甯伯爵狂熱地急於和平談判，希望從烏克蘭獲得穀物和脂肪。

列甯在爭取和平的時候把這一切都看清和計算了進去，他在爭取一個像空氣和麵包一樣必需的喘息空間，即使這只能存在幾個月，而那時蘇維埃政權這個初生的嬰兒也能長得很強壯了。

在共產黨中委和全俄蘇維埃大會的布爾希維克派代表的聯席會議上，列甯的提議只得到十五票，勝利歸於「左派共產黨」，他們嘈雜地要求立刻和德軍開戰。

三天以後，黨中央委員會開會了，列甯在會議裏誦讀了他的和平綱領，這次「左派」只佔少數，但託派却以他們狡逆的態度——「既不和平又不戰爭」——反對列甯，所以他沒有獲得大多數。

於是列甯採取了一個戰略步驟：爲了使他的地位鞏固，他暫時後退，同時仍繼續爭取和平，他提議在德國人還沒有喪失全部忍耐提出哀的美函書以前，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拖延下去。用一切方法儘可能地使德國人延遲提出哀的美函書，但最後當他們真的提出時，和平就無條件地簽訂下來。

大多數投票擁護列甯的提議，當夜，託洛斯基負著這個決議案的使命，帶著代表團出發到布列斯特，立託夫斯克去了。

不顧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如何，「左派共產黨」在工人集會裏依舊狂言攻擊列甯，「國家界限」的

理論，同時宣稱在一個國家之中建立社會主義是絕對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俄羅斯這樣一個落後，貧窮，和布爾喬亞的國家……他們狂猛地要求掀起一次迅速的革命戰爭，但暗地裏却明白這樣一次戰爭是不可能的，這會變成一種烏合之衆的搗亂。但他們硬把蘇俄捧得像天一樣高，使這個猛烈的炸彈掀動全世界，爲了那件事，全世界只成了個人出風頭的場所和野心的發洩處。挑撥和叛變是他們的鬥爭工具。

在二月初旬，兩個穿著飄動的烏克蘭式藍色上衣和戴皮帽的青年來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走進正在舉行和平談判的大廳，他們把烏克蘭中央拉達的全權代表證明書交給德軍，同時建議立刻締結和約，雖然那時烏克蘭獨立政府的全部領土，祇限於齊托米一個市鎮，但德軍並不因這種形勢而感到麻煩，因爲領土是可以擴展的，所以，德軍並不知道蘇維埃代表團就可與中央拉達簽訂了永久和平條約，允許立刻恢復烏克蘭的「秩序」。在當天，德皇威廉下令用哀的美頓書的方式對蘇維埃代表團加施壓力。

在二月十日陰暗的早晨，當蘇維埃代表團得知了德軍的巧妙舉動穿過通到會議廳去的披雲的庭園時，融化的了的雪水正從兵營平房的屋頂上滴下來，麻雀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緊的光樹枝上唧唧地談着情話。托洛斯基立刻走進電報房，他直接拍電報給列寧，把受威脅的情勢通知他，並問：「應如何處置？」



電報機所吐出來的紙條上現出了回答：

「君固知我等主張，列甫，史太林。」

代表們在披雪的座圈裏緊緊的站成一團，焦急地抽著烟。一陣潮濕的微風把烟吹散了。他們望着托洛斯基從電報房的陰簷下出現，站停了，解開他的外套領扣，沿着鋪沙的小路走來。代表們問住他，想知道烏拉地米爾。伊里查斯回答的是什麼。

托洛斯基那粗眉微黑的臉沉着得像石頭一樣，然後又像積切一刀似的張開了口說：

「中央委員會採納了我的主張，來吧……」

從德國，奧匈，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到來的四十位代表，圍坐於鋪着蘇呢台毯的桌子四週。

坐在國務卿科爾曼右邊的是德軍最高當局代表，夫曼將軍（他有二十九個師團已整裝待發）一個身材高大，面頰紅潤，鬚子修得光光的人，輕蔑地擺著他的嘴唇。科爾曼的左邊是奧地利大臣拉甫伯爵，他那消瘦的，因失眠而憔悴的臉神經地抽搐着。結實而微黑的保加利亞司法部長波傑夫喘着氣，似乎很難把談話消化下去似的。

俄國斯命運顯然將在這一瞬間被決定了。長着兇狠的眉毛，鬚辮式的頭髮和濃密的鬚子蘇維埃首席代表站在桌子旁邊，穿著一件文雅的晚禮服，神氣活現地高聳雙肩，看上去很像浮士德一劇中的魔鬼。

科爾曼的口袋裏正藏著威爾伯來的有關亥的美頌書的電報，托洛斯基從夾鼻鏡裏傲慢地凝視着他說：

「我們退出戰爭，但是我們拒絕簽訂任何和平條約……」

既不和平也不戰爭，那正是德軍所需要的，這個意想不到的，詭譎的公式解開了他們手上的束縛。寇夫曼將軍臉色發青地把身體靠到椅子背上，捷爾伯爵伸出兩隻瘦削的手。科爾曼驕傲地大笑，既不和平也不戰爭！換一句話說——戰爭！

托洛斯基違背了列甫和史太林的指示，犯了一次可怕的反叛行爲：毫無抵抗準備的蘇俄不是得到和平與一個喘息空閒，却得了一個燃眉之急的戰爭，俄羅斯被交給炮烙。二月十一日，蘇維埃代表首途回彼得格勒。二月十六日，寇夫曼將軍照會人民委員會，聲稱德軍將於二月十八日中午重與蘇俄開戰。

## 二二

潮濕的雪片整夜飄到大窗上，在一扇半開半掩的門後面，一架電報機正在塔塔地響着。列甫從文件上抬起頭來問道：「好了嗎？」一個低沉的聲音從門內傳出來回答：「好了。」他急急走到電報機那裏，他的眼睛被淡巴菰藍色的烟霧得濕漉漉的，電報員把紙條遞給列甫，電報機急速地吐出來的不絕的紙紙

條上現出司令部的報告他們已經觀察到德軍塹壕內的動態軍塵在到處冒着烟全副武裝的大軍在沿着交通線移動。飛機已經臨空。德國砲軍已進展到直射彈距離以內，探照燈在蘇維埃陣地上照耀着。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一直往下讀，他的鼻子上皺起譏諷的細紋，沒有希望了。明天，二月十八日，德軍就會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全線開始進攻。

在前一天晚上，中央委員會又在列寧的辦公室裏開會，列寧用冷靜的選輯，等待着德國軍隊開始發動是等死，必須在事先阻止他們發動，立刻拍電報到柏林去重新提出談判。

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回來的托洛斯基激昂地回答說，德軍一定不會進攻，現在無論如何不必露出歇斯底里的表示，只要靜待到侵略行動的一切現象都暴露無遺時，才提出辦法。「左派共產黨」嘈雜地擁護他，列寧的提議沒有被採納。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回到他的寫字台那裏，在這些目不交睫的晚上聽着夜風淒涼的音樂，接聽各方的電話，應付長距離的會談，披閱文件、書信和報告，他無時無刻不在構思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希望同志們集中革命熱忱於真正偉大而現實的任務，其難無比而可成功的任務：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祖國的任務。

他把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寄託在人民的創造力上，他領導他們樂觀地越過一切災難、困苦和殘酷的試驗，他指出革命已經快造成一個堅強的、獨創的俄羅斯型。他以熱情和遠見宣稱俄羅斯的歷史是一個

偉大民族的歷史，只要大家能具有這樣的認識和期望，則其前途燦爛而無可限量。『認識期望，則——即可實現。』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是依照在振筆直書的紙上的燈光一樣真實和接近。

夜深，他伏在合子上睡着了，頭靠在他的手上，臂肘擱在文稿堆裏。七點鐘剛一敲過，有人給他送來一把灌滿了紅茶的墨茶壺，他啜吮着那發出破布臭的熱湯。『唔，』他以愉快的聲調重濁地問：『前線有什麼新消息嗎？』

『壞得很，』隔壁回答說，電報機還在那裏斷續地搭搭的響着。

到九點鐘，中央委員會又重新在列寧的辦公室裏開會。

十個不會脫掉帽子和外衣的人圍坐在桌子旁邊。列寧用凍得發僵的手指收集起紛亂的電報紙條，立刻開始宣讀晚上收到的參謀部的報告。

『德軍各方皆有進攻表示……』他的聲調重濁而忿怒，只有他的禿頂的前額和在他手指上抖動的電報紙條在人們的眼前可以看得清楚。『祇剩三小時……三小時，在此期內我軍或可以挽救一切……不能再荒廢一分鐘……我軍或可阻止大禍……我軍尚可提出和平……』

他簡明地一句一句的證，似乎在鍛鍊他的思想一樣，當他說完以後，他就把電報紙條丟在一邊，纏繞在墨水瓶上。站在桌子前面背着兩手的史太林立刻接着說：

『同志們，問題是這樣：不是我們的革命遭受失敗和給歐洲革命加上一付腳鍊，便是我們取得一個

喘息的空間來鞏固我們的地位……那不會妨礙西方的革命的……不是接受一個喘息的空間便是毀滅革命……此外沒有其它的路可走……」

「左派共產黨」的領袖——那傢伙在普梯洛夫工廠曾被打了一頓，他正坐在窗口上——等着未扣鈕子的皮大衣，戴著有耳罩的皮帽，風刺而激烈地叫道：

「但德軍不會進攻——那正像陽光一樣的明顯。德軍的準備只是一種示威而已，當我們的前線已經復員了的時候，他們要去攻擊那一個鬼呢？」

史太林把烟斗從口裏拿出來，慢慢地對發言者轉過頭去，說：

「戰爭的機軸是爲了戰爭的目的而設的，並不是爲了示威。德軍已準備好攻擊，他們就會進攻，因爲我們並不會提議和平。要是你的敵人未曾向你提議和平，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都應明白那就是在提議戰爭。在三小時以前，德軍就會發動戰事，那就是說，經過五分鐘的砲轟以後，我們全線的陣地上將不會再有一個士兵留在那裏……」

在德軍進攻前的兩小時，中央委員會把列寧的提議付諸表決，但這一次又被否決了，只差一票。

十二時正，從勃蘭西到多腦河口的德奧前線都掩沒在重溜酸砲彈的腐臭的烟霧裏了，大地被霹靂擊所震動着；一大柱一大柱鋸齒狀的泥土被炸彈轟擊得直跳起來；機關槍在陣地裏格格地掃射；機翼上畫着黑十字的單翼機在前線上空盤旋；騰騰的觀察汽球升得更高，在太陽光下閃耀着；戴着鋼盔的德國兵從塹壕裏爬出來，向俄方堅固的鋼骨水泥砲台猛攻。

同時，那失却抵抗力的沙皇軍隊的殘餘在前線開始「用腳表決和平」，向鐵路線和車站湧退。

列甯的預測被證實了：蘇俄赤手空拳毫無遮蔽而敵軍却全副武裝。士兵們有的爬進車廂裏，有的攀緣到貨車頂上，有的掛在接車器和踏階上，用死威脅着司機。他們打爛了滿載的貨車，污穢的殘雪上堆起了糖包，罐頭食品，羔皮帽和軍服，他們不願意戰鬥，射擊和殺戮，百萬大軍的湧退正像衝擊在岩岸上的浪潮一樣，消失了它全部的衝力，吐着白沫，捲着旋渦，奔回到海洋的懷抱裏。

德軍正等待着這件事的出現，他們已經把急進軍的一切都計費和準備妥貼，他們迅速地肅清了封鎖的鐵道聯終站，沿着鐵道線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開到勃倫斯克，從羅夫諾經過基輔到波多里亞，奧特薩，直達瓦加得，林諾斯拉夫等區。

因托洛斯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反叛所受的損失，比一切所能想像的更為巨大。德軍奪到六十八萬五千萬公里蘇俄的領土，三千八百萬居民，和價值二十萬萬金盧布的軍需原料，大砲，來福槍，砲彈，槍彈，衣服和糧食。

當天旁晚——二十四小時以內的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又開會了。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坐在桌子前面，用指尖慢慢的搔着前額，開始說：

「現在已經不是送文書給德軍的時候了……我們已經把自己推到一個斷底窰裏，使革命將不可避免地崩潰……」他跳起來，把兩手深深的插在口袋裏，推開他的同志們，走到房間中央，大踏步的在兩方碼的一塊空閒兜着圈子，似乎被關在籠子裏似的。他的嘴唇枯燥，臉皮緊漲。

「要是這種既不是也不否，既不和也不戰的半吊子政策再繼續下去，革命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們所能採取的一切政策之中，這種政策是最懦怯，最無希望，和最不妥當的。德軍已經攻進來了，而我們不能抵抗他們。等待，遲簽和約就等於把俄羅斯革命充軍到垃圾堆裏。農民現在決不願參加革命的戰爭，不論誰想把他趕上戰場，他就會推翻誰……我們必需簽訂和約，即使現在德國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即使他們要我們放棄烏克蘭，芬蘭和愛沙尼亞……爲了挽救革命，我們也只得承認……」

他的話使煙霧繚繞的房間裏怒氣頓生，引起了呼喊，驚嘆，和狂暴。史太林和斯季特洛夫向列甯走近一步，房間裏立刻又靜寂下來。事實上已經不能再拖版一分鐘。表決舉行了，這一次列甯使反對派倒抽一口冷氣：以一票的多數獲勝。中央委員會決定拍無線電報給德國政府贊同簽訂和平條件。

電報在當夜就拍出。德軍依舊沿着鐵路線堅決的前進，腐敗的沙皇軍隊在他們前面以更快的速度。

飛退同時散竄到農村裏。德國兵打開了車窗，快樂地眺望著那白雲粉嫩過的茅舍，那散佈在山腳下蒼蔥樹叢中間的低矮的穀倉，和那驚慌地在它們的舊巢上面盤旋着的烏鴉。這裏有五穀，有牛油，有馬鈴薯和糖。這裏根據所有的傳說，流著一條粗麵包爲岸的牛奶河。德國人從飢渴中解放出來了。

幾天以後，侵略軍的兵車遭到紅軍別動隊的襲擊。但所謂烏克蘭軍的蘇維埃別動隊，總數一共只有一萬五千人。在十倍於他們的敵人的壓力之下，他們被逼退回來。

同時，德軍兩師開始向郵伐和比斯利夫進攻，前線完全空虛，農民並不會拿起他們的乾草，也不會跨上馬背。

二月二十一日早晨，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的祖國已處於危險。他號召工人和農民用生命來保衛它。當天，德國政府的答覆也到了。對「既不和也不戰」的含糊的公式給了一個斷然的答覆，德軍現在要求蘇俄立刻退出烏克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把這些領土全部放棄，此外並將巴庫和巴頓割讓給土耳其。英的美頓誓的期限是四十八小時。

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俄羅斯就必需決定還是成爲德國的殖民地，還是踏上一條獨立而荒無人跡的旅途。

那裏的軍隊，在熊掌已伸入的蜂巢一樣，被天整夜喧嘩的響着，「左派共產黨」在派社會革命



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左派社會革命黨，都到了國會議員工廠，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無處不召開會議。

猛烈的西風把雪片刮到布爾喬亞區縫紉機的窗口上，每個人都在那裏等待着結果。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布爾喬亞就得完了，而德軍却會到彼得格勒。你無論怎樣說一個德國來福槍兵站在尼夫斯基大街似乎是一件平常的現象。布爾喬亞的愛國心被穿一切彌補好的縫紉，而布爾喬維克克倫斯基和頑固的獸子尼古拉二世，要想彌補却祇有愈加分裂。

從來沒有誰看到過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像在這幾天的樣子。他那凹陷的面孔好像被內心的火焰燒着，他的前額滿是皺紋，他的臉僵硬，他以忿怒的聲調說着種種厭煩的話，緊關的牙齒裏發出兇猛的噬噬聲。

「我不能再忍受一秒鐘！這種咬文嚼字已經够了！這種把戲玩得够了！一秒鐘都不要是這種咬文嚼字的革命政策再繼續一秒鐘，我就退出政府，退出中央委員會，不是立刻和革就請宣佈蘇維埃政權的死。」

忍耐力，不屈不撓地，用無情的邏輯更加上這樣一個事實：即何時在彼得格勒所有的工廠裏，工人們用「我們維護列寧、維新和平」的口號，把托派和左派從講台上趕走，他戰勝了反對派。

二月廿四日早晨，國會議員會議席上又起了鬥爭，在金午宮光線昏暗的大廳中，「左派共產黨」

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瘋狂地爭到議會上，去對於列寧的選任，他們要「打擊」打擊「經中心」，他們要「不農民將奮起衛國。有些左派則跳到檯子上咆哮，宣佈他們要退出黨和蘇維埃的一切組織。

列寧的面孔變成土灰色，禿頭，穿着一件紐子鈕扣着的皮大衣，從一根大圓柱後面步出來，在狂暴的橢圓形會場上舉起一只手。

「在憤怒中，你們儘管叫喊，抗議，握緊拳頭……我們除了簽訂這些條件以外，沒有別的路可走。

殘酷的現實和最緊要的生死關頭，這並不是由幻想造出來的，也不是從書本中摘出來的，而是完全存在於可怕的事實中……」

直到早晨兩三點鐘，大家才投票同意接受苛刻的和平條件，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拍了一個電報到柏林。二月二十四日德軍以佔領比斯可夫作覆。在一兩天以內，德軍騎哨就可以到達彼得格勒的城門。

## 五

朦朧的月光從小窗口裏透進來，一只空盆子在桌子上顯出一團白色，而那就是房間裏惟一所能看見的東西，鏽滴搭地響着，一會兒重，一會兒輕。在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睡在一條破爛的被窩中，緊靠着那幾乎已經冰冷的火爐，阿列奧希加正在用耳語告訴他的弟弟關於勇敢的伊凡·果拉的故事。米希加

一面聽一面自己重覆着滴搭——滴搭……阿列奧希加因他的弟弟不好生地聽而生氣了，他好幾次在他弟弟的頭髮剪短的腦袋上敲得這樣重，使米希加的牙齒格格的作用。

「你聽着要不然就縊死你，我一起來會晤的，一下打得你兩腳朝天。」阿列奧希加又接着說下去。

「伊凡·果拉走到一個天井裏，他知道那裏有一個地窖可以通到屋子裏去，在那個地窖裏，躲着一個布爾喬亞，身邊帶着許多吃的東西……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得到些什麼東西。」

「他在那裏得到些什麼東西呢？滴搭，滴搭……」

「住嘴，我告訴你，你知道他在那裏得到些什麼東西？麵粉，馬鈴薯和糖……伊凡在天井裏到處找，他看見一扇鐵門，他用肩膀對它一撞，就走進地窖裏去，他看見一個布爾喬亞坐在一把金椅子上，他在那裏得到些什麼東西？四十只火腿……」

「火腿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可以吃的東西，和糖差不多。當那個布爾喬亞一看到伊凡，他是驚叫得多麼利害呀！但是伊凡不怕，他開始把那些袋袋拖出來，那個布爾喬亞拿起一個手榴彈。可是伊凡在他兩眼之間打了一拳……」

阿列奧希加突然不響了，米希加把嘴嚙到哥哥的耳朵上問：

「那是什麼？」

那聲響似乎是一陣突然括起來的大風，但下風從來不是這樣嗚呼的，在很遠的距離以外，我坐在夜的靜寂裏，傳來一聲繼續不斷的，絕望的，憤懣的，在火爐旁邊只能隱約地聽到的哀號，它甚至使那冰的小窗上的玻璃都震動的發抖。不久，一只狗在近處狂吠起來。小窗外面響着雪塊被壓碎的聲音，門開了，那霧夜中遙遠而忿怒的哀號充塞到房間裏來。他們的母親一聲不響的解開她的羊皮短衣和包頭布，坐到窗口前面，用手托着頭，像死人一樣的坐着，孩子們從被窩底下望着她。

有人把門捧開了，伊凡·果拉帶着那哀號的吼聲同時衝進來，一直走到隔板後面他那個角落裏去。他把來福槍從牆上取下來，格格格的扳動槍機。

「誰玩弄過這槍？」

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像甲蟲一樣靜靜的躺著，連呼吸都不敢呼吸。

「瑪麗亞……你這樣坐着幹什麼？德軍已經攻下比斯科夫了……來吧……斯莫爾尼在總檢閱。」

他的聲音很嚴厲，瑪麗亞惶惶的站起來，把包頭布扎在頭上，扣上她的短衣，她向床鋪回過頭去。偷偷地用一隻眼睛露出被窩，阿列奧希加看見他的母親面色慘白。伊凡一脚踢開門，就出去了。瑪麗亞拾起被孩子們丟在房中央的絲帶放在門背後，跟在伊凡的後面。

「我怕，阿列奧希加，我怕……」米希加喘息地耳語。

「閉嘴，不要響哭的時間多着呢……」

阿列奧希加自己的喉嚨裏也正塞着一塊東西，因為他聽到伊凡·果拉說：「德軍已經攻下諾斯利夫……」在他的想像裏，比斯科夫是一個很近的地方，正就在那地平線上黑色的山頭的後面；像一塊大石牆一樣的東西，而長着鬍子的巨人正在那上面爬……爲了這個重大的不幸，工廠的汽笛整夜的咆哮哀號着。

## 六

列爾下令爲比斯科夫的淪陷連鳴兩小時警笛。彼得格勒所有的工廠和工場都在怒吼着，哀號着。擁來的工人都領到了武器和子彈。斯莫爾尼變成集合的中心。

整夜地，從首都的每一個區域，從郊外的每一個角落裏，一小隊一小隊的武裝民衆都急急的聚集到斯莫爾尼燃燒着些火的廣場上來。火焰照亮了工人們憂鬱的臉，他們破爛的衣服上束起皮帶，子彈匣和機關槍帶，立刻變成了軍服；火焰照亮了前線士兵的短大衣和被燻的皮帽，照亮了波濤的海，水兵們的圓帽上鍍金的字碼，水兵們獨自站成一羣，好像這次緊急檢閱，只是革命的腥風雨之下曾多次召集全體人員到甲板的一次而已。

羣衆裏面隔離着許多穿披肩，包頭布，和羊皮短衣的女人，有些還帶着槍，在服裝裏面的羣衆之中，到

處閃耀着學生制服的銅鈕扣。蹲在羸瘦的小馬的騎兵從火光照耀着的廊柱下疾馳而出。人們拖攏機關槍，來福槍，和一捆捆的刺刀。巨大的聲音在呼喊着重工廠的名字，小隊的人羣奔跑到一起，按着行列排起隊來，他們的武裝互相撞擊着。

「立正！」聲音在呼喊着「看着帶槍的，向前一步！」

長着粗毛的，鼻孔裏噴着氣的小馬奔馳過去了。廊柱底下的門一齊猛力地被摔開。士兵們跑出來衝進興奮的人堆裏，不知那一個拿出一把鍍金的桔子來，把它丟入火堆中，使火花直衝到高空。灰色的雲被枯樹梢頭隔成碎片，籠罩着斯莫爾尼三角形的尖頂。

彼得·格勒工人別動隊，一批一批出現於蘇伏羅夫斯基大街的黑暗中。他們是被汽笛的連續發號，從單薄的床鋪和雲霧上，從地窖和茅舍裏呼喚出來的。

在斯莫爾尼的走廊中工人們像一堵牆壁似的在移動着。有些人往樓上走，有些人則拿着擦草地寫在小紙片上的指令往樓下走，投入冰凍的黑夜，向火車站出發。

在列甯辦公室所在地的四樓上，黑壓壓的人堆中鑽動着信差，傳令兵，人民委員，黨委員會的書記，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官和委員。這裏又有挫敗的「左派共產黨員」緊靠着走廊的牆壁。伊凡·果拉也在這裏，他聽到一個戴着鋼絲眼鏡的普梯洛夫的老工匠對一個「左派共產黨」的領袖說：

「現在你可以見到人民戰爭開始時的景象，郝萊頭這可不是說說玩兒的……」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他的辦公室裏與喬爾欽捷忙碌而堅決地指揮着這暴風雨，他從電話機旁躍奔到門口，叫進一個人來，請問他，下令，用簡短的發展說明局勢，同時用淺顯的口號和指示，鼓勵那些被這種可怕的混亂所渙散的意志。

史太林也在這裏，清理出桌子的一塊地方來工作。前線傳來的消息可怕而可恥，腐朽的陸軍終於拒絕服從命令。重大希望所寄託的海軍別動隊不會與敵人接觸就突然放棄了那淺，而且一直退到離彼得格勒三十哩的蓋支那。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焦急中把臂肘擱在一疊文件上，堅定地凝視着史太林的眼睛說：

「我們能够把它支持下去嗎？德國的騎兵，或許在明天就可以到彼得格勒的城門前了。」

史太林以他常用的雷靜而泰然的聲調回答說：

「我想我們能够的。來福槍和機關槍已經分發了……」他指着一件報告，「德軍當局已經知道工人們的情緒了……他們的鬥義早已得到這個消息。用他們目前微不足道的兵力，我懷疑他們是否決定在這個時候入彼得格勒。」

在隔壁房間裏，桌子上展開着一幅大地圖，參謀部正在那裏工作。列甯召來了以前在莫支里夫總司令部派務的軍事專家們，列甯已經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士兵，彼得格勒的工人要代替軍隊。」各將領

讓在那俄和比斯科夫方面，應派遣由五十人到一百人的斥候前哨，又建議同時應派遣五十人與一百人的戰鬥別動隊來增援前哨小隊。列寧和史太林批准了這個計劃，而就在這個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條長凳的房間裏，參謀部立刻從事於編製前哨隊，別動隊，並派遣他們到前線去。

列車整夜地向那俄和比斯科夫開去。有許多工人還是一生中第一次拿到來福槍，這些初期的紅軍別動隊在數量上和軍事價值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們都緊閉着嘴脣，每一種神經，每一塊肌肉都是緊張着。列車在雪夜的原野上飛馳。彼得格勒工人知道他們正在去和一個強敵鬥爭，而這個敵人的名字就是世界帝國主義。事實證明了這種超人使命的意識是一種比德軍的大砲和機關槍更危險的武器。

德軍希望不要吹灰之力就開入彼得格勒。他們有無數間諜正在準備着一次流血的屠殺和彼得格勒的內亂。從北方、西方和西伯利亞，幾千個接到秘密指令的德國俘虜已經逐漸接近這個城市。當彼得格勒的公民看到一小羣一小羣的德國人在市上踉蹌着的時候，他們就互相耳語着。但在一個黑夜裏，受到列寧和史太林的命令，彼得格勒的德國暗中活動分子完全被肅清，叛亂並沒有實現。

當德國間諜報告工人的警覺狀態和全體工人都已動員了的時候，當德軍的前哨據點開始遇到新生的無產階級別動隊的砲火的時候，佔領這北方約首都即成爲一件危險的買賣。



魯登道夫將軍那老邁、紅滿、皺紋清晰和長着堅固的勾鼻子的臉嚴肅地一動都不動；他的兩眼靈敏而冷酷；只有他那老軟的鬍子恣意地懸在他的灰色陸軍禮服前領上面。

他時時拿起一支金筆，當他在筆記本上寫着符號和字碼的時候，他那皮膚乾癟長着鬚鬚的手指就微微地顫動——這是他的疲乏的惟一現象。在他右面一塊彈匣碎片上，放着一支燃着的雪茄，黑大理石的紙鎮和發光的硬紙版文書夾，端端正正放在纖塵不染的桌上。

在閃光的窗戶的外面，鴿子在殘壁上浴着二月的陽光。這房間俯視着柏林高低參差的紅黑色的屋頂。

在魯登道夫將軍的對面，霍夫曼將軍笨重而僵硬的坐在一把皮圈椅裏，他也是清潔得纖塵不染，而且非常結實，汗珠在他的莊重的臉上發着光。這副面孔要是配上鬍子和髮辮，就會顯得極漂亮一點，因為修光的面孔似乎太光了。陽光落在他的金肩章的綳帶上。

他說：

「我怕要是我們不給他們在西方支持到底，我們所希望的结果，或許不能得到。我的觀點是這樣。我們不應當把佔領烏克蘭和頓河盆地看作只是一種保證德國原料資源的行動。我們的軍隊所去的地方，是一個不能信任的混亂政治統治着的國家，我派到俄國撕去的間諜，送來極惡劣的報告，證實了我們最悲觀的假定。有教育和富有的公民的殺戮、掠奪、搶劫、內戰、混亂，甚至一切存在都麻痺了……這一切那

使我們不能與俄羅斯保持健全的商業關係。我再說一遍，要是我們束手旁觀這種極端危險和叛逆的布爾希維克的混亂……」

「是的，」魯登道夫將軍大聲地說：「這一切都是非常可慮的。」

「對了，」霍夫曼將軍嘎聲地回答：「非常之可慮。在許多干涉俄羅斯事件的變通辦法之中，我可以向將軍略述一種更有効的辦法……」

「儘管請說，」魯登道夫將軍有禮而壓聲地說。

「爲了把不幸的俄國從不堪忍受的痛苦中解放出來，依我的計算，我們並不需要化多大的力量。要是我們從彼得斯堡到斯莫倫斯克那一線的左翼進攻，同時成立一個可尊敬的俄羅斯政府，這個我們可以散佈謠言出去，譬如說，沙皇太子亞歷山還活着，欽任了一位攝政王……我已經穩定保羅·亞歷山大羅維支大公他還沒有被槍斃，現在住在沙斯科·波羅。在兩個星期以內，歐俄就會恢復秩序，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穩固的原料品供給地，而且可以輕易地從烏克蘭撤退半數師團……」

魯登道夫將軍小心地拿起他的雪茄抽一口，又小心地把它放回那塊彈匣碎片上。這個動作至少佔據了一分鐘，他正在考慮着他的答覆。

「我十分清楚你所想到的意見，」他莊嚴地說：「我們不能夠，同時也不願意有一個共產政府統治的國家做我們的鄰國……但要干涉大俄羅斯的內政，我們必需毫無拘束才行……在我們還沒有取得

西線的勝利以前，「他那微微顫抖的手指又伸出去拿雪茄。」對領土這樣廣大的俄羅斯，不論採取任何手段，在各方面都應當慎重從事……再說，我們還有更大的目的……不論戰爭怎樣結束，英國將繼續阻礙我們向西擴展的道路，德國的歷史使命是東進，到美索不澗米亞、波斯和印度；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需穩妥地把握住那最近和最安全的路線，永遠爲我們使用，就是穿過基輔、貢加得林、諾斯拉夫、西瓦斯托波，然後渡海到巴頓和特勒比松，不論它的代價是多少，克里米半島必需永遠爲德國所有。爲東進之故，我們必須取得香檳、索姆河、寓斯河的管理權。此外，要給養如此長的一條東進之路，就需要充分的煤藏。所以我們必需在頓河煤礦盆地站穩腳跟。我爲我們佔領烏克蘭的主要目的是供給我們的穀物和原料品；但是我們決不能把佔領烏克蘭看作只是一件附帶的工作，我們必須徹底永久抓住烏克蘭、頓河盆地和克里米。莫斯科已經接受我們的和平條件，他們的代表團已經首途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我們須與他們簽訂和約……」

在那代門外，昂首直立的黑馬，蹄上和嘴上都懸掛着冰柱。從門口起，沿着那冰凍的石道，排列着一長串婦女老幼。他們靜寂的陰沉地等待着，在長時期的站立中有些人靠在房屋的牆壁上，有些人把他們的臉埋在襤褸的衣領裏，以求抵擋這三月的寒風，取得一點點溫暖。他們的背和衣袖上都編有號碼。

瑪麗亞·喀拉雲桂是二二一號，在她的前面還得經過二百三十個人，在那冰凍而污穢的地上，一步

接着一步向地方糧食管理局的門口移去。

在那夜將激發的時候，瑪麗亞自動加入了救護隊。她在隊本部領到一磅麪包和乾魚，每個孩子領到四分之一磅麪包。但她依然覺得頭昏目眩，不得不要求退出。伊凡·果拉以巡邏隊的領袖資格騎馬到那代門，伊凡不在時，她的情形每況愈下，現在她在行列中勉強支持了五小時的站立，祇好一拐一踉，像家去，有生如死一樣。她的旁邊是個個瘦的老頭子，長着一臉黧黑色的皺紋，用他彎曲的指關節好像鐵子似的觸她的腹部，無惡言說：「喂，你在這裏打瞌睡呢。」一行行列搖搖蕩蕩，向前移進一步又停住在那裏。

兩小時以後，瑪麗亞終於接近了糧食管理局門口拿着步鎗的一個人，讓老百姓一個一個走進去。這人的兩頰，生滿了鐵青色的短髮，深凹得好像他已吃盡了面頰肉。他的被風吹得發青的鼻子彎曲如鉤，顯然是個猶太人。

「同志們，不要擠，顯出一些組織來……」

老頭子又去觸瑪麗亞的肋骨，她跨到門口。大門的窗上被一塊木牌遮蓋住，上面貼着一張佈告。

「本日持有編號券者，每人發燕麥半磅……明日停發。」

門上的佈告，使兩頰深凹的瘦弱者有些糊塗起來了……瑪麗亞昏倒地上，頭撞着一塊結冰的墜土。

## 第三章

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遷都莫斯科，以便打消德軍和赤軍一舉推翻布爾希維克政府的企圖。

三輛列車緊緊在彼得格勒的尼古拉夫斯克車站月台邊。一輛警列甯和中央委員乘坐，兩輛備全俄中央執行委員及其他政府機關要員乘坐。

一羣雜亂的民衆徘徊於站外的廣場，踐踏着鋪路石上的春泥。天氣陰暗括風，拉脫維亞步兵在車站各門口嚴密檢查進門者的通行證。但是能够擠到月台的人都沒有通行證，他們於是爬過圍牆到路軌上。

那裏毫無次序地一排排停着半壞的貨車和客車，以及拚命抗汽笛的機車。

車站的衛兵力量很單薄。有幾個服裝端正的青年在人叢中穿進穿出。有一個戴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人被拉脫維亞衛兵捉住。他冷笑，一下拿出一張彼得格勒蘇維埃委員的名片給他們看。當他被釋放時，他立刻加入車站在離車站稍遠的一個小團體中。

直至午夜時分，人民委員會會議的近視眼好聽叨的總務主任，他又是列甯的衛隊長，來到

「皇家」月台和他同來的有帶着一大卷文件的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本人穿戴士兵短衣和覆耳風帽的史太林，以及黑鬍鬚蒼白臉的斯學特洛夫。

體格粗壯臉色紅潤的拉脫維亞步兵沿着月台在客車面前排隊站立。革命爲了救自己，不得不犧牲他們的本國。這是他們難於瞭解的。他們已經失去了祖國。要回到祖國，他們得兜一個大圈子，經過烏蘭、俄羅斯、亞伯利西的平原，遍歷革命的勝利和他們所不認識的民族。這樣一段旅程是他們所難於想像的。這樣一個決定是難於下斷的，但他們不得不下決定。堅決而泰然，他們舉鎗目視列甯經過。此人的生命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希望。

「你爲什麼說工人不明白我們之所以離開，他們甚至要比我們明白得更清楚呢？」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向雙手拿着一條花格子旅行靴的同志說：「爲什麼一定要把斯莫爾尼當作蘇維埃政權的象徵？我們現在正要搬到克里姆林，克里姆林成爲那個象徵。專談象徵——感傷得多麼無聊，必要時我們將遷到貝加得林堡。」

爲緩和他的憤語所留下的印象，列甯微笑起來，然後匆匆跑進車廂裏，衛兵向後來者招手：

「快些，快些，同志們！」

客車的接箱拉在一起。拉脫維亞兵跳到踏脚版上，列車開動了。

同時載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和政府機關要員的兩列火車，在其他月台離站。夜色深沉，夾着冰霜的

兩打鞦韆車頂，好像敲鼓一樣。在右面，迷糊地現出黑窸窸一堆大工廠的影子，那裏可以隱約辨別出一柱火光，燻化了的鐵正在從馬丁爐中傾出來。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用指甲敲着車窗說：

「如果你要有一個象徵，那裏便是你的象徵……」不管飢荒，不管德軍已經開進比斯科夫，工人還在

列寧的專車是三列離彼得格勒火車中的第二列。但在不到一個鐘頭之後，司機發現前面有兩列火車。一列載貨的火車已經潛入了載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的第一列車和載着列寧的第二列車之間。

火車仍在黑夜中飛馳，司機間的火仗沿着煤車爬到客車的頂上，把情報報告給總務主任。沒有一個人，連列寧在內，知道危險。拉脫維亞衛兵打開客車兩端的月台門架起燈闔鎗。這時已在凌晨三點鐘。火車停下來，透過罩在叢林上迷濛的雲霧，半圓月開始露面。在半英里前面，驕然看得見一列神祕火車的深紅色光輝。車停了下來。列寧專車的司機向後傳言，說是一分鐘就可到柳巴，前車顯然想停在幹線上阻撓。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雖然信號的表示是「全無障礙」，雖然站長亂搗飛機，那列怪車終於停在頭等食堂的對面。貨車各門吱吱作響，打了開來。列寧專車的車頭撞到最後一節貨車的接筭上，驟然停止。

總務主任，他的圍巾隨風飄動着，第一個跳到月台上。他前去會和緊的皮大衣口袋中，塞滿了文稿和文件。他的毛髮聳的兩頰他的架着一副眼鏡的大鼻子，怒得發起紅筋。他一支鉛筆當作武器。

「我下令讓清兵。」他呼喊，用鎗筆指著那批從貨車中墜下來的一大羣穿着海軍裝和陸軍裝的人。他們有許多都帶着武器。在他們之中有個戴厚玻璃眼鏡的露出嬉笑的青年，還有幾個人也穿着便服。

他們一看到總務主任就吶喊起來：「他是壞蛋；斃死他！」命令連珠砲似的叫喊着，一百多個人毅然向列寧的專車大踏步走過來。但拉脫維亞衛兵也從階梯上跳下來迎上去，在月台的柏油地上架起鐵鎗。

在機關鎗的拖曳聲上面，總務主任高呼：

「退回貨車去！」

一看到機關鎗，羣衆停住了。包着顏色頭巾的女子從貨車中伸出頭來，銳叫搖手。羣衆退回去，轉身就

跑。女子們幫他們上貨車。他們把門關上。不到幾分鐘，月台肅清了，神祕列車又載滿人。

列寧衛隊做捷動手。在機關鎗保護之下，他們把車門用鐵絲縛住，列車被移到支線上，去交又點用空

車處，留在。

對莫斯科的路線通無阻。

二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議簽定後，列爾就以全部精力組織共和政府的防衛力。潰散的沙皇軍隊被代以各革命別動隊，這些革命隊伍，多少隸屬於在前線與德軍交火的三位總司令。一個總司令由蘇維埃軍事人民委員會任命，一個由「加魯格聯邦共和」任命，一個由各軍團在前線推舉，好像凱撒一樣。各別動隊的編制很複雜，其中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最近從前線召回的士兵，各地農民游擊隊，難民，以及像「倫納夫特別軍」那樣奇特的分子。這一特別軍有百分之三十是土匪，也就是由他們的首領猶加·齊布爾科從各種冒險分子收編的「死天使」團。電機車場起一面黑旗，這樣編制的一列火車到站時，車站職員都四散亂逃，站長跑到月台底下，或用別的方法，使他自己不被人注意。

三個總司令被解職。許多別動隊被置於一個軍事指揮之下，分佈於西北兩路防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前線這些流動改編成爲營和旅，並由當地蘇維埃的軍事機關招募義勇軍。這些義勇軍在作戰期內，單身者每人每月發餉五十盧布，結婚者每人每月發餉一百五十盧布。食指揮之責的參謀人員，也用類似手續由從前的軍官中選拔。入伍登記遇到極大的困難。義勇軍之報名參加者，不少僅因無處可去，而爲得食，不是爲作戰。軍官怕上前線，那裏往往有其他軍官，得用武力來救他們脫出私刑。

糧食的情形也極端嚴重。地方蘇維埃和糧食管理機關無法訂定價格；五穀都落入投機者手裏，或被富農也積不放。別動隊餓空肚子。在沒辦法之中，師司令部派發發隊到各村莊用鹽和糖與他們交換麩粉。馬鈴薯。甚至用其他東西與他們交換。自己也就藏滿一火車雜貨與農民交換麩粉和脂。

旅。

瘦弱的軍馬在阡陌上吃草。軍隊缺乏皮靴、鎗砲和鞍轡。軍需庫裏固然積着許多這種配備，但沒有人知道軍需庫在那裏，當他們找到的時候，也不過引起不絕的交涉罷了。

雖然軍需組織無能為力和故意怠工，雖然許多人認為用少壯軍官是瘋狂和不智之舉，雖然在壕溝裏過着四年生活的人有反戰情緒，雖然回鄉忙於自己田事情如貧農與富農的鬥爭，但是紅軍的組織總算有些眉目了。

### 三

「將軍，我看你受監視了。」

「祇有一對傻子，他們以為在監視我，其實是我在監視他們，這倒有趣。」

從喀爾科夫到莫斯科火車的最後一節客車的後月台上，兩個軍人在談話。一個穿着戰壕衣，扣子已經脫落，戴着一頂有紅帶的士兵帽，身材消瘦，狹長的從前粗壯的臉上露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表情，和一種忍氣吞聲的感情。他是諾索維少將。

那一個短髮，結實，臉色鮮紅，穿着一件漂亮的冬季外套，把圓帽隨便歪到一隻耳朵邊，厭惡天下一切

革命是砲衛隊的契皮西夫上校。

諸索維支在抽紙烟，冷笑道：

「三月四日那天，我奉達拉哥米洽夫將軍之命前往莫斯科找薩文科夫，他是「保衛祖國自由大同盟」的首領，並且通過他的關係去和義勇軍聯絡。五日我騎馬離開喀爾科夫，八日我就在貝爾哥羅特附近被紅軍抓住了……別動隊長莫喀披里士硬要用手鎗把我就地鎗斃，我要求他們拍電報到莫斯科，最高軍事會議給托洛斯基。那蠢蛋當然立刻就回答：「着即押解前少將諸索維支來莫斯科，沿途儘量予以優待。」前後故事便是如此，我告訴你……」

「你不覺得將這一切卑劣的事實在得太長久了嗎？」

諸索維支把烟屁股丟到被窗外飛雪的階梯上。陰暗的雲在那三月裏陰暗的雪地上空爬行，在看不見青天的原野上，到處點綴着小小村莊中可憐的深黯小屋頂。

「請看我們的祖國，它是值得你贊嘆的，神聖的俄羅斯呀！」諸索維支說。「這個春天的俄羅斯民族，正在享受着它的自由，對不料被叛賊了，像狗畜牲會怎樣征服它一樣，怠工——各派社會民主黨的小破壞活動——只是把祖國鬆弛地壓一下而已。別動隊的方法你聽脫不了他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支軍人，人數不多，配備精良，裝備嚴密，能夠運用各種武器。現在祖國需要的是，他們需要的是，他們需要二十萬……」

「我們這批紳士氣派的軍官們對於祖國上貴族們」契皮西夫說。

「你不能管他們上校，沒有大憲去號召，沒有號召……這時哥米諾將軍在三個……  
夫兵派了一千個軍官到加里亭將軍那兒去，爲什麼呢？因爲沒有一個人願意集合在加里亭的旗幟之下。我把他的自殺當作一種禱氣，你應該知道怎樣才能推動頓河。加里亭究竟是一個老派將軍，哥薩克並不信任他……我在動身以前還和克拉斯諾夫將軍談過話……」

「不錯，但他還有些兒黃毛未除，你要知道……」

「我知道，他的確富於冒險精神，不過他究屬年青，而且有滿肚子的廣大計劃。」

「克拉斯諾夫將軍把他的希望寄託在德國人身上，」契皮西夫說，忿怒地翹起他的嘴脣，露出他那細小整潔的牙齒。「他在泰輔秘密會見艾廉將軍……你知道這回事嗎？」

諾索維支並不同答，他有好一會兒凝視着那飛退的路軌，他覺得疲倦了。他那外套下面的肩膀胛在沉底下去，好像被過去數個月來種種癡狂的事情壓載着一樣。政權被暴徒所奪，軍團終於被擊潰，和個人的失意，這個「有些兒黃毛未除」的克拉斯諾夫，時髦的雄辯家，小說家，風流才子，驕橫政客，比他人能更快的了解時代精神。克拉斯諾夫不遵守對協約國的効忠（布列斯特以後，這種効忠又將用血來證明了），却看清了時局，憑德軍刺刀的幫助，無疑地會成爲頓河 哥薩克首領。

「好哇，」諾索維支嘎聲地說：「要是他建立一哥薩克軍能成功，那倒並不壞，一軍究竟是一軍……」  
「只有一種隊伍是健全的，那就是義勇軍，」契皮西夫尖厲地回答。「亞歷西夫將軍，高尼洛夫將軍

這些人總是失望所歸，哥薩克至多也只是些輔佐貨而已，你得到什麼關於義勇軍的消息嗎？」

「我所聽到最近的消息，是他們在里茲，亨加獲得一次大勝……但自從那八千步騎在古本草原中消滅以後，到現在已經有一個月了……我們第一件工作是我到義勇軍，然後和它取得聯絡。」

「那你得結交最高軍事會議，將軍。」

「祇要通過托洛斯基，那是不會有困難的，請恕我冒昧，上校，我還未澈底明瞭你的公幹。」

梁皮西夫又露出他那細小的，令人不快的牙齒。

「我的公幹，諾索維支少將，在任何情況之下，我應認你的問題和我不相干，正式說來，我到莫斯科的原因正和你相同，應托洛斯基的電召，他顯然要把砲兵總監的位置給我。」

#### 四

到達車站以後，諾索維支處遞去托洛斯基的司令部，在莫斯科任何機關或是極端的困難人們好像故意在詭譎，給他不正確的地址跟他搗蛋。

莫斯科似乎是在絕望的混亂中，雖然自十月革命以來已經有五個月了，但是莫斯科市民却連蘇維埃政權組織的邊際都摸不到，他們對所有的布爾希維克都稱「委員」，並且堅信這些從彼得格勒侵入

的汽車告示和那沿著特爾斯耶夫橋，隨著特殊的短步，堅實地，肩並肩地行進着的衛隊——等一切不舒服的現象，都只是暫時的，並且既會到那一個條件以前，一樣生活於被法律糾曲的街道中，老實說，亞細亞精神，商人，好看的女學生，巨大的紡織廠，自由思想的官，駕駛純熟四輪車夫，被壓倒，世界聞名的棧房和菜館，所以，只要推翻了那群羣的委員們，它就會這樣的生活下去，賣買下去，欺詐下去，喧曬下去，把無知的農民在紡織機上模成工廠工人下去，把舌色舌鴉鴉喧曬的教堂巨鐘撞下去。

黃昏將盡的時候，諾索維支終於領得了一張通行證，就由那營著託洛斯基的火車的亞歷山特羅夫斯克站走去。在午夜，他被許謁見託洛斯基，與他作了一次長談。

## 五

擦完了他火柴盒中的每一根火柴，諾索維支終於找到了在特佛斯耶夫大橋附近，離一條黑暗污穢的小街背後不遠的叛黨司令部的小房子。他用約定的暗號敲門，然後問：「喬治在家嗎？」門微微地開了，露出那個戴厚玻璃眼鏡的青年，捲着煙，懼怕風吹，說：「我不知道，我想他已經出去了。」他用約定的暗語回答。諾索維支從褲袋裏摸出一張對角裁開的名片，那戴眼鏡的青年也從口袋裏，拿出那一半來，同時帶着殷懇的微笑說：

「請進來，將軍；他們在等着你。」

他領着諾索維支走進一個由一盞台燈半明不滅地照着的開氣的房間，一個樸素的中等身材，臉色枯槁，微微禿頂，裹著黃色褲服和一縷細髮垂到眉端的人殷勤地從壁椅上站起來接待將軍。他就是里斯·維多羅維支·薩文科夫，前社會革命黨黨員曾經以暗殺家和著作家聞名，而現在，爲了那不可捉摸的政權，正帶着他那有病的頭腦和腐爛的心腸在出賣他自己。

薩文科夫是代表白色義勇軍到莫斯科來作陰謀工作的，雖然他完全明白，要是義勇軍真的獲得成功，他會第一個被他們絞死。經過歲月的蹉跎和巨覆的失敗以後，他對人類有極大的蔑視，他把列寧看作是一只狐狸，對他所說的話一個字都不相信。他一看工人示威就頭痛。在高尼洛夫這個「驢頭之獅」統轄之下準備忍受一切犧牲的八千狼屍義勇軍，在他看來並不是一個壞的開端。這一次他又享受到權力、金錢，和尤其是他那比什麼都需要的自負的幸福了。

「你已經設法見過託洛斯基嗎？」他省略了一切初次會見的客套，這樣的問，甚至在戰前社會革命黨招兵買馬時代當他試驗青年恐怖份子的時候，他也已經採取這種「單刀直入」的接客方式了。諾索維支凝視他那淡紅色的眼睛，和那一縷拿破崙式的垂在眉端的頭髮。

「我可以坐下嗎？我疲倦了，……同時，我可以抽煙嗎？」他把自己安適地舒展在壁椅上，燃起一支雪茄煙來。「精勞已經明劫不少了，鮑里斯·維多羅維支，上帝顯然是幫助我們。我剛才會和託洛斯基」

談話，他對我的印象非常好，在我們的談話中間，他好幾次請求原諒，並且稱我「陛下」。我也並不覺得太過份，所以我用「大人」回答他的敬意，我們極易和他合作……很好，而且最後……」

薩索維支暫停一下，薩文科夫把兩腳坐在身下坐著，他那銳利的眼光釘住在將軍的臉上。

「……他給我北高加索戰區參謀的職位，司令部設在沙里津，我謝謝他，同時接受了……」

「託洛斯基預先猜到了我的意思。」薩文科夫說，他那蒼白的嘴角彎下來做成一個冷笑。「這樣就更好了，現在我可以給你一些好消息，將軍……在幾天以內，你會聽到貝加得林諸連被義勇軍攻下的消息，這樣，高尼洛夫將有一輛頭等機槍和大量貯藏的武器了。」

薩索維支很想用手撻個十字，但是在這個瘦削的恐怖分子一蹙不轉的凝視之下，他想到有點躊躇，他只能夠這樣想想滿足他自己。

「明天我將在義勇軍莫斯科辦事處參謀部提出你的問題，」薩文科夫接下去說：「我們會想把你派到但尼金那兒去，但現在我們將把你用在一个更有興趣的計劃裏，當一個赤色參謀長。」他們都微笑了。「你將來的工作是在沙里津組織一個叛變中心，不要忘記，要是德軍佔領了全部烏克蘭和頓河流域，沙里津將成為布爾希維克與伏爾加叛物產區的惟一連接了，要是我們從他們手裏把它奪過來，這對莫斯科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薩索維支贊同地點頭，他開始有點喜歡這個誇口者了，這個人具有天生組織者的隨處應變手段，而



且對各種破壞工作還然穩。

「原諒我，鮑里斯·維多羅維支，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那次在激勃夫刺殺了塞洽·亞歷山大羅維支，而列甯派現在却……當然這不是你缺乏決心罷？那末這是爲什麼呢？請寬恕我……」

薩文科夫的臉陰暗了。他慢慢地從壁椅上站起來，到桌子上拿起一支紙烟，在指甲上頓了又頓，燃起來吸着，然後又慢慢地吹熄火柴。

「關於這種問題，人家通常是不問的……但是我可以答覆你，在一星期以前，人民委員會在柳班車站上就該壽終正寢的了。只因饒倖逃過了我們的報復……」

細眯着他的眼睛，他慢慢的把紙烟舉到嘴唇上，於是吐出一縷煙來。

「你知道，將軍，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件東西可以阻止那復讐的目的。」

他的言語和姿勢好像一個裝腔作勢的學者。諾索維支對這種風度感到很欽慕。

「你願意喝一點酒嗎？」薩文科夫問。「我備着幾瓶上好的阿濶鐵樹。」

## 第四章

當她離開車站的時候，瑪麗亞·喀拉雪娃環顧那顫動的潮濕春霧迷漫着的草原和那翱翔着的鳥，陽光瀉流下來，遠處飄浮着一片淺藍色的霞霧。她在草地上坐下來，把米希加的頭枕在她的膝蓋上。他非常消瘦，他的頭軟弱地垂着。火車已經開走了，這時惟一的聲音只有那風吹草動的輕微耳語，和那雲雀的歌唱。

瑪麗亞是在彼得格勒，隨着一個糧食徵收隊來的。這個徵收隊曾在工廠裏引起許多爭辯，共產黨員大呼這是武斷的個人主義，是對計劃的一種破壞。老工人也對共產黨員回喊：「你不能用空談來填飽肚子。當你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都會餓死了。」他們自己聚集了錢，弄到一些棉花、鹽、鐵釘、螺絲釘和門簾等各種舊貨，同時派了六個可靠的青年到頓河，把這些東西一起帶去交換麵粉。

他們勸伊凡·果拉和他們一塊兒去，但是他拒絕了。「我怎麼能再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臉呢？」他說。「他會在會場裏大聲疾呼把我們當做一個很好的話柄，說我們只跟着肚子的方向走，說我們

派了一輛活動商店出去，我們會在世界人士的罪惡丟臉，但他堅決吩咐瑪麗亞帶著孩子們到南方去，他親自送她走進車廂，同時給孩子們每人五個烤熟的馬鈴薯上旅途。『瑪麗亞，你到里昂以後，你就一直去找我的哥哥斯帶本。』他囑咐她，『他會安置你的，你可以休息兩星期，然後會給你找一個工作。』

阿列奧希加到車站上去，在洋鐵罐頭裏帶了一點水油來，在旅途中，他已經學會用粗魯的語氣說話

『來吧，媽媽，我們走到村裏去。』

『等一會兒，小寶貝，我先得休息一下。』

『米希加，』他說，把赤着的脚在青草上很有趣的踐踏，『來不來捉蚱蜢？』

米希加滿懷高興的轉着眼睛，可是，就在母親膝蓋上的頭並不會提起來，他的臉上纔成一個微笑：

『好呀……』

『你們以後僅有時間可以玩那個，』瑪麗亞申說：『這兒蚱蜢多的是，你還不如跑過那輛大車，或許那個好人會帶我們到村裏去的。』

大車上站着一個肩膀寬闊的女郎，她的頭上包着一塊頭巾，正趕着一匹精壯的栗色馬沿着黃沙路上走。風把她那有補釘的圍裙吹向後飄，阿列奧希加趕上她，叫道：『姑姑，姑姑，等一等！』女郎勒住馬韉，轉

越嫌那長於黑髮老於淺髮色的臉，越顯得冷淡的，眼睛望着阿列奧希加。

「我們乘了六天火車，一直踏踏我們沒有睡過一忽兒覺，也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媽媽的腿已經腫了，姑娘——」

「你趕快送那兒去。」女露臉罵地說。

「到斯番本·卑拉，伊凡的哥哥那兒去。」

「提到伊凡·卑拉，女郎就驚奇的揚起眉毛，同時她的臉上現出一個溫柔的微笑。她對阿列奧希加點點頭，讓他爬到大車裏，然後拉轉馬向車站馳去。她在瑪麗亞的身旁坐下，她幫起帶的圍裙落在她的赤着的腳上。

「你的東西在那兒？」她問。

瑪麗亞喃喃地道謝，想站起來，女郎拿了她的行李票，她一次就把行李——一只很重的小箱子和兩個包裹——從車站裏搬出來了。她把瑪麗亞像小孩子一樣的提起來，放在車內的包裹上，把米希加抱在臂灣裏，不說一個字就驅着那匹精壯的馬向村裏馳去。只有當瑪麗亞問：「親愛的，你叫什麼名字？」的時候她才用不耐煩的聲調回答：

「嗯……我叫梭麗瑪娜。」

「穿過草原，升上高地，她們朝着蘇利村馳去，越過那架在起伏的森林中間的，彎彎曲曲的奧利河上的

柵欄，她們經過那筆直的白楊和門戶，綠茵泥牆青色的草舍，小鶯在大樹上的叢堆中忙碌地啄食，村公所上面飄揚着一面退色的羽毛布紅旗，門廊上有一個人，在陰晦，他的陰被帽子遮蓋着，兩腿中間夾着一支來顯槍。一只母鶯躊躇地沿街走來，她那睜睜的耳朵蓋在階板上，釋經的小鶯在她的後面奔走着。陽光照射下來，高低不平的玻璃窗閃爍地發出反光。一隻燕子沖出白色的鐘樓。

「啊，這裏才真是太平……」那麗亞說。

愛格區瓦娜對這句話却反而覺得冒犯，並不會回過頭來。她在一所裝着二層堅固的百葉窗和白色磚牆的屋子前面勒住馬，從大車上跳下來，打開那漆漆大門。

「你到那面的草舍裏去。」她說：「那就是斯蒂本。果林的屋子，行李我會拿進來的。」

她把馬牽到天井裏。一個粗暴的聲音向她呼喚道：

「格普加……車裏是誰呀？」

「斯蒂本的親戚。」

「我不是對你講過馬不能進這屋裏的嗎？」

一個長着黑鬍子大嘴的哥薩克中年人出來關門，他的襪衣束在舊襪子裏，那襪子的深紅鏡像一直垂到褲腳邊。他從垂在額角上的頭髮下面不愉快地凝視瑪麗亞和她那兩個孩子，細察她那都市裏穿的破紅皮短衣，痛苦地立着頭的瘦削的阿列奧希加，和身上圍着毛絨織成的披肩的小米希加。

「原來是彼得斯堡佬呀！」他用鼻子一掀，張開白牙大嘴打個呵欠。

二

瑪麗亞帶着她的孩子們到達尼士尼。那一天，在村西二百公哩的廣根斯草原市鎮中的哈特曼機車工廠裏正在開會，這個城市的郊外和工人住的房屋，也像農村草舍一樣的開着三扇窗，和泥造的牆，只是草舍前面並沒有草堆積在廣大的果樹園中，雖然同樣闊闊的母豬也帶着小豬在街上散步，櫻桃樹也同樣和平地開着花，烏鴉也在牠們的巢裏咬咬喳喳叫。

到會的人數是這樣的多，他們甚至坐在很高的管燈上，機器上，和從轉運起重機引頸長望。盧根斯克赤衛隊的組織者巴可益科坐在椅子裏，身材魁偉，長着海馬散的鬍鬚，一頂羊皮帽推在腦後。

講台是用毛糙的木板匆促地拼成的，木板上用桐油漆着：『我們決不放棄頓，河流域給帝國主義者。』台上站着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的臉昂得發深紅色。他拋開了他的外套；那有力的胸膛上緊綁着一件軍裝，衣領的邊緣已經被汗染黑了。

他的演說，譬如洪鐘，氣吞山河，當他掃視聽衆的憂鬱、陰暗、而堅決的臉時，他那淪決的眼睛睜得好似銅鈴。這時他們正在張着嘴吧哄堂大笑，笑聲在瀟灑了煙的屋頂下像雷一樣的滾動。他以戲謔的姿態細

眯着眼睛。他再度舉起一隻手臂，用手掌的邊緣砍開兩個世界的界限，砍開蘇維埃世界和另一個殘酷的。這時正用幾百萬刺刀在進攻的世界。

「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命運是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危急的時候已經到了。俄羅斯布爾喬亞已經召請了德國布爾喬亞來幫助它。他們想流無產階級革命的血，他們想奪去我們的工廠，我們的礦山，並且用鐵鍊把你們縛在這些機器上，同志們。」

人們是這樣專心的聽着他講，當他講到某些字句的時候，你幾乎可以聽到幾千個人的牙齒軋軋地在響。他們信任他，他們知道得他清清楚楚。這個不法的老社會主義是者，盧根斯克人，克里門·伏羅希洛夫，世界大戰時，他在沙里津進行不法的活動，在那裏建立了一羣布爾希維克，因為被審廳追逐，他不得不逃到彼得格勒在那裏工作。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他回到盧根斯克，出版一種報紙，寫文章，並且曾經被選為蘇維埃主席。後來他被派到彼得格勒當立憲大會的議員。十月革命以後，他被任命為彼得格勒公安委員。在德軍的進攻中，他回到頓河流域，被選為頓尼茲·克里伏洛格共和國的人民委員，而現在正在他故鄉的工人大會上對哈特曼五金工人演講。

「在頓河流域這兒，我們一定要對德國狗進行堅決的抵抗，他們想把你們首先變成奴隸，同志們。密爾科夫已經被德軍包圍了，革命的紅軍別動隊又少又散漫，誰願意做首受縛？」他的眼睛在化石一般的聽衆臉上掃視。「這兒沒有一個人願意……！」

「梅連澤的，鋼鐵一樣的聲音，撞擊了他兩腿。」

「這兒沒有一個人願意……你對？」

所有的眼睛都轉到那站在螺旋樓梯後的捷雪考身上去。他是梅連澤在木架後面引起騷擾的時候，能够舉起半噸重的鐵造物。

「這才是好漢，波廉。」伏羅希洛夫喊道：「好了，同志們，聽着他的話，我們要接管這座城。我們將以二十萬桿無產階級的刺刀去歡迎德軍到頓河流域來。讓盧根斯克在前面領路。我們必須立刻成立一個六百人到七百人的別動隊。我們要上前去抵擋干涉者。在我們之後，每一個工廠，每一個礦山，都會派別動隊去。留下的人必須準備好鐵甲汽車和鐵甲火車。我們已經有了武器，要是我們得不到充分的武器，我們可以在作戰中去奪，受革命目的所鼓勵，以階級仇恨爲武裝的幾百個無產者，可以抵擋一旅帝國主義的僱傭兵……」

「把我的名字記下來：坦拉斯·波廉。」那深沉的，鋼鐵般的聲音又從螺旋樓梯後面發出來。

像波廉的聲音一樣單獨地咳嗽着，主席記了一筆，他的鬚髭颯動着。粗大的手掌一隻接着一隻舉起來，回答他的目瞪口呆的樣子。

「把我的名字記下來：馬脫紗·穆羅克……」

「記在下：伊尼·普羅克伐爾……」



「乞物里士……」

巴可孟科的鬚髯又翹動起來；

「什麼再說一遍……」

「嗯，——密科拉·乞物里士……你難道不認識我嗎？」

「請寫下來：凡薩萊·克里伏諾斯和他的兒子月薩萊……」

他們不慌不忙，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以後，才說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擁到講台上注視，當主席把名字在紙上寫下來的時候，他們就髮髮眼。然後，嘆息着走開，帶着一聲：

「哦，原來如此……」

有些人當他們走回去的時候，擺擺頭說：

「我們要去打仗了，弟兄們！」

可是有些人却對此裝出一副勇敢的面孔，並且古裏古怪開着玩笑，其餘的人在他們前面惘然地凝視着，似乎失了知覺一樣。他們都明白這不是開玩笑的事，他們一參加這件工作以後，就不會再返回來了。工廠裏集會的人都在死一樣的嚴肅中。

德軍第一集團軍由基爾出發，西南向羅爾和德爾進軍，西北向魯爾和科隆推進，包圍着爾科夫和頓河流域整個的北部。

恩克爾紅軍總司令部的參謀，不能和敵軍在爾科夫鄰近的許多別動隊建立正常的聯絡，各別動隊都依照他們自己的革命信念行動，進退對他們認為必須保衛的地點。

一切長距離的交通線和電話線都被破壞了。各別動隊打電話到附近的站頭來決定他們的情勢，要是聽得發出一長串聽不懂的言語，他們就決定那個地方已經落在德軍的手裏了。

德軍向羅爾推進，當他們攻下了以後，後退的紅軍就開始集中到倍克麥克和科諾托普，來保衛一個以煉糖廠和火藥廠著名的地區，基輔工人別動隊退到倍克麥克，盧根斯克社會主義第一別動隊也從喀爾科夫朝同一的方向移動，由海軍少尉格利興統率，伏羅希洛夫當政治委員。別動隊的中心份子包含着哈特曼工人，其它盧根斯克工廠的工人和鐵路工人。在行軍中，他們還得掃蕩了一個五十人以上的流寇部隊。

除了盧根斯克的以外，所有這些連隊、縱隊和支隊在倍克麥克西南佈成一個半圓形的陣線。德軍對俄軍的陣地和實力只有一個空泛的概念，突然遭遇到他們：他們第一列火車的車頭出軌滾到路基上。一陣砲聲掃過列車，德軍從貨車裏擁出來，當援軍開到以後，就按照著現代戰爭的規則開始反攻。

紅軍勢不相敵地戰鬥着，剛才拾檢了一所酒庫的格納夫別動隊，在德軍的火力之下，退到草原的山

谷裏，開始舉行會議。幾個人爬到一輛大車上面，伸着他們赤裸的頭頂大呼：

「由於指揮的愚蠢，我們在前線陷入了極端的混亂之中，看到這種事實，我們，以倫納夫同志命名的游擊別動隊的戰鬥員，反對和德軍作戰，因為以這種技術去攻擊，結果我們祇有死路一條……」

「提付表決。」一羣擁擠在大車週圍的人忿怒地吶喊。「我們不能以這種技術去戰鬥……我們大家都回老家去！」

基輔軍火廠工人和赤色喀波斯塔游擊隊確實是最堅定的隊伍。喀波斯塔隊已由彼得留拉總督的整個流寇部隊粉碎。德軍先派這些部隊作戰，好像野牛衝柵欄一樣。但那些流寇遺屍遍野，穿着藍色烏瓦蘭外套和火紅色的褲子任其腐爛。

德軍在紅軍右翼發現了一次訓練優良的隊伍時狂怒非常。那是從前捷克軍團後衛的俘虜所組成的一個聯隊，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以後，他們就向東撤退，退入大俄羅斯。

德軍的忿怒被捷克後衛聯隊堅定而鎮靜的抵抗擊得粉碎。但有一天夜裏，這個聯隊突然強從前線撤退，登上貨車，出發加入自己的軍團去了。穿過這樣造成的一個裂縫，德軍騎兵繞到紅軍的後方，因此紅軍只得後退，把倍克、麥克和利諾打普都放棄給德軍。

庫爾斯克別動隊還不知道已經發生了那件事，從東開向前線。三月十八日魏索、盧根、斯克別動隊的

列車衝過危險信號，到達托諾托普只差一站的伏羅士巴車站。伏羅士巴所有的鐵軌上都充塞着薄鞞了槍械的車皮和塞滿了人的貨車，許多人坐在敞開着的車門口，他們的腿搖擺着，這景象像是難以形容的營火，白色的嘈雜的人羣，碰來碰去的水壺，蹣跚在貨車下的人們的屁股，叫喊，悲嘶的馬，在風裏震盪着的破褲子和襯衫。

伏羅希洛夫和格利奧到站長室報告別動隊的到達並用電話跟總司令取得直接聯絡。混雜的人羣互相叩撞，有些穿着拖到腳後跟的棉袍，有些穿着農民的皮背心或戰壕衣，戰鬥力是由武器，尤其是掛在他們身上的手榴彈的數量來決定的。站門已經被打毀了，地板上睡着人。

站長辦公室裏站着陰沉的人們，在濃密的淡巴菰的煙霧裏，各人自願的忿怒得發抖，他們原想滿足他們的需要，或是一把可惡的站長就地槍斃。但他當然已經失蹤了。他們就這樣的等着他，甚至不敢互相看一眼，因為沒有一個人有一點讓步的表示。

「我們去找站長，」伏羅希洛夫鎮靜地說。他知道車站職員的脾氣，就一直走到行李房去。他們在這裏看到站長睡熟在行李櫃上，頭裹在一件皮衣裏。伏羅希洛夫一直推得他從上衣裏伸出他那灰色的腫脹的臉來。

「喂，」他說，慌張地看他們手裏是否握着武器。

「你是誰？幹什麼？」伏羅希洛夫問。

「怎麼？」

「怎麼？我來報告我們的別動隊已經到了。」

「哦，報告吧。」

「我們到你辦公室去再說。」

「我不，我去沒有一點用，我已經七天沒有睡覺了。」

他又縮進上衣下面，但伏羅希洛夫把他的腿從櫃台上推下來，同時告訴他有五百楊翰的處境期克。別動隊已經到了。

站長揉着眼睛，這些話不會傳達給他一點意義。

「哦，你們已經到了，」他喃喃地說：「你們已經到了，現在可以下車了。」

「我們堅決要求讓我們的隊伍開到科諾托普前線去。」

「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路軌都已經被封鎖了。」

「我們堅決主張要立刻和總司令通話。」

「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天哪……」

「爲什麼？總司令在什麼地方？在科諾托普嗎？」

「天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前線已經沒有秩序了，看來東面能在區區地要總司令……」

「好……那末我們知道怎麼幹了」

「你們沒有幹的權利」站長以軟弱的威脅聲調說，又從眼角裏偷看伏羅希洛夫的槍皮袋裏掏出的手槍柄。

他們在這裏再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伏羅希洛夫和格利興回到他們的火車裏。格利興忿怒得像一只驚一樣的叫着。前海軍少尉，當地醫生的兒子，格利興並不是一個壞青年，但他顯然極不宜於做指揮工作，他又開着他那又細又長的兩腿站着說：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伏羅希洛夫同志！我們陷於絕望的窘境……由這種種可怕的因素看起來，我們不能作戰了。要是我們的弟兄們在這裏停留下去，他們會喪失士氣的。」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那小小的下頷就隱沒在他的布襯衫的衣領裏。要獲得部下的尊敬，一個指揮員應該有剛毅的天賦動人的口才；應該有一對莊嚴的，但在必要時能夠發出愉快的光輝的眼睛；應該勇敢。應該在他的一切行動中顯示出領袖的品格。格利興不抽煙也不喝酒，而且誠實到近乎簡樸。伏羅希洛夫已經明白，在這樣一個指揮員之下，別動隊在作戰時是不會太好的。

「後衛隊禁止任何人離開貨車，違者處死。」他對格利興說：「到我的車廂裏來，我們把形勢討論一下。」

伏羅希洛夫把斥候隊長朱賓——一個黑海艦隊的水手——召來開會。決定第一件工作是確定德

軍的陣地，然後依照情勢佔領前線，他們既然不能和總司令取得聯絡，只能根據他們自己的意思來行動。朱貴討了一杯伏特加酒，於是捫劣地、水手式地爬下客車，一邊走，一邊呼喊著，尋求敢死隊。當等待斥候隊的報告時，格利興去看士兵有無食糧並阻止他們受喪失士氣的傳染。伏羅希洛夫擔任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去弄一輛車頭和空車皮，並把載着敢死隊的車子移到一條通行的路軌上。

最初沒有一個人聽他。

「你是誰？」別動隊中的哥薩克人威脅地問：「離開這輛貨車，愈遠愈好！」

鐵路工人把背轉過來對着他：「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沒有一個車頭，沒有空車皮，」他們回答。

剛裝滿快，穿着那件綠色皮襖條的外套，他沿着路軌奔走，搬登貨車，爬上車頭。他早就知道了各個指揮員的渾名和蓋至他們的性格，他對這個爭論，對那個恐嚇，對第三個威脅，對第四個把德軍的佔領說得這樣兇猛，使那個人開始捲起袖子來。

於是漸漸地，原有混亂堆着的列車和人都移動了。這裏，列車在向前推進，那裏，它們在向後換軌。一個污穢的，喘息着的車頭和二輛空車皮移到主軌上。礮和機關槍在車上架了起來，火藥箱也搬了上去。七十五個掛滿手榴彈的敢死隊爬上車皮。伏羅希洛夫、朱貴和別動隊宣傳員攀到司機室裏，列車向科諾托普出發了。

在西方，伸展着鐵路線的發亮的鋼軌，綿延着一片綠色平靜的草原。一朵看上去像一座戴著雪帽的

山一樣的雲從地平線上升起來，可是不能爬得再高了。裝着繃緊的電線和橫木上停着烏兒的電機木飛  
運的過來又疾馳着過去。

發動機增加了速度。一所路亭，載着一只圓桶的馬車，一只遊獵地聚在結實的繩上的白山羊，都向後  
飛過。巡路工人在大聲疾呼，恐懼地揮舞着一面旗上的旗。

滿身污穢的司機喊道：

「這段路上有些不對。」

「快來，加汽，你睡着了嗎？」朱實從牙齒音終盡急切地回答，他斜靠在車座的扶手上，迎風露出他那  
粗大的頸項和有力的胸膈。他老是覺得熱，一切動作似乎永遠沒有他所希望那蕪快。風吹打着他寬闊的  
沉着的臉，那上面長着卷曲的鬍鬚和明亮的像鳥一樣圓的眼睛。

伏羅希洛夫把嗓子提高到超過那喀拉拉的車輪聲問：

「在我們到科諾托着以前，派幾個斥堠員出去，豈不更聰明？」

朱實連頭都不回翹起嘴唇說：

「我們無須乎聰明……我們要以全速度上去，我們要看看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到那裏。」

他的腰託靠着扶手，仰身到車座外面，開始向車皮裏的弟兄們揮手準備。離科諾托十二俄里的路  
本閃過去了。在他們前面，有輛車頭上發出來的一陣煙霧托着白雲升起來。伏羅希洛夫提一輛司機的肩



聲：

「開慢車」

制動機塞了上去，一蓬蒸汽的煙霧從發動機上上升起來。當那煙霧消散以後，他們清楚地看到在二戰里前，一列德國鐵甲火車上的礮塔和偽裝着的車頭。

司機立刻打倒車，但是已經太遲了。火藥臭的煙從鐵甲火車的礮塔上爆發出來。砲彈突破了淺藍色

的煙霧。車頭前面和路軌右面轟隆隆跳起一柱柱的泥土和煙火。兩發像雷一樣的爆炸震蕩了草原。碎片

「嘶嘶」的飛過去，伏羅希洛夫在車頭裏被震出來拋到路基上。滾滿了泥土，震聾了耳朵，他一躍而起。又是一

發砲彈飛過來——一聲爆炸和一陣迷目的火焰。汽鍋炸成一陣鋼片，好像拼命把它的靈魂送到煙霧迷

漫的天上。

同時，第二砲的第二發砲彈擊中了後面的車皮。那些人已經來不及跳下，他們與碎片和泥塊一同被

拋到天空中，他們四分五裂的編織碎塊裹着冒煙的碎布片散播在草原上。

兵倏然所剩不來的還不到一半。火車頭翻在一邊，在二輛燃燒着的車皮的火焰中，子彈繼續擊不

息。

朱費受傷了，他在路基腳下滾來滾去，想匍匐起來，別動隊宣佈負驚惶失措地拍着他衣面上的灰塵。

有些人悲憤地向後軍開火。有些人顛瘋狂舞，繞着那在滾動的火車殘骸，自第一發砲彈爆發以後，已經

逃了整整幾天。

事情應該趕快決定。鐵甲火車上又發出一團紅色的煙火，伏羅希洛夫復到士兵那兒。

『退出火線，拾起槍來……』

被爆炸的煙灰掩護着，他爬過路軌，到達更遠一點的地方，呼喊着，咒罵着，用手槍指着那些神經錯亂的人，命令他們抬起負傷者撤退。

『不要慌，弟兄們！』他叫道，『沒有什麼可怕的。』

他帶着殘餘的前哨隊撤退，把七個負傷者放在外套上抬着走。德軍在他們後面又發了一炮，但他們顯然不願爲這一批人浪費砲彈。鐵甲火車依舊停留在地平線上，在白雲的背景前畫出一個輪廓，發射一朵朵的煙雲。

斥候隊退到鐵路拐角的掩護地，伏羅希洛夫下令拆除路軌，士兵們把負傷者放在草地上。他們看着路軌搖搖頭。朱貴想說什麼話，但終於只扭扭他發青的嘴唇。誰都沒有把握老虎鉗可以去旋鬆螺釘。

『那不行，』伏羅希洛夫說。『我們須回到火車去一次，我們有大批老虎鉗在那裏。』

他蹲下來用眼睛在他們的臉上迅速地掃射。一個聲緊眉毛轉過身去，一個呻吟着鬆開他的眼光。

『一個敢死員，誰願意去？』

『好，我去。』波庫說。

他失去了帽子，頭髮有些燒焦，穿著一件綠色的印花布棉背心。

「讓我脫去鞋子，克里門·頁弗里莫維支……」

他在路軌上坐下來，開始解那條把膠鞋縛在他的赤腳上的帶子。

「給我管一管膠鞋，弟兄們……」

他對伏羅希洛夫愛眼就出發了，他的赤腳走在路基的碎石上，像踏著赤熱的煤炭一樣。於是他跳  
到草叢——感到比較柔軟些——就開始奔跑，他那污穢的腳跟閃閃的。

伏羅士巴車站上的別動隊陷入驚惶中，誰都想不到一列德國鐵甲火車會到這一段路上來。有些人  
爬到水塔上眺望那顫動的朦朧的遠處，因為他們不能看到一點危險的徵兆，它就似乎更迫近。

一陣酸澀的草原風把灰沙掃得在路面上急旋，於是全村召開混亂的集會。指揮員們揮動着他們的  
手槍，拉緊了喉嚨，在貨車的月台上吶喊。車頭吐出一朵朵煙，車頂上載着人的貨車軋震動開走了。有些  
別動隊乘着火車後退，有些步行後退，到黃昏，荒涼的車站上只剩下盧根斯克別動隊。指揮員格利奧勇  
敢地執行了委員的命令。盧根斯克士兵一概不得離開火車，外人一概不得走近貨車十步以內。

格利奧不知道伏羅希洛夫究竟是活著還是死了。不論在那一秒鐘，德國鐵甲火車的煙頭都在地平  
線上出現，總得有一個人要送不運送的大炮或重砲上其下牽守其陣線，還是還是。可是，格利奧懷揣着一

樣，決斷老是在進退兩難的權反的角上。

左手拿着一支手槍，右手拿着一個手榴彈，他沿着那排貨車像一只響犬一樣的大踏步走着。他決定等到天亮，腫脹得不自然的太陽落下去了。格利與在一輛貨車的踏板上坐下來，橫在天空上的落霞色彩——橘紅和綠色——預示明天是個無風的日子。「我決不顧到犧牲我自己的皮肉，但我負着五百個人的責任。那不是開玩笑的，而我在這裏却打不定主意。」

在霧很快地黑下來的淡紫色的天空上，星星開始發出光來。格利與的耳朵裏聽到一陣嗒嗒的馬蹄聲，他低聲大呼：

「那面是誰？」

那人從馬上跳下，牽着韁繩走上來。

「自己人，自己人……。」

格利與快樂得亂揮兩手，因為這是伏羅希洛夫，把手靠在那無鞍小馬的垂下的頭頸上。委員說：

「派二十個人到大車上去拾傷兵，給他們吃些東西，我們已經炸燬好幾處踏軌，我們不能設法炸掉橋樑，用機車派一隊人去炸毀那在十五至十四俄里之間的橋樑。」

「德軍到科諾托普了嗎？」

「我親到早晨就可以看到德軍了。」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委員同志！一方面……」

「你打定主意不要去擔憂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

他的聲調裏含着蔑視，但是格利與看到委員澀澀着，快樂得只是輕輕地嘻笑，他那小小的下頷露沒在他的襯衫領裏。

「喂！伏羅希洛夫聲調裏含着威脅地問：『你願意作戰還是後退？』」

「啊，這正是我在想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接觸，軍隊已經在科諾托普瓦解了……但是我們不知道德軍在什麼地方。那使我們尙有可爲。要是我們後退，我們將不能完成我們的任務。因此，把我們託付在不明不白的清報上，我們應該和敵人接觸……」

「呸！伏羅希洛夫搖搖頭，那沮喪的小馬也搖搖牠的頭。『你從那兒學來這一套辯證法，立爾斗士。』」

「那也就是我的決定，伏羅希洛夫。」

「而且也是完全對的。」

「等一下，我想你餓了吧？」

「我不願意說『餓』好吧，來來來，把他們叫出來。」

福利興站在一輛客車最高一級的踏板上，提着一盞在裏面的口燈的風燈，伏羅希洛夫站在下面的踏板上對聚集在週圍的人講話：

「在這樣嚴重的時機，只有土匪和叛徒才會啼啼哭哭的說我們不能戰勝德國人。誰在喊我們不能戰勝德國人？把你的風燈舉起來，指揮員。我要認識認識叛徒的臉……」

「臉可看不清；在風燈昏暗的光線中，只能看到那長着濃密的鬍鬚的凹臉頰，或是在緊蹙的眉毛下發光的眼睛。伏羅希洛夫的嚴肅的聲調吸引了那擁擠在他週圍的密簇的人羣。

「根據勞動者自己的革命意志，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鐵的紀律；」指揮員已經命令我們佔領前線，要是必須死就死，但是不能讓敵人進頓河流域。那個問題用不到討論。要討論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去加強紀律？我們的隊伍裏不容許有製造驚惶的人和挑撥者。我命令那個說我們不能戰勝德國軍的人到燈光前頭來。」

他挑釁似的伸出手，風燈在他的頭上搖擺着；影陰佈滿了他那剛毅的臉，全身都是緊張。羣衆沉寂了一秒鐘。滿天星斗照臨在他們的頭上，貨車的頂上，直上雲霄的塔尖形的白楊的黑色輪廓之上。像陣風似的隆隆聲從人羣上面滾過來。後面發出一聲粗野的叫喊：「不是我！」另外一個聲音：「他說話抓住他！」人羣中發出一陣嘈雜的喧嘩。在兩點鐘的空中夾着一聲叫喊：「把他抓到這裏來！把他抓到這裏來！」

人們環圍一桌路，一個穿着城市外套的人從人堆裏被推出來跨到踏板前面。他重重地倒下去，腿兒

起來，縮在一邊。

伏羅希洛夫從格利興的手裏奪過風燈，彎下去把燈光照到那人的血污的臉上。

「現在我明白了，」他說。「今天早晨在車站上我就注意這個青年。」

他用風燈迅速地阻擋那些衝上來打他的人。那個人被拉站起來，他搖搖頭又倒下去，不願意站起來。幾只手伸到他的口袋裏摸出他的文件，在燈光裏一讀，他們不禁驚愕失措。他們看到這個青年是基輔火車廠裏的工人，並且是倫納夫別動隊的一份子。他從鼻子裏發出抽搐聲，反覆涕零說：

「打我不對的，弟兄們……不，這是不對的。」

那些人看上去似乎覺得他們剛才太鹵莽，已經有一兩個人對委員投着不快的眼光。波康以臂肘推開他們，走到那個人前面。他細細的察看他的臉，把巨大的手掌放在他的肩膀上：

「弟兄們，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不是他的名字……」一陣憤怒突然衝上波康的心頭，他那鋼鐵般的聲音大呼：「去年冬天那個狂吠召開立憲會議的人不是你嗎？你這癩蝦蟆！」

當黎明到來的時候，魔根斯克別動隊在車站旁約莫五俄里的路軌兩邊，佈置了一個障地。伏羅希洛夫依舊留在伏羅希巴站，以便召回並至少組織一部份後退的別動隊。

這是一個晴朗而平靜的早晨。雲雀在那新綠的田野上熱聲地唱着歌。士兵們把來福槍靠在小土壤

上，把他們的背背這來，這太聰，有些人脫掉他們的襯衫，很快地動着，肩骨聲聲，起伏的草原，淨絲及跡，格利與像一根湖桿一樣，的站在一所路亭上，他望遠鏡中，凝視着地平線，在路觀右面的一塊高地上，勉強可以看出有騎兵在爬動着，瑞加和一隊斥候兵，「看了真喪氣，」格利與，鼻子裏哼哼的響，把望遠鏡從眼睛上移開，「原來是渣滓……這些笨蛋……」

在這樣一個愉快的早晨，真是再難想像一個比這更不適宜於殺人和被殺的情勢了。在這些田野裏，人們應該跟在犁把後面，驅着那流口涎的銀灰色的牛。在這泥濘草舍的門檻上，你應該向一個酥胸高聳，秀眼淺笑的女郎討一杯冷牛奶，和着雲雀的歌，唱飲下，斜睨那被春色，晒得黢黑的女郎的臉頰……

「喂，軍需官，」格利與忿怒地從路亭頂上叫：「給士兵們準備午餐，今天你弄到一些什麼？」

「稀麥糊，」那人回答，他正在用一塊木片搔弄一隻瘦小狗的肚皮。

在那斜坡後面，不是指揮員偵察的那一個方向，而是在西北方，一架機關槍開始格格格地響起來，格利與吃了一驚，蹣跚下身子，望遠鏡在他的手裏發抖，另一架機關槍也在斜坡後面響了。一發砲彈滾過草原來。

格利與留下亭頂，縛緊背包，跑到前線的戰壕裏。

德軍機關槍卒發的前一刻，格凡·普羅克伐，洛夫正在對密科拉·乞勃里士咀咒，匆忙地挖成的



馬漢裏已經沒有餘地了，馬脫維·梭羅克克黑伏諾斯義子和密科拉吮着一桿苦草草，用他們的手遮着頭頭在睡睡，他們的鼻子伸在艾草叢中。伊凡·普羅克伐鐵洛夫的襯衫一直撕裂到胸口，他把兩腿盤起來墊在臀下，鐘錶似的坐着。他那一張小嘴的哥薩克人國險上含着忿怒和譏刺的表情。

「不要以爲你可和我講平等，外江佬。」普羅克伐鐵洛夫以斬釘截鐵的聲調說，他那強壯而下削的肩胛在他們的襯衫裏聳動。「我們在工廠裏是平等的，但在頓河可不平等……」

「你是一個獸子，」密科拉乞勃里士回答，他正在嚼一草芥叶。「難道因爲你是一個哥薩克，你的血就熱一點還是怎麼呢？」

「你不要試試看！一把德國騎兵會經試過一次，但是誰喝了你的血你不羞恥嗎？伊窩那·尼哥亭喝了你的血，外江佬……」

密科拉從容不迫地——他不能說得再慢了——回答：

「不要驕傲！你們哥薩克永遠是吹牛大王和小偷，吹牛大王和小偷，你們會永遠做下去……」

伊凡·普羅克伐鐵洛夫並不立刻回答。他微微地張開他的嘴，咬緊他那潔白而堅硬的牙齒，帶着一個輕蔑的冷笑，堅定地凝視着密科拉；一只被太陽晒黑的腳的腳趾插在發熱的泥土裏。

「省省你的唾沫吧，密科拉，你的侮辱不能壓倒我。」

看到事情再下去一定會使他們打起來，比較年長的馬脫維羅克就從容不迫地咳嗽一聲用勸導

開口吻說：

「你們吵得够了，孩子們。你們是來幹什麼的？你們都是工人，你們都是在爲蘇維埃政權流血。讓我們來抽煙吧……」

他們爭吵的起源是由於一個女郎，密科拉。乞勃里士的妹妹愛格麗露娜。他們都是尼士尼、契爾村人，但伊凡是一個普薩克而密科拉是一個「外江佬」。他們都離開了他們的村莊在一個工廠裏做工。伊凡開始咒罵密科拉是爲了愛格麗露娜在一個有錢的普薩克伊窩那、尼哥亭，一個著名的壞蛋和土豪那裏工作的緣故。

「哼，」伊凡宣稱，「我情願用我自己的手扼死我的妹妹亞嘉，也不願意讓她受這種恥辱……啊，你們外江佬……你們只是……」

密科拉受了挑釁，回答說，「外方人」的女子和普薩克的女子都是一樣，要是普羅克伐鐵洛夫的亞紐嘉一點東西都沒有吃，她也會爲了一塊麪包跑到那家人家去。就是這樣，一句還一句的，他們完全忘掉了女子，而開始算起帳來。伊凡被他的普薩克血液支配着，密科拉被他的農民的固執性支配着。

「不等到你們說完，你們就會打架，」馬脫維、梭羅克更進一步勸導地說，從口袋裏拉出他的煙袋來，「但是弟兄們，我們的職務是決定蘇維埃政權這個主要的爭端。」

正在這個關頭，德寧機關槍開始格格格地響起來。普羅克伐鐵洛夫像被燙痛了似的抓住他的來福

槍響出他的牙齒，迅速地回顧找尋那還看不見的敵人。士兵們翻滾到塹壕裏，火線上迷漫了那多量的火藥氣的烟朵。

指揮員格利興奔上來叫喊，別動隊左面的一門砲從伏羅士巴那面開火，砲彈嘶叫着落在他們的頭上。越過格利興站住了，他的兩肘緊挾在身邊，用望遠鏡掃視地平線。機關槍從兩翼格利興的愈來愈熱烈，愈來愈怕，好像爬得更近了……子彈在塹壕前面揚起一團團的泥塵，攻擊的展開完全出於格利興的意料之外。德軍不露面的在耙平單薄的紅軍塹壕。

一發重砲彈烏鳥的穿過天空，落到不遠的地方，騰起好幾噸泥土拋落在塹壕裏。格利興依舊又開兩腿站在田野裏，作一個英勇的模範。此外他就不能再做什麼了。整個草原都在呻吟，喧擾，顫抖。在他們前面的斜坡上，現在露出了鋼盔——德軍陣線迫近了。

兩個士兵把身體轉到地上，奔跑着離開塹壕。「回來不要臉的東西！」他在他們後面喊。還有一個士兵匍匐着爬開去，玫瑰色的骨頭觸出在他的衣袖外面。格利興奔到塹壕前面大呼：「同志們，堅持到底！」普羅克代、德洛夫抓住密科拉·乞勃里士的臂肘，把他拖走。「難道你不見嗎，你這該死的。」他喘息着大呼。「他們已經包圍我們了……騎兵……」

德軍騎兵，至少有一連從北方的高地上疾馳而來，繞過右翼，向後部抄過來。

伏羅希洛夫騎着他那匹越羆，小馬直衝到奔逃的人堆裏。他那凸出的眼睛裏含着緊張，禿頭威脅着。

他攔住士兵們的肩胛，用馬撞他們，呼喊着並揮舞着他的手槍。

「站住！好傢伙！回來！波波！羅！羅！克！普！羅！克！代！鐵！洛！夫！克！里！代！諾！斯！」

他像一個燈！似的在人堆裏衝來衝去，圓睜眼睛，張口叫喊，鬍鬚馬鬃，手撕裂襯衫，馬嘶枝疾馳……手槍對準了一個一兵的眉心……咀咒他們，拘捕他們，衝撞他們……

「站住！我要開槍了！前進……跟着我！」

他那堅強的意志克服了那一羣殘！勇！敢！，但是不知所措的士兵，他把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一瞬間，他變成了比他們逃奔更有力的焦點。他勇敢而堅強的騎在他那匹噴氣咬牙的小馬上，把士兵們吸引在他的週圍。

巨無爾！波！康！第一個恢復自制力，他塞一排子彈到槍膛中，轉過來抵抗，德！軍！伏！羅！希！洛！夫！和他那匹老毛馬邁！爾！聚集了幾十個人，他命令他們做一件必要的工作：一條線隊倒向騎兵開火。

德！軍！俯伏到他們的馬鬃上，在半公哩以外疾馳向後抄來；挺直的指揮刀在太陽光裏閃爍着。

伏！羅！希！洛！夫！衝上去繞着那些逃奔的士兵跑，現在比較容易把他們領回到那一排騎着開火的士兵那兒來了。其他的士兵也奔上來開火。一個騎兵在他們眼前傾側倒下，掛在馬蹬上橫拖直曳的被他，他的馬拉！着！直！奔！。

現在幾乎全副動隊都已經伏下又在倉卒地向騎兵開火了。馬上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翻下去，領頭

的那些騎兵用他們刀背鞭撻着馬尻，在高地後面折轉回去。

騎兵被追後退。伏羅希洛夫派一部份別動隊帶着兩挺機關槍到北面的斜坡上去保護砲臺，阻止再來包圍他們的企圖，命其餘三百個左右士兵衝上前去，阻擋那前進的德軍陣線。

他命令波康展開那面紅旗，跟在他的身邊帶到火線上去。他拾起一支來福槍，幾乎奔一般的挺身前進，毫不顧及嘶嘶地叫着的子彈。

德軍沒有預料到一個這樣的攻擊，他們的火力愈來愈急，愈來愈慌張了。

「殺呀！伏羅希洛夫大呼向前衝去。

「殺呀！波康吼叫着揮動那面旗幟。

「殺呀殺呀！普羅克伐鐵洛夫，克里伏諾斯父子，穆羅克突目提喚大叫跳上去擲手榴彈。德軍不待肉搏，拔脚就跑，一面開火，一面後退，他們逃了……

「同志們，跟着這樣一個指揮員，我們全像一羣羊似的被人宰殺……我們寶貴的鮮血將會白流，我們的家屬將爲我們空悲。」

「說得對！趕走格利興，我們不要格利興。」呼聲在怒吼。

在長途追逐德軍以後，他們編隊固守。現在，士兵們在星光之下，陰暗的草原上圍成一個圓圈，他們決

定需要一個聰明、勇敢和有辦法的指揮員來領導這樣險惡的作戰，他們並不選格利與……讓他代替那戰死的軍需官去管理軍需。他們異口同聲的決定選舉伏羅希洛夫當指揮員。

波康出去找他，把他領到圈子裏，伏羅希洛夫道謝士兵們對他的信任，而拒絕了那榮譽。

「我們不願意接受任何拒絕，我們要你當指揮員。」士兵們呼喊。

直等到他們喊噁了喉嚨，伏羅希洛夫才說：

「我們應守良好的紀律，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不應開會驅逐我們的指揮員。格利與是我們的首領，我們的命運都捏在他的手裏。要是我代替了他的職位，親愛的同志們，我就毫不留情把剛才這些呼喊的人都交到軍事法庭去。」

他的聲調非常嚴肅，他拒絕再說任何的話，圓圈變成這樣的靜寂，他們甚至可以聽到附近一個濕河裏狹窄的叫聲。格利與擠進圓圈裏，他激動得哽噎起來，用吞吞吐吐的聲調說：

「我是你們的指揮員……我要求你們服從……爲了這特別情形我允許你們開會，爲了我不能指揮你們，像今天所表現那樣混亂後退……爲了共同目標的重要……自願解除指揮員的職務……我國意成爲一個普通戰鬥員……我選舉伏羅希洛夫同志……同時，要是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要求他服從全體

的決議。」

#### 四

愛格麗諾提着一張潮濕的小蝦網和一只魚桶。伊窩那·尼哥亭跟在她的後面，他的鐵釘皮鞋棄棄作響。黑鬍子遮滿了他的臉，他從哥薩克帽的鴨舌頭底下，窺視極惡地凝視愛格麗諾被濕衣邊掩蓋著的裸腿，和那挺直強健的背影。他們正在沿著契爾河的堤岸走，這是一條美夏的小河，在長著稠密的灌木的兩岸中間奔瀉着，流入下面不多遠的閃光的頓河中。

不知道是伊窩那的年齡配不上她們呢，還是這時代已經變了，因為他從來不曾遇到過這樣硬心腸、驕脾氣的女子。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經馴服了好幾匹倔強的牝馬，在他全盛時代，當一個年青的哥薩克妻子從她沉睡的丈夫身邊逃出來，躲草堆後面，在黑夜裏等待他的時候，他曾經游過那條滿漲了的頓河。有一個黃昏，愛格麗諾正抱着一把芻草走過，伊窩那上去捏她結實的大腿，她嚴厲的回過身來，把他的手打得直飛，說：

「放手！我不喜歡這一套。」

「諾諾，輕一點……女人……」

「我最後一次告訴你放掉！」

「從濃密的眉毛底下堅定地注視着他，他願意用黃金來贖這樣的友人。」

「我不會向旁人去訴苦，可是我會給你吃一刀。」她告訴他，「我會這樣，你留神我的話，伊窩那·拉·里·維克。」

他向她叫罵，向她的頭，衣角一飄她就走到馬廄裏去了。他早就想趕走這樣的一只狐狸精，可是他捨不得離開她。

在河的那一面，幾只白鷺在爬上岸去；長角白臉的紅牛橫臥着，愛格麗亞和伊窩那一路走過去，他們看到瑪麗亞坐在小路旁邊。

她的小兒子正在河邊的沙灘上和旁的兒童遊戲；她的大孩子和幾個襖子推到膝蓋上的少年浸在冰冷的春水中，用一只篩箕捉小魚；契爾河畔的水草地，甯靜而又和慕。

當伊窩那走過瑪麗亞的身邊時，他突然停下來。

「彼得，對女人……你的孩子怎麼跟哥薩克孩子在一起玩？」他質問。

瑪麗亞抬起蒼白的臉，驚奇地問：

「他們爲什麼不可以呢？」

「爲什麼爲什麼？」伊窩那摹倣她，指指一只坐在沙灘的小狗，「你的孩子會吃那只母狗的肉。」於是他就走了，他的腳跟窸窣地響。瑪麗亞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愛格麗亞卻那分明懂得非常清楚。



她並不說，只輕輕地告訴夏亞：「我今天穿得過佳。」

當他們走到那架在剎爾河上的木橋前面時，他們遇到一個容貌強健的哥薩克騎着一匹小馬從道上過來。伊窩那·尼哥亭把手指伸在他的鬍子裏，等那個哥薩克過橋。那匹馬被那人沉重的身體壓得彎下來。那個哥薩克的身長和肩寬幾乎有伊窩那的兩倍大。他長着一個圓臉和一個圓鬚袋，筆直的連在一條有力的頭頸上。他穿着一件敞開的緊身背心，一雙舊長統靴子，和一頂紅帶子已經被汗汁染黑的哥薩克便帽。

「你好，伊窩那·拉里·諧維·支。」他含糊地說，並沒有下馬，只搖搖他的便帽，斜視着愛格羅·錫·手裏的提桶。「哦，提到了一些什麼？」

「你好，阿尼基·波立沙維·支。」伊窩那回答，他的牙齒閃着光。「請你不要說起捉到了什麼，只是幾條小鱧魚而已。今天有什麼消息嗎？」

「我看你們尼士尼·切爾的哥薩克要交壞運了！」阿尼基回答，眼睛骨落落溜動。「牡山羊告訴你，老差，牡山羊怎樣把牠的尾巴夾在腿縫裏……」

伊窩那把眼光移開，等待阿尼基騎過去。但是阿尼基坐在馬上用輕蔑的冷笑向伊窩那凝視在沙皇時代他已經是一個聲名狼藉惹是弄非的哥薩克，但現在他却把哥薩克的光榮一古腦兒都埋葬掉了。他成爲頓河峻峭的比亞地·依士本斯克村蘇維埃的一個委員。

「喂，你的馬太矮了，這不是哥薩克騎的馬。」伊窩那說。

「嗨，伊窩那，拉里諾維支，我們太窮了，備不起一匹再好一點兒的。兩年以前，因為我騎了這匹馬，竟長使我大觸霉頭……但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騎牠。」

「牠只能用來騎騎而已。」

「你不能用兩手來量氣力，我們也可以騎着牠作戰呢。」

「你們比亞地·依士本斯克的哥薩克要跟誰作戰？」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伊窩那知道阿尼基把談話引到危險的岔路上去了。當然，這就是他到尼士尼契來的原因。這個地方以前永遠是一區的中心和萬長公澤的所在地。但是現在，革命委員會却代替了萬長。

「我想這裏怕不會有什麼敵人。」他說。

「我很喜歡聽到這句話。」波立沙維支尖厲地回答：「可是我曾經聽到不同的傳說。」

「呀！伊窩那更使勁豎起他的耳朵。」你聽到些什麼？」

「傳說是這樣，格佛留夏·波梭夫有一天在你的院子裏喝醉酒，露出了一些口風……」

「誰都知道格佛留夏是一個傻子。」

「對極了：他是一個傻子，他曾叫：『你們等到十二日晚上，那時我們要騎上馬，不是有些花樣兒，便是』

是我們會跑到德軍那兒去……」

「我不知道格佛留夏叫的是什麼。」

「你不？」

伊窩那又把他的眼光從阿尼基那圓睜發光的眼睛上移開。

「好吧，要是你不知道，我們可以自己找出來……」

阿尼基用腳跟刺着馬腹馳下斜坡，在村街中消失了，那街直通污穢廣場上的白色教堂兩旁排列着二層樓的白墻粉飾的磚砌店舖。伊窩那直到這時才知道背着小蝦網站立的麥格夏普已經把他們的談話全都聽去了。他兇猛地向她大叫：

「瞧着眼睛幹什麼！你這狐狸精，現在你可以一家一家的去饑舌，把誹謗都傳出去！你要這樣幹，我就打死你回家去！」

瑪麗亞，她的兩個孩子，和像他的弟弟伊凡一樣憔悴、瘦削、大鼻子，但是脾氣要溫和得多的斯蒂本，果拉，正在黃昏時吃晚飯。他們並沒有點燈，因為他們沒有白蠟。有錢的哥薩克們從沙里津買得白蠟，他們可以從莫斯科而來的投機商人那裏買到，但是鄉下人已經忘掉用白蠟了，他們換一枚普通的釘得用一只小雞，或甚至一只小豬。

「在我們北方，瑪麗亞說，」鄉下人現在燒起木片來了。」

斯蒂本·果，果驚空地點點頭，他念頭轉得慢，話也說得慢。他覺得萬事無需乎躁急。他已經過了三年的嫁夫生活。現在他暮色茫茫中回家的時候，看到草舍已經打掃清潔，桌子上放着晚餐，而在桌子前頭一個愉快、恬靜的女人，和恬靜的孩子們坐在那裏等待著，覺得非常快樂。他的糧食足供四個人吃。

斯蒂本從一口搪瓷盆子裏掏起湯來吃，每喝一口以後，就把他的匙放下，慢慢地品滋味。阿列奧希加·果做斯蒂本用膳，碰碰他的弟弟，與他也把匙放下，慢慢地品滋味。

「我到蘇維埃去商談，他們允許我在教育局做些工作，」瑪麗亞說，但是他們並沒有十分把握……那兒有一個人似乎非常討厭……」

「何必忙呢？」構到來的時候，你可以找到工作，」斯蒂本又起一條乾魚，把肉從骨頭上扯開，他把一片給阿列奧希加，外一片給米希加。「但是你所說的那個討厭傢伙是誰？」

「書記我想是他，這個人叫波傑夫。」

「哦，那是搗亂份子格佛習夏的父親，我們的蘇維埃裏有幾個好委員，工會會長格里米契夫，高里夫和伯斯喀·波羅金他們都是挺有名的……現在跟他們交往還有些麻煩……」

瑪麗亞的嘴唇顫抖起來，但是她保持著沉默。阿列奧希加沙著嘴，纏繞他的弟弟耳語：

「你會噁死，你這傻子！不要噴，要咬……」

他們聽到院子鐵門的騾蹄聲，斯蒂本慢慢地把頭向門轉過去，格羅瑟那進來了，她只低頭鞠躬在旁邊一條橙子上坐下來。

「來和我們坐在一起，」斯蒂本說。

「我吃過晚飯了。」

斯蒂本急急向她一瞥，他們吃完了飯，瑪麗亞抹清桌子，斯蒂本蹶起脚尖走到神龕前面，那裏有一只白蠟燭和一盞沒有罩子的燈，擱在一個三角形的架子上，他從神龕後面摸出一張新聞紙，看下一條條來，從他的煙袋裏倒出一撮烟草，捲成一支紙烟，點上火，然後乾咳聲，咽一口唾沫，向格羅瑟那問：「你來有什麼事情嗎？」

她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急急回答：

「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到過這兒，天還沒有黑就騎着馬從另外一條路回去了，伯斯略·波羅金和高里夫看到了他，同時我聽到他們在伊窩那的院子裏喊：『都是一匹之貉，阿尼基迷不了我們。』格佛留夏·波樸夫也跟他們在一起，他配好一匹馬騎到蘇伏羅夫斯克去了。」

「那就是到馬蒙托夫那兒去……」

「是的，馬蒙托夫在蘇伏羅夫斯克，他是從下頓河區到的。我曾在乾草堆裏，什麼話都聽到了，他們甚至已經決定了日期……」

斯蒂本又乾咳幾聲，咽一口乾沫，以免洩露他的疑慮。

「是那一天？」

「他們將在十二日晚上備馬……」

麥格麗亞一動不動的坐著。她的兩手緊握著槌子。她的大眼睛在暮色中看上去好像黑色的過渡。彎曲的眉毛在她美麗的臉上顯出深黑的輪廓。

「或許你還是把瑪麗亞和孩子們送到遠處的村莊裏去好，斯蒂本。」

「是的。」他說。「我們必定得預算到這一着……不，瑪麗亞可以留在這兒，對婦孺他們不會打。」

## 第五章

伊凡·果拉和從彼得格勒工廠裏來的其他代表，正坐在書靜的人民委員會議辦公廳的一張長桌周圍。窗口外面，一隻莫斯科白鴉因爲找不到食料而啼叫。在克里姆林宮階的鐘樓上空翔翔。辦公廳裏的肅靜，櫻桃色的合布上的紙張，套着印花布的椅子，壁鐘遲緩的滴搭聲，這一切使代表們都很高興。蘇維埃政府在這裏有堅強的把握。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穿着一件破舊的短衣，簡單的服裝。他從邊門走進來後立刻關上門，轉上鑰匙。他略向各代表招呼，他們都站起來。

「請坐，請坐，同志們。」他在桌子角上的一只橡木椅上坐下來。那椅背高出在他的頭上。他迅速地掃視工人們瘦削的、起繃紋的、嚴肅的臉，從他那淡黃的、明亮、瞳孔縮小得像兩粒黃小米一樣的眼睛裏分明表示他已經成竹在胸。當他注意到伊凡·果拉的時候，他抬起他的眉毛。伊凡的大嘴正在歪來歪去的顫笑。

列甯翻尋放在膝蓋上的文件箱，取出一張寫滿了字的紙，把它放在他的前面，又抬起頭來。他的臉皮發熱，好像生過病一樣。

代表們都靜寂地凝視着他，有些人從同志們的肩上伸出頭來。他們有許多還是第一次看見他，他們到克里姆林來，請見他是爲着一件極端緊急的事情。彼得·格勒快要餓死了。農村裏現在甚至連有代價也不願意再供給穀物。饑荒正在無產階級的肚子外面一點一點地抽緊它的皮帶。

「把一切情形都告訴我。我們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說，同時又揚起他的眉毛，溜伊凡·果拉。「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

「他何還記得那句話？」伊凡·果拉默喻。他目瞪口呆地臉色漲得深紅，覺得不敢逼視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只好把嘴歪歪去粉鬼臉。

坐在列甯旁邊的代表，一個戴著鋼絲邊眼鏡的老頭子，把他滿是皺紋的手放在一張紙上，爽直地說：「事情看來不對了，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我們快餓死。我們要堅持到底，我們決不出賣我們無產階級的自由。但是我們很焦急，到收割還得三個月，而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吃，現在春天來了，孩子們却快要死了。我很擔憂，佛拉地米爾·伊里奇，女人們驚惶莫名。我們只想糧食。」

另外一個代表，一個肩膀寬闊，神色憂鬱，一縷深黑的捲髮拖到他的前額的漂亮的人，凝視着空中說：「彼得·格勒，各區照目前情形分配口糧，還可支持兩星期。在兩星期以後，我們就得開始餓死了。工廠



裏的工人比戰時少了一半或一半以上。我們並不對此有所怨言。無產階級的中心份子還存在。但是他們需要吃飽肚皮……」

其他代表不慌不忙詳敘饑荒的痛苦，和他們曾經如何去強迫私人麵包師在他們的麵包裏混合百分之十的水份。『結果慘得很，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我們把之放在手裏捏起來就膩有一把，可是這種質地的麵包，我們對每個人只發八分之一個。』

他們講到食糧管理局的混亂，那裏面混雜着秘密的饑荒組織者。在有些工廠裏，不滿的情緒已經爆發了，私語者正在工作着；你可以搗破一個人，但是兩個人就會來代替他的位置。偶然也派糧食徵收隊出去，而這些私語者常常設法被派在徵收隊裏，他們把一袋袋的糧食帶回到自己家裏來，然後在會場裏訴苦，說他們無論在那裏不能得到一點糧食……」

「給你舉一個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伊凡·果拉說，乾咳了幾聲，咽一口唾沫，『在我們的工廠裏，支黨部的書記葉菲莫夫差一點被打壞。翻沙開裏突然召集了一次會，你知道是幹什麼的？只聽得叫喊和怒吼。』葉菲莫夫把糖和麵粉藏在他的房間裏。』叫罵是這樣厲害，使人不得不相信這句話。我覺得事情看來不對了，於是跑到電話機那兒。真的，葉菲莫夫是在家。輕輕地，這樣別人就不會聽到，我告訴他：『出清。』」

「他問什麼事，我第二次告訴他。」

「出清。」

「他大笑道：『可是我出清到那兒去？』」

「我就命令他『出清！』」

「但說話的是誰呀？」他問。

「伊凡·果拉，」我說：「工友們來找你了。」

「他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回答說：

「他們爲什麼要我這許多麻煩呢？我可以到他們這兒來。」

「他就到翻沙開來了，他勇敢地走進來，四面看着，燃起一支紙煙。事後他告訴我：『我把我的頭指給高高的，可是我的心却像癡狂一樣的在撲通撲通的跳。』人們一看到他，就吼叫：『投機份子！你倒有新鮮牛油吃。』他們向他衝上去。當他舉起手來的時候，他們差不多要打到的身上。他一直等到他們噤了喉嚨，才鎮靜地說：

「『喂！做什麼？我的鑰匙在這兒。』於是他忿怒地把他的房門鑰匙拋在他們的牌前。『你們自己去搜，要是你們找到一片麵包，你們可以殺了我。你們去吧，我等着。』」

「二十幾個人跑到他的房間裏去，而他就站在那兒抽煙。」

「我們的孩子們垂頭喪氣的回來，羞慚地不敢看他的眼光。」

「這是我們所找到的東西，」他們說，他們給大家看一片發霉的麵包皮。

「他立刻臉色發光起來。」

「或許你們現在可以相信我沒有任何糖或麵粉了，」他說。「可是現在讓我們去搜一搜那些叫得最響的人的房間。」他指着凡斯喀·凡西吳夫，他們在兩天以前，剛才滿面淚容的隨着一個糧食徵收隊回來，他轉過來對着凡斯喀，並且對他講：「帶我們去看看！」

「他們找到什麼東西了嗎？」列甯急忙問。

「當然……麵粉和脂肪，廚房裏還煮着一只山羊。我們把糧食和山羊拖到會場裏，我可以告訴你，弟兄們都瘋了，他們尤其是被那只山羊弄昏了。他們喊：『我們的險在全世界人士眼前都被丟光了。』」

「不錯，不錯，不錯，」列甯反覆的說，不再聽着那個故事。「好吧，同志們，現在讓我來講一句話……」

「快講，」代表們說。

「訴苦對你們的事情不會有所幫助。情勢是嚴重到極端了，到處都是饑荒……饑荒壓斃工人的門，敲窮人的門……」

他用一種含糊的，近於抽象的口吻，寧靜地開始他的演辭。他的胸部緊壓在桌子上，兩手捧着膝頭上的文件箱，代表們靜悄悄地凝視着他那凹陷的，羊皮紙似的黃臉，壁爐幽閑地滴搭滴搭響着。

「這種種祇爲你們自己，祇爲你們的工廠取得麵包的企圖，只增加了紊亂。那決不是一種幫助，而只

時農村裏却有穀物……他的眼睛溜了一下那放在他前面的紙張上的數字：「那裏有足夠供人人受用的穀物，我們得到饑荒，並不是因為沒有穀物，而是因為布爾喬亞在逼迫我們到最後的、決定的鬥爭。布爾喬亞、富農正在破壞穀物專賣和麵包限價。他們對一切試想推翻勞工政權的人都給以援助。」他抬起他的頭嚴厲地說：「……勞工政權，工人們正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之基本的、急進的、第一個原則：「不做工，不得食。」」

他沉寂了一會兒，然後繼續說：

「十分之九的俄羅斯人同意於這個真理。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力量不可動搖的來源，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顛撲不破的保證。」

他推開他的椅子，把文件箱放下，站起來講他以下的演辭，他時時在桌子後面後退幾步或前進幾步。

「在幾天以內，我將冒險給你們彼得格勒的同志寫一封信……彼得格勒不是俄羅斯，彼得格勒工人只是俄羅斯工人的一小部份。但他們是工人階級的最優秀、最前進、最革命、最鎮定、最具有階級意識的支隊中的一個。在這個關頭，當我們的革命面對實現社會主義的實際工作的時候，由於現在這個基本的麵包問題，我們像白天一樣的清楚看到需要一個鐵的革命政權：無產階級的獨裁……」

「不做工，不得食。」我們怎樣來實行呢？這是像白天一樣的清楚，首先，國家獨佔是非要不可的。其次，對一切剩餘的穀物必需實行嚴格的盤存，而且必需加以適當的徵收……第三，必需在全體公民中間

有公平而適當的分配，受無產階級國家的統制，使較富部份無論如何不能享受利益。」

他開始猛烈地闔上文件箱上的鎖，緊蹙着他的眉毛，他看一看時鐘。

「好極了……你們說普梯洛夫工廠有四萬工人，但他們大部份都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臨時」工人，不可靠的懦弱無能的人……現在剩下一萬五千，但他們是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無產階級。」

「而這個革命的前衛彼得格勒和全國各地的，必須提出一句口號，必需像一個實證一樣的起來……它應當明白國家的解放是捏在他們手裏……它必須組織一支強大的「十字軍」去反抗毀物投機份子，富農，寄生蟲，搗亂份子，私受賄者……」

代表們已經不再坐在桌子前面了。他以一個手勢使他們站起來，而他們就圍繞着他，點頭贊同，滿腔熱情的喘氣。伊凡·果拉筆直立在前頭，睜大眼睛凝視着他和凝視着他那嘴角上浮着的一點激動的白沫，吐出堅決剛毅言辭的嘴巴。

「只有最前進的工人的羣衆熱情，才能拯救國家和革命，我們需要幾萬個最前進的，九煉成鋼的無產階級，要具有這樣的階級意識，能夠去向全國各地幾百萬窮人解釋情勢，並且把他們自己站在這幾百萬人的前頭……要這樣的鐵面無情，能夠掃除並格殺任何要受誘惑的人，舉個例說，如投機的誘惑。要這樣的堅決和專心於革命，能夠負擔「十字軍」的一切的重任。

「那比顯出幾天的英雄氣概要困難得多。革命是在向前進，是在生長和發展。鬥爭是在擴展它的深

度和面積。適當分配糧食和燃料，然後按工人和全國為範圍，澈底獲得最嚴密的計算和統制——那才是到社會主義的實質和主要的門徑。這不再是「總革命的」任務，而是一件真正共產主義的任務……」

伸出他的手指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把最後一句話重覆了一遍他的眼睛似乎在問：「現在完全明白了吧？」

伊凡·奧拉翹起他的大姆指宣稱：

「對的，那是一件明顯的任務。我們能够做，烏拉地米爾·伊里奇。」

「是呀，我們能够做。」其他的代表們響應他。

「同志們，蘇維埃十月革命的最偉大，最不可磨滅的功績，是由於最前進的工人會深入「民間」，會作為窮人的領導者，作為農村勞苦羣衆的領袖，作為國家的建設者這種種事實。但是，同志們，共產主義的革命開始以後，工人階級不能一下子就脫離他本身從地主和資本家社會裏遺傳下來的弱點和缺陷，但是工人階級能够克服，並且最後無疑的必然會克服舊世界和它的缺陷與弱點，要是敵人受到在困難和鬥爭中愈練愈強的無數工人軍隊的攻擊……」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點頭，似乎在說：要領在此。他後退一步，兩手的大姆指插在背心口袋裏，鋼線的縫紋從太陽穴蔓延到眼角上，他的眼睛裏閃動着悲觀和驕的光輝。

「好吧，現在……」他說。

伊凡·梁拉咳嗽了一聲，用了極大的困難才能約束他自己不伸出兩手去抱住這個人物——他們的朋友。

「現在，同志們，我們要起草一個確定的行動計劃，請坐下。」

## 第六章

糧食別動隊出發以前，伊凡·果拉和兩個同志到尼伐河去洗澡。彼得格勒平靜而美麗，只有那各處滿溢着的河水的潮流，攪亂了宮殿反映的倒影。那白色的廊柱，那花崗石的獅子，那油漆剝落的船頭，那彼得巴茨洛夫堡壘的金色尖頂，那蔥鬱地出長在它腳下的水灘上的白楊，都倒映在無底的深淵裏。

偶然會有一個肩頭背着糧食袋，或是手裏拿着白臘燭的行人，在那茅草開始從石縫裏萌出嫩綠來的雷卵石上笨拙地走過。遠處時時有一輛雷車隆隆地開來開去。澄清無烟的天空俯視着這半空的城市。

伊凡·果拉坐在那從堤壩上伸下去的石階的最後一級上，他的腳在水裏搖動着。他用指尖搔着他那赤裸的膝蓋，半閉着眼睛抵抗他腳前水面上的陽光的閃爍。

「是的，柴莫金，我的朋友。」伊凡·果拉對坐在他旁邊的同志說，那是一個嘴脣發青的少年，憔悴多疹的臉上正在脫皮。「不必担心發抖，那只會有益。難道無產階級是應該滿身垢污的出去嗎？我們已經征服了尼伐河，讓我們把洗澡作為我們的第一件工作。這是清水，於你有益。」



「呀，要是我們能够有肥皂來洗！」第二個同志科麥洛夫說，他也是赤着身體，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他們那晾在花崗石欄杆上的濕襯衫有沒有被風吹掉。

伊凡得意地繼續說：

「在沙皇時代到這裏來洗澡，警察早就會在鼻子上給你一筆，看我們已經戰勝了怎樣的一個王國！這真可驚！你應該隨便一點，柴莫金，我的朋友。太陽的熱力再加上清水可以補充你食物的不足。喂，你下去吧……」

「等一下，」柴莫金哭喪着臉說：「讓我們再稍爲坐一會兒，我會淹死的……」

「那正合式，你跳入水去，我把你拉出來。」

伊凡出其不意的用手把柴莫金露骨的背一推，那孩子就倒衝入水裏。科麥洛夫在他們上面大笑：

「你在訓練這孩子……」

「當然我是的，我們要隨別動隊出發了……我們得有很好的勇氣去處置富農、老哥。」

伊凡站起來有六呎多高，配着一個凹陷的胸膛，但一條有力的、彎曲的背骨，他伸出兩手，平寬到水裏。尼伐河好像在他身下隨着一陣水花打開門。他游到那手脚亂動、口吐水泡的柴莫金旁邊，抓住他的肩膀，游到踏級那兒，把他拉出來坐在他的旁邊。他用手掌抹掉大腿上的水。

「不但如此，像我們獨身的光棍，冷水又會把血都變冷……當我們到農村去的時候，可不要聽從花……」

言巧語……我們的弟兄失脚於這個弱點裏的是太多了！『噯，彼得格勒客人……噯，我們已經修好健康了！』

「你這兩個「噯」字是誰說的？」柴莫金問。

「富農的老婆，他們會弄到一些甜蜜蜜的小娘兒們來把你上當，等你已經軟化，離開你的崗位，把你的來福槍藏在更衣室裏的時候，主人就會出你不意的到浴室裏來！」

「拉夫倫道·科十洛夫在盧加就是這樣被富農殺死的，」科泰洛夫說。

「豎起你的耳朵，弟兄們，這樣我可以得到鐵石心腸的命令，這在我比你更難，柴莫金朋友，你只在背脊骨上吃了一下，但是我比你受得更多。」他先伸出一條腿，然後又伸出那一條。「到秋天，要是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無論如何我要告假回老家，回尼士尼·切爾夫。」

「去結婚？那麼你已經有一個美人兒在等着你了？」柴莫金的發青的嘴唇微笑着問。

「阿哈！一個真正的美人兒……我要把整條尼伐河和河畔的宮殿都獻給她……」

「我猜你是指愛格麗瑟娜，是不是？」

「好了，好了！够了！你到水裏去吧。你在說那一個愛格麗瑟娜？」

彼得格勒工人派出去的糧食別動隊走到最遙遠的農村區的破穀的村莊裏，他們沒有嚴密的行軍計劃，憑他們自己的判斷，各別動隊輕率地把他們自己投入農村沸騰着的革命中。

在一個村莊裏，一個被伏特加酒滲透的寄生蟲猶大召集了一個村莊會議，搖擺着他的鬍子，淚流滿面的請求忠誠的信徒們、寡婦和孤兒寬恕他的罪孽。「我的一切都是你們的。」他說。「主因為我們的罪惡在對我們發怒了，所以下這個禍患……但是我把我穀物交給這些有圖希維克魔鬼嘴還不如請你們每個人到我的教倉裏來拿兩普特，我們要團結起來，主會裁判我們的。」

在另外一個村莊裏，牧師威奇地緊蹙他那濃密的眉毛，站在佈道壇上叫喊：「你們看見共產黨帽子下面的山羊角嗎？要是你們沒有看見，還是把你們的眼睛睜得大一點罷。你們懂不懂？誰要是給他們一粒穀，就要在末日審判的時候爲那一粒穀受罰。」今天，請賜給我們日常的麵包——聖經上這樣寫，但是聖經中並沒有說到獨佔。」

在還有一個村莊裏，貧農們到晚上在果樹園或是院子裏，把強項的貧農切成碎塊，使村裏所有的貧農都陷入恐慌狀態。有些遙遠的地方，甚至「自由主義的」地主依舊佔着大勢力，薄暮時在走廊下談論着法國大革命、墾地時代、斯拉夫上帝尋覓的靈魂。

糧食別動隊會到村莊裏來，在村莊維埃門口擱下大車。他們會派人去請維埃主席，他來了，恐懼地對彼得格勒人的嚴肅的臉龐着跟蹤，他們會在一張桌倒置至的墨水沾污的桌子前面坐下來。他們會查

究村莊沒有交足穀物的原因，並且會「教育」主席本人，他們會不接受任何辯解，直截了當地落到問題的根源。說主席未曾把村裏的居民按照他們的階級因素劃分，他們會把滾滾的煙霧塞滿了草舍，在下一天召集一次全村大會。

伊凡·果拉和他的七個人的別動隊出發到離他家鄉不遠的黑土地帶密里羅伏。

驅着二輛大車到達康士坦尼諾夫村以後，他們就逮捕了村蘇維埃主席。正是一個從前的村警，書記是教堂的執事。從大清早起，整個村莊都圍繞着蘇維埃喧嘩地響着。

伊凡告訴他的部下：「當地富農會努力組織煽動工作。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你們不能開槍，除非到了最後關頭，跟我來兩個人，不要帶來手槍，去站在門廊上，其餘的留在房間裏。」

他走出去站在門廊上，四百個人左右的羣衆中發出嗚呼聲，有些人還帶着看上去很結實的從蘇維埃上拔出來的木棍作武器。伊凡對羣衆揮手，把他們當做一羣蜜蜂一樣：

「你們以後可以來恐嚇我，同志們，但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

談話的資料當然準備得很多。喧嘩的聲音沉寂了。伊凡直截了當的從關鍵爭起：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就是你們和我們……列甯親自叫我告訴你們，但是你們在幹什麼？你們選舉了一個滿身血污的劊子手，一個沙皇的警察格尼洽立波夫來當主席，你們並且選舉了一個教會執事當書記，他們是誰的代理人？格尼洽立波夫靠米脫羅金的救濟過活，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條寄

生蟲。而那執事是格尼洛立波的女婿，那就說明他們是誰的代理人，那就說明是誰把他們弄到村蘇維埃來的。他們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富農米脫羅金可以在這個村莊裏做一個小沙皇，給你們這個一普特，那個兩普特，而你們就爲着這一普特或兩普特奔到他那兒去。你們會比在專制龐皇古拉尼時代更奇醜地爲他作工，你們明白嗎？

「對呀，我們明白。」羣衆中有聲音回答。

伊凡把他的眼睛轉到發聲的方向。

「我想你們都不是這樣的傻子，同志們。我們彼得格勒工人掀起十月革命，並不是爲了讓米脫羅金、格尼洛立波、夫和所有他們的走狗稱心如意地吃火熱的油煎餅，而你們……」他開始用手指指點昨晚從車夫那兒問來的名字。「而你，伊凡·凡西勒維支，還有你，密科拉·密科拉維支，還有你，斯蒂本·密脫羅伐諾維支，會站在他們的窗口底下，眼睛裏含着眼淚，手裏拿帽子請求他們延期你的債務，因爲你的孩子們沒有東西吃。你們爲自己組織了一個蘇維埃政權，我的弟兄，謝謝你們……」

他的話產生了他所預期的效果。人羣後面又發出一陣噓噓聲，且有忿怒的呼聲喊道：

「你去教訓別人吧。我們對蘇維埃政權知道得跟你一樣多。你在替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工作……」

「誰說我們不工作？二十幾個呼聲兇猛地叫喊：『你這彼得格勒吃白飯的，你到這兒來搶我餵來搶掉農民的最後一片麵包皮！』」

伊凡昂然從門邊上走下來。

「你們說得對，」他叫道。「革命派我們來問你們要麵包。在前蘇維埃的武裝無產階級，正向你們要求麵包。他們快要餓死了，可憐蟲，但求你們的孩子們應該吃得飽飽的……他們並不向那些沒有的人求麵包。而是向你們要求，有錢的葉夫陀基莫夫……向你托里太可夫……向你米脫羅金……不要嗎？」他舉起他的手，呼喊者知道他們不會受擁護，而且無法走到門廊那兒，就漸漸沉寂了。「不要叫我們是根據革命的蘇維埃法律工作的……憑這一訓令的效力。」——他從他的短衣口袋裏拉出一張紙來揮舞着！——「我們逮捕主席格尼洛立波夫，因為他隱匿了會經當沙皇警察這件事實，同事逮捕他的女婿執事，他們要交到革命法庭去，憑了這一訓令的效力，我宣佈在明天重新選舉村蘇維埃……而新蘇維埃要把一切剩餘的穀物作公平的分配……對那些只有一點點穀物的人，什麼東西都不要，但是那些有很多的人，要分一部份給革命分享……」

他翹起他的大鼻子發燙眼睛，會場上大多數人點頭大笑。

全村莊在興奮的騾騾中忙碌一整天。到黃昏，村裏的音樂在那草原上刮出一條黑線的大道中走過來。一輪飽滿的落日正在牠們後面沉下去，那平射的光芒穿過塵埃，落在膨大的牛頭上，空氣中充滿了鮮牛奶的氣味。門戶格格地打開了，娘兒們互相招呼。

一發戰爭過後的村人開會，街道已無人遊，村人們依舊在村蘇維埃裏進進出出，碎地一聲順手把門關上，幾百張蘇維埃的報紙，鋪滿了地。別爾塔已經給蘇維埃主席的書記的職位換到了優秀的候補人，他有意意用他人在山中無所事事，而有才幹的青年，因積在富農農倉裏的穀物，穀粒已經估計了出來。一切蘇維埃的行政事務順利。

村蘇維埃前面向市裡請示公債，公債是東的北斗七星在一株高大的白楊樹上空照耀着。要是你不用城裏人的眼光，而用鄉下人的眼光，你總會辨別出一些不平凡的聲音，譬如說，那草原上遙遠的馬蹄聲，在這樣的早晨，響與疾馳一番。

別動隊的軍醫日利金出去發糧食，帶回來麵包、雞蛋和酸牛奶。科麥洛夫、齊林、沉默寡言的歐波爾兄弟和貧血瘦弱瘦弱的胡狄夫金（他們都是同一工場出來的普羅洛夫工人）吃了晚飯。伊凡·果拉把百藥膏做掉。

「這些土匪的胡言真要把你們噓死，」他說。

夜——黑咕、洞洞、靜靜，甚至連狗都停吠，白楊樹懶洋洋地沙沙的響起來，柴莫金報告院子裏有一所精美的小倉庫，被賊拿走了，但倉庫裏木頭面清淨。

「門才剛開，第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什麼也不帶什麼東西，我告訴她拿一點菸草來，」他又說。

「一個女人在外面，」日利金問道。

「她的碎步得上算朋友，隊長同志，我先把她試一下。」你在這兒喚來喚去幹麼的，大屁股！我問她：「你可會準備好一盆浴水沒有呢？」

「這麼蠢！」伊凡頓脚大笑，「喂，你們以為怎麼樣，弟兄們？我們去睡在小舍裏嗎？」

他們都認為大概沒有什麼危險，但爲安全起見，他們決定輪流守衛。他們收拾起剩下的麵包、文件箱和來福槍走到小舍裏去。這裏當然又好又靜，那扇東倒西歪的破大門外面，長着新生的茅草，一陣陣送進青草的氣息。

「但你真的坦然把洗澡的事問她了嗎？柴莫金！」伊凡問。

「阿哈！要是她說到洗澡一個字，我想我會立刻逮捕她。」

「獸子！」

伊凡搖搖頭。他開始脫他的靴子，但他想這真是不必要的。歐波爾兄弟中的一個拾起一枝來福槍走到門口，七個人躺下鋪在地上的單薄的墊草上。立刻從鼻子裏發出嗝聲，呼呼入睡了。

伊凡最後一個念頭是覺得歐波爾已經在門口站得疲倦了，因爲他在外面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笨重地依靠着小舍的邊沿，在他的頭上，伊凡看見橡簽昏暗的輪廓，和頓河上光亮地照耀着的大星。

伊凡突然撐起來，沒有睜開眼睛：他覺得他聽到有什麼東西碰在小舍的牆壁上，接着是一聲呻吟。但當那門砰地撞進來的時候，他完全清醒了。一聲野獸似的吼叫激怒了黑夜。他跳起來伸出他的兩手，一



個汗酸氣的人撲到他身上，兇猛地抱住他，把他牽下去。一瞬間，一把尖利的刀鋒潤濕地刺到他的頭上。

### 三

當他們發現紅軍已經在科諾托普被擊退以後，盧根斯克第一別動隊從伏羅士巴後退到靠近喀爾科夫的奧斯諾伐車站。

在喀爾科夫，工人別動隊、軍需品、機器和工業原料，都在急急地疏散。頓尼茲·克賓伏洛格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頓河流域布爾希維克政府——也已經準備遷移。

當德軍開始進攻的時候，人民委員會議主席阿爾頓送了一通哀的美頓書給德皇威廉，警告他，要是與烏克蘭毫無關係的頓尼茲·克里伏洛格共和國的國境遭到破壞，共和國將認為它已經和德國入於戰爭狀態。

這件寫在一張回開紙上的，蓋着一枚污黑的淡紫色餘記的公文送到了進攻的德軍總司令艾康將軍那兒。翻譯官把這聲可憐的公文對將軍讀了三遍。

「這是開玩笑嗎？」他問。「阿爾頓同志先生認為他自己和德國入於戰爭狀態？」有好一會兒，將軍不知道究竟應該發雷霆呢？還是伏在椅子的靠手上笑得眼淚直流。

但又不宜不顧情勢而向內退縮。德軍人從而認為它已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了。政府遂移兵於威斯特法倫，其目的在於防禦德軍進攻威斯特法倫的王國區。

兩方面均無力發動的力，五隊則繼續向前進，加上洛德陸和匆忙地組織成的工人別動隊，總數還不滿兩萬。

在德軍第一公團擊退六隊進攻力之下，德軍退到喀爾科夫以東，守住自南至北的一條鐵線。軍統率的第五軍向威斯特法倫對北進，威斯特法倫擊退德軍；第三軍駐於洛左代；第二軍駐於西克爾尼科夫附近；而南長團擊退力自威斯特法倫對東進，威斯特法倫附近的草原中的，是第一軍。

喀爾科夫向威斯特法倫對東進，威斯特法倫對東進，恰在第一軍和頓尼茲軍的陣勢之間，在這個地帶建立一個堅嚴嚴閉的陣勢是必需而刻不容緩的。

這樣一團陣勢，可出伏羅希洛夫的盧根斯克別動隊為核心，它在接納着奧斯諾伐車站。這一核心加上了庫喀雷德軍下的喀爾科夫共產黨團的隊。當時并決定購買軍備所統率的舊第五軍。沿着喀爾科夫向威斯特法倫進的工團別動隊也會加入，這個各部隊的新集團定名為第五軍。經額尼茲·克里伏洛格政府議決，伏羅希洛夫被公為第五軍軍長。

伏羅希洛夫仍在長斯諾伐車站開辦組織他的軍團。但局勢的發展對他太快了，德國大軍已經進近喀爾科夫，威斯特法倫別動隊和共產黨別動隊只得與其斯諾伐退到下一站齊米夫。

了。  
在這個緊要關頭，消息傳來說雪佛的第五軍不能和伏羅希羅夫的隊伍聯合，因為軍心完全渙散

了。  
「士兵們不依照軍隊的動作，却一羣羣的放棄了他們的陣地，在河裏捉魚……」報告說。「各線步哨都在玩紙牌或睡覺……各種的門窗都佈於前線活動。激烈的槍聲不絕，無法斷定那裏究竟只是暴徒在故意浪費子彈呢，還是真正發生了戰事。」

#### 四

全部軍需品都完全從喀爾科夫撤退出來，德軍佔領了控制城市的山頭，開始向車站開砲，幾輛重載着的貨車不顧死活地移到車站門口，沿着那荒涼的街道零星的射擊在屋頂上叫囂着，可是最後一列火車的最后一輛車頭依然靜靜地停留在月台上。

火車之所以停留是因為沒有人能夠發覺第五軍少壯的參謀長高里亞·魯特尼夫，伏羅希羅夫會派魯特尼夫去幫助那負責喀爾科夫撤退的軍事工程師魯克伊洛夫。那傢伙有三天沒有睡覺，顯然他已經把自己倒在什麼地方在打瞌睡了，士兵們在空車破破的窗口裏焦急地張望，司機員在他的車頭上大喊：

「你們這些該死的，難道沒有眼睛的嗎？德軍已經包圍橋墩了，我們……」

倍克伐洛夫站在客車旁邊，鼻子裏忿怒地噴着氣，從山頭上射來的砲彈落到路軌上。一所很長許木質倉庫在燃燒和冒烟，一個因缺乏睡眠而兩眼腫漲的電報員——最後離開車站的人——突然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拚命揮手。

「沙皇待軍室裏有一個傢伙在睡覺。」

到待軍室必須跑過那方塊，而那裏，爆發的砲彈所轟起的破碎的直柱正在飛旋，在那空虛的，紫紅色的大廳的寫字檯上，魯特尼夫睡得很熟。他那漂亮的頭無掛無慮地枕在他的臂肘上。他們搖動他，把他坐起來，但他只搖搖他的頭。他們把他挾在臂膀裏把他拖出來。到客車附近他才伸出他的臂肘，睜開他那藍色的眼睛，十分清晰地問：

「幹麼這樣大驚小怪？」

「該死！倍克伐洛夫鼻子裏噴着氣說：『在你睡覺的當兒，德軍已經佔住橋樑了。』」

「妙極！我準備好了。」

魯特尼夫打着呵欠，嘴吧還沒有闔攏，他就兇猛地張望四週。他向車頭奔過去，攀上前月台，那兒已經架起一挺機關槍。

叫喊從所有的車廂裏飛出來。

「開車！」

火車加緊速率迫近橋樑，路基上有載着鋼盔、穿着灰綠色制服的士兵，魯特尼夫開始用車頭前面的機關槍向他們掃射。灰綠色的人們像著從路基上傾瀉下去，火車衝得更快，沿著客車發出一陣格格格的火花。

轟隆隆地開過轉轍器，子彈從窗口和輪在車頂上的士兵那兒閃着光，火車被烟霧捲裹着，像一陣暴風似的馳過那隱伏著的德國兵，隆隆地越過橋樑，彎過一個拐角就消失了。

## 五

在齊米夫附近，德軍騎哨炸毀了一座橋樑，截斷了從喀爾科夫撤退的兵車的後路，當一列鐵甲火車從鄰近的車站出發去援救的時候，德軍又毀壞了後面的路軌。喀爾科夫兵車和鐵甲火車被網羅在一個陷阱裏了。

共產黨別動隊的士兵——約莫三百個左右喀爾科夫工人——從最前一列火車裏擁出來，他們看見齊米夫鎮後面的斜坡上發出一陣褐色的塵土，德軍愈益迫近了。

「立正！」一個臉色鮮紅，穿着一件緊身皮短衣的青年，竭力提高他那旺盛的嗓子，對排隊不整的士

兵們吼叫：「立正！挺起胸膛！辱罵德寇磚上的豬一樣跳來跳去！向右看齊！不要慌張！德軍甚至還不會和共產黨別動隊戰鬥過呢！」

那喊口令的是威爾遜，他用英語對每個德兵們自己集合起來，突然立正，維持秩序和紀律。  
「樓閣分開步——走！旋手到我旁邊來。」

他走在別動隊的前面，把他的指揮刀指着白楊樹，泥牆的草舍，柔枝編成的籬笆，和德軍發射着愈來愈密的火力的溝壑。

「不准在彈雨下臥倒！起來用刺刀對付他們，弟兄們！」

別動隊在市郊的牧場上散開，他們像瘋人一樣的衝上去，掠過籬笆，射擊和呼喊掩沒了熾熱的機關槍的格格聲。德軍陣線不待肉搏就開始匍匐退避。鐵甲火車向出現德軍騎兵的斜坡開砲。騎兵紛紛逃失了。

快到黃昏的時候，路軌修理完竣，兵車開始向東移動，在大站和小站上，被德軍進攻逼退着的煤屑盤類的礦工和農民向火車通過。瘦骨尖銳的女人們把一筐籃架，筐被背，筐就頭從窗口裏丟進去，把孩子們塞進去。有一個女人，緊抓着一條魚鉤地阻攔着那母牛的身軀，流着眼淚要求：「把牠也裝進去，好兒！容納我靠此爲生的一線希望。」

工人別動隊和游擊隊補充到梯形縱隊裏，當他們到達古柏陽斯克的時候，火車的數目快增加了一

備但當那幾乎延到一哩長的草原和草頭的行列開始通過時，他託候站時，德軍又從南方的草原上出現了，而這一次他們以大聲迫近過來。

## 六

德軍在各地的前線同時進攻，儘管紅軍別動隊有火一般的戰鬥意志和不讓敵人鑽進頓河流域心跡的決心，但指揮方面却極端的混亂，總司令部發出命令，但是那五路軍的軍長們却依照他們自己的判斷，配合當地的情勢和各別實際的條件來作戰。

頓尼茲軍約有一千人左右，駐紮在表表，沿鐵路線南面，撤退正在進行着，而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軍却正在組織當齊茲附近發現德軍斥候隊以後，頓尼茲軍長就請求增援。

參謀本部把龐大的列那明斯別動隊派到他那兒去，共乘四輛火車，伴着歌聲和響，果口當擊到來。根據過去經驗的教訓，軍長不聽它進發，別動隊在貨車裏擠出來開始在那架在羅斯科河上的橋樑附近的收兵上召開大會，一切預使他們稍微恢復秩序和強迫他們守住前線的企圖都沒有用。他們大呼，他們自己知道在什麼地方及怎樣法和德軍作戰，他們堅決前進，要求應該把軍長交給他們處置，而最後，便驅河向希爾開火，專精變破非去召一輛載甲火車來不可了，在載甲火車的大砲掩護之下，軍長把槍自

已將巴爾姑勒揚的軍區從業上撤回，向東後退。

齊那明斯基別動隊擁上它的火車，開始沿沿鐵路線經過鄉村和市鎮，乘機放棄了。向南在海左附近展開的第三軍右翼，變成空虛。

正當在那個時候，第三軍開始前進，軍長向參謀本部報告：

「本軍所有小隊皆已下車，進攻秩序頗佳，謹以全體別動隊之名，第三軍宣佈決不『後退』。但本軍總計僅有五千人，並無後備隊，左右兩翼皆無保障。」

受到第三軍猛攻的壓迫，德軍派了鐵甲車、坦克車、德國步兵和烏克蘭雜牌騎兵來增援。但第三軍的無產階級別動隊和遊擊隊粉碎了德軍不可克服的觀念，繼續戰鬥，把他們趕回夫，奪得無數俘虜、機關槍、軍旗、大砲和鐵甲車。

進攻繼續了四天，不曾停止一會兒來吃飯或睡覺。第三軍疾馳前進，遠越總防線之前。後備沒有開到，沒有一個人去替換那些精疲力盡的士兵。

在四月十九日的早晨，德軍進攻列爾大隊，金半宮大隊，蘇維埃第一大隊等紅軍精銳的沒有掩護的側翼。同時德軍騎兵突破了中央陣地，兩翼個強地環擊。在那一次戰役中，第三軍喪失了一半實力。在列爾大隊的掩護之下，殘餘部隊開始撤退。

到了黃昏時分，他們已經撤退到敵軍射程之外。但是，整個光榮的列爾大隊，生還的只剩下十幾個頑



戰場上的英雄都是受了傷用破布包裹着。

駐紮在第三軍以南的第二軍也後退了。軍長在絕望中向參謀本部報告：

「爲軍長而無軍隊，或有軍隊而須到處設法以一人二人招聚，實無意思之至。此種別動隊與軍團毫無連繫，不堪堅決抵抗。一遇戰鬥，即將乘車沿鐵路線逃亡。」

## 七

當德軍出現於第三軍的火車正在通過的斯伐託伏車站時，那兒只駐紮着哥斯鐵米洛夫統率的精銳而混雜的別動隊。伏羅希洛夫那時正在防守盧根斯克，在指導並配備別動隊，從鄰近的村莊裏招募志願兵。哈特曼工廠日夜趕造着鐵甲車和鐵甲敞車。從中國工人中也組成了幾個聯隊。

德軍在早晨三點鐘攻到斯伐託伏車站，鐵甲車的車頭在晨曦的草原中吼叫着，在黎明前的寒光中，可以隱約看到雜牌騎兵隊。德軍步兵陣線向前推進。大砲的閃光照亮了草原。

穿過斯伐託伏向東移動的兵車，奔命在奮鬥。電報飛到了伏羅希洛夫的身邊。哥斯鐵米洛夫別動隊的中心份子包含一百七十個士兵和四門野戰砲。右翼是「閃電」游擊隊，帶着兩門放在臥車上的小鋼砲。驛車站半埋路的左翼是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員的兩個別動隊，他們躺在壕溝裏，由兩門安放在側路上

的大砲掩護着。

在漫長的曙光中，當他們看見被砲火映出側影的德軍鐵甲車向他們飛奔過來的時候，最前一排的社會革命黨黨員潰散開來，丟掉他們的來福槍，臥倒在彈雨之下。看到這種情況，哥斯鐵米洛夫向鐵路軌道，向機關槍疾馳過去。

「向逃兵開槍！」他指着逃奔的士兵對機關槍手兇猛地呼喊，旋轉着他的癩狂的馬。在前後兩重火力之下，社會革命黨黨員臥倒在他們的大砲旁邊，驚惶被阻止了。主幹別動隊的四門野戰砲，鐵路路基上的機關槍，「閃電」別動隊的小鋼砲和機關槍，都向德軍鐵甲車和展開在他們後面的雜牌中隊發射過去。

有一輛鐵甲車突然停住，傾覆在一邊，還有一輛裹在烟霧中燃燒起來，還有一輛像瞎子一樣的躬着圈子，然後翻轉了身。雜牌騎兵退回草原上。在西方，一輛載着游擊隊援軍的火車，冒烟吼叫開過來。六門鋼砲在斜坡周圍閃着電光，向砲位、車站和迫近來的火車開火。游擊隊開始下車，但是士兵們巡邏不前，兵車在砲火下逃走了。

太陽升到滿佈塵土的草原上，升到車站上，裹在醞釀砲火的烟霧中。德軍繼續猛烈轟擊。哥斯鐵米洛夫現在只有兩門砲和不到一半的機關槍在作戰。社會革命黨別動隊已被消滅。最前進別動隊的一百七十個士兵，剩下的還不滿一百。所有拖砲的馬匹都被打死了。德軍鐵甲車和雜牌騎兵又上前來進攻。哥斯

鐵。洛天下令把這下的兩門榴彈手炮着裝在車皮上，別讓敵則一直堅持到最後一車軍需品離開車站為止。

「堅持到底，弟兄們！我們車皮車作個不讓將我們的革命財產落在敵人手裏！」

在鐵路線的東端，德軍那輛車頭所能達的最快的速度，馳來一列只有幾輛貨車組成的列車，它發出陣陣恐怖的路軌聲停住了。然後德軍那輛車頭開來的一百五十個士兵從貨車上跳了下來。

於是，在那車皮上的兩門榴彈炮和四門電口別動隊隊車上的兩門小鋼砲的掩護之下，這一百五十個人和榴彈炮着裝的兩輛車皮車離開了。他們幾乎全部都已受傷，震擊——開身肉批，把德軍和烏克蘭軍再度擊回去。

到下午兩點鐘，德軍那輛車頭停了，全車軍需品除大砲，朝着卡巴尼車站，向東後退。伏維希洛夫的隊伍，約計兩千人，去配手砲已經在盧賓斯克機關到那兒了。

## 八

他的鬍鬚亂蓬蓬，他的頭包紮着，再將鐵米洛夫衝進軍長的車廂。伏維希洛夫和魯特尼夫正坐在花車中研究一張地圖。

「是定」哥斯鐵米洛夫大呼「把你們的鼻子插到地崗上去罷快下攻擊令」

他的臉頰抽搐着，他那忿怒的，猛烈地燃燒着的眼睛暫時隱藏在眼皮底下，像月亮隱在一朵雲後面一樣。

「該死的東西！我們今晚就能打爛他們！我們要把他們斬成肉泥！該死的東西！」

他伸出他的手掌，在那小小花車中踱來踱去。他嗅到強烈的汗酸臭和火藥味。

「坐下來，伏羅希洛夫說：「抽一支烟。冷靜一點。我已經派一隊斥候到斯伐託伏去了。情勢非常嚴

重。」

「滾你媽的情勢嚴重蛋！你是那一種軍長？該死的東西！應該進攻！那就是全部情勢！」他野蠻地斜着眼睛一看魯特尼夫。「跟你在一起的是誰？你的參謀長嗎？給我半杯伏特加，參謀長！我要噶死了！該死！」

他突然把他那包索着的頭，擱在那放在桌子上的污穢的兩手上。他磨着牙齒。伏羅希洛夫用眼睛命

令魯特尼夫去拿伏特加。然後他站起來，伏到哥斯鐵米洛夫身上。把他的手按着那指揮員戰慄的背脊。

「到我的臥車來躺一下，你已經做够一天的工作了。」

「唉，矮子生的，矮子生的，」哥斯鐵米洛夫咬緊牙齒反覆地說：「他們給我們幹了些什麼……不！不！」

他向後倒過去，大敲他的拳頭。「豬羆肥蟲，我要親自用這兩只手拿一挺機關槍對準他們……」

一口飲盡了酒，當那玻璃杯還在他的牙齒中間格格地作響的時候，他就立刻平靜了，他的兩臉停止

了抽搐，他的眼睛漸漸地呆滯。伏羅希洛夫又在地圖前面坐下來，鎮靜地，嚴肅地說：

「形勢是這樣。德軍第五軍和第三軍都在後退。第一軍已經瓦解了。到傍晚我就會知道雪佛在凡路那的情況。但他大概會向北後退，參謀本部堅執要我應當奪回斯伐託伏，我一定完成這個軍令。但是我明白，我們已經存在一個活結裏面了。明後天我們會退到盧根斯克。我們多分會把盧根斯克也放棄給德軍。看地圖……這是他們所在的地方……」哥斯鐵米洛夫把他呆滯的眼光定着在盧根斯克西南的一點上，軍長正用他的一只堅定的指尖在那上面劃一條線。

「德軍在向第伯爾希夫進攻。他們將從那兒突擊立卡車站，而我們後退的路線就會被切斷。」哥斯鐵米洛夫把他那露骨的肩胛直絆到他的耳朵上。「我們主要的工作是保持我們血肉之軀的軍力。我們後退，但是我們會回來，不是帶着游擊隊，而是帶着一軍團。讓我們自己被切成一段段，一節節，可不是鬧玩兒的。現在你懂了吧？」

## 九

頭髮在眼睛前頭絞纏着，阿列奧希加·喀拉雪娃去着腳滑鞋向伊窩那的院子奔去。他在遊息時間，在學校中跑到蘇維埃那裏，瑪麗亞現在正在宣傳部中工作，他的母親會叫他送一封信，滿了郵票的，剛才

送到的信給德烈，並且告訴他得急快發好。

街道空無一人，只有兩三間房屋。有一所破頭破破的屋子外面，幾匹駝鹿全齊繫在白楊樹上的葉在微風裏沙沙地響着。那裏的狗兒，頭兒低低地垂着，正在櫻桃園中掘土覆到樹根上去。牠用頭巾把起腳的狗兒，用牠的頭巾把起腳的狗兒，把牠們封上垂下來的一條郵票。

「我聽不見。」她低聲地說：「你快發好。」

她在一堆伐倒的木柴堆上坐下來，兩手抱着她的膝頭，當露在她的前面的阿列奧希加吞吞吐吐下去的時候，她那黑黑的眼眶裏，她的臉變成灰白色。

「你快發好。」她低聲地說：「你快發好。」

你好嗎？你的近況如何？我時時想念你。我！爲我早就會看到你，但我不能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頭上的傷痕與痛苦，我的臉兒也已經接了起來。在康士諾夫加村，富農殺死了我們整個別動隊，晚上在小房裏自殺。我死了。我死後一活下來的一個，我現在還驚異着我的幸運，事實只是因爲我不斷地死，我終於死在康士諾夫加村裏。我請求不要把我留在康士諾夫加村，因爲那裏的，他們不但不肯救我，才甘心。我對我的同鄉們很抱歉，他們是勇敢而熱忱的一批人，你不合於我的要求。他們是當你的男兒，他和他像畜生一樣的被殺死了。我應歸咎我自己沒有救他。當我於一連串的時候，我終於康士諾夫加村的富農作一次嚴重的談判。再

會，愛格麗諾·康德拉梯夫。那在醫院裏沒有事情可以做，所以整個的時間我都在想念你，原諒我。

伊凡·果拉敬上。

阿列奧希加拉起他的眼睛。愛格麗諾低垂眼皮坐着；她的嘴唇發青，臉色死灰。那孩子騷慌了；他小心地把信箋和信封放在她的膝蓋上，一聲不響地溜出櫻桃園，一到街上又跑起來，頭髮向後一飄一飄，假裝他是一匹馬，甚至默默地誇着「趕快」催促他自己。

在那繫着馬的白楊樹旁邊，安特烈·科穆拉波夫和伏克達米·里亞皮契夫，兩個會歷沙場士兵，正在鬱鬱地站着。

猛烈地撞開了門，第三個人向他們走過來。阿列奧希加對他自已說一聲「呵呀！」掃定他的腳跟，站下來看。第三個人是阿尼基·波立沙維支；他縮緊寬大傾斜的肩胛，活像一只熊一樣的走過來，他的圓臉好像紫銅色，覆着一叢卷曲的頭髮。

「你們得了一個括括叫的蘇維埃，哥薩克們。」他用像銅鎖一樣的聲音說：「他們只等着出賣你們。」他解開他的馬，跳到馬背上。其餘二個人也解開他們的馬，蹣跚了上去。

「喂，哥薩克，繞着村莊跑。」

他們奔馳着出發了。阿列奧希加看着他們的馬蹄下飛起來的灰塵。安特烈·科穆拉波夫的倔強的「蹣跚」着，一次又一次的想去撞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的小馬，哥薩克們轉過拐角就消失了。

美格靈靈急急忙忙溜得走來，她那褪了色的短衫在膝蓋上嚙嚙作聲。

「阿列奧希加」她喘息着呼喚。「你跑開幹什麼？」她抓住他的肩胛。「把它再念一遍……或許你遺漏了一些事……」她俯身以失去光澤的眼睛向他凝視着。

「不，我把它都唸了，格普加。」

「真再給我唸一遍……」

越過契爾河來遠處的鈴聲，馬蹄的踐踏聲又逼近來了。一霎時後，科樓拉波夫和里亞皮契夫從拐角上繞過來，猛烈地馳入到村蘇維埃去的街道中。接濟，波立沙維支也衝過去了，但一直沿着那條伸到頓河去的道路，朝比亞地·依士本斯克村跑去。

美格靈靈靈看見阿列奧希加和瑪麗亞瘋狂地從村蘇維埃奔到斯蒂本·果拉的小屋，亂找那個小孩子。一只瘦弱的長脚狗熱心地領着她這果樹園，那兒被槍聲騷慌了的米希加正在一株櫻桃樹下啼哭。斯蒂本·果拉也從田間奔回家來。他門上那扇通到門廊上去的門，在窗口旁邊坐下來，這樣他可以

看到街道。

「這是蘇伏紐夫斯克的哥薩克。」他說，「他們在企圖擊事，已經到了兩三小隊……前夜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就是說，他們在這兒有內應……」



村外響着槍聲，街道完全沒有一點生氣。一只公雞突然撲着翅膀衝過，斯蒂本緊蹙着眉頭，頭腦昏昏地對他說：

「你還是離開窗口好，斯蒂本。」

一個騎兵伏在他的馬鞍上，跟在那驚駭的公雞後面衝過窗口，槍聲響得十分近，好像穿過了屋角。米希加奔到他母親的膝頭間去，愛格麗妮娜站在火爐前面說：

「他要逃走了，那是庇奧加·伏斯脫絕地莫夫，革命委員會的書記……他弄到了一匹好馬……」

十個長着鬚子的哥薩克，穿着條紋褲子和有肩章的挺直黑短大衣，疾馳着追趕他，站在鞍轡上，古裏古怪地揮指揮刀。

「蘇伏羅夫斯克壞蛋，」愛格麗妮娜又說，「鬆開爪。」

斯蒂本捧笑着搖搖他的頭：

「現在注意……他們會着手襲擊外江佬……」

阿列奧希加並不怕槍聲或拿着指揮刀的騎兵，但當斯蒂本說：「他們會着手襲擊外江佬」時，他覺得他的肚皮裏面有點古怪，就走到愛格麗妮娜那兒去，攆在她那結實的大腿旁邊。

現在街道裏顯出了生氣的痕跡。側門砰砰地打開，老哥薩克從門裏走出來開始談話，雖說並沒有敲離他們的小屋。伊窩那·厄那志穿着佩刀全備的藍絨哥薩克制服，從幾乎正對着斯蒂本的小屋的門裏

走出來。衣服緊緊地貼着他的兩頸，他那枯黃的，卷曲的鬚子像烏鴉的羽毛一樣的閃爍着。他挺出他的鬚子，漲紅了他的臉，他對他的鄰居們大呼：

「正是好機會！」

「你說得對，」他的鄰居回答：「這種瘟疫早就應該剷除了。」

「頓河，鶴立雞羣，將來還要鶴立雞羣！」伊窩那大喊：「共產黨不能吞沒我們……！」

站在門口的哥薩克們聚集攔來。伊窩那的牙齒和那淡藍色的眼白閃閃發光，他裝模作樣的把他的手舉到他那破舊的哥薩克帽沿上。一小隊哥薩克沿街馳過，在他們的前頭，馳聘着一個高大的軍官，長着寬闊秀美的鬍鬚，穿着一件銀色襟章的白色呢呢，套式上衣，戴着一頂白羔皮帽。莊嚴地左顧右盼，他勒住那匹騰躍的黑駿馬，向哥薩克們致敬。

「馬蒙托夫，」斯蒂本訥訥地說：「看呀！」

方場上，在白色的教堂和白雲粉飾的，磚頭造成的店鋪中間，幾百個尼士尼·契爾的哥薩克都穿着制服，掛着佩刀，鬚子梳得光光的，站着聽馬蒙托夫將軍演講。當他坐在馬上發言時，哥薩克們都下了馬。他的嘴脣嚴肅地噉起着，格佛留夏·波樸夫拉着將軍的馬韁繩。

在前排，村茲維埃的幹事們神氣活現地站着；他們之中有瘦削的，頭髮灰白的主席波樸夫；矮着赤髮，

容貌齊整，穿着齊到膝蓋的奧地利長靴的書記——原來是教會執事——格里米親夫和穿着全身制服，價硬地挺立着的，髭鬚捲成小圈的高里夫。

「一只手擱在他的大腿上，把另一只帶着閃爍的戒指的手先舉向蔚藍的天穹，然後把它伸出來對着「光榮的」哥薩克們，馬蒙托夫眼睛裏含着眼淚說：

「哥薩克們，在我們無辜受難的主之下，你們有過這樣悲慘的時候嗎？從前哥薩克的工作有這樣辛苦嗎？靜靜的頓河從前有這樣淺嗎？從前哥薩克的小屋有這樣東倒西塌嗎？穀倉庫有這樣空嗎？村裏的家畜有這般少嗎？他們出賣了他們的主，他們出賣了上帝的教堂，他們出賣了哥薩克自由。那些莫斯科的吹牛大王，那些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正騎在哥薩克的背上，哼，他們也有一天，哥薩克！他們嘗到了革命的滋味。」他用他那凸出的眼睛掃視哥薩克；他們眼睛看着地下，鴉雀無聲地站着。「現在我要告訴你們，莫斯科的共產黨企圖怎樣來處置你們，他們企圖帶走頓河所有的穀物，趕走村裏的家畜……他們將把哥薩克的合法的土地交給外江佬，而把你們給外江佬和猶太人永遠做奴隸。起來，哥薩克們！時候還來得及……哥薩克刀還鋒利……」

哥薩克們聽他說話的時候，呼吸沉重，面孔變白，他在馬鞍上轉過身，威脅地指着說：

「五十俄里外的沙里津，便是布爾希維克的一個重鎮，當沙里津還在他們手裏的時候，頓河的心臟就不能成爲哥薩克所有。蘇伏羅斯克，尼士尼·契爾，比理地·依士本斯克，喀拉支和其它已經起來保衛

他們被強迫到自由的村落，必須立刻組織隊伍，把河軍團攻下來。戰無不勝的頓河部隊著名將軍克斯諾夫將軍，爲了這責任誇耀我向你們致意。」周勃托去脫下他的白羔皮帽騎在馬上對他致敬，又向左向古勃斯。哥薩克們感動地唱起狂詩：「首領提議，爲了保衛你們的故鄉頓河，你們應該立刻動員所有能荷槍的哥薩克和外人，從二十歲到五十歲者一概加入。他又提議，應該立刻派被動員的人去擴充頓河哥薩克第二十五和第六聯隊，凡是想逃避動員的人，都要遭逮捕和鞭答……哥薩克們，立刻想一想。下一個聰明的決定，用我自己的名義，我再說：我相信，主，我相信靜靜的頓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預賀你們的決斷，我深深地對你們鞠躬，並且說：「謝謝你們。」我尤其特別感謝我的金鷹……」

將軍第二次對哥薩克鞠躬，然後又個別地向前蘇維埃的幹事們鞠躬。

當他從哥薩克大會走回來的時候，伊窩那·尼哥亭突然在斯蒂本的小屋前停了下來，他走上去，把他的鼻子和鬚鬚貼在玻璃上，突出他的眼睛向裏面凝視。斯蒂本打開窗門。

「請進來，伊窩那·拉里奧諾維奇。」他說：「你這樣站着幹什麼？」

伊窩那並不回答，只把他整個的頭從窗口裏伸進來。

「伊窩那在這兒嗎？不錯，她在這兒，她整天都在這兒，她整夜都在這兒……」

「她在照顧孩子們。」斯蒂本用息事甯人的口吻說。

「天給她工資，給她吃，給她喝，就是爲了照顧別人的孩子嗎？你說，這是哥薩克的風俗還是外江佬的風俗？」

「外江佬的」愛格爾蠕蠕幾乎叫出來，她走到外面砰的一聲順手把門關上。伊窩那瞪着眼睛把他鎖到窗口裏。

「是你教這個女子像這樣回答的嗎？要是我再看到她到你的院子裏，我要割斷你的喉嚨。你這該死的东西！」

「磨着他的牙齒，碾起他的嘴唇，發出一股伏特加的氣味。」

「你記牢我的話，」他又說。

「乖，看上帝的面上，伊窩那·拉里與諾維支……」

「那個……」伊窩那轉過他那忿怒得發紅的眼睛向着坐在火爐旁邊的瑪麗亞。「……彼得堡女人……她是什麼你的老婆，這是你的姘頭？我們怎樣去稱呼你的那個？」

瑪麗亞張開她的嘴吧呻吟。斯蒂本瞪緊眉頭回答：

「你這樣發脾氣沒有什麼好處，伊窩那·拉里與諾維支，我不來跟你吵嘴。」

伊窩那很得意，仰開他的身體，突然發出一陣大笑，然後他又把他的頭伸進窗口，一直齊到他的肩膀。「你逃不了，女共產黨！你的把戲沒有用，斯蒂本啊，你這廢物！」他又挺出他的鬍子，「煽動的宣傳！」

斯蒂本搖著拳頭，迅速地把他的頭從窗口裏退出來，整整他的皮帶，他恐嚇地說：

「明天把你的馬備好，你也要動員。」

愛格羅把馬帶到河邊，洗滌母牛，把小鷄趕進柔枝編成的泥牆的雞舍，提了約莫有三十桶水到花園裏，而不知道再設些什麼事去避免到小屋裏去；那兒，伊窩那正於黑暗中坐在桌子前抽紙烟（馬索托夫給哥薩克們的禮物）。太陽正在沉下去，雖然她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她打開草柵棚的門，從木釘上取下一付破爛的馬靴，坐在門檻上縫補。

把馬鞭夾緊在她的膝頭中間，她彎着腰，用那大鏟子鑽過皮革，把綫拉過來。一對蝙蝠在暗淡下去的落日的光輝中飛來飛去，拍着翅膀在她頭上愈飛愈低。

「我現在能按誰呢？我到那兒去找一個保護我的人呢？我的哥哥密科拉遠在前綫，假如我是一個哥薩克女兒，像那樣幹下去他們會受到羞辱，但我是一個外江佬，一個孤兒，我很容易被蹂躪。」她知道那些村裏人尤其是像伊窩那這樣的傢伙，祇有手和口是不會擺脫他們的。逃走嗎？她能從她自己的村莊裏逃到那兒去呢？

抬起頭來，她悲哀地凝視着櫻桃樹以後面的落日餘輝。蝙蝠嚙嚙嚙在她頭上翻翻。

默默動着她的嘴，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回想伊凡·果拉的信。她可以祕密到密里羅伏去找他嗎？他會

嚴肅地問她爲什麼她要跑到他那兒來？「我能把你放在我的馬鞍背後拖著走嗎？像你這樣一個愚蠢、懦弱、不聰明的女子？」他會問。「不，格普加，」他會說。「要是我需要你，我自己會來召你的。」她不能告訴他，說她的逃走是因爲那天她在方場上，看到哥薩克死灰色項頸而發生少女的幻想的恐懼；說她的兩腿不自由的跑了來；說她感覺到自已好像狼羣中的一隻綿羊。

她一霎不霎地在暮色中凝視着，不論在什麼時候，當那缺後跟皮靴的傲慢的喀喀聲和強壯、酒醉的哥薩克的聲音在門外響過去的時候，她忘記她的膝頭抱得更緊一點。樹葉突然沙沙地響起來，她簡直嚇僵了；原來是一只貓從籬笆上跳進果樹園。

小屋的一扇門推了開來，伊窩那走到院子中，他的襯衫裹在條紋褲子裏，叉開他的兩腿，他伸了一個懶腰。然後他跨過院子，叩叩撞撞地打開側門，站下來聽着遙遠的犬吠聲，或許是一個人的哀號聲……

「他們在鞭打他們，」他說：「鞭打他們。」

他以遲鈍的步伐從大門口走回來，用嘶啞的嗓音對他自己囁語。當他看見愛格麗妮娜的襯衫灰白色的微光在敞開着的草舍門口的時候，他突然站住了。

「格普加！」

她沒有回答。她幾乎不能看到她做的是什麼，只胡亂地轉動大鑲子。

「格普加！」他緊張的聲調再叫一過，「放掉那個東西！讓我們來交交朋友吧。你知道現在已經到了

什樣，現在是戰爭……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的狗東西得要償還他們的債務了……」他慢慢地，狂熱地，向他奔頭。「我們要磨快我們的刀，把自治機關齊根斬除……呵，你真美麗！」

他這會合的門樓上笨重地坐下來。他用皮靴刮着地面，弧住亞格麗的肩胛，把她的臉扳過來朝着他。他時時催促，把她包圍在辛辣的大蒜嗅和伏特加的氣息裏。她把肩胛扯開，但是他的手像石頭一樣，像亞格麗的鼻孔喘着氣。

「我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這狐狸精……」

他們默默地掙扎着。他只放過一次手，去拉掉那挾在她的膝頭中間的馬鞍。

「瑪麗亞，即使要是我們把你送到最幽僻的村落裏去，還是沒有一點用處。我推測馬賊已經帶了這件公事，逃到每一個地方去了。」他把新督軍發下來的，宣佈推翻蘇維埃政權和勳員的鉛印的命令讀了一遍。「亞格麗，你的希望是回彼得堡……」

「不，瑪麗亞堅決地回答，「我不能那樣做。」

「對了……你不能在這兒無論如何可以照顧一點事情……母牛在早晨和傍晚要擠乳……雞和豬，燕窩……唉，我的天，一切都完了……到督軍那兒去，把你的通行證給他看；你是無黨無派的……」



「不，」瑪麗亞固執地回答：「我不對沙皇低頭……」

「這可沒有人會碰你一碰……你靜靜留在這兒……」

斯勃本急急走出去把窗門打開一半。他一動不動地站着聽。他的大鼻子和下垂的嘴唇映在灰色的玻璃窗上更顯得黯澹了。

「有人在叫喊……疼痛。他們在鞭打他們……喂，你不是說……但我怎辦樣去避免動員呢？他們會用槍打我……我的弟弟伊凡不同……他受過教育，他不能違反他的良心，但是我爲什麼要翹起屁股給他們踢呢？」

「你會去和依凡作戰嗎？」瑪麗亞冷靜地問。她依舊坐在火爐旁邊的椅子上。

「和伊凡作戰？這是什麼意思你昏了……」

「他們動員你去打誰？打你的朋友，工人們。」

「啊，我的天！」斯勃本怒氣沖沖地一聲把窗門關上。「你總是那個樣子，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可是像我們這般人心裏沒在想時就已經做完了……要是我們做錯了，就越發不好了。但你們永遠把事情要事先思量一番，你們城裏人總是手頭有充裕的時間，是不是你叫我怎麼去逃避動員呢？跑到草原去嗎？我到那兒去，什麼呢？去捉土撥鼠嗎？」

瑪麗亞像以前一樣冷靜地，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不會孤零零只有一個人，除你以外還有別的人……你得知道誰是你的敵人，誰是你的朋友……你曾經在蘇維埃之下過生活，是不是呢？」

「是呀，我曾經……」

「而在督軍之下過生活，就等於「脫下你的褲子」。」

「呸！跟你們女人談話，老是摸不着邊際。你叫我到那兒去？」

「你可以接受動員，有幾千人都像你一樣，每一粒子彈都是給你們去打死一個工人的。要是你們腦子裏好好地記住這一點，督軍就不能憑你們去獲得多大的勝利。」

「哼，多蠢！他們不會強迫我們開槍嗎？」

「他們不能強迫你們瞄準。」

「不錯，那是真的；開槍是一回事，瞄準又是一回事。啊，瑪麗亞……噫，瑪麗亞……以前你像一只羊似的，不聲不響，而現在你的舌頭鼓動得多麼厲害……」

他呻吟着聳聳肩，坐在椅上傷促不安。

門從外面推了進來。斯蒂本和瑪麗亞向四週張望。愛格麗琵娜走進來，坐在靠近門邊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羅在那兒的板牀上。她匆匆地但小心地放一件東西在床邊。在門的那一面，一只有著塞的水罐掛在磁面盆上面。愛格麗琵娜向它看了一會兒。然後她站起來洗洗她的手，用她的裙邊把手擦乾。又坐下來，

垂着頭。

瑪麗亞靜靜地坐着，旋轉頭頸凝視那女郎，她那隱約可見的白臉似乎在震顫，愛格麗莎擺擺起來，抓住她帶來的那件東西，把它摔在地板上，她的舉起的肩胛索索發抖。斯蒂本從椅子上彎腰拾起她所丟下的東西，原來是把鑰子，他的手指黏在鑰子的木柄上。瑪麗亞現在注視那將鑰子倒轉來的斯蒂本的手，她似乎已經猜到了，她用兩手緊握着她的兩頰，大聲嘆氣……愛格麗莎——她已經回到床舖上——仰着她的頭。

斯蒂本開口說：

「你幹了什麼事，格普加？」

「我已殺死了……伊窩那……」她啞聲答。

「伊窩那？你真的在瞎說嗎？他完全死了嗎？」

「我記不得了……我什麼都記不得了……」

瑪麗亞急忙坐到愛格麗莎的身邊，擁抱着她，把她的頭壓在自己的胸懷裏，那少女全身戰慄，好像寒風中赤裸着一樣。

愛格麗莎當夜就逃走了，瑪麗亞用她自己的網麻布給她做了一個包裹，並且雖然有點捨不得，還

給她一條還很新的、血牙色的半毛織品襪子。愛格麗亞嫌自己的襪當伊窩那在草舍門口強迫她的時候已經撕破了，但當她精疲力盡，正要昏倒去的時候，她覺得那襪子是緊握在她的手裏，就開始把它刺進伊窩那喘息着的胸膛。

她在暗頭裏對瑪麗亞耳語：

「我厭惡它，它使我作嘔，我情願赤裸着走，不願意穿這條血污的襪……」

所以瑪麗亞就把她自己的血牙色的襪給了她，阿蒂本也同意：「當然，像這樣可怕的事情，你愈洗洗清潔愈好，在契爾塔火車，到盧根斯克，到喀明斯基或是密里羅伏，你會在那兒找到工作，他們不會問你要通行證。」

愛格麗亞穿過果樹園溜出村莊。在黎明時分，她離開大路，折向依舊隱沒在夜霧裏的、彎彎曲曲的小契爾河。她把撕裂的衣服丟在叢林裏，她用濕沙把全身變得很久又很用力。她蹲下來，浸入冰冷的水中，然後爽快的搖搖她那潤濕的頭髮，重新踏上瑪麗亞村去的大路。

## 十

自從伊窩那死了以後，已經有三天了。愛格麗亞並沒有被捉到；日子很難過，當局只查詢了她一下。

就把這件事攔起來。所有的大村小莊都在推翻蘇維埃政權。共產黨黨員在果樹園裏，在乾草棚裏被刺出來，在草原上被追逐。第一批馬麥托夫新編成的白軍騎隊，已經隔著頓河與沙里津工人運動隊隔火。兩岸一切的船隻都被炸沉，輪渡都被毀壞。

一輛獨馬拖的大車從比亞地·依士本斯克村以步行的速度在大路中駛過來，那條大路沿着頓河翻過小山，把鐵橋分在左面，立支科夫村與契爾村分在右面，沒有聲響的哥薩克青年，有些穿著城市式的短衣，有些穿著襯衫，但一律戴著有紅帶的藍色哥薩克便帽，跟在車輪旁邊悶悶地大踏步走。他們有四個，人都帶著來福槍。第五個人坐在火車的邊沿上，他的腳後跟叩著車輪的軸心，在那勉強地拖著火車越過沙地的，流汗的小馬身上揮著鞭繩。

在車底的柔草上，騎著阿尼基·波立沙維支，他的圓臉發青而虛腫，倚滿了滾結的血塊。他的眼睛流淚，他的嘴脣破裂，他的頭翻著一條僵硬的，血污的破布。他的兩臂被皮帶縛在一起。

當道路轉入那伸展到尼士尼·契爾村去的平原上約莫離村十六俄里的地點時，在西方的低矮的小山上，出現了三個騎兵。接著又有兩個從峽谷中馳出來會合他們。騎兵一動不動地站著。火車停了下來。趕軍的哥薩克少年恐懼地從車上跳下來，到他的同志們那兒去。他們都站著凝視那遙遠的騎兵，毫無目的地把他們的來福槍在手中換來換去。

於是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痛苦地撐起他的肩膀，跪在火車的欄板上。他的紅眼睛眯成兩條縫。他用

寬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嘶嘶地說：

「給我喝一口水……」

少年中的一個默默地走到火車的前部，從蓬草底下拿出一瓶微溫的水，把它湊在阿尼基腫漲的嘴唇上。他喝了以後，痛苦地說：

「原來是你，你可不是葉高嗎？」

「是的，是我，阿尼基·波立沙·維支。」

「你不羞恥嗎？」

「我的爹爹命我帶你走。你自己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我怎麼能不服從他呢？」

另外一個少年，戴着一頂不適合他的，太大的便帽，歪轉瘦削紅潤的臉，以便從那遮到他眼睛上的鴨舌帽底下看得清楚一點，忿忿地說：

「喂，怎麼樣？難道我們站在這兒等到天黑嗎？趕路才好呀，葉高……」

葉高拾起馬鞍，搖動幾下，對馬呼叫，隨着火車的旁邊緩緩地走。騎兵們也轉過來，以步行的速度，沿着山脊朝同一方向走。

「弟兄們！阿尼基·波立沙·維支說：『你們難料到前途會發生什麼事情。還是放了我好。』

「不要作聲！」戴大帽子的青年吆喝。

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垂着他的頭，沉重地呼吸着，每當火車一搖，就哼一聲，但是從他的眼睛的細縫裏，他敏銳地注視着騎兵、草原和押解他的少年們的臉。

「事情無論如何弄僵了，」他又說。「山上那些騎馬的人是斥候隊，假如它是白軍斥候隊，我就完了，假如它是紅軍斥候隊，你們就完了。不論是那一種都不好。」

火車又停了下來。少年們開始輕輕地商量。

「呵！我的孩子們，我五臟六腑都哭出來了，」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痛苦地在火車上坐起來。「你們很年青，你們是頓河孩子，你們不是北部山谷裏來的新隊，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頓河。你們是比亞地·依士本斯克的哥薩克，呵，呵……那會有什麼好結果？你們會得到曾經押解一個出色的哥薩克刺殺伏羅夫斯克去處死的榮譽，所有頓河的哥薩克都會歌頌着比亞地·依士本斯克人的榮譽……昨天羞辱我的是些老哥薩克，當他們羞辱我的時候，一個老頭子站着旁觀——他收到馬瑟托夫寄來的一個郵包——他并且說：「他不會趕走沙皇，阿尼基我的乖孫，我告訴你，你不會。」打我的是那些保皇黨，但是沒有一個年青的哥薩克敢走近來……所以反對我的是老頭子，可是你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開我的手，看上帝面上放我走，你們可以說馬突然失足滾到一道水溝裏，火車翻了身，我就逃走了……」

少年中有兩個開始動搖，對阿尼基發生好感，還有兩個默默的轉過背。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喘着氣。

說：

「我常常跟我的小凡尼亞在一起。凡尼亞，你別害怕。我們用棍棒不會帶你們的。大家去睡吧……」

要這樣他以後不能再見任何人的臉。」

「我們裏面去睡，弟兄們。」聽那用含糊的聲音說，但是那個戴大帽子的少年拿起馬韁，用它抽打馬。沒有一個人敢動。他又放下韁繩，馬重新停下了下來。

四個少年都在十五歲到十七歲之間，當老哥薩克們趕走了比亞地。俄土本斯克革命委員會領袖維埃之後，在四天以前被選為哥薩克首領的帕伏後羅夫命令他們到阿尼基。波立沙維文到維埃羅夫斯克，把他交給馬維羅夫，取其放縱。他叫車夫把劍來，要他帶他，要是他們失談了的話。

真的，那時年青的哥薩克們，只遠遠地會着他們的父親和比較年長的哥薩克，拿著木棍和乾草叉奔到方場上。阿尼基。波立沙維文正在那里。他到那地，叫那哥薩克首領帕伏後羅夫。他叫他下令，把掉表鐵器到村莊開的鐵路隊軌，把寬軌軌，拆掉，鐵軌，通通分藏於小屋中。「把鐵軌也拿來。」首領發令。「我們要鐵路幹什麼？我們有自由，我們有馬。在鐵路未設以前，頓河也照樣存在，以後而將永遠存在下去，莫斯科的共產黨需要它來運走頓河的穀物。」

阿尼基。波立沙維文就爲了這些話，站在那四週的許多人邊，他大聲呼：「他們已經宣佈動員好地，那末，讓那些還沒有吃飽他戰爭的人去作戰，可是我們已經吃飽戰爭吃得頂住牙齒了……」



於是老哥薩克們撲到他的身上，大呼：「你敢破壞動員，你這獵狗，你這共產黨！」他們就動手撕毀他的上衣和襯衫。青年們旁觀着他把兩三個哥薩克打到地上，想打出一條路回家，比較年長的人抓住他，用一根木棍猛擊他的頭，使他不得不屈服，於是他們便用腳跟和石塊亂打他，直到他沒有了點生氣。

「解開我的手，」阿尼基對少年們說：「我要呼去鼻子裏的血。」

葉高放下他的來福槍，開始解皮帶。但正在這個時候，一發砲彈突然從遠處鐵橋那兒飛過來，一門大砲轟隆隆作響，一小朵像棉絮一樣白的雲在小山上的騎兵的上空爆炸開來，他們立刻拉轉馬頭，在一個峽谷中消失了。

阿尼基和少年們知道白軍砲隊前一天已經佔領了鐵橋陣地，戴大帽子的少年堅決地抓住韃靼，鞭策着馬，沿着火車旁邊奔跑。火車左右震搖，阿尼基滑倒在麥草上，他那腫漲的臉像死人一樣的滾來滾去。他們馳入平原，於是，似乎十分近，一門砲從契爾那個方向在他們後面轟隆隆響起來，接着，他們幾乎來不及閃避，另一發砲轟擊得這樣猛烈，這樣響，使那小馬頭駭了，哥薩克們從火車旁邊跳開，阿尼基·波立沙縮支了下來。

「站住！」他大吼，勉強睜開他那凝住的眼皮。「站住，你們這些廢物！那是紅軍，那是約金到契爾了，讓  
我走。」

鐵橋那兒又發一砲，契爾那兒也發一砲，在火車幾百步以外，一發砲彈轟得泥土直飛起來。阿尼基用

牙齒咬那繞在手腕上的皮帶中間。被白軍和紅軍的交叉火力壓昏了的少年們，跟在火車後面奔，滑滑着那到尼士尼·契爾村去的道路疾馳。

當他們趕到尼士尼·契爾的時候，葉高以合渡的聲音說：

「阿尼基·波立沙維支，我們不把你送到蘇伏羅夫斯克去，我們把你交在這兒，取具收據，讓上帝保佑你。」

村公所收了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給少年們一張收到他的收據，他閉攏眼睛，一動不動地躺着。他意識據濟在火車迴圈的哥薩克們的聲音，牢記着每一樁事情。「他們沒有結果這條狗，這真可惜……」那是波撲夫的嘶叫聲。有一個人把他的一只手指戳一戳那包在他頭上的血污的破布，於是橋里萊夫的聲音重濁地響起來：「你要赤化，現在你真的赤化了，阿阿……」

阿尼基像一具死屍一樣的躺着，他特被人從大車上拖出來。他們抓住他二百二十四磅重的身體，把他拖過院子，到一間半毀的小屋裏，因為首領院子裏的其他地窖和草舍都已擠滿了囚犯。他們把他丟下，反縛了門。他躺在那裏靜聽一會兒，然後他從專於咬皮帶的工作。他使他的手得到了自由，站起來，喝醉了酒似的搖擺着。他摸摸他的臉，他的頭，他的肋骨。彎下腰時，他嘆息出他鼻子裏的氣。現在他可以比較容易呼吸了。兩扇沒有裝木框的小窗，在外面釘上了木板。穿過裂縫，他可以看到荒蕪的果樹園和向日葵與番薯的腐爛的梗子。當他正在窺視時，有一個眉清目秀的孩子，一路用一條細枝攔着他自己，像一匹馬一樣的

「真真，」那孩子跳躍過來時愈加靠近窗口。阿尼基用他的指尖輕敲木板，那孩子立刻奔過來爬到窗架上。那孩子爬到板縫中間，在明明暗暗之中看到一個腫漲的異臉，他發慌了，阿尼基對他做手勢，並且他強地閉起他的嘴，做出一個微笑。那孩子退回去，但是一會兒他又爬上來。

「小寶貝，你是誰的孩子？」

「我記得格勒來的，我的名字叫阿列奧希加。」

「你是麗亞的孩子嗎？那好極了！我的孩子，你肯幫助我嗎？」

「怎麼？」阿列奧希加說，他的眼睛閃着光，「誰把你打得這個樣子？」

「傑克，我的孩子。」

「可我希望你會給他們一些教訓，使他們以後記着你。」

「我當然會這樣好罷，你到斯蒂本那兒去，跑得愈快愈好，告訴他阿尼基·波立沙維支體無完膚的被帶到這兒來了。」

「但是你們今天已把斯蒂本帶走了。」

「惡鬼，阿尼基·波立沙維支訥訥地說：「這樣事情才壞了。你可以……你勇敢嗎？」

「我真得很，我只怕蜘蛛。」

「哼！阿尼基·波立沙維支蹲下來，開始清晰地低語：「麗亞，那麼你跑到梨園村去，那兒你可以

看到一列裝着士兵的火車，那是莫羅左夫斯基，別動隊。當然，他們會攔住你，或許會向你開槍，但你不是什麼都不怕嗎？問你母親借一條白頭巾，揮動起來……他們會讓你過去，問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來幹什麼。你跑去告訴他們，你是阿尼基。波立沙維支派來的，告訴他們領你去見隊長約金。希却毫料。你看，他一知道普薩克門已經在這兒推翻蘇維埃的消息，他就會來……告訴約金：他們至遲在明天早晨就要搶奪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約金大概會派人來救我，我一直領他們到這兒來，你都記得嗎？」

「記得，」阿列奧希加說，使勁地靈着眼睛。「好哇，我就去。」

「那才是好孩子！你們彼得格勒少年都一樣……」

「但是我怎樣到村裏去呢？這條路很遠。」

「你必須騎馬，小傻瓜！」

「啊，騎馬！我會掉下來……」

「我想你是勇敢的，我知道斯哥本的馬，牠很聰明，要是你掉了下來，牠會站住，你掉下來了，就再爬上去……」

「好罷，那末……」阿列奧希加說，他從板縫裏，凝視着阿尼基。波立沙維支，一會兒，然後嘆一口氣：

「我願意幹。」

小心地看着他的四週，他橫跨過果樹園，然後奔跑着，飛過那柔枝觸地的韃靼。

不久，寒風就開始從窗下吹來。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強在他被擁進小屋時倒下的一塊地毯上，要是他能打一個盹睡就多好呀！可是他不能。最初，他覺得他聽到白靈來拉他到魯薩克首領前面去審問的響聲，後來，又煩惱的想，那孩子或許會膽小而不讓約金知道。他口渴得要命，他渴望著一個冷西瓜。

在窗戶的格子裏，一個男人痛叫起來：「啊，兄弟們……啊，你們幹什麼呀！」從他的哀號裏，阿尼基知道那裏還有他的不是一枝赤楊條而是一槍托。他發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的心臟貼在地板上突跳。他一點不覺得疲倦。不久，夜就把他壓在黑暗中，外面一切的聲音都靜寂了。夜色蒼黑蒙昧，空氣中有一陣下雨的響聲。

不一時，雨點漸漸停歇打在铁皮屋頂上，那玲瓏溫暖的看座再如蟻蟻地響起。這時，阿尼基忽然感到，他忽然沉入睡眠中了。他睡得這樣的熟，直到手腳凍開始在近段爆炸起來的時候，他才頭昏眼花的醒來，他已經貼在門旁的壁板上。

愈來愈響的各種彈殼聲……響亮的槍聲……野蠻的呼喊聲……一陣密集的、猛烈的馬蹄疾馳聲……一陣清脆的鈴聲……他在那兒？他在那兒？

「這兒，往這兒來，同志們！」

「這兒，往這兒來，同志們！」

門窗的響聲，在雙雙那兒響了開來，整個小屋都震動了。喘息聲的人們擠進房間裏。阿尼基·波立沙

……他呼吸急促，他伸出手來……他被扶起，抱到那發散着塵埃和白楊樹葉氣息的雨中……

「你跑得動嗎，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哪末來吧……並不遠……約金給你派來了一輛四輪馬車。」

## 第七章

春風把火車頭的煙吹散到草原上，薄雲像白烟似的飄浮在朦朧的晴空，那投射下來的影子掠過一條條鐵黑色的耕犁線，穿過田野上的叢林，車頭的警笛在空氣中振盪着。火車一輛接着一輛從草原的這一端伸展到那一端。

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軍的六十輛兵車正沿着盧根斯，刻到密里，繼續慢慢地爬行，再從那兒向北移轉，突出德軍的包圍。

在被俘的，滿佈灰塵的兵車裏，在車門和車輪破碎的貨車裏，在以及無篷的車皮上，都裝載着各種軍用品：一堆堆的砲彈，砲身得從砲裡，一捆捆的未腐蝕，裝滿了子彈的鎗箱，鉄皮，鋼板，一部份被油和席子遮蓋着的機噐和衣床，一箱箱的罐頭食品 and 糖，枕木，鋼軌。在有些車皮上，堆積着家用雜物：床鋪，包裹，有鳥的鳥籠。

綿羊和山羊嘩嘩的購着，豬嗷嗷的號着，一只銅茶盤或是一面鏡子把反射的陽光照到草原上。機噐

這雙手放在貨軍的車頂上，在他們的槍聲嗚着，孩子們坐在客中的階級上，牀牛和馬沿着鐵路的兩旁

四端。  
這雙手在草原，接連地響着，兵車的行列時時停下來。一羣羣的兒童們衝到前面去，

但如現在，聽到了孩子們的愉快的呼喊聲，銳利的尖銳的刺轉聲和車頭的汽笛聲，可以聽到一陣熱

烈的、風卷的響亮的聲音，一架架鋼的銀色德因飛機出現於天空。  
士兵在車頂和車皮上開槍，騎兵疾馳着把家畜趕離路軌，女人們從窗口裏發狂地揮手，呼喚着她們的孩子，飛機聲在路軌上空低低的掠過，一個小黑球從機翼上掉了下來，『臥倒！臥倒！』每個人都向田野裏的人們呼喊，炸彈落到地上，爆發開來，在火藥家的閃光中，拋起泥土和碎彈片，爆炸的吼聲，沈沈於一個個孩子的慘叫聲中，或是一只拖出藍色牛馬的母牛的慘叫聲中。

一一

伏羅希洛夫在卡巴尼尼亞的軍事會議中，說的話是正確的。

伏羅希洛夫在卡巴尼尼亞的軍事會議中，說的話是正確的。



的風塵之外，驅退他們的砲兵中隊，德砲用馬拉著滾走了。伏羅希洛夫因為沒有騎兵，只能用他們的步兵長途步行追趕他們。參謀長高里亞·魯特尼夫報告參謀本部：「一切情況對我有利。速派兩中隊騎兵及兩中隊砲兵，我軍將攻下斯伐託伏。」

但是第五軍左翼的情勢現在却不幸得很。頓尼茲軍第二軍和第三軍，依舊在同東撤退。儘管各個別動隊有勇氣，但他們已不能再作一次勝利的戰鬥，甚至不能守住前線。當軍長收到參謀本部的命令，向某某一點轉移的時候，他們回答：「好，可以照辦。」而轉移到他們的破產、混亂的別動隊所選擇的方向，這些別動隊只認識一個戰略：他們自己的。

軍長們，別動隊長們，參謀長和委員們，在這流動不停的前線的混亂中，失掉了頭緒。所有的交通線都被切斷了。參謀本部遷移到頓河流域的極北的一點里斯基——密里羅伏到伏羅尼士鐵路線中的一站。第三軍軍長報告參謀本部，說他的別動隊已經不再願意從他們的貨車上下來，並謂該軍已不再成爲一個戰鬥單位了。

頓尼茲軍和第三軍退得這樣快，簡直無法用電報和他們取得聯絡。失去了他們的定向，第一軍的殘餘部隊已向西南挪到達根，羅格，他們在那兒連續戰鬥了幾天，掃蕩了巴伐利亞第二十師團，接着就因爲不知道再幹些什麼好而後退。

第五軍的左翼空虛。從參謀本部既沒有接到騎兵，也沒有接到砲兵，伏羅希洛夫祇得開始向盧根斯

克後退。

當伏羅希洛夫軍正在越過頓尼茲河的時候，德軍就追趕上了。可是他們遇到嚴重的抵抗。這一軍可並不是烏合之衆，採取西索亞人的攻擊戰略——一擊即解體。德軍無法擊碎前線的抵抗。伏羅希洛夫有條不紊地把他的所有部隊轉移頓尼茲左岸，把他後面的橋樑炸毀。

德軍在盧根斯克附近第二次追上了他。那個市鎮還在撤退，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不論如何得阻住敵人。德軍包圍了前綫，從山坡上向右翼發出一陣殲滅火力。於是右翼動搖潰散了。士兵們開始狼狽地放棄了塹壕。那時守住中路的盧根斯克別動隊和共產黨別動隊，離開他們的陣地，衝上去和德軍作肉搏戰，在刺刀和手榴彈的戰鬥中打敗了的德軍，放棄砲台，全部行李車，和一架飛機，急急開始後退，接着就混亂地逃走了。

自從格爾科夫以東的第一場戰役以來，已經過了八天。在這最危急的關頭，赤色烏克蘭軍軍長被召到莫斯科去述職。參謀本部完全喪失了對情勢的統馭力，無法聯合那流動的，遊來遊去的別動隊在一個指揮之下而祇得創造一個尚未十分確定的新計劃：逼迫德軍深入那車站，棧道和橋樑勢已毀壞的頓河流域，而在這當兒，把主力軍從戰區內撤回，集中成爲一個單位，然後開始反攻。

盧根斯克以南的立卡車站定爲實行集中的中心。頓尼茲軍和第三軍的殘餘部隊接到命令從南方向那兒前進，而伏羅希洛夫的第五軍則從北方通過盧根斯克向那兒轉移。

伏羅希洛夫明白這是危險的，而且，因此之故，也不可能把兵力集中到立卡車站，立卡和西卡方面可以受到德軍的攻擊。所以他沒有執行這個命令。當盧根斯的撤退完成，而把守着前線的別動隊撤離了的時候，第五軍並不向東南的立卡移動，却帶了六十輛兵車，以及由青年工人、鐵工和農民所組成的前衛隊，向北方的密里繼續轉移。

## 二

有一列火車的車頭上，飄揚着一面黑底子上畫着一個骷髏和兩根交叉骨頭的旗幟。在那密日用沙包防禦着的，最前面的三輛臥車的車箱外面，用紅丹寫着：『滅絕世界布爾喬亞。』這些客車被蘇政府主義者的「突擊」隊佔據着，內戰的暴風雨忽然把它刮到了伏羅希洛夫軍中。沒有一個人被允許走近客車。無政府主義者跳到路軌上來發展身體，有些穿着輕騎兵式的短大衣，有些穿着諾福爾克式的花紋短衣，有些穿着剪掉下擺的獵皮外套，在他們蓬鬆的頭髮上，戴着水手帽。掛在皮帶上的手榴彈毫格律澤，他們對任何這種特別的景緻的人吼叫：

『走開！你們呆廢廢的幹什麼？不要站在這兒！……』

在原則上，他們沒有首領。他們認為任何指揮都是對人性自由的一種攻擊，認為一切紀律都是壓迫。

他們用多數表決來決定一切問題，他們的大會稱爲「邦聯」。

偶然地，一個瘦削的，頭髮蓬鬆的老頭兒，穿着一長件長的外國大衣，戴着一頂十分極污穢的圓帽，從一輛客車上爬到路軌上來，他的背脊貼着踏板，非常小心地移動着，凸出他的喉嚨，翹起他那灰色的鼻子，老頭兒從那彎曲地架在他的闊鼻上的夾鼻鏡裏凝視着天空。他分明對德國飛機很有興趣，他的兩臂交疊在背後，格格地捏着滿是皺紋的手指，慢慢地踱來踱去，注視他週圍的一切，他那鮮紅的嘴唇露出會心的微笑。

他是約科夫·齊洛，別動隊的理論家，他在一九一七年從美國到來，別動隊在南部草原中，從普薩克並發首領李科那兒把他俘虜過來。普薩克首領把他放在一輛三輪馬車中，到處都帶着這個大眼的老頭兒，因爲他對這個「老奴」能够說好幾種流利的外國語，非常驚異。

當暮色降臨，浩罕無際的碧空中閃閃發光的繁星，顛到影雲後面的時候，整天空地響着的德國大炮在四面虛根斯克那個方向靜寂了。遙遠的落霞在天空中發出餘輝，探照燈的光芒從草原的邊緣後面射起來，兵軍中處處可以聽到歌聲。

在有一輛臥車裏，內部的一切陳設和前房隔板都拆了下來，一張粗糙的木板造成的長桌佔據了車廂的全長。這兒，無政府主義者們皺着眉頭，坐在殘爛搖曳的火爐前面，他們在舉行「邦聯」。

在一陣煙霧着盒子炮和手槍的熱烈的爭辯以後，他們決定爲了討論的問題極其重要，所以在會議

未可以前禁止飲酒的人夫，而洛定管傳言。

搖擺在煙芭蕉的煙霧裏，伴着那車輪滾動的聲音，他說：

「無政府主義，沒有比這更甜蜜的字眼，沒有比這更純潔的觀念。無政府主義，或更富自由，是人類真正的夢想……」

他津津有味地，甜蜜蜜地講着，他那醉家的嘴脣帶着微笑，從那解脫的姿勢裏發着顫動地窺視他的聽衆。

「無政府主義是用無政府的名義反對一切政府的鬥爭，我已行年五十二歲了，世界各國的空氣，我都坐過……」

聽衆表示讚賞的大笑，使長桌子上的光焰搖曳起來。

「終於，我自出了。我呼吸到無限的自由空氣……我們的工作是鑿開這至上的戰利品……我們的工作是創造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那是什麼意思，你們懂得我嗎？」

「說下去，說下去。」其他的人鼓勵他。

「我們反對無任何種政體，不管是君主政體，布列喬理共和政體，或甚至是共產政體，任何政府，不論它的目的如何，是一種壓迫，是精神自由的牢獄……不是這樣嗎？」

「不錯不錯……你說得對……說下去……」粗暴的聲音回答。

坐在桌子前面，發燦燦照耀着的，是非常混雜的一羣。他們之中有覺得他們的生活太受嚴格起得束縛的黑海水手，有因種種原因不能回家的烏克蘭鄉下少年，有自稱為教師、學生，或甚至稅吏的長髮青年，和有不少——從他們的口音來判斷大概是山奧特爾和凱爾森來的——他們的職業和過去都是非常曖昧的人。

「我們必須燃起第三次革命的火焰。」約科夫·齊洛說，把他離亂的細手指張開在一支蠟燭前面。「無政府主義的第三次大革命。我們將在各國的廢墟上燃起無政府主義的黑旗，因為不論那一種國家都象徵着壓迫。而——讓我們不要被這個念頭嚇倒！——第一拳必須打倒無產階級的獨裁。」

「說得對！說下去，約科夫！」其他的人稱贊地吼叫。一個鄉下青年密科拉·莫其拉審慎地說：

「我們不願為委員流血，那些傢伙像埋頭於穀倉的查驗員一樣查究我們的靈魂……」

「我們被併為第五軍的一部份……」約科夫繼續說。「我們和第五軍沒有相同的地方……我們的路通向無政府主義的偉大實驗；我們目前的工作，是征服一塊有稠密和富裕的農民人口的領土，在那兒開始我們的無政府社會的實驗；摧毀農民對工業城市的全部依賴性。讓章會用紙燭來作燈吧。紙燭在我們是比電燈更寶貴……我們反對電燈……城市靠電線蔓延它的專政。用紙燭吧！它將照亮那到農民自由去的道路。我們要用我們的黑旗，去喚醒他們靈魂中對無政府主義的渴望。我們要用我們的頭，去割斷電線……」

「讓他們的都市死掉吧。」密科拉·莫其拉說。

另外一個人懶懶地，慢慢地講：

「把城市震搖得鳥獸亂飛——那才對勁。」

有個水手針對着這句話回答：

「鄉下佬！你不要一一把蘿蔔湯和家鄉肉吃到老？你永遠不想上電影院去嗎？不想上小吃鋪去嗎？不想上咖啡館去嗎？我想你在你的村庄裏大概都不會得到罷。豬頭三！」

「我提議關於城市將來的存在問題應當做一個專門報告。」另一個人大呼。

約科夫·齊洛本來還可以充溢着誇張，伴着那車輪的軋軋聲再繼續說一些時候。但是他的聽衆已經厭倦了他那種抽象的言論。那些人都是滿腔熱血，眼光實際，此外，他們早知道他們已經被縛住了手脚。他們所走的方向不是他們要去的，而是別的火車拉着他們去的。棄了客車徒步前進又是不可能，在他們防禦遇到的客車裏，他們有用流血的鬥爭得來的財產：十二普特左右金鎖鏈、鍊、香烟盒子和各種金幣、貴重的皮衣和披風、糖、咖啡、和幾種法國白蘭地。

他們開始討論報告。那些努力從事於討論無政府主義當前問題的暴燥的青年，馬上被更結實的辯論者堆在一邊。一個生肺病的大眼睛學生極力想使他的問題得到一個答覆：「但原諒我，同志們，我們怎麼能這樣幹呢？無政府主義排斥武力，但那發言人却提議開始征服領土，換一句話說，就是用武力。我們怎

麼能這樣幹呢？那「孩兒面」受到恐嚇，說是火車一停就要把他立剝擲到窗外。

爭論都湧到一個問題上：他們應該從密里羅伏向那兒去？他們應該不顧解除武裝，衝進大俄羅斯呢，還是執着武器打開一條路到羅斯托夫或高加索去？

他們激烈地爭辯着，他們大敵拳頭，直到桌面上的發爛跳起舞來。忽然，大家看到當初雖然禁酒，現在「邦聯」却有半數已經在淡芭蕪的烟霧裏醉倒了，所以那晚上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結論。

#### 四

在密里羅伏車站，路軌上，車廂和車皮滾空地上，鑲着鶯卵石的地方上，都擁擠着人，二輪馬車，家畜，駕着馬的砲，和軍火車，滿臉鬍子，發出酸味外套的前線士兵圍繞着發烟的營火，游擊隊一堆堆的在開會，孩子們在啼哭，在貨車上，在他們的家具堆裏，兒童們，受驚的女人們，農兵們，都煩惱地坐着，凝視這幾千人的營地。

噠着汽笛，噴着煤烟，兵車紛紛從盧根斯那方開過來，但是他們北上的道路已被封鎖了。那些已經離開密里羅伏，向里斯基去的火車停頓下來，地平線後面發出遙遠的砲火聲。

車站餐室的一角，在一張覆蓋着外套，武器和紙張的桌子後面，頓尼茲·克里伏洛格和圖在開會。



這是人民委員會最後一次的會議。他們剛才收到了嚴重的消息：德軍在攻勢之中已經進入希里羅伏以北的地區，並已佔領鄂脫科伏車站，離此祇有四十俄里，因此截斷了到里斯基去的路線。政府的手頭只剩下一個不倫不類的軍團，大量軍用品及民用品，和二萬左右的難民。

慢慢地嚼着麵包，人民委員會主席阿爾頓，一個頭髮剪短，長着橄欖頭和大圓臉的人，把他的鷹眼注視着米士興的急動的嘴唇。高里亞·魯特尼夫眼皮低垂，嘴巴半張，勉強他自己傾聽——他那年青的臉上蒙着一層疲乏的死灰色。結實，鎮定，鬚子修得光光的倍克伐洛夫，輕蔑地終着他的上嘴唇，翻着文件。其他的人疲倦地坐着，有些用他們的手遮着眼睛，有些用他們拳頭輕撐着腦袋。一只手緊握着他的鬚鬚，巴可孟科寫了一張字條，把它輕輕地投給高里亞·魯特尼夫。魯特尼夫讀道：「請學克里門，」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微笑。

「向北去的道路被截斷了，想冒險突破到里斯基去，等於發瘋，」米士興激動地說，他的鬚子向伏羅希洛夫翹起。「穿過立卡向南去的道路顯然也被截斷了。現在只留下向東去的一條路，穿過立卡到沙里津。但是我們能斷定德軍肯讓我們通過立卡而不替我們安排好一次血路嗎？我們不能，而即使我們設法使所有的兵車都通過了立卡，我們還得通過在哥薩克叛徒手中的地區，走二百里才到沙里津。我們能帶着一萬五千個婦女、兒童和工人去一冒險爭的機會嗎？我們不能……所以結論是……」

「阿哈結論？」高里亞·魯特尼夫發跳起來說。

「結論是我們落在這裏了，我們不勝負，無力作戰的份子……作戰的隊伍依舊端沒紀律……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不論向南、向北、或向沙里津都不能突破……我們必須記住，根據布列斯特條約，德軍不得佔據頓尼茲區。要是我們停留在這裏，而不去接觸他們，德軍將沒有理由來接觸我們，在三四個星期以內，我們可以使我軍恢復秩序，增加更多的兵力，把他們訓練好，然後，沒有六十輛軍車，夢魘似的負擔，很容易再發動一次反攻。所以我提議我們應該停留在密里羅伏。」

他轉向阿爾頓，阿爾頓連點頭。沉默的倍克、伐洛夫頭也不抬的回答：「是的，沒有別的法子。」巴可、亞爾索登着他的眉毛，咬着他的鬚鬚。高里亞·魯特尼夫牽動他的肩膀，好像他的襯衣下面在發癢。

伏羅希洛夫神色從容，心志清新，面孔紅潤，一對黑眼睛像平常一樣的帶着微笑，似乎在斟酌每一個字眼，每一個印象。

「我可以發言嗎？」他對阿爾頓伸出他的手，阿爾頓又連連點頭。「我贊成米士與同志的意見，必須不使我軍解體，必須使各別動隊有秩序和紀律。」他跳起來，以一個粗獷的舉動整理他的斜皮帶。「但是我不贊成此舉必須在密里羅伏完成。德軍正在搶奪烏克蘭，他們也會來搶奪頓河，他們不會讓我們平靜地留在這兒……」

他的手突然懸在半空中。大窗口外面起了一聲爆炸，玻璃從窗框上飛了出去。他們聽到奔跑的脚步聲……接着呼聲：「兩架……担架夫……當心，當心，還在密圈子，躲到貨車底下去……」他們又聽到從

飛機上丟下來的炸彈爆發聲，一陣石灰、煙、鋸齒狀的碎彈片從窗口裏飛了進來，濺污了那些坐在桌子前面的人。阿爾頓垂頭喪氣地穿差，用他的手掌抹他赤裸裸的頭。倍克伐洛夫狂怒地擡起他的嘴唇，注視着窗外。巴可孟科用低音說：

『要是打中了屋頂……那麼……我們會變成肉漿……』

伏羅希洛夫從一疊紙張上抓起他的帽子，把它拉下遮住他的頭。

『他們給我們的和平便是如此。同志們，我們神聖的工作是保持我軍，保持所有的資源，保持那些把他們自己信託給我們的難民。現在只有一條路：一條向沙里津去的路。我們將用一個月，三個月來突破它。我們將在路上編制我軍，在戰鬥中增強我軍。我們必須帶着一個戰鬥的軍隊到達沙里津。如果託洛斯基要我們解除武裝，隨他去主張吧……』

『解除武裝？』阿爾頓臉色變成蒼白。

『正是解除武裝。託洛斯基下令參謀本部，凡是越過大俄羅斯邊境的烏克蘭軍和別動隊，一概解除武裝，說是履行對德的條約。我不相信託洛斯基把我們當作游擊土匪。我認爲託洛斯基的要求根本錯誤……』

『這是叛逃。』巴可孟科說。

『革命是一個藝術。』伏羅希洛夫的大臉發深紅色。『我們只有一個敵人，一條戰線，一個戰場，不論』

是在頓河區，在烏亞爾。在大俄國境，停留在特里諾伏跟德軍作戰是地方任務。在沙里津，我們將有一件總革命型的工作。要是白色哥薩克佔住了沙里津，伏爾加將落在反革命的手裏，而整個北方將無穀物。結論是很明顯的。我要求表決這個提議：所有兵車立刻向沙里津轉移。在任何環境之下，我們決不解散我軍。」

## 五

顯然地，這一次會作一個長時間的停留。伊凡·果拉把他的頭伸到窗口外面。東方還沒有發青，夜色尚在黑暗中。

「喂，把鍋子給我。」他在客車的黑暗中呼喚。小心地移步越過那些安眠着的人影，他一直走到後月台，跳到鐵路上。另外幾個像他一樣饑餓的人跟在他的後面跑過來。他們已經記不清最後一次吃東醬是在什麼時候了，他們惟一的糧食是一個生的馬鈴薯。

自前一天的傍晚起，兵車幾乎不停地從密里羅伏向立卡蟻行前進。他們嘗試了好幾次，想出來煮煮那個馬鈴薯，但是正當他們把火生起來的時候，車頭就會拉短聲的汽笛，每一個人會呼喊：「進來，弟兄們！」他們現在停止在草原中靠近頓尼茲河的某一點上，或許離察明斯加不遠。在他們的前面，有什麼東

西在阻礙着道路，伊凡·果拉走到路基上，那些跟在他後面的人——他們都是礦工——開始破碎幾塊堆積在路軌旁邊的木板，火焰燃燒起來，照亮了上面黑色的車輪。礦工們默默地看着伊凡把馬鈴薯放入一頂德國鋼盔中，把鋼盔吊在一條皮帶上。

「火頭太旺了，它會燒斷皮帶，」一個稍微比伊凡高一一點的少年說。他既沒有戴帽，也沒有穿靴；他的軍裝只包括一條撕裂的褲子和一件束着子彈帶的襯衫。「那是一頂有用的帽子，」他向德國鋼盔點頭說，「我很想弄到那樣一頂帽子。」

另外一個胸膛赤裸，頭頸粗大，和性情溫厚，容貌強健，卷曲的鬍子正在臉上鑽出來的少年，蹲下來說：「你應當在它的邊上鑽兩個洞，裝上一個柄，那末它就有用。」

「洞那是軍人的鋼盔，你這傻瓜，」一個黑頭髮遮到他那憂鬱的眼睛上的矮胖子嘶啞地說。他穿着整潔的青灰色布褲和腋子窩下裂開的，同樣質料的布短衣。這套衣服是在盧德斯克附近的一次戰役中，從一個德國兵那兒拿來的。他所缺乏的只是靴子。德國兵的靴子給他穿實在太緊了。

伊凡一面把盛着馬鈴薯的鋼盔擱在火堆旁邊的煤塊上，一面仔細地觀察其他的人。

伊凡在前一天的傍晚，當火車出乎意料之外地剛才開到密里羅伏的時候，和同在醫院裏的每一個人撤退到車站上。他的傷口幾乎完全治愈了，在撤退的狂熱中，他忘掉了傷口。他在車站上碰到共產黨黨員葉夫陀燕姆·巴拉亭，也是一個普梯洛夫的工人，那時沒有長談的機會，所以巴拉亭說：「到特務隊來

吧我們馬上會給你安插到一個別動隊裏去的。」他們走到特務隊的客車裏那兒的人也並不浪費很多時間去詰問他，他們很清楚伊凡·果拉這種人。

「你能够站得穩嗎？」他們問。

「我當然能够，這算什麼問題！」

「目前迫切的工作是提高我軍的戰鬥精神，我們要派你參加一個礦工別動隊……」

伊凡點點頭，從那放在客車的地板上的來福槍堆裏拾起一桿，就去找第三礦工別動隊，那些在伐爾伐拉波爾車站參加軍團的一個。他看到個個強而康健的少年們，黑得像魔鬼一樣。他們放棄了他們的礦山和住所，帶着他們的老婆和孩子，在德軍攻入之前後退。他們很少幾件傢具堆在貨車頂上。

伊凡和那些站在路軌上的人們中的一個攀談起來，他曾經給他一些烟草捲成一支紙烟，於是，並不表白他自己是誰，只簡單地要求參加他們的別動隊當一名士兵。

「很好。」他們回答。「來參加我們吧……」

水開始沸騰了。他們都蹲下來，它聽在馬鈴薯上面輕輕地歌唱。沿着路基，還有幾處營火在燃燒着。

「這還不够好，你們知道，弟兄們，」伊凡說。「我是在戰場上煮馬鈴薯。我們這個樣子不會打敗德國人。」

那三個人蹲在火堆周圍聽着他，等他說下去。

「我們應當把別動隊的給養組織得好一點。假如要我去當斥候，我怎麼能餓着肚皮去呢？那是對的，是不是？當然是的。我們要有大批的馬鈴薯、脂肪和麵包。那末我們就要草定一個我們需要多少給養的預算，把它交給參謀部。同時我們要挑選一個軍需員。這樣事情就會好起來。」

那個穿着德國制服的人從他那茅草般的頭髮下面抑鬱地凝視着伊凡，問：

「你是誰？」

「啊，我是從很遠地方來的，」伊凡回答。「我是一個彼得格勒鋼鐵工人。」

「換一句話說，你是一個共產黨……」

伊凡慎重地斜了他一眼。那三個人都坦白而爽直地瞧着他，臉上帶着懇切的表情。

「你們的別動隊中有許多共產黨嗎？」他問。

「我們都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那個襯衫撕裂的高個子青年坦然回答。另外一個，那有鬍子的漂亮的一個，用一聲「啊哈！」來肯定。那個憂鬱的少年點點頭。

「我們什麼黨員都沒有。我們之中能讀能寫的並不多，但我們都是布爾希維克。我們聽到過你們彼得格勒鋼鐵工人，可是你們有沒有聽到過我們，我却不知道……」

「我們是地下工人，」那個襯衫撕裂的少年仰頭大笑。「我們是土匪鼠。」

「我們一個禮拜看見一次太陽，」有鬍子的那個人說。

被插嘴惱怒了的那個容貌倔強的人對少年們皺眉。

「這兩個——費奧特加和伏洛特加——他們自十三歲上就在礦裏做工，我們這兒都是世襲的礦工。」他點點頭微笑，而他的微笑像他那眼睛的光輝一樣的憂鬱。「我們一下子就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我們擁護你老哥，我們擁護你，不要嚇。」

「我們的職務要做得小心，總是不會錯的。」伊凡愉快地回答。「我以前帶着一個點動隊到一個村莊裏去，那兒每個人都贊成蘇維埃政權，可是一個共產黨都沒有。第二天早晨，留下我一個人活著。」

兩個少年聽到這裏都大笑起來，露出潔白的牙齒。那個容貌倔強的人說：

「那在村莊裏或許是可能的，但在礦場裏，你沒有共產黨就不能有蘇維埃。拿我來說吧，我的名字叫蘇米林·左克，我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前怎麼樣呢？我來告訴你，我睡在爛泥堆中的板床上，穿著滿身濕子的破衣服。我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於是打我的老婆。我的天，我喝醉了回家——而法律不允許我打人。我有許多事情得憂慮，我記得我是怎樣的想到我所忍受的一切虐待，於是血就衝到我的頭上來，而我的頭會被這一切疼痛起來……於是，我變成了一只畜生。總工程師本來逃不了，他在晚上逃走了，這狐狸精般的德國小鬼！」他狂怒地看一看那個穿撕裂的襯衫的少年。「伏洛特加，你可記得我們為蘇維埃政權召開的第一次大會嗎？我那時候就要扭斷那個德國人的頭頸。我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院子裏去拿木板——是三吋厚的木板，把礦東西和板床都從廠裏清除出去，造起板壁來，這樣我們每個人都有了



一個分開的房間，我們自己的小宮殿和城堡。我在早晨醒來，會想起我是監工，我會手過倉庫和焦炭爐而我是監工；我會走到礦井裏，走到煤層上，而我是監工。現在，我沒有什麼理由去打我的老婆了。現在她有了，一把銅茶壺，她穿著破衣服出去感到難為情，所以她穿得整齊齊的，因為我做了工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而我的孩子們進了學校。你把它想一想，朋友，寫信到彼得格勒，叫他們不要焦急：頓民茲礦工已經去爲蘇維埃政權戰鬥了。我們將戰鬥到底……」

馬蹄的聲音響了起來。四個人都轉過去向黑暗裏注視着。五個騎兵疾馳到營火的光焰中，他們突然勒住韁轡，白沫從喘息着的馬嘴上飛濺到火焰中。第一個下馬的是一個容貌強健，穿着一件配身的短大衣的人。他立刻在火堆旁邊跪下來，從他的軍用皮囊裏掏出一張地圖，伏在那上面。

第二個下馬的，是一個身材魁偉，鬍鬚很長的人，第三個是一個瘦削的，穿着一件灰色短衣的青年。他們兩個迅速地在一個人的旁邊蹲下來。他說：

「你們真是一對自作聰明的傻瓜，在只離你們十二俄里以外的側翼留下一個武裝的村莊，而假如明天他們炸毀了喀明斯加的橋樑呢？你得有二十輛兵車被截斷，你不會嗎？」

那個瘦削的青年回執地回答：

「等一等，克林和根特羅夫斯克的白黨捲入戰鬥會更壞，鬼知道我們會喪失多少時間。我們的任務在於盡速通過立卡。」

「所以你要發起與一個還沒有打敗的敵人作後衛戰的風險，這是不是你的戰術的正確理論？」  
用他的筆尖掃掃着地圖，那個身材魁偉的人調解說：

「他是對的，高里亞……」

「我當然是對的，」伏羅希洛夫激烈地說。「在任何情況之下，這兩三天內我們得在喀姆斯加阻住敵人。天一亮，我就派盧喀、別動隊和盧根斯克別動隊帶着古立克的砲兵中隊去攻根特羅夫斯克的哥薩克。他們會沿着頓尼茲左岸進兵。亞歷山大·約科夫里維支，把你的鬚鬚拿開，我看不到了……」他用他的臂肘把巴可孟科的頭從地圖上推得遠一點。「根特羅夫斯克必須加以佔領並守住。我們將有一個可靠的左翼，我們將在喀姆斯加前面的路軌兩旁守住戰線。」

爲了使他們看地圖能够清楚一點，伊凡多投了兩片木板到火堆裏，伏羅希洛夫粹受熱力向後驚視。  
「噤，噤了！」他說，注視着伊凡，於是又突然說：

「啊，原來是你嗎？你好呀！」

「你好，克萊明戴·頁弗里莫維支，伊凡回答。

「那天晚上在斯莫爾尼站崗的那個人可不是你嗎？」

「對了，正是我，克萊明戴·頁弗里莫維支。」

「你在他們的別動隊裏嗎？」

「從昨天起」

「妙極了！你跟他們一塊兒工作，礦工是一塊鐵，但是他們的紀律不大好。」他揚眉叫伊凡近來一點。

「你曾經和別動隊指揮員彼得·洛夫談話過嗎？」

「克萊明戴·頁非里莫維支，我對指揮員有點懷疑。」

「你們的彼得·洛夫在頓尼茲和盧根斯克已經兩次不必要的弄糟了別動隊。我明天將召集一次別動隊大會，我們將發見你是一個可靠的人。你準備好弟兄們……」

「好極了！」

「你願意當一個斥候嗎？」

「願，軍長同志。」

「那末挑選十個人，任務是這樣：看……」伊凡蹲下來，伏羅希洛夫用一個鉛筆頭指定地圖上的一點。「你們的兵車是在這個地方，向南三俄里是喀明斯加——這兒，你們順着頓尼茲左岸一直向根特羅夫斯克村去。情勢是這樣：根特羅夫斯克的哥薩克屠殺了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三天以前，約金·希却亭科帶着他的別動隊去襲擊他們，損傷了他們一點又後退了。今天我們接到消息，說根特羅夫斯克的哥薩克在企圖突擊喀明斯加，去炸毀橋樑和截斷我們的兵車。那就是說他們已經和德國人取得聯絡並收到了武裝。德軍必定在附近。他們在那兒呢？那是你的任務，去發現德軍，希望在明天中午會得到你的消息。」

「好極了，軍長同志……」

「這是一件危險而又責任重大的任務……」

「好極了！」

伊凡·果拉把那個憂鬱的礦工和兩個少年從火堆旁邊拖開，和他們耳語，朝伏羅希洛夫點頭。然後四個人都爬上路基到他們的客車裏。當他們回顧的時候，火堆旁邊的人之中，有兩個已經在上馬。伏羅希洛夫蹲着，彎身到火堆上面，大笑着從鋼盔裏摸出馬鈴薯來。他燙痛了他的手，把它從這隻手到那隻手顛來顛去。然後他把馬鈴薯裂開來，吃了一半，把一半丟回去。從他的傳令兵那兒接過馬鞍，他輕易地蹬上馬鞍，立刻催促他的栗色種馬疾馳而去。

巴可孟科笨重地爬上他的馬鞍，齊特尼夫在馬後用一條腿跳上，躍身上鞍，用他的足趾探索着踏鏢。騎士們疾馳到黑夜裏去了。

「拿起馬鈴薯，裝在你的口袋裏。」伊凡對伏洛特加說。

## 第八章

巴可孟科把他的外套丟在他那匹紅褐色馬的頭頸上，把他的皮帽推裂開後，一只脚退出踏籠，斜坐在馬鞍上。太陽升在青褐色的草原上，燒灼着他那和藹的臉。

士兵們在鐵路路軌的兩旁忙碌着，他們一面掘土，一面在叫喊，談話和笑樂。重裝隊向西總止在頓尼茲左岸鬱茂的叢林裏，在河對面，大約三俄里以外，伸展着喀明斯加大村莊。兵車正朝着接近村莊橫貫頓尼茲的鐵橋蠕動着。

一大批各色各樣的人從河的那一邊乘船渡過來自動挖壕溝。恐怖降臨到喀明斯加，因為它早就負着一個赤色村莊的榮譽。在去年冬季，村莊繼續逮捕了五十多個新來的忠心皇室的將軍們和哥薩克官克把他們送到盧茲斯克。當時時局非常嚴重，使赤衛隊隊長巴可孟科不得不槍斃他們。還圍大村小村的哥薩克們，尤其是最反革命的樞特羅夫斯克，爲了這些逮捕，立誓要和喀明斯加人算賬。培養着內心的忿怒，他們只等待着機會。那個機會隨着德軍的到來降臨了。喀明斯加每夜都生活在襲擊的恐怖裏。

籬的馬隊在等待着士兵們不知在呼喊著什麼一個長着鬚鬚的漂亮的軍人流著汗扯開了他的衣領從貨車奔到士兵那兒，拉緊了喉嚨嘶啞地呼喊著。愛格麗妮娜一直走到他那兒，拉扯他的衣袖。

『隊長……』

『裝砲彈的馬車不夠，』盧略雪大呼。『第二列每人抱一個砲彈，運到砲兵陣地去……』

愛格麗妮娜用力拉他的衣袖。盧略雪轉過來，露出他的牙齒。

『隊長，唸一唸這張字條。』

『滾蛋……』

『唸這張字條！』愛格麗妮娜執拗而嚴厲地重覆一遍。

他從她的手裏奪過來唸了一遍。

『費奧陀西夫同志！』盧略雪高喊，頭上的青筋依舊飛漲著，『給這個女子一桿槍和幾排子彈。』他

轉過來對愛格麗妮娜說。『你姓甚名誰好罷，我以後再記下來，要是你還活著回來的話。排到隊伍裏去。等

一下……你不能這個樣子去。嘛，費奧陀西夫，發一條褲子這個姑娘。』

一個忿怒的聲音從貨車上回答：

『我們沒有什麼褲子……』

『那末你只得在戰鬥中去找一條褲子了。你走吧。』

早晨六點鐘，連片軍隊的報告開始傳到配着一輛鐵甲車頭的伏羅希洛夫的幹車裏，騎着光背馬，礦工伏洛特加氣喘噓噓地疾馳着來報告，說他們五個在晚上通過了哥薩克步哨，當晨曉露露的時候，在一個車站的右外方看到一隊德國哨兵。德軍從西北方向，根特羅夫斯克馳來。礦工們不能遏制他們自己；他們向德軍開火，驚起了整個村莊。他們躲在一一個打穀場裏。伊凡·果拉命令他，伏洛特加捉住一匹哥薩克的馬，疾馳到參謀部來，但是伊凡和他的同志們還在打穀場裏，他們得去援救。

伏羅希洛夫下令驅逐敵人並佔領根特羅夫斯克。盧塔雪的共產黨別動隊和盧根斯克第一別動隊沿着頓尼茲左岸移動，越過那依舊染着春天新綠的草原。太陽開始燒灼着他們的背和頸。

在遠處，穿過顫動的草原的薄霧，他們可以看到尖塔般的白楊園圃，和根特羅夫斯克的白色教堂，顯然平靜地沉睡在頓尼茲河岸邊。左右顧盼着，古立克砲兵中隊的四門砲，被那疾馳着的、羸瘦的、紅褐色和雜色小馬拖曳着追上士兵的陣線，爬上一塊白垩質的高地。

陣線急急地向前移動。士兵們一面走，一面扣上他們的短褂和短上衣。哥薩克步哨從河邊的叢林裏開火了。愛格麗娃娜好像在夢中行進一樣。那裝滿了子彈的、沉重的帆布袋，壓着她的大腿，槍帶嵌入她的肩膀。她瞥視着那飄浮在草原上空的雷一個聲音時在她的後面呼喊：「姑娘，別衝得這樣快！」於是她落下來，把草原溫暖的微風灌滿了她的兩肺。







「噢……伊凡……」

攻擊兵力的浪潮把愛格羅、格羅和伊凡帶到廣大的教堂方場上。戰鬥結束了；哥薩克們被活趕出了村莊，騎馬退入高地以外的草原。零碎的槍聲愈來愈稀疏。方馬上反響着大笑和愉快的叫聲。吊水機軋軋地響着。全村莊裏在煙和辛辣的塵土裏，中午的太陽像一個銅球似的懸在上空。

「哦，想不到在一場戰役中遇到她！格普加！我不能相信！」伊凡反覆的說。

「我以後再詳細告訴你，伊凡，現在我要喝一口水……」

她的手足到這時才發抖。她用力把槍帶從肩上卸下；她的未穿鞋襪的足掌滑滑地在井旁冰冷的泥中。

「格普加格普加！」粗大而高興的聲音呼喊着。她的哥哥密科拉推開人羣，向她鑽進來；他的臉上蒼生着鬍子，他已長成了一個成人。他用兩臂擁抱他，把她的頭在他的胸膛上靠了一會兒。年青的哥薩克伊凡·普羅克伐鐵浴夫走上來，用冷淡而明亮的眼睛凝視着她的眼睛，用他的手拍拍她的。

「你爲什麼不穿全副軍裝？」他問。「你不怕我們笑話嗎？」

馬脫維·機羅克和其他的人也向他們走過來。波康像一只熊一樣的擠進人羣裏。「這是你的妹妹嗎？密科拉？」他問，張開着嘴。「那種姑娘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士兵們互相說。他們向她招呼，介紹給她，讚賞地從頭到腳的觀察她。

她害羞得死多活少地站着，垂下她那包着褪色的頭巾的腦袋。她的裙子一直裂到大腿上，她全身掛

着破布，血從她的腰部流下來，那兒會發着哥薩克的指尖挖了進去。

她開始默默地走出那一圈人。伊凡·果拉追上了她。她向一輛覆覆的大車走過去，那兒躺着一個死了的哥薩克。

「你真要從他身上剝下來嗎？」伊凡問。

「指揮員命令我在戰鬥中去弄一套衣服。我馬上可以在井邊加以洗滌。」

「回去，回去。」伊凡說，粗鹵地把她推開。「我來幹那件事。」於是，他僵僵下來，開始剝掉死人的條紋襪子和漂亮的靴子。

## 一一

他們走進方場上一個沒有柵欄的庭園，愛格麗諾開始在井旁的馬槽中洗滌哥薩克的襪子。

伊凡坐在近邊，把他的來福槍夾在他的兩膝中間，注視着愛格麗諾用繩子拉起一只木吊桶，抓住它的柄，向後仰開她那強壯端正的身體，把水倒出來，於是又將吊桶放到水裏，快樂地大笑着，因為伊凡坐在近邊，並且在注視着她。

他乾咳幾聲問：

「你收到我的信嗎？」  
「你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失去了它。」  
「你收過嗎？」

愛格羅托娜轉了過頭，她的眼睛裏閃閃着淚光。

「用沙子把它擦一擦……你翻到那封信的時候，你最好可以把你弄進來……那會使你便利一點，而我可以少担一點心……」

「很好，」她說，把她的背轉過頭對着他。

「你在尼士尼·契爾幹了些什麼？」

「啊，什麼事！」她嘆息一聲，而他只對她等待。他嘆息，因為他已經忘了他自己的清白……結果很不堪，而且……我猜想你已經知道這一切了，你……」

「幹得好！伊爾那這隻野貓必須來打我，」她說，「你已經幹了一件勇敢的事，繼續下去吧。」

她洗滌了以後，把沙子壓成塊狀，不讓它乾。她洗滌了一點鐘，突然朝着一面窗戶裏射着太陽一樣，竭力想把他的消逝的眼光從他像個字裏面擦去。這面窗戶是開在大陸上。

「你在打殺場裏捉哥羅克的叛徒方法，既好又正，」他看着她一會，現在女子也參加了革命。她們不願意有任何人來侮辱她們……」

要格羅登翻身也不肯回答。

「此外，女子還有什麼好笑的？」

「不，你對，你完全是對的。」

於是，她第一次突然大笑了。她的眉毛高擡分了開來，像一個孩子的一樣，她的臉變得又圓又美，她露出她那平整的牙齒，她像一吳敦地似的開了花。

「什麼事？」伊凡問，在她背後面張着嘴巴。

「我在笑我的念頭。」

「哦，你真蠢……」

她笑得更起勁了，她的膝頭彎曲下來，直到好像再一下子她會坐在地上。伊凡盡的一聲把冷托頓下，憤憤地擡起他的鼻子，開始向別處擡頭，可是她始終牽涉了他，他頭大他的嘴巴吼叫了。於是格羅加坐了下來。

「啊，媽呀！我想你會笑着臉的。此外，這是你而且，我當你的。一問後，這怎麼麼說呢？你這傻瓜難道我把你拖在我馬鞍上嗎？」

「好了，把你的褲子穿上吧，你是一個男人，別別重壓妻子。要是被他們捉到，你也就沒有什麼可笑的了。」

「褲褲子還濕……」

伊凡鼓起他的兩頰，但是他也要在這荒蕪的廢園中的井旁多留一會兒，看愛格麗芭娜拾起褲子，舒展它，摸摸它，把它拋在她的肩膀上。輕快地彎下腰，她從地上拾起子彈袋，突然驚惶地回顧：她的來福槍到那兒去了？她揚起眉毛。於是她看見它插在伊凡的膝頭中間，但是他並不立刻遞給她……

「好吧，把它給我，」她說。

「拿去，那末來拿去！」

她開始來拔槍，她那發燙的大腿觸着他的肩膀，把他燒灼起來……他帶着一種異常的表情凝視着她的大腿。她的臉立刻翻起一陣紅雲。

「放開，伊凡……」

但時間不允許他們訴說他們整個的心跡。門外起了一聲震耳欲聾的咆哮，一陣塵烟在空中捲旋起來。士兵們呼喊著，槍聲亂響著。伊凡跳起來命令愛格麗芭娜把濕褲子穿上。當她用一條腿跳躍著，把另一條腿拙劣地伸進褲子裏去的時候，又爆開了幾發砲彈。德軍和哥薩克開始反攻。他們的騎兵連已從草原回來，迅速地包圍村莊。

清新的夜風吹涼了他的背，在他身下的溫暖的泥土，微涼的氣息，當伊凡騎馬過來在子彈袋裏摸索時所看見的繁星密佈的碧空，那戰場的喧嚷，砲彈的爆炸和狂嘶，甚至後路不斷地被騎兵騷擾而後退的士兵們緊張的擾攘：這一切伊凡的感覺都因對力量、對勝利、對幸福的信心而提高，而緊張，而深刻。

而一切是因爲愛格麗妮娜躺在他的旁邊，在水溝裏，忿怒地囁囁着和射擊着，殘缺不全的別動隊所遺留下來的其餘幾十個士兵一樣。

時候已在午夜。盧根斯克別動隊和共產黨別動隊一面後退，一面阻止哥薩克騎兵連的壓迫。奪取根特羅夫斯克的戰鬥得了一個悲慘的結局。他們沿涅尼茲左岸的道路被截斷了，村莊被包圍了，德軍的大砲向集中在方場上的隊伍轟擊。他們不得不越過那被砲彈掃毀的，燃燒着的橋樑向右岸撤退。誰都不會預料到事情會有這樣的一個轉變，年青的戰鬥員們陷入了困惑中，沖散了行列，四面八方的分散開去，每個人都想保全他自己的皮肉，突破包圍。

指揮員盧森堡在草原上疾馳，集合那些逃奔的士兵，古立克砲兵中隊衝上一塊高地，揮舞他們的砲口，把他們的最後幾發砲彈向衝上來的騎兵擊射去。

士兵們自己也不知道驚惶是怎樣起來的。每個人都明白哥薩克會把所有那些逃奔的人像騾羊似的殺死，而士兵們也不是懦夫，他們都會想一想。但是有些人却狂叫起來，有些人丟下他的槍和衣帽逃跑。破曉的薄暗漸漸降臨了，但現在已不能逃避戰事。『好傢伙！』沃羅希洛夫架着他的栗色馬經過兵

車時會說：「你們昨晚上還打得好，現在怎麼打不贏了？」

在破曉的薄暗中，深恐敵軍窺伺，這陣砲戰，敵軍的砲彈也停住了發射。重新集合的各別勁隊在後衛稀薄火力的掩護之下，自軍官方的陣地出發，這陣軍車與步隊的預備擊獲得了退却的方向。

掩護後退的士兵陣線後面，一個騎者牽着一匹戰馬的馬，跨着在暗濛的星光之下出現。

「來呀，來呀，弟兄們；再後退兩百步。」

士兵們一聲不響的站起來，惶惶地自退，在繁茂的土坎後面。個個頭戴鋼盔，提槍說：

「不要在黑暗中失敗，顯在我的身邊。」

在這樣的情況中，是沒有時間來思量的。但這個句快話好像大得使他不覺不聽。只是有人告訴他，說一個極其嚴肅的人，爲了一些事至不能一談的戰事，且其爲了他們軍隊的一位軍官在旁，增加了份外的勇氣，這他是不能相信的。但九日在比倫，他的名字正當是那一排陣亡下的泥土變得輕鬆起來，繁星好像友愛的，工人和農民的繁星，猶如燈塔似的在大革命上空閃耀。他的思想也變得輕鬆起來。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 四



德軍終於明白了伏羅希洛夫帶他的三千輛貨車與行軍向沙里津方面突圍的破釜沉舟之計。這樣的一個決定和德軍以前所接獲的各色別的情報聽起來是根本不同的。

他們決定把伏羅希洛夫的兵車圍困在雷里諾和立卡之間，逼使第五軍放棄他們的貨車逃散。他們開始包圍立卡，雷里諾和雷里諾依方面反應而下，使德軍在草的後方，圍守喀明斯加車站。

伏羅希洛夫和他的兵力中求奇勇的裝甲隊員在一起，雷里諾。魯特尼夫和阿爾頓被派去領導火車向立卡轉移。雷里諾的兵車在雷里諾車站的車站裏，舉行一次大會。伏羅希洛夫坐在他的馬上演說：

「五月一日的大會，在雷里諾車站的車站裏，舉行一次大會。伏羅希洛夫坐在他的馬上演說：

「今天，不要忘記雷里諾車站的車站裏，舉行着示威。今天是大會的日子，是檢閱的日子，是無敵的日子，是着雷里諾車站的車站裏，我們不論何時都準備把無情的鎗子射向工人們毫無防備的胸膛。」

伏羅希洛夫一個裝甲隊員的兒子，他那匹栗色馬，前額上佩着一顆星，修飾得直像一把指揮刀似的發光，因為缺乏糧食，他的前額上已經地掉着皮鞭。那匹馬響起他的耳朵，昂着頭，把肉汗濺到那些擁擠在車長週圍的士兵們身上。雷里諾也為了這一種節目的光榮，胸黑，那壯，身材魁偉的士兵們穿上扣緊衣領和被汗漿潤的襯衫。雷里諾車站，他們拾起緊壓地監視着伏羅希洛夫愉快的臉。

「將士們！我們很首先決心把雷里諾車站裏，在一個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不怕世界布爾什維克所有

的軍隊和艦隊。我們決意來建設一個新世界。爲着這個不可動搖的決心，我們的第一件任務是把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在蘇俄的領土內肅清。那件任務已經托付到我們身上，將士們，而我們必須把它完成。德軍的進攻是爲了要奪取我們火車裏的軍用品，摧毀我們遠大的鬥爭計劃。我們不能容許它。今天，我們必須向帝國主義者顯示，無產階級手裏的紅旗是擲不掉的……今天，全世界各地在響徹「國際」歌的雷聲，而我們這個地方，有勝利的戰鬥的雷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會聽到它那威脅的聲音。雖然我們是在幾千里以外，却沒有什麼關係。他們能看到我們嗎？他們能聽到我們嗎？他們能，同志們，歡呼吧，爲了……」

他的聲音和士兵們的叫喊都被斜坡後面，從密里羅次方面傳來的德軍砲火聲淹沒了。

立卡是一個大村莊，在滿長艾草的小山斜坡上，點綴着白墻粉飾過的小屋，草頂的打穀場，柔枝編成的籬笆，高大的白楊樹和櫻桃園。火車站躺在山腳底下，在村莊和車站的東面，伸展着一個低臥着的沼澤。到沙里津去的鐵路繞着沼澤，在貝拉·喀立塔代越過頓尼亞河。

在立卡的南面，延亘着到羅斯托夫去的鐵路線，德軍正沿着那條路綫前進，轟擊僅離立卡一站的齊維里伏車站。阿爾頓乘了一輛鐵甲車向齊維里伏出發，去疏散難民並儘量帶走貨車和客車。

德國飛機在立卡上空繞圈子，扔擲炸彈，許多小屋和建築物冒出火焰，把小山和風車都裹在煙中。

五月一日一整天，兵車一輛接着一輛的到齊了。沒有足夠的鐵軌線來調動這麼多的火車，車頭的汽

管發出兇猛的響聲，號機員靠在他們的車座上伸出半個身體阻咒着；難民們從他們的貨車敞開的車門裏焦急地凝視着天空，火車在一條小路上叩撞，接着又莫名其妙地長時間地停留下來。

但這一切愈來愈深的混亂的理由是因為向沙里津東去的路已經被截斷了；哥薩克炸毀了貝拉·蒂立塔伐那兒頓尼茲河上的橋樑。立卡是一條大岔路，兵車一輛接着一輛，載着幾萬個武裝和未武裝的人民，冒着汽開進來。

五月一日，在喀明斯加村莊附近的草原裏非常熱，太陽透過塵煙，昏暗地照耀。一響鐵雷震動了地面，掃蕩着伏羅希洛夫塹壕線。奔跑着的德軍人影時時穿過煙霧出來，他們頭上遮着寬馬鈴薯的鏟子，身前伸着寬闊的刀身。

小隊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從血污的塹壕裏站起來，耳朵震聾，滿臉泥土的士兵時開他們那充滿塵灰和仇恨的眼睛，爬行着，奔跑着，顛覆着，上前去和那些屍體交鋒，咒罵他們，像乾草又刺進一束稻草似的，他們把四面鋒利的刺刀插進那些肩胛狹小，衣領緊扣的小軍官身上，插進那些揮着手槍，毫無一般德國人的自信心，臉色青黑的軍曹那被烏克蘭豬肉塞得膨脹的肚皮裏，插進那些——上帝寬恕他——戴着眼鏡，長着端正而掀起的鼻子，被血腥的布爾喬亞派到頓河草原來找一個坟墓的德國兵四陷的胸墜裏。

一次兩次，德軍前來攻擊，但是他們抵抗不作肉搏戰，終於轉過身來逃走了，他們之中有不少可憐蟲。



中排，把士兵們打得直滾，被碎的大車翻了一個身。在車輪旁邊，躺着一個女人，穿着一條污穢的裙子，她的兩膝跪在身旁，一隻手緊握着一把槍和泥土。一張黑頭布已經蓋上她那個佩着紅十字的頭巾……巴可孟科看見了軍長的栗色馬，他正被馬蹄踐踏，他那臉頰寬闊，鬍子修得光光的面孔蒼白慘淡，他的眼睛半開半閉……

「軍長在那兒？」巴可孟科叫喊。

「在作戰。」

到他轉向以後，巴可孟科才發覺到那孩子已經受了致命傷。在他前面的煙霧裏，呼聲在咆哮，手榴彈在爆炸。他僵僵下來，握着手槍，同一班戰術的士兵對過。但是那鋼鐵的鏗鏘聲，爆炸聲，興奮的呼喊聲都退入了遠處。德軍這次又退了回去。

在他奔跑的當兒，他一點不留心滑進一條臭溝裏，他的膝蓋碰得這樣痛，甚至眼淚湧上了他的眼眶。他跳起來，前面的煙霧散開了。一個人在黑暗地同他走來，他一面走，一面想把他的劍插進劍鞘裏去，但是却抓空劍鞘的尖端，他的劍掉在地上，發出響亮的一聲，像一條濕汗流的眉毛上。

「嗚！」巴可孟科大叫，「……你……你……你……你不能這樣幹！你說，喝要參加大戰……！」

伏羅希洛夫站停下來，他低低地，用他的眼睛釘住巴可孟科。

「哦，這有什麼關係！」他說，「這次混戰得可啦，他們只想衝過來。」

他又想聽他的敵人巴爾說有一看漏針，壓上壓還在滴着血。

『很好……但是據我看來，你沒有權利……聽着……情勢非常嚴重……魯特尼夫剛才打電話來

……』

伏羅希洛夫也驚駭的凝視血污的劍鋒，他們同客直走去，巴可歪斜談到魯特尼夫從立卡打來的電訊，伏羅希洛夫只對他的朋友急急地斜了一眼。

『所以我們得作戰，此外就沒有別法。我們得繼續作戰直到路軌修復……不論事情如何演變，我們決不讓軍需落在德國人手裏。』

## 五

五月的第一第二兩天過去了。伏羅希洛夫繼續在察明斯如阻住敵人，所有的兵車現在都接近了立卡。克拉克、洛夫、勃羅幾百個雜民，用機關槍保護着他們去修理直到貝拉。客、立、塔、伐的沙里津鐵路路軌。第五軍的各別動隊安置在小山上的野塔和溝塔裏，從西南方和南方掩護着立卡。

伊凡、奧拉和愛格區區噸重新參加了陣亡。陸軍，他們發給多數人只帶一種靜坐待變的態度。他們那知道軍長不讓一輛貨車落在敵人手裏的堅定的決心，但是這些等待在山腳下的貨車、客車和冒烟的軍頭，他們那數目簡直數不清。人為之多並不能向那被綁架到對敵的士兵們學子裏呼着說：『軍長下

會令個很容易，他不論希望要多少，真可以隨意給他。可是我們却不用我們的血肉去保衛這些該死的軍需……」

當伊凡遇到葉米林·左克的時候，便看出士兵們是在一種多麼不潔的情緒中。左克原是一個陰沉的礦工，他從死掉的德國兵身上剝了一件衣服。他對於伊凡、伏洛特加和費與特加活着回到別動隊裏來，並未顯出喜悅的表示，甚至並不向他們打招呼，却只是鬱鬱不樂地轉過身去，不顧和他的眼光相接觸。

其他的礦工們滿面煩惱，全身污泥，衣衫襤褸，赤裸髮足，縮成一團僵直地坐在未完工的甕壕旁邊，他們顯然沒有一個想留在那兒。他們坐着沉思，想頭頂上的一架在天空中閃爍的德國飛機。

在這樣一種情緒之中，別動隊分明是不宜於作戰的，緊急的措置必須鑽出來，當他挖完了一條小壕溝以後，伊凡把他的鏟子猛投到新鮮的泥土上，對兩步以外，用一把掘壕工具在挖土的愛格麗雅娜說：

「我們個人的利益現在必須放在第二位；你同意嗎，格普加？」

「是的，我同意。」愛格麗雅娜回答，簡直她出酸痛的苦春，同草原邊際墮下去的太陽，照到她那發燙的臉，她披上她的衣袖，用赤裸的手背掩她一抹那溼漉漉的眉毛。伊凡覺得她的舉動非常動人，而她本身在陽光中眯緊眼睛又似乎非常美麗。

「我必須決定冒一次大險，然而使我憂慮的却不是那件事，而是我將要的事究竟對不對，我越想就越覺得難以完成，越覺得難以完成？不知道，不知道。除此以外和一個比較年長的同志討論，因為這兒沒

「一個人可以談兩段又不鬆手旁觀，而且就待去發動。」

要格爾德娜下十分鐘的休息，他有一隻公鷄看着發聲的，他的眼睛凝視着她那裹在掘壕工具柄上的污穢的手，但她卻道着這話，她彎着頭向太陽點頭作答。伊凡起出壕溝，向一架當作別動隊指揮部的瞭望台用的風車走出。

在風車門口，兩個指揮部的兵士在一個半埋在地下，破碎的礮石上。一個穿着件學生裝，面色蒼白，長着小小的牙齒和一臉火紅色的鬍子；另外一個，看他的個體，道十幾歲的頭髮披到他的肩胛上，鼻子上架着夾鼻鏡，他那赤裸的身上，用一條粗布束着。他們無聊地在用一付破紙牌玩着二十一點。伊凡求見指揮員。那個紅頭鬍人，也不曾的冷淡地回答，說指揮員有事。

「那末，他睡着了嗎？」伊凡問在礮石上坐下來。

「哼，他就算是便怎麼樣，那與你有什么相干？」另外一個人一面洗牌，一面回答，「這不是指揮員睡覺的時候，去叫醒他。」

「嘛，忙什麼？」

「我有要事。」

那兩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紅頭髮的人問：

「你是我們別動隊裏的嗎，同志？」



「不錯。」

「指揮員沒有命令向他作任何報告，你知道嗎？」

「你去叫醒他……」

他們又交換了一下眼色。這個傢伙分明是無論如何不會讓他們安靜的了，但是磨坊的門格格地打開，指揮員彼得洛夫自己走了出來。他是一個圓臉的矮胖子，沾滿了麵粉，面帶睡意和怒容。

「哦，什麼事？」

他問，以並不友誼的態度從頭到腳打量伊凡。「啊！原來是彼得·格勒的共產黨同志，帶着命令來哩，我想？」他裝出一副乖戾的面孔，在磨石上坐下來，摸出一只洋鉄烟草盒，捲成一支紙烟，鼻子裏噴着氣。「你的辦法毫無用處，同志，那是浪費腦筋的計劃。而我們得去處理活人，不是抽象的觀念，不錯……」

伊凡兩腳分開站在他面前，雙手叉在兩旁，正像一個人應該在指揮員面前站立的姿勢，彼得洛夫從他的鼻孔裏噴出一陣濃密的烟霧。

「喂，你到底要什麼？」他問。

「別動隊的組織太壞了，指揮員同志，大隊這種狀態不適合完成任何軍事任務。」

「但是誰會發出什麼軍事任務的命令？」指揮員突然大呼，他那半頭頸變成青白色。「第五軍參謀本部嗎？我並不承認任何這種軍制。我並未參加它的隊伍，我的別動隊只是被鐵路和第五軍連繫在一起。」

我的別動隊服從人民的意志，我的別動隊並不想執行獨裁式的命令，爲了誰的利益？如六月廿五日的被傢私擄在我們的肩上，別動隊的意志……那就是軍令。」

指揮員的反叛是很明顯的，忿怒而蒼白，他慷慨地暴露了出賣他自己，他大概是一個鄉下教師，那些六個月前，在立憲大會裏衝到社會革命黨的講台上去而現在在烏克蘭白黨中央密令之下工作的人之一。他是一個強壯的小傢伙，同時是一個出賣自己的傻瓜。伊凡一面站在他前面，一面却急急地在考慮應採取什麼最好的行動。

「奔到車站上的參謀本部，去勸魯特尼夫報告指揮員的反叛嗎？顯然的，在隱秘中，魯特尼夫會派我自己來處理這次叛變。此外，那樣做會失却時間，而我無論如何不願不聞這兒……」伊凡對那兩個指揮部傳令兵一眼，他們已經放掉了紙牌，兩手插在口袋裏，故意藐視着伊凡。顯然的，當他發出第一個不審慎的舉動或語言時，他們就會打死他。

廣場那兒沒有別的人，週圍幾百步以內的田野上荒無人跡。

「齊維里伏被德軍佔領了，指揮同志。」伊凡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突然發明了這個故事。「阿爾頓同志的鐵甲火車已經到了立卡。」

「你在說謊！」彼得洛夫怒斥，但不能確定。

「我沒有說謊，指揮同志，你爬到風車頂上，你可以從這兒看到鐵甲火車，德軍現在不論什麼時候都

會來襲擊我們，我們無論如何得作戰……」

彼得洛夫射了他一眼，其他兩個人交換了一下眼光。紅頭髮的人向風車走去，伊凡聽到踏級在他的脚下格格作響，現在伊凡對面只剩下了兩個人。他伸出他的手，以深沉而粗大的聲音宣稱：

「無論如何，你得召開一次會，指揮同志……別動隊毫無組織，德軍會把我們像一羣羊似的粉碎。事實如此，不發一粒子彈對你沒有好處……」

指揮員結實的頭頸又漲滿了血。他沉重地呼吸着，但保持着沉默，想決定伊凡的言語中有幾成只是純粹的挑撥。

「本隊不立刻退出陣地，就必須堅決支持到底，讓我們來開一次會吧，指揮同志……」

「很好。」彼得洛夫從塵石上笨重地站起來。「很好，你回去吧……」

「我不是這樣的一個傻瓜，朋友；你要用一粒子彈打穿我的背骨。」伊凡想，他大約只退後五六步，正當那個關頭，一個紅腦袋從風車頂上的小窗口裏伸了出來，伊凡的心臟卜通卜通地跳着。

「費奧陀·費奧陀羅維支，」紅頭髮的人從窗口上大呼。「大約五俄里以外的鐵路線上，有什麼東西在冒烟，那或許是鐵甲火車。」

「什麼？」指揮員驚訝地喊叫。

「什麼？」伊凡對他自己說，甚至比指揮員更驚訝。

好像特地來證實似的一發砲聲隆隆地從遠方的草原上滾過來，指揮員採取了一個倉卒的決定，向那個長頭髮的人點點頭，他低聲命令他：「把這包文件打成一個包裹，把馬匹準備好，他對伊凡一眼都不看，緊蹙着眉毛，雙眼起了一層野性的光。」伊凡略略地照在他後面。

指揮員的嗓子滾滾地響起，在野性的喊聲中：

「伐爾伐拉波爾第三號的隊士兵，我們第一次戰地緊急大會。」

礦工們開始爬出坑道，從地下升了起來，他們圍繞着指揮員，伊凡眼睛看着地下，站在他的近邊。

「決定基本問題的時候到了，波度說，我們作戰爲的是什麼？」指揮員開始演說，他的眼睛掃視着礦工的嚴厲的臉。「我們離開老家爲的是什麼？我們像羊似的被趕到他鄉爲的是什麼……」

「到他鄉！」伊凡在他後面用深沈的嗓音說，微笑着抬起他的頭。「離開了我們自己的烏克蘭強盜的鞭子和劍，我們來到這裏……」

「同志！」指揮員紅着脸繼續演說，「不要作聽話的工人，丟下你那布爾喬維克的習慣吧，你現在不是在莫斯科……同志們！他喊着他的同鄉大呼：「我們作戰爲的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和自由……」

「爲的是富農的土地和社會革命黨的自由。」伊凡插進來說。

「同志們！」指揮員面孔漲得通紅，「在我們和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莫斯科的共產黨背叛了我們。」

莫斯科下全把頓河流流地降，這德國人他帶帶我們離開故鄉，爲的是要把我們給布爾希維克做奴僕，我們是被領到這些陣地上來被屠殺的，共產黨叫我們在這兒作戰，而他們却乘着火車向沙里津去……」

「够了！不要想使其他的人去接受這種觀念！」伊凡極力提高了他的嗓子叫喊：「同志們！我是一個彼得格勒的共產黨。這兒是我的陣地。請看，這兒是我的手，請看……但是你們知不知道這個人？」

「不，我們不知道。」最初是伏洛特和齊奧特加，接着是葉米林。左克從羣衆中回答。

「讓他告訴我們他是誰……但是我可以用幾句話來告訴你們。彼得洛夫指揮員是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全世界都知道社會革命黨黨員們爲了一頓漂亮的飽餐和一套漂亮的藏青制服，把克烏蘭出賣給德國。是誰選他當指揮員的？他是去輔白黨中央派來的……他是一個煽動者……」

伊凡一面用拳頭在空中揮舞，一面用手指日竄天，正巧及時彼得洛夫從他的檢袋裏拔出手槍，瞄準伊凡的頭，就在那一瞬間，伊凡突然倒了下去，手槍只穿過了他的頭髮，他抓住彼得洛夫的手腕，伸直手臂，壓壓他的眉心，指揮員氣喘吁吁大叫一聲，倒了下去。有一個人——不知是伏洛特加還是齊奧特加——從他的手裏奪了手槍，讓工們默默地離開這兒一點不動地躺在地上的指揮員。

用衣袖揩着他的眉毛，伊凡說：

「弟兄們……我做錯了，我做錯了草率，我打了指揮員。你們來決定誰應該被槍斃，我還是他一個忠於黨衛職的工人，還是一個明顯的煽動者……我願意用我的頭顱來抵償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和一

個發動者你們來決定吧。敵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發動攻擊。我們必須不讓敵人發覺我們雜亂無章……」

礦工們保持着沉默；但是葉米林·左克直率地說：

「你給了我們一個難題，共產黨……哦，我們信任這個人嗎？」

「我們信任，我們信任。」有幾個礦工回答。其它的人點點頭。

「我們信任你，那末，伊凡，接任指揮吧……」

## 六

裏的立卡以南的齊維里伏車站已經被德軍佔領了。在五月三日，他們的斥候隊開始在地平線上出現。他們並不像三天以前那樣的發一排子彈就後退，却分成幾隊下馬，在遠處的斜坡上看守，在還看不到的地平線後面，灰塵般的步兵顯然正在用搖搖擺擺的步伐緊隨着他們。

一輛巨大而破碎的司令車從風車那兒向壟壕裏的別動隊馳來。它軋軋作響，發出一陣迷漫的煙，在壟壕旁邊停下。高里亞·魯特尼夫和晒黑了的阿爾頓坐在那裏面。

舉起一只大手，彎着他那枯燥的嘴唇，阿爾頓向士兵們說：

「到貝拉·喀立塔伐去的路軌修復了。第一批列車已經出發。我們將在晚上出空整個車站。同志們，我們得完成我們的任務：把兩萬五千名兒童、婦女，和老人運到沙里津去。我們的軍長和僅僅一隊人在喀

明斯加作戰了三天三夜，干涉者害怕無情階級的刺刀。當然，我們不會讓我們自己在這兒受辱罷！

阿爾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羣衆工作者，他知道怎樣去把幾千個人的幾千個主意鑄成一個人的一個意志。死的恐怖只在一切其它的情緒都降平和紊亂的時候，才是全能的。在有些時候，羞恥的情緒遠較死的恐怖敏銳得更難忍受。在這種時候，燃燒的、有力的、活躍的階級仇恨的情緒，會高漲起來，而一切個人和尋常的因素都會淹沒和捲入在它裏面。

司令車沿着伸展的前線衝去。阿爾頓告訴士兵們，說掙扎快要到了；肅穆別動隊會從喀明斯加開來，明天他們可以看到伏羅希洛夫和他的全部隊伍。士兵們的精神振作起來。他們和遙遠草原上的巡騎開起火來。

在它後面，留下一蓬煤烟的惡臭，司令車向立卡車站衝去。雖然盡了種種努力，那兒的混亂還是傾竹擁擠，每輛火車裏的居民只關心着趕快離開這一堆塞塞了的客車和貨車。掃蕩難民車被指定首先出發。但是要把他們的火車移到向沙里洛去的路軌上，其它的火車就必須向後換軌。於是從客車的窗口裏從滾滾敞開的門口裏，發出一陣粗野的呼喊，夾雜着叫打的恐嚇，手溜彈的摩擦……

魯特尼夫挑選了一個特別聯隊，其中有身材魁梧的波庫，性情乖戾的普羅克伐，鏗洛夫，脾氣固執的密科拉·乞勃里士和其他的人，而歸尖費指揮。聯隊把第一列火車移到轉轍器那兒，勸說和解釋都無效。朱費只憑革命的決心行動。

他並不慌張，却是旋轉着身過去，朝開他的水手短大衣露出刺在胸膛上的一條中國龍。

「喂，讓一讓路，老哥！」他對司機說，滑着人們正在與風作浪的貨車走過去。「喂，關上門，好了，現在靜一點……你們願不願意聽我說話，朋友們？我聽說得非常簡短，我會在一分鐘之內用鎚子把你們打穿！好，把機關槍架起來！」

拿起一挺機關槍抱在懷中，波波把它架了起來。伊凡·普羅克伐、鐵洛夫在機關後面躺下，老克里伏諾斯和小克里伏諾斯填滿彈藥匣。朱貴鎮靜地把紙烟從他的嘴巴上拿開。

「好吧，誰輪到第一個？」

貨車的門砰碰關上。人們從客車的窗戶上轉過回去。拉動汽笛桿，司機用一聲震耳欲聾的長鳴擊馳了他的情緒，搖上列車，直到貨車都震動起來。

「第一件事是保持鎮靜，」朱貴說，「革命要求極大的忍耐，好了，現在把帶着兒童的那輛兵車開出去……」

可是，在五月的第三十天，只有三十二的火車頭發出到貝拉·喀立諾伐爾去。在斜坡上和草原中激夜響着來福槍和機關槍的回響，水氣從黑澀的山谷裏蒸發起來，繁星被遮掩在霧氣裏。霧又黑又可怕。車站上，貨車中和客車中，完全禁止燈光，因為怕使火車發出來的一點光，也會引子彈射來。只有在路軌之間的鐵路上蠕動着草頭燈昏暗的光線，搖曳不停地在動。貨車裏沒有人睡得着，但是每個人都怕出來。



黑暗中往往會有一聲狂叫，這一切的事，隨即變為一團混亂的顛兒。他應付不暇，他拉緊對於那些睡不著的人們，小山後面遙遠的呻吟聲，他像瘋子一樣地狂奔着。

跟着三輛「突擊」隊，隊長是蘇利奇，他帶着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一到以後，就立刻被移到一條偏軌上，已經忿忿不忿的。他像瘋子一樣地狂奔着，寫在一小片新聞紙上，附有魯蒂尼夫和同們隨筆的簽名，應該立即帶着武器去高聲叫喊。

「突擊」隊立刻在空軍以周圍會，他們很分身的，這聲響的一批，至少佔着他們的半數，開始動搖，傾向執行命令，別動隊中，他們每步的動搖，在頭上這一更更混雜，緊密地提出：每個人都應該留在火車裏，應該向那到沙里津去的路線，這是在必與的時候，甚至用武力也在所不惜。那個生肺病的六眼晴學生，一個頑固的觀念論者，用他沙里津的語言叫喊：

「同志們，時機到了。這是在必與的念頭，我們不是土匪，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他的頭背上被盒子彈彈氣，強烈一擊，他縮到了客車的車輪底下。但是別動隊依舊在猶豫不決，直到老約科夫·齊洛找出了一套不決，他站在一輪客車的階級上，帶一管他那場鼻子上的夾鼻鏡，乾澀的手裏捏着一張紙，提出一個決議案。

「看到……」他開始用一條短語向他們說話，突然大笑起來。

「阿！阿！」別動隊裏最頑固的人們，帶着他在動盪中叫：「坐下，約科夫！」

「看到這裏某處命令『突擊』，既不說不能從這裏動身，也不說不能從那裏動身，這是不論由誰發覺，是與任何無政府主義團體的自由意志的原則相違背的……」

他們鼓掌，帽子飛到了空中……「一個偉大的老頭兒！你真聰明！假如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會請他做我們的領袖！」

決議案通過以後，別動隊就開始把火車那邊調到沙里津去的。鐵軌上回答尖聲的一批機關槍，十二挺機關槍從設防的窗口裏伸了出來。

「讓我不來。」朱爾告訴波康和其他的人，他轉向無政府主義者質問：「我們把你們這種傲慢的舉動當作什麼好呢？當作鬧小差還是反革命？不論是那一種，你們都得到第五軍的軍事法庭去打交道。要解決你們這批豬羶，我們具有充分的機關槍。」他做開他的水手軍火，用他的指尖把襯衫直插到胸膛上，露出那條中國龍。「怎麼樣？」有一分多鐘，他用潑辣的水手腔，表達他的意見。「來打我的胸膛吧！那會記下你們的末日。」

無政府主義者動搖了，保持懷疑態度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在夜裏那輛車廢物通了過去。

一條條深紅色的曙光透過那淫蕩在卑濕的山谷上的雲氣鑽了進來。霧霧濛濛在小山上響着，新發的響音愈來愈接近，愈來愈激奮了。飛快而激烈的重濁音也愈來愈響了。人們開始從火車裏鑽出來。展兒們拖

着她們的孩子躲在貨車底下。在黎明朦朧的玫瑰色中，飛機的輪廓好像非常大。從它們的翅膀上掉下來的小黑球，接二連三像在敲鐵鼓。車站上的建築物開始冒出烟來。

列車在四面八方散佈着的難民中間移來移去。陽光迅速出現，霧被一陣風驅散。斜坡上荒涼的小屋和聳立着的風車的輪廓現在可以分辨出來了。砲彈在頭上嗚嗚地叫，大砲開始轟擊車站。一柱柱棕褐色烟霧升了起來。大地爲之震撼。一輛火車帶着一聲驚人的咆哮炸毀了。成千的難民從他們的火車上逃進車濕的山谷里。

車站的月台上出現了一騎士，勒住他那匹汗流夾背的栗色馬。他的頭四面亂動，睜大了眼睛觀察情勢，他的頭上沒有戴帽；全身被塵土染成灰色。阿爾頓跑過他而沒有把他認出來，却一直向一輛正在換軌的車頭衝過去，爬進司機的車裏。有幾個人正在推着一輛貨車，他們的腳底在枕木上顛顛。朱貴以鄭重起落的步伐越過路軌，高大的波爾被機關槍的軍響壓得彎了身，跟在他的後面。人和路軌都被捲滾在烟霧里。站長好像被這一切混亂窒息了似的搖搖與，迷惘地滾來滾去。穿在他身上的每一件東西，他的大衣，和他那被絡繹不絕子遮到眼睛邊上的險癩，都在壓迫着他。他想從路軌爬到月台上去，終於精疲力盡地在它的邊上坐了下来，緊抓着那頂沙皇時代的帽子的邊緣，他搖搖擺擺地反覆的說：

「啊，我的天，我的天哪！」

「克里門·瓦菲里莫維支」車站的窗口傳來一聲呼喊。高里亞·魯特尼夫爬出到月台上，向騎士

跑過去，把他的額角在伏羅希洛夫的膝蓋上緊緊地靠了一會兒。

「我曾搖電話到各地方，……」

「我們放棄了空明那。」  
「……」

「只留下十六名……」  
「……」

「……」

「不能有一個人落後，……」

「但是我們連一……」

「我來給你雨傘。」

「妙極了！」

伏羅希洛夫突然舉起他的……

伏羅希洛夫並領他的馬，……

挺挺的。馬用牠的頭壓倒他的……

上給馬喝水。那畜生大口的喝……

彼得洛夫被押解到車站上的特務隊裏，他那兩個紅頭髮和長頭髮的狗頭軍師不見了，別動隊決定固守原有陣地並且接受伊凡·奧拉當指揮員，直到新人委出爲止。

「很好，同志們，」伊凡對他們在那次戰地緊急大會上所達到的決議回答說：「我不是一個軍人，你們是知道的，但是一個共產黨應該知道怎樣去擔任指揮，而我將在這次戰鬥中擔任起指揮來。」

他整理一下他那汗濕的襯衫，拉緊那束在他瘦削的腰部的皮帶，把他的五個手指插進沾滿灰塵的頭髮裏，梳向後面加以撫平，然後斜了愛格麗妮娜一眼。她臉色蒼白，一動不動的站在礦工中間，兩手握著來福槍上的刺刀，心中遏制着爲伊凡的焦急，悚然凝視着他。

「這是我的第一個命令……在戰場上，我是你們的頭，你們是我的手。那就是說，我必須有嚴格的服從。」聽到這幾句話，有人發出嘖嘖聲來，不允許有分辯的機會，他提高了嗓子：「大會完畢了，同志們，戰鬥結束以後，我將考慮所有的反對案。這是我的命令：第一，佔領壘壕，不要成羣的站着，而應每人隔開五步輪下來；第二，你們不要慌張地亂用子彈，總之你們不應有慌張；第三，你們要牢牢記住，近擺來的敵人是我們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卑鄙下賤的階級敵人。鉛和鏢是打擊階級敵人的唯一鬥爭方法。我們這兒不允許有動搖和懼怯……」

在這些日子中，伊凡曾有好些機會來留心兵法，發出命令以後，他就立刻去派置崗位，礦工們很驚訝他的言辭和堅決的舉動。河上從壩裏飛了起來，有些人用鏟子挖掘，有些人用刺刀鑿開泥土，用手捧着把它拋出來。派定崗位以後，伊凡回來給自己在壩後面大約三十步的地方掘一條指揮壕，他命令愛格要留在他一塊兒，充當連絡員。

「好了，事情已經落到我頭上來了，格普加。」他冷靜地對她說。「我怎麼幹呢？這正像從一座較高的山上跑下來似的。我的行為像一個冒險者的一樣……」

愛格要罷娜不懂他什麼意思，但是她點點頭。

「當然，我將爲了這件事被拖到特務隊裏去，而我怎麼回答呢？我將回答說：『同志們，我冒險了，但我是依照我的革命意識幹的……』」

「熱得很。」愛格要罷娜說。「士兵們要喝水，可是又沒有水。」

「你說得對，你改正了指揮員的第一個錯誤。」

當他坐在一個從壩裏掘出來的泥土的小墩上的時候，伊凡似乎在自言自語和譏笑自己。但是他把那擱在膝蓋上的大手却顫抖着。

「把你的來福槍放下，跑到村莊裏去，格普加，不論到那兒去，找一輛水桶車，一只馬，或是牛也可以，帶些水回來。唔，把我的手槍拿去……」

要格裏亞爾放下夾額槍，拿了他的手槍，用飛步與風車奔去，鐘諾哥薩克獲子在鐘車頸懸着，被伊凡不知道當指揮員的他，第一步應該做些什麼，而假如敵人不和他們作戰，一直困住他們到傍晚呢？彼得洛夫那飛蟲故意扣住備辦糧食，士兵們將爲之氣沮，他們已經飢餓了，爲了停止他的手顫抖，伊凡把他的手輕輕地拍着膝蓋，正在那個當兒，德軍斥候隊在小山上出現了，這好像一塊磨石從他的胸膛上滾開了，他直跳起來，用手掌遮住眼睛，凝視着草原，凝視着那顫抖的、透明的熱浪……他向頓察跑過去。

「兄弟們！敵人出現了，鎮靜地讓他們接近到五百步。鎮靜地躺在你們裝滿子彈的夾額槍旁邊……」在德軍出現以後不久，載着阿爾頓和魯特尼夫的司令車從風車後面疾馳下去。

過了一會兒，薩喀雪別動隊從北方行近立卡，幾十輛裝着重傷兵士的火車拉過草原上的大路，別動隊自憐憫的哥斯鉄米洛夫所指揮的聯隊接防以後，只在前一天黃昏放棄了喀明斯加前線，他們面容瘦削，鬍子蓬鬆，臉上凝結着他們自己的和旁人的血，腳不停步地前進，有許多人赤濟胸，有些還赤裸到腰部，因爲他們的襯衫都撕成了細帶，士兵們舐着他們焦黑的嘴唇，凝視草原上熱霧的波浪，這波浪好像地平線上的一條寒流。

他們都在盼望作最後一次戰鬥，然後回到他們六天以前離開的火車中去休息，指揮員薩喀雪大聲地走在旗手旁邊，甚至當他在灼熱的塵埃中開始看到海市蜃樓的時候，他還向旗手說：

「最勇往直前！」

然後，轉過來向着那混亂的人群，他倒退着走，用他嘶啞的口中哼起一支愉快的烏克蘭歌，使他們的腿會自己移動……

雷一般的砲聲從立卡方面愈來愈清晰，他們可以看到烟頭像雲朵似的升起來。在那麼大的戰雷和那些欲圖用刺刀爲他們自己開出一條路來的向戰雷走過去的，精疲力盡的士兵們之間，是太不相稱了。但是士兵們却依舊高視闊步地前進，當他們遠遠地望到那聳立在立卡的白雲質小山上的風車吐着火焰的時候，他們變得更生氣蓬勃了。

盧哈雲留下別動隊的一部份守衛火車，領其餘的人沿鐵路向車站走去。那些沒有開到立卡的火車空停着，車站上有幾處起了火，在他們的右面，一陣塵埃在捲近過來，盧哈雲向他的士兵們揮手：「等一下，不要開槍！」大約有五十個騎兵裹在塵埃和馬匹的噴氣中疾馳了過去。「豬獃！」他們在後面叫罵，事情顯然變得非常壞，前線逃散了。

在德軍的壓力之下，赤色別動隊失掉了相互間的聯絡，在廣大的高原上後退。伏羅希洛夫的到達恢復了相當的秩序，當他在一塊高地上停下來觀察狼狽的程度時，他們認出了他那匹栗色馬。他向幾個在機關槍火力下僵僵著奔跑的士兵疾馳過去，大喊：

「你們多丟臉，站住！」

疾馳向前，緊緊地拉住韁繩，一只手攥住馬鬃，另一隻手攥住馬鞍。



「快鑽進來呀！」

他騎着那匹鼻孔裏噴氣的栗色馬向前衝去，從馬鞍裏翻進礦工們所守的鑿壕裏。

「弟兄們！你們會綸得肚皮痛來呀！」

礦工們像笨拙的熊一般沉重地爬起來，跟在軍官後面奔跑，直到他喘息着癱了下來。

「快鑽進去！你們的指揮員是誰？」他問。

伊凡朝他走過來，子彈嘶嘶的掠過他的耳朵，伏羅希洛夫向他大呼：

「不要冒險！」

伊凡跪下來，望着他的眼睛。

「又是你那末指揮員彼得·洛夫在那兒？」

「我們把他趕走了。」

「好極！你們的別動隊在團翼，你們此刻掌握着全線，你懂不懂？」一層發愕的顏色霎時掠過伊凡的

臉。「你們要堅持到底……！」

「你願意替我解決一個問題嗎，軍長同志？」

「什麼？」

「關於銅屍……！」

「剝誰的屍？」

「德國人的。」

「什麼？」

「這能算作搶劫嗎？你說怎麼樣？我的弟兄們都赤腳露身……」

「你的頭腦怎麼樣了？打傷了嗎？」

「是，軍長同志……我的弟兄們幾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他們瘋狂得像野獸一樣的，他們所要的只是一塊肉搏。把干涉者的靴子、褲子、短衣給他們吧……」

他幾乎把他的話直噴到軍長的臉上，他那大鼻子和大嘴巴痛苦地歪在一邊。伏羅希洛夫知道，要是他在這個時候笑出來，（其實他真忍不住要笑出來）這個古怪的傢伙會貽羞終身。

「你還能担任一些別的事嗎？」

「我能，軍長同志。」

伏羅希洛夫指一指他們前面的斜坡：那些斜坡不論化多少代價得加以佔領，一直保持到傍晚。

一個眉毛濃黑、臉孔凹陷、迷惑而兇狂的少年奔來把伏羅希洛夫的馬牽了過去。

「我們的指揮員已經神志昏迷騎了一個鐘頭，他不會告訴你。」少年用哽咽的、姑娘般的口吻說，「發子彈擊破騎鞍邊馬耳朵，那畜生猛然抬起頭來，牠的臉蛋被打歪了。」

「骨麼？」伏羅希洛夫不耐煩地攔住馬鞍。

「你派一個人去幫助他吧。」

伏羅希洛夫點點頭，躍上馬鞍，向燃燒著的風車那個方向疾馳而去。

那一天的結果很可怕，德國騎兵和步兵四面八方的緊壓過來，他們的砲沿着地平線到處亂叫，他們的飛機飛得很低，整個草原被爆炸得沸騰，好像大地本身在燃燒，括起塵灰的颶風，銅色的太陽被塵烟遮得昏暗無光。

車站上，貨車和客車燃燒不息，裝載着砲彈的車皮爆炸不停，路軌上散佈着冒烟的碎片，屍體可怕地零亂橫臥，傷兵爬行哀號，蒸氣從打毀的火車頭的側邊湧出來，有些翻轉了身，愈來愈激烈的砲火掃毀了尚未破壞的一切。

在這難以想像的情況中，火車依舊繼續不斷地出發，把從車站和沼澤裏破趕出來的人們集合攏來。伏羅希洛夫、阿爾頓、高里亞·魯特尼夫和帶着旅隊的朱實，耳朵被震聾，又因為過去幾天中遠非人類能忍受的緊張和疲憊，已經弄得麻木不仁，但是他們依然英雄地、堅決地與慌張作戰，幹了一切在那個地獄裏還不能幹的事，他們把人民聚集到最後一批列車中，調動火車到沙里津的路軌上，用手榴彈炸毀損壞的火車頭。

從風車在燃燒的小山那兒，沿着所有向立卡去的道路，奔跑着單獨和成羣地後退的騎兵，還有砲的砲隊疾馳而去。各別動隊朝天開槍，零零落落混亂地後退。阿爾頓穿着撕裂的短大衣，被煤煙和灰塵悶塞着，濕透全身，面容可怖，企圖去阻止他們。他在馬鞍上恐嚇、咆哮，血紅的眼睛看起來比機關槍更可怕。士兵們停了下來，他設法使他們回去。但現在全線都在倉卒地後退，把那些回來作戰的人都拖走了。

鷹峯別動隊一到，也設法來盡一分力，他們惟一的念頭是阻止敵人追隨後退的大軍竄入立卡。他們在等待哥斯鐵米洛夫帶後衛隊到來，他們會派一列火車給他，車站上只剩下燃燒着的客車和貨車，車廂起了火，放棄前線的別動隊無論騎兵和步兵都沿着向沙里津去的路軌前進。

不管潰竄和逃亡，任務還是完成了：除了幾輛被炸毀和擊碎的以外，六十輛火車幾乎全部都突出陷陣，到達了貝拉·喀立塔伐。

「格普加，還有子彈沒有？」

「沒有了，你知道是沒有的了。」

「我們怎麼辦呢，啊？你看，他們走了。」

「說話的是伏洛特加，一個樸實、忠誠、鎮靜的少年，他是爬到指揮臺裏來要子彈的，最後幾只子彈也全了，伊凡·果拉直挺挺地躺在子彈坑旁邊。」

愛格羅西那用手撐着自己，挺起身軀來觀望。草原上又黑又荒涼，一縷縷洋洋的煙在暗淡下去的暮日餘輝中盤旋。在煙頭後面，輝映着立卡的大火。它把格普加的頭在艾草叢裏投上一個暗褐色的陰影。

當黑色的天際反映着砲口中爆發出來的眩目的火舌時，落日和火焰好像都退入了天空。這時愛格羅西那清楚地辨別出小小的人影，他們朝着小山移動，那裏礦工別動隊的殘餘依舊在據守。

「指揮員死了嗎，格普加？」

「不，」他簡短地回答。

「我想他是死了，他呼吸都停止了。」

伏洛特加在伊凡的口袋和佩囊裏翻尋，找出幾顆子彈來。

「格普加，我們一共只剩了七八顆子彈，沒有子彈，我們留在這兒幹什麼？我們應該後退。」

「那末你後退吧。」

毋踞在他赤裸的腳後跟上，沉重地呼吸着，伏洛特加把子彈裝進槍膛裏。整個草原又從幽暗中明瞭地出現了一次，雜亂的小小的人影襯托着閃光顯露了出來。伏洛特加向他們放了幾槍，每放一槍，他整個的身體就反衝一下。

「來呀，格普加……」

他拖着，她用力牽開她的手臂。伏洛特加僵僵下來，在一陣彈雨之下，迷濛黑暗裏，愛格羅西那依然留

## 在倒戈旁邊

他那長長的腿幹一動不動地蹲着，好像在地下生了根似的。他是死了呢，還只是因為受傷暈眩了？愛利麗搖擺不知道，她甚至不會停下來想一想，不論他是活着還是死了，她都不能拋棄他。現在山脚下只孤單剩下了他們兩個。其他的人都爬開逃走了！——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他們赤手空拳能幹些什麼呢？

她撐起一個膝蓋坐着，把她沉重的來福槍靠在膝蓋上，休息休息她的手臂。她兩手捧着頭，緊蹙着眉毛凝視草原。來福槍裏有五顆子彈，她的腦子拒絕考慮這五顆子彈完了時所遇到的事，她對那件事沒有憂慮，只有可怕地一動不動。

她向伏洛特加指過的那一部份草原凝視，所有的凹洞和草叢又現出浮動的影子。愛格麗麗娜戰慄着，恐懼得喘氣約莫在二三十步以外，黑色空曠強壯的人們在奔跑，她開火了……一陣兇猛的叫喊響了起來，一陣爆炸……一陣格格的槍聲……脚步的踐踏聲……人們在向她奔過來，有些從她後面向前面那些黑色的人影奔過去……手榴彈爆炸着……有人衝到她的背上，狂怒地咀咒着。她沒頭沒腦的倒下，去遮擋伊凡。

她後面的人是盧喀雪別動隊，是伏羅希洛夫派來作最後一次嘗試把敵人從立卡趕回去的德國人。或是沒有騎馬的哥薩克——鬼知道他們是哪一種——後退了，那一夜沒有再來攻擊。

六個人沿着鐵道路基旁邊的戰地軌道疲倦地跋涉着。五個人抱着一架在轉輪上格格地作響的機關槍，第六個是亞歷山大·約科夫里維支。巴可孟科被機關槍的子彈帶重壓得躬着身體，在後面踉蹌地走着。

這六個是第五軍後衛隊最後的一批。巴可孟科用一列鐵甲火車掩護撤退，在黃昏時候，撤退變成了逃亡。他用高射砲射擊飛機，把騎馬的哥薩克廢物擊潰，用一門重砲沿喀明斯加方面的路軌轟擊，一直到晚。

他們的火車在黑暗中駛近了立卡，那兒的一切都在烈焰中，所有的路軌都被掘掉了，所有的火車，所有的別動隊，現在都還在前面到貝拉·喀立塔伐去的路。

巴可孟科和五個人離開鐵甲火車：一個高射砲手，三個重砲手，一個機關槍手，和一個司機，拆下機關槍，釘住所有的砲，把汽鍋裏的水燒到沸騰點，將鐵甲火車開回喀明斯加去撞德國火車，然後他們步行出發，沿途收集珍貴的軍需品……

經過了立卡，他們拐彎到那回沙里津去的路軌上。立卡在他們後面煙火迷漫地燃燒着，照亮了荒涼的山谷，他們看見有一個人坐在鐵道路基的斜坡上。他們停下來嘗試一下，巴可孟科把肩膀上沉重的子彈帶卸下來，問道：

「你在那兒幹什麼？」

「我的腿傷了。」那人過了一會兒回答。

「你是從前線來的嗎？」

「是的。」

「那兒的情形怎麼樣？」

「每個人都退走了……」

「你有沒有看見軍長？」

那人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肯定地說：

「他們把他的馬偷走了。」

「偷伏羅希洛夫的馬？那麼伏羅希洛夫本人在那兒呢？」

「誰知道？我猜想他受重傷了，剛才只有幾個騎兵在找他。」

巴可孟科轉身向立卡方面凝視，那兒在一層透不過的煙雲底下，火焰正在躁躍，火球從坍塌下去的屋頂上飛揚起來。他提起子彈帶，纏在他的身上。他們慢慢地繼續前進，巴可孟科愛伏羅希洛夫猶如兄弟，他們兩個都是從盧根斯克鎮來的，他們在童年都會有過艱苦的年月，他們會一同加入布爾希維克，幹不法的工作。他的朋友真是死了嗎？他的馬被竊，真是一個壞消息，但我他是沒有用的，軍長不是乾草堆裏的一隻針，他必定是中了流彈，那匹馬沒有人騎就衝開去了。



亞歷山大·約科夫里維支低頭大踏步向前走，真該死，他覺得鬚髮有些濕了……

他是這樣的深埋在沉思裏，以致他落了後，他有好一會兒沒有聽到他的同志們在向他呼喚，他們指著赤熱的火頭，有一個人騎着一匹垂頭喪氣的馬，離開火焰，沿著路軌旁的行人道緩緩走過來，他的身前後鋪着一個長長的、暗褐色的影子。

「看，亞歷山大·約科夫里維支，偷克里門·貝弗里莫維支的馬的人一定正是那傢伙罷？那匹馬看來很像他的。」

「給我一桿槍！」巴可孟科嘶啞地說，以迅速的動作把他自己從機關槍子彈帶里解脫出來。「騎騎兵！」他盡力大呼，大踏步上前去會那個騎者。「嘿，騎列這兒來，你聽到沒有，你這該死的，我要用一顆子彈打穿你……」

他向騎者奔過去，一路奔，一路格格格的扳動槍機，不錯，從一切記號看來，這是軍長的馬，騎者好像沒有聽到他的呼喚，他的光頭垂在胸口，坐着，而手鬆弛地執着繮繩。巴可孟科忿怒得發狂，上前執住馬的繮繩，騎者隨了他一眼……

「克里門·貝弗里莫維支！」巴可孟科大叫起來，「克里門，我們……」

認出是亞歷山大·約科夫里維支，軍長稍為高興了一點，他在馬鞍上轉過身子來凝視著大火。

「你看到那騎者？」他問，他的臉又發紅起來。「你看到我們的恐嚇了嗎？」

他放掉繩繩，舉起他的手，好像不知道把它怎麼處理似的。他護手落了下來，又把頭垂下去。

「等一等，克里門……」

巴可孟科這樣沉重的營業在馬背上，以致牠蹣跚搖擺，把蹄子站得更穩一些。

「我了解你，這是一個恥辱，當然……」

「這是一個恥辱！」伏羅希洛夫堅決地重複。

「但等一等，讓我說明白。整個計劃是正確地完成了，大體上說來，計劃已經成功。我軍沒有靠它所負的任務……」伏羅希洛夫磨着他的牙齒。「士兵們年青，不堅定，巴可孟科繼續說：『進攻是一回事……你看，我們難道不會打贏過德國的將軍麼？可是緩退又是一回事，那需要忍耐。你看，他們丟棄了大砲車……』」  
「最關鍵，但是我們的損失只是些小東西。在沙皇時代的戰事中，他們喪失了整個軍團。但是我們却把我軍從火堆裏帶出來了，所以得勝的並不是德國人，而是我們……」

伏羅希洛夫突然寧靜地大笑起來，好像他的靈魂上卸却一個重負。

「你這傢伙真出色，薩伏！」

他從馬上跳下來，把繩領到站在路上的五個人。他的同志們那兒去幫忙拖機關槍。

## 第九章

反革命展開到蘇維埃國家無邊無際的全部地域上。

日本人佔領了海參威，這樣就開始了他們對西伯利亞的征服，心想把它的全部，一直達至烏拉爾山脈，都變成「大日本」的一部分。

德國人派了一支陸戰隊到漢哥港，幫助那些正在使蘇維埃芬蘭流血的芬蘭布爾喬亞。

在漢輔，文匯將軍趕掉了白黨中央，所有的社會革命黨黨員，孟雷維克，自由主義的律師和鄉村教師，這批人曾經幻想他們自己組成一個柴波羅亭會議，推舉諂媚的，在德國人心目中是徹底教養有素的斯哥羅伯達斯，將軍為全烏克蘭的首領。

在頓河的諾伏乞路薩，「頓河解放同盟」在德國人的保護之下召開會議。在此次會議中，哥薩克軍官和哥薩克富翁選舉德人提出的年青而饒舌的克拉斯諾夫將軍當「無敵頓河軍」的軍長，克拉斯諾夫向「同盟」宣誓，在秋天，他就可把紅軍從頓河區肅清，並從伏爾加河上的沙里津肅清。

不願與地利的要求，德軍佔領了克里米半島，建議應該讓在那兒避難的厭厭的，完全無害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成立一個克里米政府。

德帝國政府便像這樣決心想實現「大德意志」理想廣大的計劃。

三月裏在頁加得林諾達被布爾希維克粉碎的義勇軍，失掉了他們的組織者和領袖高尼洛夫，退入頓河與古本之間的草原。那兒，在克拉斯諾夫軍長友誼的保護之下，它變成了一支威脅的兵力。土耳其、德國和美國以實力和詭計深入高加索。那尚未凝固的外高加索共和聯邦瓦解了，所有與布爾希維克敵對的兵力把它分裂成孟雪維克、洛亞、阿美尼亞、阿塞巴、五光十色的各獨立共和國。這些共和國不得不立刻爲他們自己找有錢的保護者。

但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所受到的最痛苦的打擊是在西伯利亞。那兒的蘇維埃政權是由一種難以相信的努力在維持着。西伯利亞得用麵包餵養革命。莫斯科用電報鞭策當地的委員們：「殺物。殺物。」西伯利亞工人糧食徵集隊和從俄羅斯來的工人們，發起了依舊遵守着導源於阿伐康門戶主義風俗的村莊。這種富裕的村莊擁有數千噸產穀地和水利權，鬻子滿面的西伯利亞商人難以遏制他們的瘋狂。軍官散處於自由自在加入「白色同盟」中的各省市鎮。從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被趕出來的社會革命黨黨員孟雪維克和立憲大會議員已準備把西伯利亞這樣肥美的一塊贖物從蘇俄身上割開。

五月二十五日，自彭石至依爾兩次途中，捷克軍團起了兵變，這個軍團正沿着單軌鐵道慢慢地向

## 對列國宣戰

捷克兵的配備很完善，他們在白熱化的殘酷鬥爭局勢中，構成了一支危險的兵力。他們的兵車總延達一千哩，用松枝裝飾的火車吸引了那些正在尋找武器來推動蘇維埃的人們的注意。

同盟國的領事，解散了的立憲大會的議員，各種教國同盟的軍官，以及受中央委員會指示的社會革命黨黨員進行着猛烈瘋狂的宣傳，促使捷克人來干涉俄羅斯事件。

在法國參謀的命令之下，捷克兵車在橫斷西伯利亞鐵道上的各站各鎮中幾乎同時叛變，鼓勵布爾喬亞、自衛軍和富農們起來叛亂。

西伯利亞立刻發覺自己是被截斷了。首先，它捲入了可怕地增長着的饑餓中。同時，另外一個糧食供給的來源也失掉了。供養的麵包很少，各無產階級中心只剩下了僅够幾天用的貯藏。反革命皆大歡喜，似乎只要再費一點力，只要再過兩三個星期，兩京有人民，就會拋棄他們的家宅，趕去大門敞開的工廠和工場，俯首道上，死於溝壑；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就會屈膝求饒。

軍隊間的相互關係使反革命不可避免地必定要勝利，好像這是在玩一局棋一樣，奇蹟並沒有發生。

「依舊參與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孟雪維克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全俄大會，通過了一條決議：『只有和同盟國聯合，俄羅斯才能得救。』並且採用了那句堅決的口號：『回返資本主義。』」

「左派共產黨」對列寧的這番演說實行反對，列寧與史太林和斯金時洛夫夫不顧一切，堅決指揮着整個布爾希維克黨軍隊，和五國保衛隊如何必需改變不能再喪失一天或一個鐘頭。

對抗着反革命的波保和黨徒，對抗着日本無畏艦、德國的大炮、和同盟國的黃金，對抗着無窮無盡屯積着的煤、食、鐵和石油。十月革命反而負起具有普遍歷史重要性的明確艱巨的任務。

列寧的報告：『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五月二十日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民委員會的宣言和五月廿三日莫斯科蘇維埃委員會的組織法令，像網兜似的纏繞了俄國的村莊，響遍了動亂擾攘，無邊無際的農村社會。蘇維埃宣言宣佈了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礎，與村莊聯埃平行的村貧農委員會建立起來了。一個要求就過了未嘗見過的社會主義的創造，從最最低的新基礎上建設國民經濟蘇維埃的設計願望的網羅，從此變成可真實的生產機構。

第二次國民經濟蘇維埃大會在俄國的莫斯科召集，在這次會議中，列寧說明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改造的基礎。

大會的議員在會議期間每人領到一小片粗棉的紙，聽她們像人民一樣的發言，聽取辯論，並表決議案，承認暫時的困難和他們歷史任務的偉大之間相距甚遠。那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這正是社會主義

與爭鬥革命之辯護護母家瑣碎落後發覺並沒從發子亦這和正革命所希望蒸糕糕及硬器這這發  
全未被試驗過的新經濟生活形式的創造。

國家的政治權和經濟權轉移到一個階級手裏這階級在人類史上第一次攜帶了大多數人民所有的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一件最重要和最困難的任務已經定下：『我們得完全重新組織幾億萬人民生活的根本基礎。』

列甯在這次大會裏這樣的說，代表們聽着他，他們的瘦臉非常嚴肅，他們的眉毛緊蹙，他從一隻玻璃杯裏吮了幾口，在搜尋字眼來表達他的意思，稍微帶些囁嚅說：

『我們沒有過去的經驗可資依據。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最高明的專家，曾經預測社會發展的最高明的思想家所給我們的惟一指示，是這樣：依然如此如此。一種大規模過程進行的轉變是歷史所必需的，生產工具的私有爲歷史所不容，這種制度一定要崩潰，剝削者將必然被剷除……』

『當我們掌握政權，從『我們社會主義』改造時，我們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些，可是轉變的形式和實際改造進行的速率，我們却都不能知道，只有集體的經驗，只有數百萬工人的經驗，才能給我們關於這方面最後的指示。』

『我們要建設我們自己的經濟大廈，那必須在工作時實際過程中來完成，試驗種種制度，注意它們的缺點，觀察它們集體的經驗，而尤其是用工作的實際結果來改正它們。那所經濟大廈必須在工作中的。』

實際過程中，而且在革命的鬥爭以及剝削者方面兇猛抵抗的情況中建設起來。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顯然沒有一點點應該悲觀的影子……」

人民委員會並沒有屈膝，並沒有乞憐。布爾希維克黨把十月革命轉過來勇敢地面對着困難，從困難中它才有力量和創造的靈感。困難不但起於必需打敗的饑荒和必需摧毀的反革命的愈東愈緊的圈套，同時也起於勞工階級所面對着的更莊嚴的任務，即經營資產階級累積下來的一切文化、智識和技術倉庫，以適應建設一個新生活的需要。

代替那立時立刻需要的糧食、衣服和燃料，革命獻出了世界的寶藏；革命要求組織政府的全部重負和改政的全部責任的無產階級，應該像超人一般的努力。這樣，而只有這樣才能挽救革命任務的重大和艱守的克苦。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中，公佈了三句口號：第一，集中糧食活動，確定穀物價格，還必須由糧食隊的「十字軍」從富翁手中奪過來；第二，聯合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之中最廣大，最落後，最受壓迫的部份；第三，組織鄉村貧農，數百萬農業勞動者和散處於無數小農經營農場中赤貧的農民。



沒有窗紗的窗口外面，靜靜的黃昏依舊呈着碧色，烏鴉在克里姆宮的尖頂上撲着翅膀，一只一只的沉入了隱晦。

「我剛才接到報告，」史太林說，「他們還不能證實沙里津、薩拉托夫和阿斯脫拉罕的蘇維埃已經取消糧食獨佔和確定價格……」

「糊塗蟲！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把手伸到鉛筆的地方，但並沒有拿起來，「哼，那只有鬼知道！」

「我並不以為他們僅是糊塗蟲，關於徵收糧食，下伏爾加區到處都如醉如狂，北高加索和斯塔伏羅波爾省的情形更壞，我們可以豫期克拉斯諾夫現在不論何時都會截斷到狄克賀勒次克去的道路，而高加索和斯塔伏羅波爾都將喪失。像這樣子下去是不行的……」

什麼東西驚擾了外面尖頂上的烏鴉，牠們飛起來又停下了。

「有什麼確定的辦法呢，史太林同志？」

史太林拿一根火柴在盒子上擦，火柴頭嘶的一聲飛了開去，他再擦第二根，那小小的火光照亮了他那閃爍的，顯然微笑的眼睛和他那半開半閉的下嘴唇。

「我們把沙里津的重要估計得太低了。在目前，沙里津是革命主要的前哨。」他說話時像往常一樣的好似在斟酌每一個字眼。「從狄克賀勒次克經沙里津和波伏里諾到莫斯科的路線是我們手中所有

唯一的一股力量。在沙里津的變工會立刻造成一條以頓河到托克阿成一氣的反革命陣線我們將喪失裏海。我們將使高加索以北的軍隊軟弱無力。」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扭亮電燈，光落在紙張和書本上，落在他那急急地在尋找一張文件的紅毛大手上。史太林低聲的說：

「在目前，我們的全部注意力應該集中沙里津，它是能够保衛的。那兒有三萬五千到四萬工人，境內也有大批糧食，我們必須爭取沙里津。」

烏拉地米爾找到了他所尋找的東西，迅速地把他頭擱在手掌上，眼瞟在文字上溜。

「我們必須宣佈一支徵收糧食的十三軍，他們，前途有希望。」

仰後靠在椅背上，他的臉變得又活潑又機敏。「我們把沙里津作為鬥爭的中心，好極了。而，在中心，我們得到勝利。」

史太林低聲的說：「他們，前途有希望。」

最困難的關頭，預備了新能力，這種新能力配合着那些困難，可以用作鬥爭和勝利。武器。

五月三十一日莫斯科傳理。上公佈。下徵收糧食通告。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任命朱可夫為蘇聯總指揮。

並授以特殊權力。

一凡各地各區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各部、革命委員會、別動隊參謀及隊長、鐵路機關及站長、內河及外洋商船機關、郵政電報及給養機關，以及一切委員，均有執行史太林同志命令之義務。

人民委員會主席烏里雅諾夫（列甫）

## 第十章

沙里津屹立在伏爾加右岸光禿禿的焦黑的山坡上。在市鎮外面，舒展着一片棕褐色的草原，縱橫交叉着枯乾的小溪和泥濘的河床。沿着伏爾加向北，伸展着許多鋸木廠，兩萬左右木料工人和一羣在夏季沿伏爾加流浪尋覓工作的各色男女的聚居區。在市鎮的南面，屹立着一家大軍火工廠和一家法國人開的冶金工場。

沙里津是整個東歐的工商業中心，五穀、家畜、石油和裏海的魚，都運經此處。誰也想不到像這樣的一塊地方居然會成商業中心。市內的房屋多爲木頭建築，破碎、光禿，而又污穢。聚居區小小的木屋，後門和廁所朝向伏爾加浩蕩的流水，裝着有麻點的玻璃的窗口，開向從山技降到山谷窄狹古道。路面用雨打日晒激流淋成的膠蛋石粗糙地鋪成街道，伸向從市鎮中心亂石崢嶸的伏爾加河岸，伸向碼頭堆棧，和出賣麥酒、餅乾、鯊魚、土製烟草和乾向日葵子的小商鋪。

像平常一樣，天主教堂屹立在市鎮中心那廣大、華麗、和污穢的市場上，週圍五十哩以內都可以望到。

教堂牆壁的四週，在發育不全栽培不良的刺槐叢底下，酒瓶的碎玻璃在閃着光，乞丐在打着瞌睡。方場的  
四週圍繞着暴言商人醜陋的石房子。街道四面八方的伸展出去，兩旁排列着不是樹木而是電線桿。沿着  
這些街道，人的快樂也像松木電線桿的大道一樣地萎頓，因為當他們從市鎮中心奔下小山到市郊去的  
時候，是愈來愈可憐，愈來愈沮喪了。

在這酷熱的傍晚，只有一處地方可作乏味的娛樂場所，那便是一條植着粗矮、塵污的刺槐樹的大道  
和一個同樣發育不全的市立公園。市民們解開他們俄羅斯式襯衫的衣領，在大道和公園裏往來遊蕩，噙  
着西瓜子，使他們的黑褲子上沾滿了灰塵，跟女市民們開玩笑。

在公園的中央，一隊絃樂隊——十個從烏克蘭屠場裏逃出來的猶太人——在一個海扇殼狀的舞  
台上演奏。幾盞地蠟燈高高地懸着，在成羣結隊飛來的燈蛾包圍之中照耀着未鋪台布的小桌上，那裏有  
啤酒、烤羊肉和其他可口的東西可吃。

這兒可以找到一批比較清潔的警察，穿着漂亮的柳條布衣衫的「淑女們」，憂鬱的，長着鬍子的智  
識份子，自以為還是坐擁鼻皮的軍官，穿着巴黎流氓式襯衫，又矮又胖的小投機家，從那些被布爾希維克  
封閉的報館出來汗氣辛辣的新聞記者，以及像落葉般從這個市鎮趕到那個市鎮尋求比較安定的秩序。  
一點點和平，與白麵包的其他許多北方人。

在一直閉到午夜的私營店舖中，儘有充份的白麵包和其他山珍海錯供你享用。當然，一切東西都貴。

得要命。但是人們還得感謝這小小的慈悲。沙里津的希爾希維克當局並沒有拆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橋樑，却是治理寬容，甚至還帶着「一點小小的仁慈」在當時再向南移動到被哥薩克解放的德澈勝利鎮。的或者可稱「外國的」諸伏乞喀薩克到五光十色的克里米或是到那被德國人蕩平的、美麗的、城市基輔，都是極端的危險。許多到這兒來的人，甯願多捱幾個月，直到叛亂發生，直到完全解脫布爾希維克的恐怖，而不願把他們自己受翻於誘惑的僥倖。

市內的諸事，雖與舊大不相同，在軍火工廠和冶金工廠裏，我們共見官軍在位。火一閃，快燒起來的會場上，像對面維克利社會革命黨手裏爭取無黨無派的工人羣衆，各種武器都有急急的修理鐵甲車和鐵甲船的需要，正在製造着。

日本船竟起了火，在岸上離不遠的大村前，燈拉支也起了火。

保守着契爾車站前線的幾個沙里津別動隊，越過鐵路橋樑，向左退入頓河岸邊的水草地裏。五月二十一日，白軍炸毀了鐵橋，鐵橋的西端從兩百呎的高處化拉跌入沙灘裏。伏瑪希洛夫的兵車正在慢慢地開過，來援助沙里津。而到貝拉·喀立塔伐去的道路却被截斷了。

叛亂遂達頓河區北部，謠言散佈開來，說是哥薩克在向波伏里諾前進，以圖截斷莫斯科和沙里津間。

的聯絡，並用騎兵來奪取後者。向南，向北高加索的穀倉，古本和德勒克去的道路像一條腐爛似的快要被切斷了。在三月裏打敗以後經過休息和補充的義勇軍又在那些地區開始了軍事行動。

## 二

「請你原諒我們的故弄玄虛，同志。這次開會是特別的，我們的上司曾經這樣吩咐過。」諾索維支將軍帶着微笑對所有踏進房間裏來的人說。在一張用新聞紙代替台布的桌子後面，鋪設着燻肉和種種零食。約莫十個人揮着汗，解開了衣領坐着。莫斯喀里夫穿着一件托爾斯泰式的帆布襯衫，站在桌子的末端。

「對，對的，你無須謝罪。我們不是素食者，老哥。你知道哥薩克的諺語：我們的肚子能將消化一頭刺豬。」

他張口大笑把他那粗大的拳頭放在桌子上。他就是「上司」沙里津鎮鎮長兼蘇維埃主席塞治·康坦丁諾維支·莫斯喀里夫。在前一天，他曾揄電話給諾索維支說：「你爲什麼不在明天慶祝你的命名日？將軍你簡直是貪懶。我們要來祝賀你，請等待着我們吧。」

他何曾想到命名日，當然只是爲了要喝伏特加。他托辭和諾索維支開秘密會議，親自打電話邀請了北高加索軍區軍事指揮前斯尼沙里夫將軍，動員部軍事專家，高伐里夫斯基上校，砲兵監督前契皮西夫

上校參謀委員西里伐諾夫總而言之這些被選錄的都是五在八門的軍事當局的首腦。

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自以爲非常機敏，他要在這次友誼的宴會上試探這些專家們，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聽到軍事失敗，下給別動隊指揮員莫明其妙的命令，以及駐沙里津四個參謀部間不斷傾軋等種種空泛的謠言，非常驚駭。這四個參謀部，便是本地隊伍軍事指揮參謀部，沙里津前線臨時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南俄防軍參謀部和北高加索軍區參謀部。

這些多分是自各工廠，自下級黨員而來的妄誕無稽的謠言，他們是最爲荒謬絕倫的，因爲斯尼沙里夫，諾索維支，乞皮西夫和高伐里夫斯基都是帶着托洛斯基的委任狀到沙里津來的，但這當然不會妨礙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獲得他自己的印象……

坐在這一席人旁邊，還有一個新近從莫斯科派來的石油運輸專家亞歷西夫……一個營養充足，頭髮灰白，容貌軒昂而堅決的人，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個二十歲的參謀上尉和一個二十多歲的中校，他們是隨着他們的父親而來的，諾索維支已經把他們安插在他的參謀部裏，他們一言不發的並排坐着，沒有理會那停在剃得光光的發膏的頭上的汗珠。

關於那件事，諾索維支和其他的人都完全懂得莫斯科里夫的意思，談話進展得很慢，在這樣熱的天氣，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吃肉，伏特加又是暖熱，只有委員西里伐諾夫，一個頓河的哥薩克，一面喝酒，一面用黏蜜的談吐解釋着哥薩克風俗，大聲地咀嚼軟骨頭，機敏地把他的眼睛在參謀軍官們陰暗的臉上溜來



過去，分明對某些事情感到憤懣，並且準備來一次爭吵，但是不能得到機會。

拘謹而和藹可親的諾索維支在中心戒備着，一次又一次的開始那一句：「真的，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你爲我的命名日太客氣了……」

「我是「舊神父的兒子，老兄。」莫斯喀里夫從桌子的那一端大聲說：「我明白事理……」他用五個指頭把他的頭髮抹到後面，發起噱聲朗朗地說：「請賜此屋長壽，我們祈求您，呵，主呀……」他爆發出串霹靂般的大笑，他們傾出更多的伏特加，互碰酒杯，但是他們不能消除他們那拘束的感覺。乞皮西夫凝視他的盆子靜坐，好像他是在和匪徒們宴會似的。軍事專家高伐里夫斯基，一個身材高大，長着一個小小的頭顱，一臉圓圓的鬍子，一副令人不快的扭歪的面孔和一雙靈活的黑眼睛的人，是虛偽得這樣的不適當，他要是保持緘默，或許還比較好些。但是精神完全集中在他自已身上的莫斯喀里夫並沒有注意到那軍事專家聲調中聒耳的虛偽。

爲調和他以前的地位和目前的情況，席面上年齡最長的北高加索軍隊的軍事指揮斯尼沙里夫，一個短矮，挺直，帶着眼鏡，長着一個大鼻子和勁短的灰色鬍子的人，從他的眼鏡底下莊嚴地凝視着。

他是在亞歷山大三世陰沉平靜的時代起家，而現在已經衰落的俄羅斯族中的一員。他自管自愛他的國家，從不停下來想一想國家究竟有什麼東西對他這樣的珍貴，要是有人問他，他在短時間的惡索之後，會無異地回答說，他愛他的國家，像一個軍人所應該愛的一樣。

在日俄戰爭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中校。那次戰爭的恥辱會攪亂了他心靈上的平衡和對國家制度穩定的盲目的信仰。他說了幾本「赤色」小冊子，得到的結論是，不論用那一種方法，自取其辱的沙皇政權和人民之間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了，那個結論會靜靜地沉澱在他的腦子裏。

在第一次大戰時，他升爲將軍，但是他說不會顯示天才，不會顯示一些機敏的智能。那次戰爭是超出他的理解力之外的。波蘭的喪失，加里西亞的不幸，薩克荷里諾夫和勒能加普夫的叛變，高級指揮的缺乏，天才和那猥褻的托斯都丁，都把他從他軍人的愛國心轉變到了他以前對革命不可避免的信仰。他會期待革命，甚至在十月革命中，當他那八布爾喬亞的艦艇拒絕理解任何在演變的事情的時候，他還是留在紅軍這一邊。他會假定革命的熱情，集會，紅旗，從指定地點轉開的人羣的旋渦，都會自己消滅，並假定秩序會恢復過來。

他認爲高尼洛夫帶着一批軍官和年青的軍校學生進軍征服高加索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冒險。但當幾萬軍軍鞏固了在菲高里茨克和米契丁斯克草原區的陣地，開始擊敗以拿破崙自居的紅軍總司令樣羅金的時候，當哥薩克首領克拉斯拉夫逼得聽地談到那一「真正的景教之母俄羅斯」的時候，斯尼沙里夫心中又激起一種早已失却，但永遠存在的情緒。他的思想和情感就開始動搖了。

專心注意着他的諾索維支邀請他作一次「披肝瀝膽的談話」。諾索維支把他的斯尼沙里夫的疑慮和動搖告訴他，假裝這正是他自己的疑慮和動搖。斯尼沙里夫一直嚴肅地聽諾索維支說完，但是沒有

回答，讓他走了。可是那次夜談對他起了決定的作用。布爾希維克委員、社會主義、衣衫襤褸的二人——這一切的確是和斯尼沙里夫將軍不相容的。

「你們這班人真古怪，同志們！你們至少該去訪問一次工廠大會。」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說，拼命用嬉謔來打破僵硬的拘束。「你在那兒會發見一羣沸騰的人們，有些却賃工人，拖齋籬籬，露出肚皮，頭上用刨花乳梳得光光的，會應酬請官上去——你想怎樣，他會滿口都是世界革命，不必喪氣，同志們，請你們相信我，我個人覺得活了三輩子還太少。我每次感謝我那已故的母親，她老人家把我生在這個大時代裏，真是太好了。」

他又爆出一陣咆哮般的大笑。斯尼沙里夫捱下一片鱗魚說：

「當然這是一個大時代，但是我們軍人並沒有許多機會去想到這些事情……我們的職務平凡無味，祇知道打敗敵人，我們所談的時代請給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

諾索維支立刻明白這幾句話所造成的不幸的印象，就趕快來矯正情勢。

「軍人是只有一個信仰的人，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靶子早已樹立，只要開鎗就好了，但是上帝禁止分析你的行為，那是非戰鬥員的事，我們的靶子是誠懇地接受革命，那就是我們的軍事指揮同志所起說的。」

莫斯喀里夫嚴肅地，不以為然地搖搖他的頭。

「這是徒然的，徒然的，同志們……該書並不會損害任何人……你們得把你們的鞭子放得穩爲這一點。」但是他又用一種慈愛的口吻繼續說：「很好，給我時間，我將使你們這班人都成爲布爾希維克。歸根結蒂，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我們的國家又野蠻又殘酷。農民是一頭畜生，可是那些小有產者，穿膠皮鞋的，却有一百萬之多，很明顯的，以這樣的可能性，以這樣的人民，你決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來。那就是我所爭論的地方……我會這樣當面告訴列寧……我們決不能把他們提高到和旁人一樣的水準。我是一個道地的俄羅斯人，是從俄羅斯的心坎兒裏出來的，沒有人比我更瞭解俄羅斯。我們的農民是一頭畜生，但契詞夫有一句名言：『要是你打中了一只野兔的頭，他或許會擦亮一根火柴。』那就是我們的任務，你們儘不能利用人民的革命熱情，那就是我們所能做和應該做的事。」

好像想咬入般的分開門深的牙齒，契皮西夫問：

「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我只懂得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什麼是最後的目的，遠大的鞭子呢？你願意給我們解釋一下嗎？」

「同志們，革命是一個大浪，一個波濤。」莫斯科里夫伸出他的手，做一個掃射的姿勢。「我們是在他的尖頂上，遲早每一個波浪都要平寂下去。我們應該抓住政權，及時奪取戰略陣地，這是很重要的。」

「踏索羅文站起身來，他那狹長的面孔上披着一層具有深意的神色，舉起他那只盛着熱伏特加的玻璃杯，他似軍人的姿態斷斷續續地說：

「諸位先生……」他改正稱呼時毫不差誤。「諸位同志……舉杯祝賀我們的領袖莫斯喀里夫同志，他要領導我們向戰略陣地前進萬歲！」

大家都答以「萬歲」莫斯喀里夫非常滿意。他可以作一次適當的演講，他對軍事專家們的恐懼消失了。歸根結蒂，他們只是頭腦簡單的軍人，他們原不是胸懷寬闊而顯身揚名的，有光榮、有忠心、有武德，他們才成名。

一個不速之客走了進來：一個又高又瘦，長着大而黑的眼睛，被太陽晒得幾乎成深紫色的青年。這是約科夫·齊諾維也維支·茨曼沙里津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他對坐在席面上的軍官們略點點頭，向莫斯喀里夫走過去，在他的耳邊輕語。

「誰？」莫斯喀里夫大聲地問。

「史太林。」

「什麼時候？」

「大概在天。」

「哦，很好，我們要會會他，請坐，你喝伏特加嗎？」

「原諒我，同志們，」齊曼沙里津說，用毫無笑意的黑眼睛掃視着桌面。「拉登左蘭斯」木材工場幾分鐘之內就要開會，那兒的情況並不令人滿意……」

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他像進來時一樣迅速的出去了。

### 三

「格魯左爾斯」鋸木廠以前是屬於麥克西莫夫兄弟的，在它那碎屑狼籍的院子中的木材堆上，正在開着一個盛大的大會。太陽透過瀰漫於靜空中的塵埃灼熱得發燙。幾個集會的人都在興奮狀態中。那天早晨，私人開設的商店和攤子沒有麵包了。「朋友們，」唐影解釋道，「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鬧什麼亂子；最近三天來鎮上沒有拿到麵粉，關門大吉聽現在是不會遠的了，這看來像……」在糧食管理局所設的鋪子前，麵包的質地是這樣的壞，甚至豬都會不高興吃，但即使那樣的東西那兒也還是不夠。

飢餓的羣衆聽着那些爬到東倒西歪，作爲講台用的桌子上去的各種演說者的言論。到會的共產黨黨員只有幾個；他們大部份都到前線去了。那些留下來的，人在爭取爲保持他們操縱大會所獲得爭取的一切。

但在那天，有些以前保持緘默的人也意外地開始談起話來了，有些演說者是從來沒有在那兒露過面的，羣衆是在一種這樣不穩的情緒中，即使一件最細微的事實也可以說服他們，或把他們陷在疑雲中。他們需要聽每個人的話，來理解，來判斷。

「他胖了！」「五一」他胖了，這名「無靈精的身子」竟變得寬寬員焉得此一  
個大嘴肥臉了，站在桌子上講。

「我們黨，共產黨同志幫助道謝今天這種厚遇，他們把這情弄得一場糊塗，鄉下人不再運糧物來了，他們不會運來。社會主義收到了實際的效果，正像過去所指示的一樣。凡是共產黨所接管的地方，麵包就馬上缺乏這就是我所要講的一切。」

羣衆寂然無聲，一個下級共產黨員，面頰消瘦，眼睛一變不變地睜大着，鉛木工人，接着馬魯沁爬到桌子上，在他那沒有束皮帶的襯衫底下，露出瘦削、飢餓的身軀，他的頭髮像鳥毛似地散亂着，他的拳頭，他那睜大的眼睛不是盯着在站在他周圍同志們的臉上，而是盯着在較高的某處，盯着在基本的真理上。

「怎麼，你們難道不懂嗎？你們爲什麼不把他從桌子上拖下來？馬魯沁是工人的仇敵：他要你們到那兒去？他是爲列克西莫夫工作的一個職員，那就是他所以反對共產黨的理由。而你們居然站着聽他，他要老樣重新使你們腰屈膝……他說什麼沒有麵包？麵包是一樣好東西，我們更麵包，我們的確要麵包！我想起我常常坐在麵包店的窗口外面，整小時望着裏面的麵包。我知道麵包的價錢……我情願沒有麵包去開，不願意爲了他的麵包背叛革命。」

「好呀好呀！」幾個聲音叫出來，大家點頭表示贊同。第三個發言人向桌子走過去，要問他究竟是

老年還是中在是不可能的。他的頭光禿禿，長著一部豐厚的鬍子。他爬到桌子上，深深地鞠了一躬。把眼鏡戴到鼻子上，從他那髒污的黑色上衣口袋裏抽出一張折疊了的紙張，小心翼翼地展開來，瞥視着他的割割，用一種唱歌的聲調說：

「人是自然的主宰……啊，我的上帝，人變成什麼了呀！在工廠的煤煙和地下的煤灰裏，他像一頭駝似的勞碌着，流汗，損肺……而少數富人却大張盛筵，專享填塞他們的肚子。我們不需要那少數富翁……我們不需要工廠，工場和礦山……它們只毀壞我們的肺，擾亂我們的神經……難道我們還得爲這烏黑的煙囪流更多的血嗎？讓我們來平分工廠，每人取其所需，我們將走入鄉村，回到自然，我們將以種植麥物，飼養家畜和栽培果園爲業。我們將成爲自然的主宰，和平將要登岸，而血腥的戰爭自爾終止。」

那奇特的演講者脫下他的眼鏡，把它和那張紙一起塞進口袋裏，雙腿爬下桌子，氣昂昂的從人羣裏擠出來。他們讓開一條路給他，他所用的字眼和他所說的話驚駭了他的聽衆。那天他們根本是被不祥的謠言聚集捲來的，好像去參加一個村莊大會一樣，每個人都知道前線打了敗仗，敵人在從容地迫近波里津，麵包無法運到。而其中最使人驚異的，是誰都不會感覺到一只堅決的手在負責保衛市鎮，抵抗那立將到來的攻擊。

而這兒，各色各種的演講者却在激動的公憤。鬼知道你在這時該相信誰。有時，三個人同時爬到桌子上，互相咀咒推搡。



在拜勒自宜國煤油一般閃着光的伏爾加河岸邊的木材碼頭上，天氣熱得使人難以忍受。一個發言人大呼聲，不能用武力從農民手裏拿到糧食，農民自己知道糧食的價錢，糧食獨佔就等於餓死。另外一個人搖着拳頭，用真摯的喊聲吼道：「我們等着幹什麼？弟兄們，讓我們來重選蘇維埃，我們不讓一個共產黨參加。那末戰爭就會結束，而我們就有麵包了。」

他的臉抽搐着，嘴裏在桌子前面出現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個粗俗的，形瘦骨立的女人，穿着一條綠色褲子和一件土布短大衣，她那鬆散的灰色頭髮從紅軍軍帽裏掉了下來。她叫薩俠·吐魯勃略，「格魯左蘭斯」全體工人所熟悉的一個女工，溯里津蘇維埃和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人們對她喊道：

「薩俠，你穿的褲子是誰的？」

「你們等一等，我會告訴你們的。」她用低音回答。

但羣衆中懷着好意的人非常少。

被光前的演說所激怒，他們向瑪曼爬上去的桌子洶湧着擠過來，有幾個叫道：

「你統治得够長久了……」

「又來，我們爭論什麼嗎？我們聽飽了！」

「丟開你那些哲學概念，給我們麵包！」

瑪曼只以他那怒無光的眼睛，留着那些熱得通紅，長着粗野蓬鬆的頭髮，在扯破的襯衫底下露出

肌肉如壯的袒露的胸膛的卸貨工人，苦力和鋸木匠，他愛這些，伏爾加岸邊自由的羣衆，他們以各種神，鬼暴和嘲諷笑着安逸，當他們是有反抗不義的忿怒時就來一下威脅。

他們對生活要求得很少，同時也要求得很多。他們衣衫襤褸，赤腳，露趾，因為他們所剩下來的是不能拿去換酒的東西。他們痛苦地使手要求生活中一切華麗的東西不論在那兒，生活對他們都是太逼了。他們在大會上討論社會工作的計劃：建築一條二十哩長的伏爾加堤岸，給全部工人建造休養所，開鑿一條貫通伏爾加與頓河的運河，他們很容易被熱誠迷惑，同時又容易被欺騙和痛苦所迷惑。

葉曼立刻明白敵人曾在這一羣人中工作過，捏緊他那小小的拳頭。他開始用尖銳激昂的音調說：「喂，你們叫完了沒有？你們還要叫下去嗎？麵包並不是一點都沒有，你們自己不去拿，是永遠一點都不會有的。工人別，誰在不知羞恥地返却，把到沙里淨來的道路開放給敵人。村裏的富翁在公開叛變反對糧食隊，各種反革命的廢物，蓋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準備用響亮的鐘聲歡迎克拉斯諾夫的將軍們。你們爲什麼聽蘇維埃政府的敵人演講爲什麼在兩萬碼頭工人之中，只組成了一支八百個人的別動隊？誰會保衛你們？誰會給你們麵包？一個也沒有。要是你們自己不去拿，誰也不會給你們。」

葉曼走下台，他點燃了煙火，他內心在那些焦慮的白天和不寐的夜晚中所顛覆着的一切，都倒了。出，鏖成一，不，的仇恨。他用工作的嗓子呼喊，聲音非常難聽。於是在他和羣衆之間突然裂開一條深，外丁邊。

與舊的羣衆向他何過去。要是他露出了些微想保護他自己的企圖，他早就會被拖下來扯成粉了。薩俠吐魯勃喀爬上桌，站在他的旁邊。她向人羣揮着手臂。

「靜一點！靜一點！兄弟們不要推！」她轉身向葉曼說：「下去！我來對他們講。擠得緊一點，兄弟們，讓一條路給人家。」

葉曼依舊垂頭喪氣地站在桌子旁邊。

薩俠抹一抹她那起皺紋的嘴巴，睜大她那失掉光澤的、圓溜溜的小眼睛。她那風吹雨打，起了皺紋的面孔，面孔溫厚而筆直，可是誰都知道她很機智，聰明並且口齒伶俐。

「各位兄弟，各位姊妹，我將用我們伏爾加方面的土語來對你們講話，你們不懂得智識分子的談吐，但你們向葉曼同志衝過來幹什麼？他是一個寫字間裏的工作者。而我是一個羣衆工作者，你們對我講好

了……」

「你只是一個空手人。」一個聲音喊道。

「不要打擾她，不然她會咒天咀地的恐嚇我們的……」另一個咆哮。

「我更恐嚇你們；你們不能使我有什麼改變，我的乖乖。」她緊蹙着眉毛回答，又開她的兩腳，以便在東國西歪的桌子上站得穩一點。「他們常常說，男人是針，女人是線。但現在女人是針了，你們拖在我的後面，所以請不必煩惱。」

翠雲裏有些人大笑起來，一個忿怒的聲音叫道：

「她又發號司令了，她已穿上男人的褲子……顛倒陰陽的傢伙……」

「啊！」薩依因斷他，繼續開玩笑。

「我為什麼要穿男人的褲子？我以為這種褲子很漂亮呀！」

「轉一轉！」

「蹲下來！」

「緊得很！」

「再纏裂了！」

像這樣甚至更難聽更不堪入耳的話，伴著哄堂大笑狂吼。

「我從前就不大喜歡褲子……當你爬到我講台上去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立刻說：你無須上來告密，女人要是我到參謀部去，他們不會讓我穿著裙子進去，我告訴他們我不是女人。」不堪入耳的話又叫了起來。「……我是一個戰鬥的同志，我親身在村莊裏解決過兩隊白匪……他們曾用裙子塞住我的嘴巴……所以今天我跑到這裏去，我的兒子米希加的前綫制服掛在牆上，我就穿上了，拿了他的手槍，於是，我到這兒來了……」

從前真聰明，去掉光澤，但並不衰老的小眼睛的和藹可親的眼縫裏，她突然向人羣射了一眼。

「好！玩笑開過了，現在來談正經事。今天上午我會跟我的婦女們談話。在木材碼頭上我們共有六千女工，她們工作比你們做得好，工錢比你們男人拿得多……」

「够了够了，薩俠！」

「別說，不要胡說八道。」

「比你們好，我告訴你們，比你們好！我的婦女們都是有組織的。躲避工作的比你們少，而且她們不喝

「你在撒謊，你這老妖精，他自己就喝得很兇。」

「那不同呀！我是政府，我得了一份特別口糧。」

羣衆又大笑起來搖搖他們的頭：「呀，她的舌頭靈活得很，她無論什麼事情都有話回答。」

「六千女人和一半年紀大一點的老頭，可以繼續在這兒做工。其他的男人得去救革命……」

她所說的話是這樣的簡潔而有自信，使大家突然間靜寂下來。他們現在開始同情地聽着她，緊張地凝視着她那男性的、起了皺紋的面孔，焦急得不該錯過一個字。誰要是在那時候想開玩笑，他的腦袋上立刻會長上一個窟窿。

薩俠·吐魯的這番話是自修得來的，在她五十八年的生活中，她走過了整個俄羅斯，當農業勞動者，當牛羊販子，當短期的傭工，當木材碼頭工人，她在一九〇五年喪失了她的三個兄弟，在世界大戰中喪

尖了的。夫死後，兒了，但是她並沒有喪失她那活潑的精神和她的精力，現在，她對着這幾千人的羣衆，她自己的兒們談心一樣，她的話又簡潔又鏗鏘，在激昂中，她的嘴巴像一個老太婆似的動了起來。

「你們要怎麼叫就怎麼叫，你們誰都想不到，男子漢大丈夫，爲主義而死不是更好嗎？我們不要讓哥薩克把我們不爲一樣扭斷頭頸。大軍已從立卡開來援救我們了，明天，最高委員史太林會從莫斯科到這兒來，可是我們却還在披頭皮，組織一支『格魯左蘭斯』聯隊，那兒的四輪車上裝有來福槍，去把它們拿來，明天出發上前線。」

二輛裝着武器的四輪車裹在塵埃中慢慢地趕到講台前，「遞過來！粗鹵的聲音呼喊着，羣衆向坐在第一輛車的槍堆上的水兵擁過去，志願兵從羣衆中穿過，加入的人愈來愈多，愈來愈熱心。

#### 四

鴛蛋石上大車的鬧鬧聲擾亂了清晨初升的，但已經是酷熱的太陽使眼睛發痛，察治·康士坦丁諾維支·莫斯科里夫彈走那些爬在他潮濕的鼻子上的蒼蠅。『在這樣熱得發昏的天氣裏喝便宜的杜松子酒，是絕對自尋苦惱』他喃喃的說，在床上仰起身來，對他腳邊的紙煙屁股整整的凝視了一分鐘。然後

他堅決地……他……他的褲子，緊貼的靴子，托爾斯泰式的帆布襯衫，他從玻璃瓶裏喝了幾杯不快的，淡黃色的水，點起一支紙煙，他開始細閱床邊小桌上的一疊新聞紙，新聞紙，他的手，以及世界上的每一樣東西都被遮上了一層最精細的乾灰。

他找到了五月三十一日的莫斯科真理報，緊蹙着眉頭他把那投特權於委員史太林的委任就讀了又讀，他用指尖搔搔他那鬍鬚的，未修鬚子的下巴，他急急拿起電話筒叫他到私人秘書。

「彼得·彼得羅維支，莫斯科的火車行密時候到四十分鐘左右，啊哈！那末，給每人打個電話，告訴他們，他們應該到那兒去迎接，你已經打了，替我幾分鐘之內就到那兒。」

車站是一所低矮的，行將倒塌的木頭建築物，所有的窗玻璃都落掉了，塵芥橫在路軌生鏽的鋼條中間，祇要一陣微風就會把它都吹到人們的臉上。

「你們須得把這裏略為掃一掃，你們自己明白，同志們。」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對迎上來的一個鐵路管理局員說，那……果瞪瞪的望着這一切塵芥和紊亂，好像他是第一次注意到它似的。

「是嗎？……我們須解決這問題……」

諾索維支……那憔悴的小腦袋的高伐里夫斯基未到月台上，身材臃腫，臉色通紅，好像一個圓琵琶桶似的沙里津……司令杜拉克也喘息着到了，葉曼和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也到了……接着是工會的主席……一共聚集了約莫二十五個人，諾索維支從莫斯科斯喀里夫後面走上來小心地問：

「我們就不再召一個軍樂隊來」

「值得嗎？這樣辦法似乎太俗氣了……」

「對極」

莫斯科來的火車進站了，車頭前面架着機關槍，車皮上裝着二輛裝甲車，車尾是裝着枕木和路軌的車皮。第一個跳到月台上的，是強壯而淺黑的車長，全身穿着黑皮服，身帶掛着毛瑟槍的木槍匣，他誰都不理，只用尖銳的聲氣叫喚站長。

接着，莫斯科工人，穿藍襪衫，短衫，皮背心和軍帽，背着來福槍，一律束着簇新的子彈帶，開始擁了出來。他們都長着討厭、消沉、萎靡的面孔，不三不四的沿着客車排起隊來，把槍托擱在灑青地上。

在一輛在車頭後月台上，出現了一個穿着一件紐子直扣到領上的黑布短大衣，黑襪子的棉開管塞在軟皮鞋子裏的人。他那瘦削，被黑的臉頰，而又嚴厲，鬍鬚遮住了他的嘴巴，他抓住踏板的扶手，不慌不忙地跨到月台上。

那時沿着客車窗口溜來溜去的莫斯科里，夫首先注意到了他，他景然微笑，揮舞他直伸的手臂，快步上前去迎接他。斐曼與他地走近前去。接着，諾索維支小心翼翼挺直了身體，走到三步以外站停下來。

「都好，同志們。」史太林以清晰的語調向他們說，他的眼角上現出愉快的，但或許是譏諷的細紋。



他並不避諱和每一個人握手，既不太熱情，也不太冷淡。他在迅速的一瞥之間把月台上每一個人都收入眼底。「同志們請到我的車廂裏來。」他說。

他跳過月台，登上花車，向月台走進去，沒帶回頭，也沒有重複邀請。當每個人都進了花車以後，別太早燃起他。燈斗，在桌子旁邊幾盞燈亮，開始提出種種問題，例如關於本區穀物的存數，給養隊的工作，預期的收穫，前線士兵的數目，後備軍，敵人的動態，及其兵力——向莫斯科，克里夫，葉曼，杜拉克，諾索維，支提出幾十個簡短而精密的問題。當被問的人開始沉思那些問題的時候，他插嘴說：

「我要數字，我不要解釋……」

其他的人漸漸相信他什麼事情都已經知道了。前線的戰事狀態，剩餘糧食的數目，一切的紊亂和散漫，和甚至連他們當沙皇時所不知道的事情。

談話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莫斯科里夫拚命想轉到總革命的主題上來，以他所能運用的全部熱情和大話來暢論一番，給莫斯科人看看，沙皇津人究竟也知道一二。可是他始終不能突破那桎梏着他，精密而透澈的明題圈，他想不出史太林所追問的目的何在。

諾索維支豎起耳朵坐着，並不抽那紙給他。莫斯科紙煙，乾脆正確地回答着問題，他似乎覺得從翻起的眼皮後面向他射來的迅速而鋒利的眼光碰到他者不止一次。當他被問到如何來解釋敵人近來的勝利時，他小心地回答說：

「一個月以前，哥薩克發出來的是土製的砲彈。我將來可以給你看一顆用玻璃球子做的砲彈——一件博物院標本。但現在，他們領到了優良的砲彈和優良的砲。問題是由前線火力單位的優勢來決定的。」

「但是用政治準備的不當來說明你們的失敗不是更確切一點嗎？」史太林問。「每個火力單位後面有一個人，一個指揮員不論有多少火力單位，他要和受了革命啓示的軍人對抗就毫無辦法，即使他們的火力單位數目要少得多。」

爲了仔細考慮他的答覆，諾索維文拿起一支紙煙他現在覺得史太林不再是在督誨他，而是在禮切研究他了。

「我同意那是革命的新戰術。」他憑對史太林的凝視作一個堅決的答覆。「但是在敵人的砲火底下，要改造士兵的心理是很困難的。在敵人的砲火底下時，他對大砲比書本更信任。在後方，當別動隊在編制的時候，當然教育就是一切……」

細紋又從史太林的眼皮邊延到他太陽穴上，他轉身背着諾索維支拍掉他煙斗裏的煙灰，好像未曾預先思索似的說：

「要不是在敵人的砲火底下，那兒才是改造心理的地方呢？……那正是該做的地方。現在同志們必須請莫斯喀里夫和葉登同志留下來。」

他開始和其他的人握手。當花草上只剩下莫斯喀里夫和葉曼的時候，他就坐在桌子前面坐下來的。手掌拂掉美國台布上的煙灰。

「這車路軌上停著一車廢物，它在這兒很久了嗎？」

葉曼的臉像被人打了似的發起燒來。莫斯喀里夫眼睛釘住窗口回答：

「兩三天……」

「不止，史太林說，『十天了。爲什麼不把它派出去？』」

莫斯喀里夫的臉陰暗了；他的手指輕輕地敲著美國台布。

「第一，爲我們得到消息，說是波伏里諸附近的路軌被哥薩克截斷了。第二，因爲在目前的軍事形勢中，我們或許會發覺我們自己真正陷入被圍狀態中的時候，我不能冒險不備。這些廢物昨天工人們搬走了，這總是一個隱憂……」

史太林直直地呼吸著，等待史太林來向他挑戰，但是史太林並不挑戰，他却問：

「麵包和肉類是自由發賣的嗎？」

「唔，不……」

「爲什麼要解釋呢？」

「爲什麼要解釋呢？」

「史太林同志你不大知道：裏的特殊情形，我用事實來解釋，鎮上有十萬各色各種的市民——這一句話說，就是小布爾喬亞，有些到果園裏偷果子，有些抓小雞，有些做小買賣，有些，還有一萬左右難民：——要是我對他們都實行按口分糧，他們明天就會趕掉蘇維埃。比這更壞的是：別動隊會從前線回來，他們每人在這兒都有父母……」

史太林把他的頭轉過來，向着默默地垂了頭坐着的葉曼。

「你也這樣想嗎？」

「不，我並不這樣想。」葉曼嚴肅地回答。「我認為城裏的情況是反常的……」

「現在你看——有兩個不同的意見。」史太林從一個護書夾裏抽出幾張紙來。「我今天在到這兒來的路上收到這東西。」他把一張列雷諾名的電報放在莫斯喀里夫前面的桌子上。

「關於糧食給養，我須通知你，今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沒有東西分發。情勢非常嚴重，你是否能採取極端措施，以應付……另外，我們無處可得糧食……」

「我提議」當莫斯喀里夫讀完了電報，把它順着桌上一推給葉曼的時候，史太林說，「在執行委員會提出這個問題，停止在公開市場上發批不合法的出售麵包，莫斯科、伊凡諾伏和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每天只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麵包，佛拉地米爾、伊里奇打電報來說，甚至那八分之一現在也沒有分發了。那就是說，不但這些城市在危險中，而且革命本身也在危險中，我們不能為沙里津一萬左右難民的方便而

剝奪革命所需要的麵包……」

「沙里津實行按日分給麵包，這固然把他的桌子推開，但是它沒有動。他重重地站起來，拉起他的短褲，跛着方步，『我們很窮，在莫斯科，目前情況下，當一切反革命的廢物在大叫：『布爾希維克的管理等於饑饉和破壞』的時候，我們對沙里津已經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城市。工廠的出品幾達戰前生產額的百分之五十，而前線就在不遠，軍隊的數目增加了，所有的工人幾乎都加入了工會組織……婦女還動受了大大的促進，發動社會工作隊……』」

「你忘掉大道上的音樂了，」這聲音叫沙里津搖進來說，「還有軍官們狂歡狂舞的旅館……和投機商把鹽價抬到每普特一百盧布。」

「那是流氓幹的流氓！」莫斯科貝里卡又叫，「我們將壓服他們。」他對鎮靜地噴着煙斗的史太林斜了一眼。『問題比那個要深刻得多。沙里津與貝里卡是憑自己的手創造它的將來……沙里津無階級信任我，莫斯科里夫，來領導它進進退退，我們別去動把他們丟進俄羅斯維爾納裏……只因爲伊凡諾伏，伏濟尼森斯克的無階級來領入分一袋……他們不會明白這一套……』

莫斯科里夫一面說一面在沙里津的膝上敲着，他認爲這對他並不利。葉曼的嘴巴扭成一個醜態的歪口，史太林冷靜地聽着。沙里津的臉像個死屍，他不能不承認，他帶着微笑的眼睛，委實極美，神妙莫測的坐着——雖然他並沒有運用他的特殊權力，但它們却堆在他的口邊裏，真是誰不能和他取一致。

當然，這種思想並沒有約束住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言語中的熱情，但是，看到他正在造成一個愈來愈壞的印象，他就開始小心地把談話變得稍為謙卑了一點。

「我說這些話，史太林同志，是提醒你應該顧及放在我們前面的複雜的情勢……在這兒，我們和你是面對着特殊情況。當地的無產階級是根本和鄉村和豐富的麵包聯系在一起的。這兒是伏爾加，是全俄羅斯的穀倉……他們會明白嗎？我怕，我必須承認我懂……」

「要是你怕，就不要到森林裏去……我並不分担你的恐懼。塞治·康士坦丁諾維支，史太林高興地說，好像滿意的看過了一幕劇似的。」工人們會明白的，要是向他們解釋清楚了的話，工人們完全懂得，麵包制和按口分配制度或許比在埃邊裏作戰更難於忍受，但他們也認清，在這個關頭，這是革命的主要戰線。他們會忍耐那個犧牲，要是把事情滿意而清楚地向他們解釋了的話。」

莫斯科里夫微笑着搖頭。他在桌子前面坐了下來。

「你把我丟還給我們了，史太林同志……直截了當說，你想我們應該用什麼辦法來發動？」

「我主張先召集一次全市黨員會議。」

「什麼時候？」

「明天，爲什麼要遲遲它？」

「我們有時間草擬一個議事程序表嗎？」

「明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我們到這兒來，你們兩位都來。」

「早晨七點鐘？」莫斯喀里夫問他的。指插進頭髮裏。「那末我必須立刻就走，我必須仔細想一想，把材料準備好……」他有點猶豫，疑感地望一望史太林。

史太林用他的領斗圍巾在美國台布上一行行的劃着，好像在寫：

「實行獨佔及按口分配制度問題；爭取運動；加強軍事指揮；打擊反革命；鞏固黨的組織和發展羣衆自治工作；打擊腐敗，混亂，腐化……這會是一個很長的議事程序表呢。」

他站起來，又跟莫斯喀里夫和葉曼存一次簡單的、同志的握手。當莫斯喀里夫走出去的時候，他在門口停了一下，但是他並沒有回過身來，好像決不允許任何人緊隨他似的。他重濁地咳嗽着，笨拙地攀下花車，當他在他的汽車裏四股直轆纏下來的時候，他才說：「或許是……的。」

這其間，史太林的花車移到了一條便道上，和城內的電話線接了起來，他開始工作。他那兩個沉默寡言的秘書打電話給黨和蘇維埃各機關的主席和書記，準備材料，用遠寫記劃記，迎送那些應召來謁見的人們。政治警察部長帶着一個像喇吧一般光亮的面孔爬上花車，但當他從另一扇門走出去的時候，却面色蒼白滿管心事。鐵路局長不等召入花車，就下令把車站的月台掃清，為此派了一輛四輪車到女學生宿舍裏來……

史太林的花車像一車普通貨物似的被運了來，在恐懼和怒怨的交織中，

總把灰塵擄得非常高，以致不能看清，故用噴霧方法，不得不放棄。

塞天地各色各種的人，都聚集在車站，而由史太芬的花車，在鎮上在區內在 frontline 的一切現況都向這裏報告。到了將近傍晚的時候，工人們開始到車上了。有工廠委員會的代表和幾個並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個別工人。

直到一片淡青色的光線開始發亮，直到無雲的曙光開始照臨倒塌的車站柵欄，天橋，鄙陋的屋頂，黑色伏爾加的洪流的時候，史太芬花車裏的和所有窗口裏的燈光才同時熄滅。

第二天早晨，一個急電到莫斯科，說莫斯科列寧的手裏。

「六月十六到達沙里津，經過在各方面混亂，然仍可恢復秩序。沙里津、阿斯脫拉干、薩拉托夫等處蘇維埃已取消糧食獨佔及糧價限制，恢復糧食之風頗熾。

「沙里津已採取按口分糧制，四區糧食費之初步工作，阿斯脫拉干、薩拉托夫必須同樣完成，否則全部糧食將從投機商漏洞中流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應令該兩地蘇維埃排斥一切投機。

「鐵路運輸已為大批管理機關之革命委員會完全毀壞。雖經管理機關抗議，余已不得不任命特別委員着手恢復秩序。委員等於管理機關之破壞，應發現火車頭一批，據研究結果，一日之內即可派出八列或以上火車自沙里津經彼伏莫斯到沙里津。

「余此時正致力將火車集中沙里津。七日內，將宣佈一「糧食週」，屆時可一次裝出一百萬普特左。



卷：

「日海參崴通商」  
「日海參崴通商」日海參崴通商委員會委員並以政府貨物作投機，故將於今日加以逮捕……」

## 第十一章

「站住！那一個？」

「自己人。」

「你叫什麼名字？」

「愛格麗諾娜·乞勃里士。」

一陣粗野的大笑，兩個武裝男人從黑暗中現出來。

「你到那兒去？」他們之中的一個問。

「到池塘去。」

「你到那裏去幹嗎？」

「洗衣服。」

他們嚴密檢查愛格麗諾娜。

「你幹嗎不站開？」

「我們的別動隊派作後備了。」

「給我們看看……」

他們之中的一個伸出手來摸那緊挾在她臂下的包裹，另外一個向她的來福槍晃動他的臉，但在黑暗中很難分辨出來。他問：

「你的武裝號碼是多少？」

愛格麗雅迅速地閃閃，咬緊了牙齒回答，她開始覺得這兩個傢伙的可怕。她暗中摸索來福槍槍托的頸部，那個開號碼的人帶着恐嚇說：

「跟我們來。」

這時她才明白這一對必定是從「突擊」隊來的。他們的火車正巧開在礦工們的火車的前面，過去會有種種令人不快的故事講到他們，據說他們在晚上把女子拖進他們的客車裏去，好幾個女子就這樣地失蹤了。

「我幹嗎得跟你們去？」

又是原先那個人從咬緊的牙齒縫裏含蓄地說：

「你不久就會知道原因……」

他倆有滿臉的喜色，這天終於獲勝的軍馬已經套了好一段路，趕到瓦池塘。她曾在傍晚的落日餘輝中，見過那匹雄壯的軍馬，這匹軍馬有一個特別閃亮的色澤，牠跑得很穩了。軍營中人煮鹽飯，火已熄了，那匹軍馬便到那裏，牠們在草場上吃草，牠們在池邊洗伊凡的襯衫，作爲一個習慣，牠們每晚洗一次。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她沿着一條路，經過那匹軍馬，牠們在池邊洗，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她有十九歲，自從那匹軍馬，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

她現在那裏，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

幸而她在地上，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牠們洗到晚上才洗，那時一個人都不會看見。

她閃在一邊，回頭望上一望，在遠處後面，有一個傢伙仰頭擺肩在追着她跑過來。他並沒有望着她跑。



的襯衫脫在貨車裏，而早晨它就會乾的天哪，現在他得赤膊了。」

她昏亂得又把來福槍放下來，坐在地上喘車梗。「我應該在他們喝停我的時候立刻向他們兩個開槍的……我心急慌忙的一定是足毆關了五俄里。聖母娘娘呀，明天別動隊裏每個人都會知道這件事了，而我始終得人家講不完。」

愛格麗麗娜坐着發愁，她全身透得心窩內一顆黃色的大星從模糊的地平線後面升起來照着這灰色的草原。直到現在，愛格麗麗娜還沒有惹下什麼給男人們嘲笑她的事情。她跟男人一樣地完成了她的職務，甚至她的名字還曾在別動隊集會時宣佈為守紀律的模範呢。

自從伏羅希洛夫的兵車突破立卡以後，又過了兩星期了。列車在慢慢地向東爬行，每天三俄里，五俄里，有時十俄里。各別動隊在列車週圍佈成一條戰線，不斷地戰鬥着，驅逐不攻擊的哥薩克。哥薩克通常在黎明時分開始打擾紅軍，那時士兵們的眼上還蒙着醜膜，而且天色尚未明亮，哥薩克騎兵可以很容易的逃避機關槍的槍火。

現在兵車已經通過了貝拉·喀立塔伐，他們在那兒停留了一個星期，以待頓尼茲河上的橋樑修復。過後就開到莫洛左夫斯加附近來了。這兒，戰鬥不但是在黎明，而是整天地在進行着。哥薩克擁有重砲，在草原的谷道裏，人數愈聚愈多。

愛格麗麗娜盡着繁重義務，又當戰鬥員，又當看護士。那晚她和其他的同志們在立卡郊外把伊凡又

大又重的身體從坡邊滾滾滾出來，誰也不相信他還是活着的，他們到這貨車前頭的時候，他才甦醒過來。

他被砲彈破片擊爛，受傷了好幾處。愛格麗憐憫那幸幸苦苦的把他救活了，或是還不如說，他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求生的願望，和是比兩個人的精力。他的傷口現在已合縫，只是那創傷給他留下了一個神經抽搐症；他的鼻子扭歪了，他的臉頰抽搐了。這抽搐症就纏繞着愛格麗的心，他帶着這個烙印在風車着火那一夜從死的領域裏回來了。那夜，她在昏光閃爍的草原上單獨陪着伊凡一動不動的受體，當德國人擎着白刃向她跑過來的時候，她並沒有感到恐懼，但是這情景在她的記憶裏留下了一個劇痛的恐怖。

她抬頭凝視着那照亮了草原的黃色的星。她用星來定她和鐵路軌軌的方向。黎明真的不久就會到了嗎？她全身轉向東方，在那個方向，地角已經清晰地和夜空區別出來了。『一到亮得差不多，我必須找到那包裹，要是我找不到，還是一頭跳進池塘裏的好。』

潮濕的襯衫貼在她身上，感到很涼快，她把臉頰就在肘彎上，堅定地凝視着東方。一隻紡織娘在一小叢艾草底下吱吱啾啾的叫着，像一個在婚禮時聘來的琴師；姑娘們唱完了她們所有的歌曲，每個人都去睡覺了，而他卻還在繼續不斷的響響地拉着琴絃……愛格麗琵琶茫然地跳起來，巨大的太陽從陰影零亂的草原的邊上引起，眩耀着她那睜大的眼睛。在遠處，一挺機關槍開始格格同響了起來。她拾起她時來彌槍，用她的襯衫邊擦着槍管和槍機上的露水……『天哪……我穿羊襯衫怎麼好回到火車裏去呢？』她匆忙地自燃青色油漆草走。她經過池塘，找到了她從堤岸上跳下去時約是跡，她左顧右盼的向

前去那包裏面看是在什麼地方。

鐵路路過大湖，在湖邊，火車一直停到天亮，她可以看到營火的煙頭，每天的生活又開始了，麥糊和馬鈴薯粥，火車上賣的貨物，都取了出來，被趕去喝水，手巾晾在後方的後月台上。

士兵們爬出車，圍住湖邊，客上他們的褲子，指揮員們呼喚着在召集幾連人去代替那些在前線過夜的人。

「我的天那，你們幹什麼的，你們的褲子呢？」愛格麗歪歪的喃喃的說。「哦，我得做個說，只要我能找到那包裏就好了……」

別動隊一陣連一連的，在湖邊，湖上夜在那裏，陷人的池塘定去。在那個方向，從棕褐色的斜坡後面，傳來了槍聲，槍聲又在響起來了。

愛格麗歪歪的，她面朝着三輛軍車，一面鏡子在車間一輛上閃爍着。一大羣人圍集在貨車的四週……她聽到了，她聽到了，好像一條鐵釘動了似的心想：「我點名遲到了，現在我成爲一個新兵，那法……」

她堅決地向前進，二輛軍車，入車中，成一條單行，在向草原前進。「啊，媽呀！」愛格麗歪歪的心頭感到輕鬆了，她聽到了，她聽到了，一條鐵釘從火車頭到池塘，用水沖灌火車頭上的汽鍋。這樣，她就可以弄到貨車裏，天那，那多麼多，給供凡吃些東西，喝些水，然後回來，長安，說她睡失了覺。「我會



替補做三次試務，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她只顧跑，不提防被摔了一下，衣服裏面滾出一件藍布短外衣，「一定是他在跑的時候摔掉的，那惡鬼……」她回想起那樣做，心裏面更覺得這是一件奇蹟，她顫抖下地的背脊，「這給伊兒很合適。」她一面想，一面拾起那件短衣，然後，在一小袋裏，她取出了一包自己的包裹。

她爬進貨車裏，不知道伊兒究竟交不交貨物，她決定立刻把她所找到的東西給他，在一只口袋裏有什麼東西叮噠地響着，伊兒在車裏睡熟了，她將那件藍布短衣放在堅硬的車廂上，當她穿過那漆成黃色的空貨車向他走去的時候，他用臂肘撐起身子，他臉上的兩個鼻孔似乎滿溢着陽光。

「喂，怎麼一回事，親愛的？」當他扭轉頭，她那顫抖的小手時，就只說了這麼一句。他扭轉了身體，主要的是不讓她看見他那那扭扭的鼻子和那紅潤的臉，他臉上的那鼻子也開始發酸了，可是上帝禁止她痛哭。她用一種粗啞的口吻說：

「啊，怎麼一回事？我依仗似的攔住你的襯衫包掛在草原上，找了一整夜。看我所找到的東西。」

她把那匪徒的短衣放在床上，然後她起來了，上上下下兩劑煮熟的冷馬鈴薯。

「你把這些吃了，然後再睡一會兒，我待會兒給你車頭灌水……」

她從伊兒的頭底下抽出她的褲子，急忙地穿上，她跑去按指環員。

那一條人的鏈條伸展到兩公里外。一個個一個個地站着，各種各樣的大驢子，各種各樣的器



「等一下，你們這些蠢蛋！我們把牛餵怎麼感戴呢？一會兒司機。」

赤身露體的孩子們揮舞着他們的襯衫從池塘裏衝回來。索帝也從草原裏趕回來。列車牽動幾下就出發了，繼行了兩俄里多路。喀拉基的一車停下來，很久靜止不動。

每行一俄里的路，都得到處門去取糧；在有一點上路就會趕起來，在另一點上再薩克會在附近的森林中潛藏一發大砲，誇大的謠言被傳到各村莊；據傳第五軍帶走了許多財富；又說火車裏有十萬普特糖，整車的鹽，以及不可數計的衣服，鐵，和一種一種的金子。

這樣豐富的一批物品刺激起喀拉基的貪慾，馬蒙諾夫和費士希澤諾夫兩將軍告訴薩克說，他們必須不再繼續作遊擊戰，以至兵力分散，其他狗似的咬住第五軍的腳後跟。我們必須在一次決戰中把它完全殲滅，這樣才可把全區都交還蘇聯。夫把他的隊伍帶到頓河鐵路橋樑被炸毀的那一點。退路做幾回了的第五軍，現在這兒被圍困在四週的高圍中受殲滅。

將近黃昏時分，當列車又停下來時，喀拉基和薩克都到車站貨車裏去拿些東西給伊凡吃。他又把他的手握在伊凡的手裏，感戴地說：

「好罷，請你把這面所發生的一切都告訴我。」

「我告訴指頭，說我睡失了覺，他勸我做一天勤務。」

「唉，你不應該撒謊，一個戰鬥員講話應當光明磊落。」

「但我撒謊只是因爲不讓弟兄們嘲笑我……我告訴你我們打完了仗以後，我不要留在軍隊裏……我幹那個是太年青了。」

「那並不是因爲你太年青而……」他兀楞楞地說，地咚地搖搖她那頭髮雜短的鬍袋，「究竟我們是人，也……有一樣東西……」他大聲地說，「我早已開始景仰你了，當然我是永遠愛你的，甚至早在……但現在，尤其是……」他緊緊地握着手，「戰鬥，死，血……這一切把人們鑄接在一起。那是真的，不是嗎？」

「當然，」她抽象地說，她一回頭，她看到那那一夜來，她嘆息道：

「哦，我得去做勤務了……」

他靜靜地大笑，放開了她的手。

「那末你去吧……」她不知道……「……你給我的那件短衣是誰的？」她變變眼瞇，但並不同答。

「你看口袋裏是什麼東西。」他從他的口袋下抽出一只金子的香煙盒，一只錶和一束金鏈條。「你真是找到的嗎？」

「難道你以爲我是偷來的嗎？」

「我在口袋裏還找到一些別的東西，一些更真實的東西。去見指揮員，告訴他立刻到我這兒來，不要耽擱。」

莫羅左夫斯加村裏停着五千多輛馬車，馬車在牧場上游蕩，所有的小屋中都有人在談話。每一家人家的門口，有一簇簇的農民和軍士在抽煙，談話，擁圍着門。一個執拗的姑娘肩上擱着一副牛軋，經過門溜一下那些農婦人，她立刻被一聲長音響子，鬆鬆的成年人圍了起來，她大笑奔跑回去，她的空吊桶搖搖地作響，井上的吊水機路作響。有一個別動隊的指揮員，一個胸臆寬闊，顯得強健有力的人，一頭披着一件生牛皮的短衣，穿着皮底的靴靴，騎着他那匹栗色小閩馬，疾馳經過。憑他堅決的言辭和無情的閃爍的眼光，他顯然是一個天生的指揮員。一小隊精疲力盡的戰鬥員在灰塵中拖着他們的脚步，背着他們的武器，蹣跚地走着。

一個頓河區農民別動隊到達了莫羅左夫斯加村，他們全都是「外方人」，「約金·希却亭科」在退出喀明斯加的時候集合了他們，經過叛的村莊風搖殘葉似的越野而東。他一路徵召貧農和那些只有一匹馬，「外方人」和吉薩，而他們也就帶着馬和大車去投奔他，以便逃往馬費託夫。動員令，他們在莫羅左夫斯加和伏龍希諾夫兩軍隊相會，領到了配給。今天大清早鐵甲火車「烏龜號」與參謀車一同開來，嘈雜的兵車和滿載軍需的貨車所組成的列車也一輛接着一輛開始到達並停住了。

伏羅希洛夫的客車裏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據說會議都是蘇人聽取。在五月末尾，伏羅希洛夫會派阿爾頓和其他同志到沙里津去聯絡沙里津前線和他自己的後退兵力。六月三日，阿爾頓三輛客車所組成的列車在路上開了许多次火，終於衝過頓河，安全地越過橋樑。第二天，白軍進攻阿爾頓把沙里津工人別動隊擊回頓河左岸，炸毀了橫跨頓河的鐵橋。伏羅希洛夫現在不知道沙里津的現狀怎樣，但大概那兒的情形一定很糟。據莫羅左夫斯加人報告，馬蒙託夫浩大的兵力集中在尼士尼·契爾村，喀拉支和比亞地。依士本斯克車站站長證實說，沙里津別動隊已從頓河後退，放棄了葉莫金，尼姆科夫斯基，伊爾曼斯基三村，而且分明甚至退過了克里伐。穆士加車站，所以白軍現在離沙里津是非常近了。

第五軍各別動隊的指揮員和那現在已不存在的頓尼茲·克里伏洛格共和國的人民委員們集合在伏羅希洛夫的客車裏，他們都在沮喪的情緒中。他們報告說，連日的作戰已經使各別動隊體疲不堪了，可是看來還有更艱苦的時日在前頭。他們得擊破一個由德國人加以充分武裝的強敵，達到那破碎的橋樑，要是他們能够依靠沙里津工廠的幫助就好了，可是沙里津大概已經……只有傻瓜才會赤手空拳去嘗試修復橋樑，而即使他們動手去修復，那件工程將費六個月工夫，在那整整的六個月中，草原裏的一大批難民得加以餓寒，而且白色哥薩克還守在河灣裏呢。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幾乎每個人都只有一個相同的提議：把兵車、軍需和難民裝在莫羅左夫斯加各別動隊自己負責，用迂迴路線抄到頓河左岸。要定沙里津還據守着呢，他們就在沙里津集合，但最低限度他們可以行軍到北

高加索那兒有許多赤色別動隊，他們可以繼續作戰。

他們的口氣又酸厲又決斷。伏羅希洛夫一聲不響地坐着，雙眼下垂，臉色泛紅。在他的旁邊坐着約金·希却亭科，他的大手擱在他的指揮刀柄上，又矮又胖，配上他那副風吹雨打，鬍子修得光光的強壯面孔，看上去像是一頭鷹。

所有的人都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例外的是打着呵欠的巴可孟科，心情專注於一封費解的信的高里亞·魯特尼夫，和在後衛作戰了八天，又襁褓，又骯髒，又虛弱，他用手指揉着臉頰，擠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了。

「同志們，」伏羅希洛夫拾起他的頭說，「他們立刻就要去和莫羅左夫斯加人會議了。那裏也會提出根本相同的問題。我將在那兒答覆你們……但有一件事是不能就擱的。」魯特尼夫稚氣地微笑，把信遞出去給他。「我們一天不等到一個聯合的給委根據地，我們就一天不會有紀律。我們須立刻對各兵車所有的一切物品，實行封存。這兒在莫羅左夫斯加，我們必須爲本軍織組一個統一給委根據地，一個特別發給委員會已設立，包括魯特尼夫和米士與同志，你們接受那些同志嗎？」一片「接受」「接受」的呼聲。「這封信已遞到本軍參謀部。」他研究那封放在他前面用不退色鉛筆寫在污穢的紙張上的信。「這封信是在「突擊」隊中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口袋裏找到的，它上面的署名是……」

魯特尼夫近視地眯着眼睛湊過去說：

「……名字，這……」

「第五軍是什麼東西，敢來對我們下命令？」

滿臉鬚鬚的老頭子把他們的頭伸進窗口裏來。

「弟兄們，不要把你們自己放在赤色將軍之下！」

希却亭科漲紅了臉，頓着他的劍回答：

「我可以告訴你們，第五軍是：它有八千桿刺刀，而我們只有三千，它有機關槍，而我們只有乾草叉和鏟刀。」

「我們信任你，約金。」比較理智一點的人回答他。「你是够狡猾的了，可是我們並不比你更頭腦簡單。好吧，把我們編成一師，但是每一小隊要有兩個指揮員，一個是伏羅希洛夫派的，還有一個是我們派的……」

「哥薩克在向我們提議和平，」老頭子又把他們的頭伸進窗口裏來。「他們要和我們分享土地。只  
要把武器給我們就得了。」

他們談得愈久，莫羅左夫斯加人就愈忿怒得固執。但終於一個一只手臂上綁着綳帶的人走到桌子前面。在他那毛茸茸的小臉上，可以辨別出來的，只是那堅定的，一動不動的眼睛。他靠在桌子邊上，用一種冷靜的口吻演講，俄羅斯話說得很壞。

「我是一個塞爾維亞的共產黨……我以前在烏克蘭做工，我逃出來了。我逃了兩個月，我要講一講



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腐敗的事情，德國人告訴地主，你們回去吧，而地主就回去了。他們拿回了全部土地和全部收穫，但事情並不僅僅如此。農民得受罰。我親眼看到他們所幹的腐敗的事情。地主和一個德國副官到一家煉糖廠，帶兒放着一批圓桶。副官下令把那些得受罰的農民帶來。他們被縛在圓桶上，白黨脫掉他們的褲子，用槍桿打他們。他們把農民的頭髮繞在他們的刺刀上，拔出來。那叫喊和呻吟的聲音聽着真可怕。有一個農民從一個女地主那兒拿了一面鏡子。這東西放在他的小屋裏是太大了，所以他把它豎在牛棚裏，母牛看見自己在鏡子裏，就用牠的角把它撞得粉碎。當地主回來以後，她命令把那個農民在他的小屋外面吊死，把破鏡子的木框縛在他的頭頸上。還有一個農民拿了一匹壯馬。後來他把牠送還給地主，並且請求他寬恕。地主命令把那個農民縛在馬尾巴上，坐進他的汽車裏，把那匹壯馬趕到草原中。我親自看到那個農民如何在牡馬後面奔跑，後來，就跌倒了……在有一個村莊裏，我看到埋葬一個死掉的白黨地主命令全村所有的男女跟著棺材高聲大哭，白黨就用鞭子打他們，使他們真的哭了。我還可以講出許多我所親眼目睹的事情，但我想那已經够了……那是德國人帶給烏克蘭的東西。要是你們不要組織，他們會把同樣的帶給你們。列曾說：「我們的鬥爭工具是組織和更多的組織」……」

在靜寂的房間裏和房子外面，那塞爾維亞人的微弱的聲音可以清晰地被聽到。他微笑，在他臉上的黑鬍鬚中意外地露出像糖一樣白的牙齒，他把手從桌子上挪開，回到他的座位上。

伏羅希洛夫立刻站起來，整理一下他那太緊的皮帶，轉向窗口，使那些外面的人可以聽得清楚一點：

「在烏克蘭，德國人搶去了沙皇軍隊的軍火庫，現在他們把步槍大砲和彈藥一車一車的運到諾伏  
乞略薩克給哥薩克領袖斯諾夫。他呢，就以這些武器供給反叛的哥薩克。在一年以前，克拉斯諾夫  
的將領還在用那些槍砲射擊德國人，現在他們用同一槍砲來射擊你們農民了。他們是在進行德國人的  
意旨，干涉者的意旨……我們從富爾科夫和盧羅斯更搶走了所有的武器，使他們不能掉回頭來打你們  
……一個小孩子也會懂得，要是我們放棄了我們的兵車，它們就會被哥薩克奪去，他們就會把我們的武  
器和槍砲掉過頭來打烏克蘭、頓河區和大俄羅斯所有的勞動羣衆……那就是說，我們的第一件任務是  
運走武器，交給革命的工農政府。那不是很明白的嗎？但只有我們突圍到沙里津以沙里津的守軍匯合  
以後，那才有可能。有些人在這兒說，沙里津已經投降了。假如我們接受那個謊言的謠言呢？好，那末我們  
將越過頓河的對岸，我們將打開一條路到波伏里諾或去更遠，到莫爾科。注意，到他的聽衆有些煩燥  
他的話，他提高了聲音，「我們將把我們自己發源革命的中央當局來處置。這樣就顯出我們不是那老朽  
昏庸，各自爲政，深怕離開小屋的聯邦……我們是預一無二的紅軍的一部分，它是我們創造的，它是爲全  
體勞動者爭取土地和平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我們在二月和三月裏所得到的成績。赤衛隊和游擊  
隊正在編制爲營、團、師和軍也在組織中，那就是我們的任務，你們得先充分理解它的意義，慎重考慮以  
後，來參加那項任務。

「但是我們却在這兒吵架，吵什麼？你們堅持要有一個獨立的指揮，或是最後一步，你們同意一個聲

黨的指揮，你們是在替社會革命黨的指揮原則辯護，你們要想保衛莫羅左、夫斯加縣，要想保衛你們自己的小屋，你們十八縣，不多也不少，都在做夢，以為能夠和凱撒·威廉的全部軍隊以及克拉斯諾夫將軍相抗爭。我是一個革命者，我是一個布爾希維克，我直白地告訴你們吧：你們裏面有煽動者在作祟；社會革命黨和富農在向你們建議行動，那種行動會迅速地領你們趨向毀滅。我以共產黨和軍長的資格，不能允許，要是你們不跟我們成立任何協定，我不但拒絕給你們武器，而且我將完全把你們解除武裝……」

他停住，在靜默中有一個聲音從窗外說：

「哦，真熱辣！」

「現在，我必須給驚惶鼓動者和投降主義者一個答覆。不錯，我們的別動隊是精疲力盡了，不錯，我們依然還有最艱難的任務，突圍到頓河以及修復那鐵橋。我只看到一條出路：把烏合的別動隊變為一個堅決的軍團組織，把防禦戰變為攻勢戰。」

聲量起先鼓掌，繼之以歡呼，好像一陣夏天的雷雨，開始是孤另另的大滴子，跟着就是一陣紊亂的傾盆大雨。

下一個發言人還來不及把他的下巴綫在領口裏擦乾淨就開始答覆，就聽到急促的槍聲從車站那個方向傳來，希却亭科把他的頭伸到窗口外面。

「誰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一陣隆隆聲在羣衆中蔓延開來，後面那些人傳過來說：

「是弟兄們在車站上襲擊一個什麼委員會。」

會議中止了。伏羅希洛夫、巴可孟科、希却亭科、崗路雪和倍克伐洛夫各跨上馬，向車站疾馳而去。當他們跑到還有相當遠的時候，他們就聽到羣衆的吼叫和零碎的槍聲。人們在向喧嚷處奔過去，還有些人攀到貨車的頂上。

在月台前後的貨車上，人們像螞蟻似的蜂擁着，幾百個喉嚨在吶喊，揮舞着手臂，一個激烈的、密簇的圓圈圍繞着一小羣人，那就是騷動的中心。鐵甲火車「烏爾號」的三個水兵和「突擊」隊的十個無政府主義者在拖曳米士興和魯特尼夫去槍斃米士興。臉色蒼白，眼睛發紅，他那亞述式的鬍子披散了，血從科謝在高里亞。魯特尼夫前額上的三處指甲傷痕裏流下來，他的短大衣的領子被撕裂，他的臉被打歪，他在兇猛地呼喊和掙扎。

伏羅希洛夫、巴可孟科、崗路雪、希却亭科和那些跟着他們來的指揮員，用他們的肩膀擠進圈子中間。

「什麼一回事？」伏羅希洛夫大聲問，手槍的槍管對準着水兵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胸膛。

「什麼一回事？」崗路雪吶喊，他的眼睛在四週的人羣中搜索他自己那一別動隊裏的人。

他們的干涉出於意料之外，有力而又堅決。水兵們釋放了魯特尼夫和米士興。無政府主義者之中有

一個很矮小、強橫、紅頭髮的傢伙，向人羣裏鑽進去。但是高大的波廉却一把將他連衣領和衣頭髮抓住，把他搖了幾搖，然後拋回到囚籠裏。

嚙下苦味的唾沫，米士與告詳伏羅希洛夫說：

「我們從『烏龜號』開始，決定把那裝著本軍貴重物品的保險箱查對一下。我們立刻注意到某些指揮員的一種敵對態度。這三個人甚至用盒子砲恐嚇我們，不許我們打開保險箱。主要的是這些人，」他指一指無政府主義者們，「聚集在『烏龜號』四週和車廂裏面。他們公開挑撥離間……形勢有了嚴重的轉變……我們堅持要把保險箱打開，他們就把我們拖出車箱，恐嚇着要槍斃我們……」

「你撒謊，你這豬潑！」三個水兵之中那長着馬鼻子和玫瑰色雀斑的一個用他的臂肘推開攔住他的人，把他那兇猛的綠眼睛釘住米士與。「當我們海軍人員為革命浴血苦戰的時候，你在那里呀，你這癩蝦蟆！」

還有那兩個推開手槍的槍管支持他

「不要用那些玩具來恐嚇我們，我們知道革命的法律……」

在一瞬間，喧囂又爆發了。顫動着他那笨重的面頰，倍克伐洛夫叫羣衆分開，讓犯人領出去。伏羅希洛夫表面上雖很鎮靜，其實却很緊張，他伸手到波廉，急速地說：「跑到大隊去發警號，把他們帶到這兒來，要帶武器。」羣衆從他們的四週不斷地擠擁來，在愈來愈響的吼叫聲中，咆哮的聲音開始呼喊：

「他們恢復了羅曼諾夫制度。」

「他們背叛了我們……」

「他是誰，敢來下令把伏羅希洛夫交到這兒來。」

「誰他答覆……說呀，伏羅希洛夫……」

有幾個喉嚨咆哮：

「無政府主義萬歲！」

騷動擴大了，叫喊的話已不再能分辨出來。叫得最響的是那長雀斑的水兵。只要有人放一槍，一場混戰便會開始。朱可夫從羣衆中擠進圈子。他那飄着綬帶的便帽底下，掛出一臉頭髮，長着挺直的鬚鬚和毫無表情的圓眼睛的闊臉，看起來好像是瓷的。他跨着水兵式旋轉的大步，走到那長雀斑的水兵前面，用拳頭在他的太陽穴上給以軍大的一擊，那長雀斑的人飛了出去。叫喊聲從羣衆中昇起來。「幹得好！」他的兩個同志立刻鎮靜下來，退到朱可夫後面，盧塔雪抽出他那壯健的頸子。

「各位同志，你們都知道在我的大陰裏有一千桿刺刀和所有的重砲……我對付豬鬚是不會心軟的……」

共產黨大隊和盧根斯克大隊的人已經格格地板着他們夾着欄杆的樓梯，沿着路軌跑來。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嚴整的，既不怕人，又不怕鬼。約莫有五十個人從羣衆中跑開，他身溜進貨車底下，盧塔雪的

部下包圍了貨車和月台，這事不難下去了。

「同志們，同志們，回到你們的兵單裏去，要謹慎！」伏羅希洛夫說，他又轉過來對席露說：「派特務隊，帶機關槍，到無政府主義者那裏去……包圍他們，想法把他們分裂。」

朱肯把他的危險轉向伏羅希洛夫和席露說：

「我會使他們四分五裂，克里門·瓦弗里茨維支，到那兒第一件要幹的事情是把那個老頭子逮捕。對付那些匪徒，我們只要一霎時就行了……」

朱肯便大踏步的走了，向他的部下揮手，叫他們的名字：

「伊凡·密科拉、穆羅瓦、伊凡·普羅克伐鐵洛夫……」

物品的盤存和登記必須立刻順着客車挨次繼續，不能浪費片刻光陰，使貴重物品不在混亂中被搬走。三個水兵和兩個無政府主義者（其餘的不見了）被押管了起來。月台和路軌肅清了，米士只撫着他那散亂的鬚子四面觀望。委員會的第二個委員高里亞·魯特尼夫到那兒去了？

高里亞坐在站鏡底下，他的臉現在手裏。他的肩胛在抖動，當伏羅希洛夫向他俯下身子的時候，他半啞半泣地說：

「你知道，我決不會相信……這樣無恥的人能夠混到本軍裏來，這種小流氓……完全沒有革命意識，在本軍中……想想看……」

朱貴單槍匹馬的一度風溜到用紅丹寫着「消滅全世界布爾喬亞」的設防的客車旁邊。舉起五指張開的闊手掌到胸部地舉上三階踏級到客車的後月台上。

「把你的大砲拿開。」他鎮靜地說，用肘肘把一個帶着陰沉的恐怖向他凝視的青年學生執着的手槍推在一邊，走進那放齊長桌子的車廂裏。被這次事變嚇毛了的無政府主義者，聚集在車廂的另一端，兩打盒子砲對準着朱貴。

朱貴搖搖那伸出在他前面的手指，走到桌子旁邊，用腳拖過來一條凳子，坐了下來。

「快來呀，請坐。」他說，「讓我們在這兒會一會你們的克魯泡特金。」

他那毫無表情的歪眼睛骨碌碌轉動。當無政府主義者還在立卡的時候，會有機會看見過朱貴，他的袖裏顯然藏着什麼東西。不願隱忍和警戒，他們甚至還有興趣要知道裏面究竟是什麼。青年們鼻孔裏噴着氣，圍坐在他前面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每人放一支盒子砲或一隻手榴彈在面前的桌上，只等他稍微一動，他們就隨時把武器捏緊。

約科夫·齊洛擠到前面，對着朱貴坐下來。他的塌鼻子上架着他那污穢的夾鼻鏡，鮮紅的嘴巴帶着嘲弄的微笑張開着。這個水兵對他齊洛，能說些什麼呢？

「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他問道，「你本身就是最純粹的布爾喬亞。你幹嗎把你的手指戳到我



們的湯里來你幹嗎勾引我們的弟兄？」約科夫·齊洛的木桌說，滑成一個更拙劣的角度，朱貴不願意讓  
他說話。「看看被你弄到這兒來的青年吧，以這樣好的孩子們，我們可以完成世界革命，而你却把他們拖  
進匪窩裏……」

朱貴用手掌在桌子上拍，因為他的話引起了一陣威脅的隆隆聲。

「靜，我說，我不常說話，弟兄們，你們是知道我的……所以這一切都是必需的，隱瞞它也是枉然，你們  
之中有了土匪份子，我們今天將跟你們的一對夥伴算一算帳，還有那一個……」他指一指矮胖的，壯健  
的「魯學斯」。「你們立刻把那個傢伙交給我，我們也將稍為教訓教訓他……」

「魯學斯」威脅地跳起來，正要抽身離開桌子，但就被猛烈地推回到他的座位上。桌板發出吱吱的  
聲響，幾把椅子砲在朱貴的面前跳舞。但是他依舊像一個中國的菩薩似的坐著，甚至連眼皮也不抬一抬。  
他知道怎樣去對付這一羣人，他的聽眾又被好奇心克服了。他們變得比較靜了一些。

於是朱貴從他的口袋裏抽出「魯學斯」的信，他在到客車來的路上，從巴可孟科的信夾裏把它拿  
了來。他把那封信拿得離眼睛遠遠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唸出來，產生的印象正是他預期的。團體立  
刻分裂了。無政府主義者大叫道：「這是一個侮辱，陰謀……土匪那部份回聲為魯學斯辯護，但他們只佔少數。  
魯學斯又從桌子後面站起來，朱貴讓他們喊了一會兒。

「我還沒有說完，兄弟們。我問你們當一團軍長得知這樣的一張文件以後，他應該怎麼辦？現在戰時，

「處理應把你們護送進你們的軍機裏，用砲火把你們肅清。那豈不是一條二條，但是安撫你們之中還有一批革命的。軍長不願意毀滅這樣有用的份子，所以賜給你們一個機會，根據你們的革命意識，把你們自己商別一下，你們自己商別出來把匪徒交給我們。那是你們惟一逃避的希望了，而爲了使你們容易區別起見，我將把你們「克魯門特」金帶去，我們不會加害這個老奴，我們只把他送到草原去。現在我宣佈散會，弟兄們我不允許任何討論，但爲遵照戰時法規起見，我將給你們十五分鐘的考慮。」

他站起來，以背轉向會場，向門口走去，有幾個人怒吼着向他衝過去，而他却慢慢地轉過身來。

「把你們的手拿開，」他說，「你們還是不不要碰我，好，客車已被包圍，共產黨旅已經密佈在客車四週了。」

直到那時，輕率的「突擊」隊才注意到當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所有他們的火車已經被機關槍包圍了，他們得接受條件，不然就是死。

「快來，快來，老乖乖，」朱賓說，把約科夫·齊洛推向門口，我們不會傷害你的，我們只要把你孤立，你到那兒可以稱心如意的「克魯門特金了。」

第五軍停留在莫洛左夫斯加改編，盡在存貨，力加整頓。莫洛左夫斯加別動隊編為一個師團，以莫洛左夫斯加人當指揮員，第五軍軍事委員會現在已經擴大，並且有了比較固定的形式。委員會草定了一個作戰計劃，所有的步兵和古立克的砲兵從鐵路線右方，橫越姆村保衛尼士尼，契爾村的側翼。莫洛左夫斯加師團的騎兵在鐵路則左方進軍，從北面掩護路軌，以「烏龜號」鐵甲火車領頭的兵車，則向契爾車站前進。

莫洛左夫斯加師團的步兵隊留在他們的木村護後——莫洛左夫斯加人堅持，無論你辯論多少次，兵刃必須不分散。大軍出發了，這正是在六月的初頭。

在最初幾天中，軍團靠近鐵路軌行進。午餐就在火車裏煮，車頭嗚嗚放汽笛，一根鐵竿頂著一頂軍帽從一輛客車裏升起來搖幾搖，所有的別動隊就都停下來吃午餐。

礦工別動隊的兵車是在尾部，有時超過步兵，有時落在後面。有一天，在午餐時間，當士兵們散佈在客車週圍，廚子和娘兒們搬運著大鑊和圓鍋的時候，火車就在某一個鐵路小站上停下來。盧略雪和高墨亞·魯特尼夫爬進尾部的客車裏，他們兩個都疲倦了，被灰塵染成了灰色，又餓又高興，他們原來飄著一輛四輪輕馬車滑著前線奔馳，把馬驅得過度了，就把它放棄在一個村莊裏，步行趕上兵車。

他們在伊凡·果拉對面，愛格羅的床上坐下來，問他的近況如何。他回答說，他大約在一星期之內就可回任參戰了。

「在一星期之內，我們將開始粉碎馬蒙托夫，使他毛羽亂飛了。」盧略雪說，在他的腳邊吐了一口唾沫。

高里亞·魯特尼夫像平常那樣想了一想以後，誠實不諱地說：

「無論如何，我們將通過頓河。」

看到這樣著名的同志會，以這樣友誼的態度對待伊凡·愛格羅，他滿意得漲紅了臉。她拿來一鍋熱騰騰的馬鈴薯，從口袋裏抽出雪白的紗手帕，解開一只角上的結，擱起嘴唇，給客人一撮鹽。他們就開始剝掉馬鈴薯的皮，蘸着鹽吃起來。

「我想起你問我要來副槍的那一天來了。」盧略雪說。「我那時正在團團轉，記得那時正在進行戰鬥，我有許多事情要幹。而那時，這位美人來了，說：『給我一支來副槍。』好像她在收獲的時候要一把輕便的。」

他張大嘴吧，露出像狗一樣強的牙齒，和熱辣辣的喉嚨裏的小紅舌頭，然後爆發了一陣狂烈的狂笑。

「不要擔憂，她辦事與我們任何人一樣強呢。」伊凡說，焦慮地注意到盧略雪已經向愛格羅翻眼看了一幾眼，當然這是偶然的，但却是非常有意。「這在她當然是很困難的，因為她還是一個孩子。」他緊緊攥着眉毛重覆說：「她還是一個孩子。」他開一袋精會神地捲一支紙烟。「我留心她和弟兄們，我想革命真是一個大學校。你知道鄉村裏的習俗的，他們用一條繩子把大篩掛在穀倉中，盛滿小麥和燕麥。農民把繩

其搖擺動，穀物就瀉下來，而所有的穢穢和塵埃都分開了。在我們的勞動家裏，在每一罅其連的罅縫裏，裏，人們就是這樣被篩分開來的，純粹的穀物被篩了出來，而穢雜被吹開了。」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比那個說得更好。」高里亞·魯特尼夫一面說，一面也在捲一支紙烟。  
「他怎麼說？」

「他說得非常妙。他說：『無產階級，因為和布爾喬亞生混在一起，無疑的也傳染到那一階級的惡習……』」

「屁，胡說八道。」盧略雪說：「無產階級是不能被任何東西傳染的，老哥……」

「等一下，」伊凡向他搖手。「這的確是真的，我不是在普梯洛夫工廠親眼看見他們當星期日天一亮就出去到酒館裏喝伏特加嗎？那難道不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惡習嗎？」

「孟雪維克曲解馬克思，」魯特尼夫繼續說，「說社會主義不必經過一次革命，就可平靜地溫和地成熟起來。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說，只有在革命的過程中——注意那個「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自己從它的積習中解放出來，才能發揚道德，成為有能力創造新社會。」

「那是對的，那是真的，」盧略雪說。在想了一會兒以後，伊凡回答：

「不錯，那是真的。他說得更圓滿，他是對的……」

在他們坐着談話的時候，伏洛特加那隨工，跳進車箱裏來，他的來顧槍亂住在窄狹的門口，他的褲子

完全破爛了，即使要補也補不攏來。

「哥薩克！」他叫一種恐懼的，但高興的聲響喊：「他們大約有三百人，一頓兒湧過來！」

盧略雪像從彈壁上似的跳起來。

「站住！條幹，這樣決活，每個人都不准動，高里亞，你帶機關槍到後月台去，我要……我立滾……」

他超過伏特格加，一面沿着客車跑，一面命令士兵們：

「準備戰鬥！不准離開車頭，不准把頭伸出窗外，沒有命令不准開槍，讓哥薩克以為這是一列參謀車，或是紅十字車，四週看不到一個人，他們就會毫不覺走攏來……」

二聲時後，盧略雪跑回來，跳上後月台，高里亞·魯特尼夫，喘氣的伊凡和愛格麗亞那在架一挺機關槍，第二挺機關槍輪着待裝。

「拿子彈帶，」盧略雪向愛格麗亞那說，「爬到車輪底下去。」

他拿了第二挺機關槍從月台上跳下去，把它架兩個後輪之間，他蹲下來，在車廂底下爬行。愛格麗亞那俯伏在他的旁邊，盧略雪低聲說：

「要是那些豬獠現在不服從我的命令，竟在他們不到兩百步以內的時候就開槍……」

「我們的人早就等着像這樣的一個機會了，」愛格麗亞那低聲回答，「他們會讓哥薩克上來的。」

「你看見嗎，愛格麗亞那？豬獠在那兒來了！」

在路基的右方，地面是起伏不平，當伏洛特加在樹林中第一個看到哥薩克的時候，他們正從文章生的斜坡上疾馳下來，三四百人擠在一堆，揮馬揮刀，馳出凹地，向列車衝來。愛格麗瑪娜可以聽到他們馬蹄的驚天價響。

「高里亞，高里亞，稍等一下，老朋友！稍等一下！」盧喀雪從車廂底下嚇嚇地說。

哥薩克緊張蒼白的鬍子蓬鬆的臉現在清楚地可以看到，還有他們那漂亮的黑制服，條紋褲子，斜紋的沒有鴨舌頭的圓帽，大張的嘴巴，掀開的馬鼻孔……

「殺呀！叫喊傳到守軍的耳朵裏，「殺呀！」

「送他們吃一頓！」盧喀雪野蠻地叫喊。於是兩挺機關槍，從月台上和月台下就開始急速地答答的響起來，馬匹立刻飛速地旋轉，顛簸豎立，擁退回去。

哥薩克來勢非常兇猛，以致後面的人來不及轉向或勒住他們的馬匹，一直衝進人馬堆中，顛簸，滾翻，揮舞的騎兵卻還在策馬縱綬向列車輕率地飛奔，礦工們從月台上跳下來，奔上去向他們迎戰，他們一面跑，一面裝上刺刀，有幾個企圖逃走的哥薩克底伏在馬鬃上，馳下路基；可是那兒他們也遇到了機關槍。礦工們猛烈地向下馬的哥薩克衝過去，空手捉住他們。在最前線，肩胛寬闊的伏渣特加和費奧特加握住來高槍的槍身，像一陣旋風似的掃過去，把哥薩克一個一個的掃倒。

幾分鐘之內，一切都了結了。負傷者的呼號混雜着垂死者的呻吟，馬匹在地上打滾，震碎，從車廂底

下點出來，用手背擦掉他眼角的紅眼時，嘆道：

「高里亞，你沒事吧？」

「我們倆都沒事。」當魯特尼夫把掛在他額上的潮溼的頭髮捋到後面去時，他的嘴唇和污穢的手不禁顫抖。伊凡·果拉喘息着在踏板上笨重的坐下來。

「好吧，弟兄們現在無論如何總有衣服和靴子穿。」他說。「他們甚至報紙都用破布，格魯加。」他叫喚，「愛格羅格娜……」

過了一會兒，她從車廂底下冷靜地回答：

「我來了……我得收集子彈帶呢。」

#### 四

從立支科夫到橫跨頓河的鐵橋之間相距五俄里。在將要到達頓河之前，鐵路順着一條很高的路，基變彎曲而蜿蜒着前進，兩旁低低的輪着被柳樹、榛樹和彎曲的白楊樹所遮蔽的池塘。在薄暮時分，一輛孤獨的火車順着路基，慢慢地噴着氣前進。有幾個人從它的月台上凝視着北方，那裏有一座俯視河流的分水嶺——拉科夫山。



一隊拖長的吼聲從山上發出來，衝破落日的雲霞，幾秒鐘之後，一發榴彈就落到一個池塘的暗紅色水裏爆發，把一條水柱高高的擡到空中。

車頭慢慢地順着踏板的弧線緩緩前進，在右邊向南一塊俯視頓河的高地上，有一家大皮革工廠，大溝早起，狂熱的活動就在工廠裏進行着，建築物被拆毀了，木板和椽樑被運到河岸上，木筏在建造着，一切有用的人都參加勞動。

六十列火車現在停於契爾車哥和立支科夫村之間，從邁洛左夫斯加調到頓河的計畫，完成得比他們所預期的還快。哥薩克恐懼路軌左方前進的希却亭科的騎兵和右方的步兵別動隊，不能誠足決心來接近火車，只在蘇羅維茨車站有過一次殘酷的攻击，那兒正巧停着一列裝傷病人員的紅十字車，爲報復對這列紅十字車的攻击和數百人的被謀害，開來援救的鐵甲火車立刻把哥薩克加以粉碎。那次事件結廬了他們想接近鐵路的全部渴望。

第五軍在頓河前面，沿着一條半徑十五俄里的半圓形綫，佈置一陣地，掩護兵車，在西面它的中心佔領了里森斯基高崗上的斯曼，左翼沿着那小小的契爾河伸展出去，穿過尼士尼·契爾村前趨伏的平原，右翼以頓河本身爲基礎，駐在科科夫的山腳下。

包圍尼士尼·契爾村的企圖沒有成功。在猛烈的戰鬥中，哥薩克把第五軍的側翼一直逼退到他們目前所佔領的陣地上。一個拖延的，逐日的鬥爭階段開始了。敵人認清兵車在斷橋前還得停留若干時日。

於是就聚集兵力，亂發砲彈。

車頭現在幾乎不動了。落後映着深深的，依舊滿漲的頓河，在前面可以看到鐵橋的橋洞。火車頭停了下來。伏羅希洛夫、倍克伐洛夫和手上綁着綳帶的巴可孟科（他在蘇羅維基諾車站受攻擊時受了傷）跳下來。他們沿着路軌走了五十步遠，空氣是濕冷的，蚊子兇猛地騷擾的鬱蒸，路軌在那一點上突然折斷了，散扭的鋼軌在空中。

伏羅希洛夫露在他的腳後跟上，在暮色中更加深得可怕的下，橋樑的殘骸擱在沙灘上。

「從這一點離水平面的高度是五十四公尺，」倍克伐洛夫說，「我們真幸運，被炸毀的是第一個橋洞，要是炸毀了河面上的橋樑中段，那對它真是毫無辦法的了。」

「廢料！」伏羅希洛夫信信然說，「我們得在這兒流點汗。」

「我們除了木頭以外沒有別的材料，我們得築一連串木頭的橋基直跨過橋洞，一個五十四公尺的高度在木架是幾乎不可能的。」

「你這個工程師用得好字，『不可能』！」

「問題在於材料，譬如說一條木樑吧，它的耐壓力是有限的……」

「材料正像人一樣，也是屬於革命的……你所用的理由不會說服我。」

雖然他老是很憂鬱，倍克伐洛夫這次却愉快地大笑起來。伏羅希洛夫巡視着遠岸，在迅速地聚合的

來的春色中，那兒還可以看到白楊樹和草屋頂的輪廓。

河流的附近映出螢火紅色的小光點來。

「那是洛哥夫斯基村，巴可孟科說：『是我們的人把守着河流下游的小村莊——葉莫金尼姆科。』夫斯基和依爾曼斯基已被馬蒙托夫的人所佔領，但是洛哥夫斯基依然頑固地支持着。」

「那兒是沙里津工人嗎？」伏羅希洛夫問。

「不，不是一個游擊隊。有一天他們的指揮員到橋上來喊叫，可是那天有風，我所能推斷的只是他們向你問候，並且要子彈和煙草。」

「那麼他們是戰鬥的弟兄了，我們從這兒能到橋上去嗎？」

倍克伐、洛夫把他們都領到斜坡的邊緣上。攀着枯根他們爬下到河邊的沙灘，這兒他們受到了蚊陣的攻擊。一條魚在楊柳後面濺刺刺的激起水花來。他們驅着蚊子，涉水跨過那半埋在沙灘裏的、絞扭的橫樑。橫樑的一部份淹在潮水裏，水一直漫到他們的腰部，他們涉到那毀壞的橋洞所開始的石基邊。攀着鐵釘絆他們爬到五十四公尺高的橋基頂上。

這番工作對手上綁着綳帶的巴可孟科是最困難了。他們終於到達頂上，從橋板的裂縫裏向下望真可怕，強河是在他們下面多麼深的地方流着呀。

「你想要修好得化你多久？」伏羅希洛夫問。

「要是在革命以前問我，我會十分確定地說，六個月，」倍克伐洛夫回答。「那當然是不能接受的，我想，我們或許可以用四星擺好它。」

「你不吹牛？」

「不。」

「如用布爾希維克的速度，我們可以說兩星期就好嗎？」

「不談吧，你現在沒有誠意。」

「你需要些什麼東西？」

「第一步，我需要三千輛大車來運石塊和磚頭，我想，我們得把區內所有的石頭建築物都拆下來，這沒有問題嗎？」

「我們這時候還沒有弄到三千輛大車。」

「得去把它們弄到手。」

「不要擔憂，我們會把它們弄到手的。」伏羅希洛夫說。他們沿着橋樑向對岸走去，一路討論着組織那項工作最好的方法。在他們看來，他們成功的主要希望寄託在建築橋樑的，不是舊日的「勞動力」而是軍事無產階級，他們明白這項工作等於拯救列車中的全部物品，拯救幾千條生命，拯救沙里津，並且，在那可怕的幾個月中，拯救無產階級革命。

他們剛要走完橋樑，一個聲音就從只在三步左右以外的一道溝裏，威脅地喊道：『堵住那一個！』在暮色中，一個大漢，頭上包着頭巾以防蚊子，現在他們前面。當他們答話的時候，那人把他的來福槍端齊準備姿勢向他們走上來。他看到了他們帽上的紅星。

「哈囉！」他說，把他的手首先伸給伏羅希洛夫，然後給其他的人。「幸虧我注意到你們過橋，不然我已開槍了。」

「好吧，現在領我們到你們的參謀部去。」伏羅希洛夫說。

「參謀部在那兒。」那人指一指一小段路外的一堆營火。「不要掉在溝裏，我們在它底下打了營，走過跳板，你們就將那腓力浦·格里果里維支·拉浦金的打穀場了。」

赤色哥薩克別動隊的參謀本部駐在一個打穀場裏，他們會使盡心機，在小村上與來攻擊的馬蒙託夫的哥薩克抗拒了兩個月。約莫有三十個人在煙霧裏繞中坐着，從蚊子手裏暫時得到了緩刑。火光照亮了他們的臉——他們多半沒有鬍子或鬚鬚——還有幾個油布篷帳，去年的穀物的禾堆，和一所草頂小穀倉用木材築成的一角。

當伏羅希洛夫和其餘的人越過壕溝的時候，坐在火堆前的人朝他們轉過身來。伏羅希洛夫高興地招呼：

「哈囉，各位同志！」

「哈囉，我們很高興能看到你。」幾個鎮靜的聲音回答。

「你們這兒的隊長是誰？」

一個正在一只三腳鐵裏試湯的人放下他的長柄湯匙，用手指擦着鬍鬚，走上前來。他又矮又胖，他的鬍子長成毛茸茸的一大叢，幾乎長到他的耳朵上。他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短衣，戴着一頂小小的舊帽。

「我就是隊長。」他說。

「你好，指揮員。」

「你好，軍長同志。」

「那末，你是認識我的了？」

「誰不認識你呢，克里門·頁勿里莫維支？」

「可是我却認識你。」

「我是巴拉蒙·沙姆提諾維支·高特羅夫，一個尼士尼·契爾的哥薩克，白黨叫我皮匠巴拉蒙。」

「你們之中還有別的哥薩克嗎？」

「是的，有，並且還有「外江佬。」並不是所有的哥薩克都加入馬索託夫那邊的，克里門·頁勿里莫維支，像我們這樣古怪的弟兄多着呢。」

「可是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我們自己化錢在幹革命工作呢。到火邊來吧。嘗一嘗我們的哥薩克湯。」

他們把火走過去。高特羅夫叫坐在一條禾木上的一對青年移過去一點。他們在煙霧中讓出一塊地方給伏羅希洛夫。客人們坐了下來，把他們潮濕的腿伸向火光。伏羅希洛夫一面研究那容貌健康、年青而漂亮的哥薩克臉，一面問：

「哦，你們過得怎麼樣？」

高特羅夫勇敢地回答：

「並不壞，克里門·瓦弗里莫維支，我們過得很虔誠，真互相恭頌。」

他們都大笑起來，但並不太響，恐怕會觸犯新客。高特羅夫掀起一個膝頭露在火旁，他那晒成深褐色的臉，配上大鬍子、長鼻子和狡猾、聰明的小眼睛，似乎燃燒着談話的願望。

「幸虧你到我們這兒來了，克里門·瓦弗里莫維支，我們從早晨起就一直等着，看你是否來不來。我在一星期以前到沙里津去討彈藥，參謀長請索維支出來見我。他是罵得我多厲害。『我不相信你。』他說，『你們赤色哥薩克是什麼東西。你們都是一個，柏油刷子刷出來的。』我向他解釋，說活哥夫斯基村鎮守的前線，要不是我們守住了這個小村莊，比亞地·依士本斯克和塞拉支的哥薩克早就會和尼士尼·契爾約斯基充塞合夥來了。但是他不聽話。一句話，我沒有拿彈藥，哥薩克始終認為是擊斃的克里門。」

爾弗里莫維支，你已注意到我的鼻子是有一點兒歪到一邊的了。那是在一九一六年哥薩克首領給我幹的，我把它記得清清楚楚……不，並不是所有的哥薩克都是一個抽油刷子刷出來的。我們父輩的哥薩克兒在頓河區也覺得萬事艱難。昨天我的弟兄們在田裏裏遇到一個哥薩克，他說：「你們爲什麼不投到我們這兒來？我們的指揮官是一個大尉，而你們的却是皮巴蒙。」但他們的大尉是伯斯略·茲羅金，兩次在夜裏架起松香燒橋上木板的就是他，第三次，他把橋燒毀了。那件事你們得謝謝伯斯略，當馬略羅夫上校佔領喀拉支的時候，伯斯略三襲擊葉英金村，在那兒抓了三十六個哥薩克，因爲他們沒有答覆勸賈令，他把他們擲在一輛大車裏，把他們運到依爾曼斯基，在村外的一道小谷裏槍斃了他們。他們赤條條的橫在那兒，可憐蟲，坐在這兒的這些人是他們的兄弟和親戚，我們的記憶力是很強的……你認識河尼基·波立沙維支嗎？」

「我聽說過他，」伏羅希洛夫回答，「注意地凝視着坐在週圍的人。」

「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在比亞地·依士本斯克的市場上受到保皇黨得下老的襲擊，約金把他救來送到沙里津的醫院裏，他在那兒相當好，他是一個身材魁偉的哥薩克……」

「把他如何在那個村莊裏買乾草的事告訴他們吧，」有一個人邊着笑說。

「你閉嘴……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回到喀拉支，他有他的妻子和兒子在那兒——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少年，一個像他爹爹一樣康健的孩子。這是在犁田時節，他和他的兒子在晚上趕馬到田裏，而就在那



一夜，馬喀羅夫與喀拉支把睡着的哥薩克衛隊砍倒在天井和果樹園裏——一共一千人。然後，他們當然一直到阿尼基·波立沙維支的小屋裏去。但是他和他的兒子並沒有在那兒，他們把他的老婆拖出來，問：「你的丈夫在那兒？你的小畜生在那兒？」她告訴他們……」

「不，她的老婆什麼都沒有告訴他們，」還是那一個聲音插嘴說。

「你閉嘴……他們拷問她，割開她的肚皮，他們帶走了馬，殺死了小牛，從那一夜起，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就跟了游擊隊出去作戰。他叫他的兒子凡喀，藏在一個小村莊裏，因為得把田犁完。凡喀另外還有一匹馬，就是那夜他們趕到田裏去的那一匹。有一次，凡喀靜悄悄地到田裏去，三個哥薩克騎着馬從喀拉支出來。一切所要知道的事情，我們在頓河都知道，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暗哨。凡喀看見他們就是那殺死他母親的哥薩克，他丟下犁把，向他們走上去，問他們討些煙草抽……」

「他並沒有討烟抽……」

「你閉嘴……他的手一捉到那人的馬，他就立刻使那哥薩克飛到地上，拔出他的劍，當還有那兩個正在驚愕失措的時候，他把他們兩個也都砍倒了。而且你知道，他是這樣的強壯，他把他們之中的一個劈成兩半，他把三個都曝屍在路上，卸下他的馬，到他爹爹那兒去了。他的爹爹已經組成了一個別動隊，共有五十個人……」

「不……」

「你閉嘴……他們就在白軍後部隨後，我幾次召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到本村裏來，但是他說：『我發見了一個炸攻回洞。』他是這樣的強壯……我可以告訴你們如何強壯，他和他的別動隊到達一個村莊裏，並且他們知道它是和紅軍有交情的。他們知道他們在那兒是弄不到乾草的，他們走進一個哥薩克門院子裏要求說：『賣些乾草給我們……』那人把眼睛轉了開去。阿尼基·波立沙維支說：『來摸我的口袋，所有你手裏能抓到的克倫斯基虛布是你，而所有我臂膀裏能抱到的乾草是我的。』那哥薩克非常貪心，他就同意了。他們走到草舍裏，阿尼基·波立沙維支又開他的兩腳……」

其他的人開始大笑起來，但又把它咽下去了。高特羅夫把他的鬍子轉到他們那個方向。

「他發下膽，開始把乾草檢到他懷抱裏，努力拿了又拿。他攫取了半車子，覺得他的手很重，但它把它搬走了。他的部下問他說：『阿尼基·波立沙維支，你拿的乾草裏敲出一個人的腿來了……』」

別動隊裏所有的人哄堂大笑，雖然這個故事他們已聽過一百次了。克里門·瓦非里莫維支比所有其他的人笑得更響。

「哦，不錯……所以他就發下那抱乾草，一個逃兵呻吟着從那裏面爬了出來。他是誰？他是尼士尼·契爾來的一個農民，被召去應募員的。他的名字叫彼斯蒂本·果拉……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他就坐在那兒，他現在是我們的廚子……」

巴拉·沙爾樓諾維支講出許多更有趣的關於洛哥夫斯基村週圍所經過的個強的鬥爭的詳細

情形這其間，斯蒂本·果特走進營火，拿下三個鍋，倒些湯到一只盆子裏，然後，以他平常那種審慎的態度，切開麵包，把脂肪拌和在鍋子的湯裏，客人們被邀請留同晚餐，他們坐成一圈圍圍，伏羅希羅夫把高特羅夫叫到一邊：

「我們得在夜裏把巴可蓋科同志弄到沙里津，並且他得毫無損傷地到達那兒，這是一件要事。」

「那可以辦到我派弟兄們和他一塊兒去，所有的谷道他們都熟悉，並且能避過白軍，你們同志早晨就會在沙里津了。」

「謝謝你們別動隊對革命的忠心，伏羅希羅夫說：『我會把彈藥和糧草送來給你們的，我們不久就能來接替你們了。我任命你和你兄弟們當本軍參謀部的聯絡隊……』」

「好吧，」在想了一會兒如何接受這項任命之後，高特羅夫說：「那是非常妥當的，你們不熟悉這些地方，而我的弟兄們在草原裏看東西，能像貓在夜裏一樣……」

## 五

一陣酷熱的東風使岸邊樹叢沙沙地戰慄起來，波康提着兩只桶，走下斜坡到契爾河邊，看見一對赤身露體的孩子，有一個很大，在水裏面盪着，一面洗澡，一面在大笑，還有一個比較大一點，有美麗的頭

波康正在吃著，在河面上渡過。他覺得水裏藏著他的衣服和一件鐵盒子彈鎗在岸上。子彈時時噹噹地在河上飛過。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小乖乖？」波康以他那可怕的聲音呵斥他們。

較小的那個孩子依舊蹲著，只是像一只受驚的小貓頭應似的把頭轉了過來。較大的那個孩子從水裏爬出來，拾起他的襯衫。

「我們很熱，我們馬上……」

「你們幹嗎在這兒玩，在打仗的時候你們在討厭煩了。」

「我們正在拾子彈拿到溝裏去。我們到現在已經幹了好幾天了……」

較小的那個孩子把他那污穢的手放在肚皮上直淌眼淚。波康斜眼瞟他，開始去裝淨他的水桶。較大的那個孩子對那年小的耳語說：

「對了，現在你大聲哭吧！」

「我要用一只手臂把你們兩個扶起來。」波康一面打水一面說。「把你們拿到你們應該去的地方去……跑回家去吧！」

「我們跑到那兒去呢？」較大的那個孩子回答。「我們住在草原裏，我們吃的東西是一個別動隊給的。」

「你們的媽媽是誰？」

「媽媽叫心拉，雷娃。」

「好吧，那末，回家到你們的媽媽那兒去。」

較小的那個孩子立刻停止哭泣，用圓溜溜的大眼睛以罵人的神氣凝視着波康，較大的那個孩子的兩唇顫抖了。

「不要咒罵我們……」他說。

「我並不是在咒罵你們，我的孩子；但在這砲火滿天的時候，到草原裏來對你們是很危險的。」

「我們爬着去拿子彈……」

「那還是一樣。當砲火滿天的時候，你們應該發覺起來……」

「很好，我們就去躲藏起來。」

「就坐在這兒河旁邊，直到砲火停止，不然我就要警戒你們了。」

「很好。」

波康提着他的水桶走了，將近黃昏時分，砲火沉寂了，人們吃了那未經燒煮的食物，他們聚集在一個土墩的掩護底下抽煙，波康告訴旁人他那天如何在河邊看到了一對孩子。愛格麗亞跟他們一塊兒坐着，她一面寫一面傾壓她的眉毛。

「但是，波康，我認識那兩個孩子，他們是瑪麗亞的孩子，他們替瑪麗亞住在草窠裏呢，瑪麗亞不是那兒呢？」

「他們並沒有說到任何關於什麼瑪麗亞的事實。」

愛格麗諾出去找了孩子們一整夜，在河岸上的樹叢裏搜尋着。自當那戰鬥又和黎明一塊兒開始了，一小羣騎兵在遠處出現，驚醒了阿士。愛格麗諾擲在一道淺溝的壁壘裏，坐着，像其他的人一樣，把子彈一顆一顆地射向騎着當草原復歸荒涼時，她喘了一口氣，檢查檢查她，槍機和留下的子彈。她在睡中還想知道她應該到那兒去救阿列奧希加和米希加。

「我們帶來了一些子彈，」在一天正將終了的時候，她在朦朧中聽到一個聲氣回聲音。

「我們拾到了一些子彈。」

她轉過身去，看到他們兩個站在那兒，阿列奧希加的臉收縮了，甚至他的牙床肉和牙齒都突了出來。米希加的臉沒有這樣壞，比較圓潤，但是佈滿了指甲的抓痕。愛格麗諾一聲不響地把他們拖進她的壁壘裏。

米希加緊靠在她的膝頭上，好像她是他的媽媽似的。阿列奧希加痛苦地微笑着。愛格麗諾斜眼看一看她的同志們有沒有在笑她，但他們都平靜地在瞌睡。

「瑪麗亞在那兒？」她問。

「他們把她殺死了，」阿列奧希加回答。

麥格麗托娜立刻把她的來福槍放在胸膛上，把膝頭上的米希加坐得舒服一點。

「誰殺死她的？」

「你記得當你離開時的情形嗎？他們把斯蒂蒂本抓去狠狠地羞辱了他一頓。他們發覺我會騎馬到車給去過，格里米契夫和還有兩個喝醉的哥薩克就來捉我，可是媽媽把我藏在稻草裏，他們開始咒罵她；米希加都聽到了，他躲在床底下。你知道媽媽的爲人，她被他們弄得光火了，她不怕，她就開始回罵他們。他們把她拖到院子裏，我在那兒什麼都聽到了……」把你的小畜生交出來，」他們說。他們叫媽也叫。媽就對準格里米契夫的臉啐了一口。「拿去，你這沙皇時代的廢料！」她說，他拿起他「短棍……」

阿列奧希加兩嘴唇顫抖了，他把身子轉了過去。驕者在遠處的高地間出現。麥格麗托娜拾起她的來福槍，吩咐他們：

「你們靜靜地躺在那兒，不要怕。」

於是她小心地瞄準，把子彈一顆一顆的向驕者射過去。

## 六

皮革工廠拆卸下來的材料築成了一座浮橋，在黎明時分，共產黨別動隊的好槍手選定了對岸——

## 二岸！揚柳陰中的哥薩克外哨。

希却亭科的騎兵過河去攻取小村莊巴拉蒙·沙姆裡諾。指揮斥候活動，指示最適宜從那一方面去接近，和在那一地點最適宜突擊。赤色騎兵無情地肅清街道，斬砍那些逃奔的哥薩克。小村莊尼羅科夫斯基，叶莫金和依爾曼斯基被迅速地佔領了。希却亭科然後轉向東面的大村莊格羅莫斯拉夫斯基。

他一兵不折的進入村莊，逮捕了那被馬蒙託夫重任的村長和村書記，也逮捕了那把政權讓給馬蒙託夫的蘇維埃主席和書記，把他們槍斃在村外的牧場上。他召開一次村民大會，與格羅莫斯拉夫斯基的「外江佬」開了六天會，勸他們爲革命而戰鬥，不要像非人類的退化動物似的靜靜地躺着，坐觀成敗。

整整的六天，莫洛左夫斯克騎兵連的指揮員們，牽帶着羊皮帽，站在倒轉的水桶上，向那像一個廣漠的森林般吶吶地作聲的人們演說。他們努力勸大會同意對所有十七歲以上的男子實施總動員。在第六天通過了一個決議案，編制一個格羅莫斯拉夫斯基聯隊，把它歸併在莫洛左夫斯克師團裏。

當右岸的小村莊被肅清，格羅莫斯拉夫共被佔領以後，白軍對沙里津的壓力立刻鬆弛了，他們並且得放棄克里里伐穆士加。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從尼士尼·契爾那方面來的活動却在與日俱增。

伏羅希洛夫所有的精力現在都投在修復鐵橋那件任務上。盧根斯克和喀爾科夫的鋼鐵工人把那折斷的橋拱裂成碎片。礦工們在第一第二兩個石橋基之間的淺灘裏掘坑，石塊從立支科夫山腳下鑿了來。契爾村以及鄰近小村裏的磚頭和木頭建築物被拆了下來。石塊、磚頭、枕木、鋼軌以及所有到手的鐵部



駛在車皮上，一車一車的運到頓河，工作日以繼夜的進行着。

每一個人上自伏羅希洛夫，下至在抵抗馬蒙託夫的隊伍愈來愈不能忍受的壓力的士兵，都在焦急地注視築橋的進程。一個星期過去了，第二個星期快要完了，而兩大石橋基之間的淺灘裏還只是在堆疊石塊，工人缺乏，馬匹缺乏，車輛缺乏。

有一天，炎熱而無風，在午餐時間，警報響了。西方揚起了一陣莫大的塵霧，槍聲還沒有，但塵霧之外却有着騎兵在向防線疾馳過來。可怕的謠言開始散佈出來，說前線崩潰了。倍克伐洛夫的汽車軋軋地向塵霧開過去。伏羅希洛夫和高里亞·魯特尼夫在他們的司令車裏衝出來。娘兒們急忙四面八方的去集合孩子們，有些人奔向貨車，還有些人奔進草原裏。

接着，他們看見一串無限長的車輛和畜羣在梭里森斯基山上下來。這表示說，莫洛左夫斯加人在來了；蓬個村莊都被哥薩克趕了回來。白軍追隨在他們尾後，人們聽見第五軍的砲在地平綫上轟轟地向敵人發了一聲問候。大車，母牛，綿羊，和人民從山上向契爾車站衝下來。

勞力車輛和馬匹現在是很豐富了。倍克伐洛夫大為高興。工人分隊走下頓河，橋樑開始在他們的眼前生長起來。棟樑和枕木的棚架，用鐵條纏縛着，填上石塊，在坑窪的碎石上豎立了起來。這些木質橋基的高度裏潛伏着一個危險，要是它們的直度稍為弄錯了一點，那末它們就會被火車的重量壓塌。但當伏羅希洛夫說材料會服從革命的時候，他並不會吹牛。那架橋是革命的傑作，它是一座未來的橋樑，在第三國

基耶的末尾橋基巴足足上升到五十四公尺高了。

那會起總合理的爭辨——說他們不能圍繞着他們自己的小屋圍子來希望勝利——的莫洛左夫斯。

困乏的莫洛左夫斯現在直接代那被連日的戰鬥所疲的第五軍的隊伍來替補他們的錯誤。白軍現在是不開戰地在轟擊橋樑了。他們的砲位坐落在比亞地依士本斯克附近，蘇莫社羅夫略村旁邊的一條谷道裏。砲彈落在橋樑的附近，落在淺灘中，落在池塘裏，落在草莽中。不少工人被打死和打傷，但哥薩克不能測準橋樑的距離，只有把前綫大大地推進，才能趕走那砲位。

巴可孟科和阿爾頓從沙里津回來，帶來了史太林在那兒的消息，堅決的抵抗準備在進行中，史太林建議第五軍應該不要浪費一天完成它的計劃，把所有的列車和兵力調到左岸。

在頓河西岸，——對——採取攻勢的一切希望都放棄了，雖然那包含著制動動盪會落入白軍手裏的危險，而事情真巧得這樣，那緊緊地追蹤在莫洛左夫斯和隊伍後面的哥薩克，激動馬蒙託夫的人：「你們在幹什麼，契爾和德伏羅夫斯克的哥薩克們，在晒太陽嗎？我們一路把這些紅軍像蛆蟲似的從莫洛左夫斯加驅逐過來。我們要在這兒，在他們的橋樑未完成以前，把他們打得粉碎！」

六月十七日，伏羅希洛夫、巴可孟科和高里亞·魯特尼夫出人意外地騎馬疾馳到共產黨大隊所把守的防綫上。伏羅希洛夫在一塊高地頂上停了下來，從那兒，可以看見尼士尼·契爾的果樹園。當喀喀響響着馬上來的時候，軍長說：

「敵人顯得有點生氣了，不是嗎？」

「不錯，似乎很像……」

「你必須準備一場大戰。」

當他們在瞭望的時候，他們看見哥薩克騎兵以橫列隊形過那起伏的平原，在小村的果樹園間時隱時現，從高地上至少可以被到七橫隊騎兵。盧察寧派傳令兵沿着塹壕去傳令，儘可能地讓哥薩克橫隊接近過來。

「他們會讓他們來得非常近，你瞧吧，克里門。他們會讓他們到四百步以內，弟兄們現在是很有訓練的了……」

古立克的重砲轟轟地響了起來，機關機格格作聲，來福槍的子彈掃過空中，哥薩克的馬開始滾翻……但沒有一個人向後轉；從斜坡上，從櫻桃園後面，愈來愈多的騎兵浪潮在疾馳下來。

「他們醉了，老實說，他們醉了，」伏羅希洛夫吶喊，不能把望遠鏡從他的眼睛上移開。

及前頭的騎兵現在在躍擊壕了，揮舞着他們的刺刀，連人帶馬一起滾到壕上。有幾個騎兵向指揮員所站的斜坡疾馳過來。發最前頭的人，身材結實，帽子偏在一只耳朵上，帶着上校的金質肩章，揮舞着揮舞着，在他的灰色鬚鬚中吶喊着，硬塞着，驅着他那匹燦爛的紅褐色馬向伏羅希洛夫衝來。盧察寧攔了一盤，但漢斯打中，伏羅希洛夫迫着他那匹栗色馬上前去向騎者迎戰，以馬的全副速度和他那臂膀後面身體的

全副重鎗把劍砍到上校身上。他馳過了頭勒住他的馬。那軍官伸着臂膀躺在地。

只有幾個哥薩克突破了前綫。有些人滾翻在地上。有些人騎着他們那吐白沫的馬逃走了。那一場簡短而殘酷的戰役使哥薩克化費了很大的代價。沮喪的清緒籠罩了白色村莊。很久很久不能再談到新的攻擊。

## 第十一章

布片、礮石標本、鐵器、文件夾、廢物堆、新聞紙、手稿本、在花車中的椅子上、桌子上、地板上到處散亂。在敞開的窗口旁邊的一張矮小的桌子前面坐着一個打字員，她那瘦削的手指攔在字鍵上。從窗口裏可以望見打掃得很清潔的車站，和那兩條在遠處會合成一點的鐵路綫，打字員後面平心靜氣的低音似乎給所有這些被黑柴油和鋼索所沾污的地方以一種特殊和重要的意義。

史太林口述說：

「爲保證迫切徵收一千萬普特款物及一萬頭家畜以便發往莫斯科起見，必需發來……現金七千五百萬，儘量用小額票面，及價值三千六百萬之各種貨物：稻草、叉、斧頭、釘、螺釘、螺旋套、窗玻璃、茶具及桌面用具、播種機及零件、鑿釘、大車用之鉄輪箍、收刈機器、獨輪車、火鋸、馬具及零件、靴子、印花布、針織品、布疋、棉織品、寬緊帶、色丁布、呢絨、女人及衛兵用衣料、各種皮革、食物、茶葉、鏟刀、播種器具、牛奶桶、望兜、麻袋、油布套、鞋、顏料、油漆、鐵匠及木匠用之工具、鋸、炭酸、松節油、蘇打……」

他一面口述，一面監視着發言。在他逗留於沙里津的這幾天之中，一切事情都有了秩序。黨員會議、工會大會、工廠委員會會議，有羣衆組織參加的特別集會，以及公衆集會，一個接着一個的舉行了。保衛沙里津，以前似乎只是沙里津一地的事情，現在已變成了保衛所有蘇維埃共和國的問題了。

千百人民，凡是打從那停在東南車站上的史太林的客車經過出來的，都認清了那個基本主題的重要性。會被官僚式的各自爲政和散漫無章所窒息的幾百個黨部和蘇維埃機關，開始摸索到合乎邏輯的互相聯繫中。坐在那些充滿煙霧的辦公室裏，估計其實際需要多五倍到十倍的寫字台的幾百個黨員，被關閉了他們的例行公事和公文，而投入於工廠和農村的宣傳工作中。

一個新概念極端清楚地豎立在前頭：保衛沙里津的方法祇有從伏羅尼士省北部到薩爾斯克草原舉行全蘇總攻擊。穀物獨佔要嚴格實施，在六月一個月中，必須有兩百萬普特穀物送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在工廠裏，在市郊的每一個角落裏，興奮的集會在舉行着。工人們認清了他們担负着全國的命運的責任，到處都通過決議案來支持共和國的總任務。當那個責任由立即停止無限制出售麵包和實行按口分糧制度，每份口糧給與麵包半磅作具體表現的時候，工人們回答說：『我們同意。』

在幾天之內，全蘇即爲之變現，好像一夜寒飲之後來了一個清醒的早晨似的。巡查員佈滿在街道的四周，市立公園裏的音樂台荒涼了，在它對面的高加索茶館門口釘上了木板。私人商舖剩下的物品只有

家製的果醬，破爛的芥菜鹽子，和密密地爬着蒼蠅的厚活的玻璃杯。不論化多大的價錢都不能買到麵包。從北方的都會裏逃來的「淑女們」，歇斯底里地考究那新發的麵包，這張券給那些所有在蘇維埃機關裏工作的人有權領取四分之一磅麵包，「不勞動」份子則沒有資格得口糧證。「我的天，我的天哪！她們呻吟。」在這次革命以前，誰會認真地想到麵包呢？廚子會到麵包舖裏去買的，醫生甚至還勸告我們少吃麵包哩……」麵包好像已獲得了某種特殊的靈性。但現在她們沒有麵包怎麼辦呢？有些人決定逃開這個夢魘，有些人則懷着復仇的心等待克拉斯諾夫的軍隊到來。

然而，不願那麼灰飛揚的人道在兩盞白蠟燈下的淒涼景況，那些會被市立公園音樂會上飄來的華爾茲舞曲喚醒了她們幸福的青春回憶的人們，却還在向那永逝了的日子招手，或是在回憶她們第一次跳舞會上所穿着的白色絲綢。這些人，他們小小的靈魂既不能感到不共戴天的復仇的願望，也沒有逃走決心，只是痛苦地哭泣着。因爲布爾希維克搶去了他們最後一個無害的娛樂。

那些伴着六絃琴的絃聲，在客棧裏或在他們那污穢的行軍床上想偷生度過革命的騷亂軍官們，現在不能再做騎牆，派只好溜下牆，埋到指定的集合地點，談論到那人日過多的諸伏乞摩薩克去參加形勢並不有利的「無敵頑河軍」呢。還是穿上他們那生滿蟲子的短大衣，出發到日本，去見俱尼金呢，或是就在當地組織一次叛亂，這三策究竟那一策較為審慎。

投機者拋開了他們的「流氓」式襯衫，以待較好的時世到；他們挖空靴子的後跟，把寶石和白金

藏在裏面。「自由主義」的閒人沙皇時代的官吏和那正像十七世紀時住在被圍的察波科夫和科洛姆那城牆裏面，躲避克里木酋長們攻擊的貴族和政府官吏一般到這兒來躲避農民自由吏的忿怒，以保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的小地主——所有這些市中心的居民，開始猶豫究竟是否該在一個安定的蘇維埃機關裏接受一個臨時職務。

但新的時代帶來了新的驚駭，那在全部俄國歷史上的確只供酒醉的乞丐在下面安睡而存在的松木電線桿和牆頭上面，貼上了那宣佈執行委員會最後通令的白色告示牌：

『爲佈告事：凡非勞動人民，應即向分配地點報到，領取掘壕工具，編隊前往草原，於本鎮四週開掘戰壕，該項勞動之報酬爲麵包糧券。』

在鐵路線上的車廂裏，打字機繼續在嗒嗒地響着。

『發電莫斯科最高軍事委員會，』史太林用一種低音調說，『速派數門十二英寸大砲及砲彈，數門六英寸大砲及砲彈，一百萬發俄國子彈，八輛裝甲車，尤以派兩隊熟練及熱忱之空軍及飛機彈藥爲要。』

那天晚上，諾索維支和高伐里夫斯基被召到軍部裏來述職，根據報告和摘要，在北高加索軍區，從代羅尼士省南部邊疆到裏海的戰線上，配有十萬官兵，高伐里夫斯基敲着鉛筆的末端，指着一幅掛在壁上的地圖，滔滔不絕地背出別動隊的名稱，各隊的人數，和他們在前綫的位置，諾索維支陰沉地揀分報告。

史太林在閣上百葉窗的窗口前面來回地踱方步，好像在舒展他的腿子似的，每當高伐里夫斯基一



停，史太林就點一點頭，證明他在注意地諦聽。其實，自傍晚時熟悉了那些材料以後，他很快就認清高伐里夫斯基是在企圖巧妙地蒙蔽他，因為十萬大軍只存在在紙上。除了在前綫南段，古本·黑海地帶的加爾的相當大的兵力以外，高伐里夫斯基清楚而堅決地所報告的師團呀，聯隊呀，旅隊呀，實際上只是缺乏互相連絡，繞着他們自己的村莊作戰的遊擊隊而已，而沙里津的四個參謀部，正在把互相矛盾，互相爭駁的命令泛濫到前綫，想以此去指揮它們。

認清他對沉默的史太林在造成一種非所願望的印象，高伐里夫斯基就加重語氣說：

「我把所有這些材料送到最高軍事委員會，託洛斯基已把兵力的佈置和總防禦計劃都批准了。」  
諾索維支立刻拿出託洛斯基所署名的命令來，上面寫着要守住前綫，假如可能的話，向前推進。史太林把它念了一遍，冷笑一聲，把那張紙丟在桌子上。

「守住前綫。」「向前推進。」「不要讓它被突破。」……「國都是非常勤懇的。」

高伐里夫斯基的報告中最可懷疑的部份是沙里津前綫本身的安穩。這種安穩，參謀部認為實在是不幸的狀態。只有六千步兵駐紮在沙里津週圍，衛戍城市的只有三千。

「馬蒙託夫可使用的兵力有多少？」史太林問。

高伐里夫斯基向諾索維支迅速地丟了一個眼色，諾索維支眼也不擡的鎮靜地回答：

「國裏到五萬步。」

史太林拿起軍備報告沙里津前線的武器總數包括八門大砲，九十二挺機關槍，九八〇〇枝來福槍，六百把馬刀，九六二〇〇發子彈和一三〇〇發榴彈。

「那是全部了嗎？」他問。

「軍火庫裏還有一部份，」露萊維支陰沉地回答。

史太林在黎明時驅車到軍火庫，他走進地窖裏，沿着彈藥箱和手榴彈的金字塔之間的通道中謹慎地走過看守軍火庫的嚴肅的老頭子不能正確地說出藏在那兒的軍備數量，它們是從各地運來的，並未附有報告，據他所能鑑別地來說，它們是破舊發鏽，不合用的了。

史太林從軍火庫驅車到「閩人莫入」軍備廠及機器廠，他走過了所有的工場，工人們一認出是他，就在天井裏聚集起來，他爬到一輛四輪車上說：

「同志們共和國是很危險了……我們必須改取堅決的攻勢增加十倍的精力來克服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沒有一個人可以漠不關心……同情是不夠的，每一個人不分老小，必須拿起來作戰，每一個人工作的時候，必須在他的凳子旁邊放一支實彈的來福槍，無產階級必須全部動員和武裝起來，但是爲了使我們能夠武裝無產階級，就必須準備好武器，我們需要鐵甲火車，裝甲車和野戰砲，我剛才在軍火庫裏看見有幾千支破舊生鏽的來福槍，必須趕快把它們修理好……」

「我們願意幹，史太林同志，」工人們回答。

太陽無情地灑射在那鋪着鋼軌的鐵路綫的黑色長臂上。打字員瘦削的手指在鍵上飛躍。史太林又開始口述：

「改變全部軍事指揮問題迅速應嚴加籌劃。軍床幕屋之參謀部（計有四個）使前綫雜亂無章。前綫一般狀況陷於絕望混亂中。派來之軍事專家（臭支匠）工作懈怠疏忽。如不採取堅決之緊急措置，休想保衛鐵路綫，使糧食火車之運發通行無阻……」

車站站長，一個看上去好似會在火中被烤過的人，走進來一聲不響地把一通電報放在桌子上。這是從派到莫斯科去的最末次列車——由二十五輛裝物貨車和三輛鯊魚火車所組成的——上拍來的。

「列車於夜二時在費洛諾伏車站脫軌，因哥薩克會於路軌下埋藏炸藥。哥薩克立即向列車開火，我方奮機關之力，得將哥薩克逐退，並粉碎其一部。我等在此停留一整天，於夜間繼續前進，越車站十五俄里處，又被哥薩克之襲擊所阻。在到達波伏里諾前，發見路軌被拆毀三俄里，列車四面俱被哥薩克所圍，戰鬥自晨一時繼續至十一時。我等在此被阻四日，修復路軌，然後繼續前進。我方死二人，輕傷十一人，希望列車能安然到達莫斯科……」

史太林打電話召站長，那人一聲不響的在門口出現了。

「你今天派出多少火車多少？」史太林問。

「三列裝載車。」

「你還能派出去多少？」

「在午夜以前，還可以派出去三列。」

「你必須增加火車上的衛兵，每一列火車附加車皮一輛，裝載木和銅軌。」

「很好。」

站長一聲不響的消失了。

史太林令他的打字員退出，坐下來寫信。他很擔心高加索和中亞細亞那方面事情的形勢。在給巴庫的斯赫本·邵曼的信裏，他寫道：

「關於外高加索，我們的總方針是空包彈。德國人承認喬治亞、阿美尼亞和阿柴巴季是俄羅斯的內部問題，德國人不得干預該項問題的發展。爲了這個特殊原因，我們不承認喬治亞獨立，那是德國人已承認了的……」

「我們向你迫切要求，以人力和武器從各方面去支持土耳其斯坦。在布克哈拉和阿富汗各地工作的英國人，正在那兒嘗試統一海峽那條險路……」

在六月二十那天，蘇聯守軍在斯捷夫山對面，與敵人在青澗和灘地作響，哥薩克騎兵以一次又一次，此處，敵軍的飛機在斯捷夫山中心，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正在從那裏向蘇聯軍隊，敵軍的飛機在斯捷夫山中心，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國汽車衝到小山和斜坡上，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上的覆盆子色的皮帶裏滑了出來，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機圍槍之下把守着，可憐的騎兵攻擊被手榴彈和刺刀擊退了，列軍和行李車繼續在河前進。

倣克伐洛夫走在車頭前面，第一列火車，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賀橋基，十二個上天下塵，高達五十四公尺，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面，在邊了水的河流所遺下來的廢物，沙灘上，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有許多人揮舞着帶葉的枝條，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

從比由地·依士木斯克方面射來砲火，不遠地，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幾千人隨手，但是那天他們，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天把哥薩克砲位從它原來陣地上趕了回去。

塔克伐洛夫天踏步，他使敵軍從那裏，向蘇聯軍隊，列軍排成一串無雙頭，鎖鏈。

這兒露着德羅格夫和他德魯諾，魯諾臉兒有喜色，雖然還帶着點兒焦慮。

「居然支持得了！」伏羅澤洛夫大叫。

「但是你可以聽到它在格格地叫呢，」魯諾說。

「它叫得你呼吸都停止了，」巴可孟科說。「細看它真是可怕。」

德克伐洛夫脫掉他的帽子，用衣袖抹一抹眉毛。

「讓他去叫吧，」他鎮靜地說。「克里門·瓦弗里莫維支宣稱材料得服從革命，而它已服從了。它的忍耐力可以超過我們這六十列火車，我們將來可以在這座橋上駛快車。」

當他們邊談邊笑地走到左岸的時候，一輛裝有一座矮炮塔的青灰色裝甲車在從洛哥夫斯基那方面向路基駛過來。一個穿黑皮短褲的人從裏面爬了出來。

「我要見軍長本人，」他一面說，一面拖出一個小包裹來。當伏羅澤洛夫迅速地走下路基的沙坡，向他走過去的時候，他行了一個活潑的敬禮，簡短地說：

「我是史太林同志派來的，史太林同志送這輛裝甲車歸你個人使用。」

左岸必能組成一條新陣線。列車越過頓河，向克里伐莫士加前進。參謀部和從右岸撤退下來的別動隊一起遷過河來，右岸的海軍總隊將兵力向頓河和鐵橋的後邊漸漸縮小。

哥薩克也開會派騎兵別動隊和步兵別動隊乘齊渡船和四船過河到左岸，他們在喀拉支集中，計劃從那兒向克里伐莫士加突擊一下。這兒離沙里約五十俄里，在廣大的水草地和絕平的艾草草原中，哥薩克騎兵的行動比較自由，而赤色步兵却比較的多受限制。

第五軍的別動隊在喀拉支前展開，迅速地佔領了隱臥在草原裏的小村莊。伏羅希洛夫驅車去觀察新陣線。當他直穿雪和莫洛夫斯加聯隊的一個指揮員凱察爾正在飛進裝甲車裏去的時候，高里亞·魯特尼夫跑了上來。

「克里門，我派一隊護送兵和你一塊兒去。」

「無聊這是不必要的。」

「求求你吧！車子是一種不可少的東西，要是汽油好喝，倒也不太壞，但這種混合汽油是靠不住的。我派當地哥薩克護送隊和你一塊兒去，他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各道，所以我親自來懇求你。」

伏羅希洛夫聳他的肩膀，把鋼門砰然關上，裝甲車哼了一聲，發出一團汽油和地膜的濃烟，滾入了草原。十八個青年，強壯，勇敢的赤色哥薩克少年，騎上高頭馬鞍，在它後面疾馳。

雨剛下過，空中帶着很濃的水蒸氣，泥塊從車輪和馬蹄下飛揚起來，在他們的前頭，傾盆大雨的灰色

烈察從黑雲上，想下，此時，他正用他的馬，在一個動盪的官署，他們開過莫洛左夫斯加聯隊所把守的區域，而沿著黑雲，在雲霧上，乘風奔南方的雲堆，在頓河外繞行。雨意盎然的到處出現了一個天地。

裝甲車停了這陣，到一個地方，在兩池邊上的，村莊前時。這兒每盆大雨剛才收住，桑枝編成的籬笆圍欄，把這地方圍住，所有所有的百裝營都圍得緊緊的。這個小村莊顯然荒無人跡，他們越過一道公路，經過一個地方，看見路上上橫堆着大車、練膠、和沙袋。指揮員凱瑟爾說：「惡鬼，那是他們在晚上弄的。我們的斥候昨天發覺這地方已放棄了，我們認為這裏已沒有人。」

伏羅希洛夫與車子停下。『命令讓隊隊留在後面。』他說。

流聲響打開車門，向疾馳上天的亞薩克說：

『軍長命令你們留在村外半俄里的地方。』

『一直向前駛。伏羅希洛夫對亞薩克說。』

裝甲車與連隊，已到了裝甲了，只有一對一對的小輪從車輪底下滾了起來。從這一點起，道路開始在桑枝編成的籬笆之間，繞行。指揮員凱瑟爾，咬住他的指令，凱瑟爾一遍又一遍地說：『我的弟兄們並沒有被殺……』凱瑟爾去一小時，凱瑟爾的鋼盔上，他一面把車輪左右扭轉，一面察順地搖搖頭，因為道路是愈來愈狹窄了，車子自個就以下都滾在那充滿黑水的車轍裏。





包上伸出來，直上直下的兜罵着。他們漸漸地勇敢起來，猛烈地振盪着包，包開了口子，用他們的槍托兜猛地打着鐵甲板。他們不下有五十人。

「反基督教者！布爾希維克！再來，你們這些廢料！」

他們開始把車子前後搖動，他們爬到砲塔上。但是怕裏面射出盒子砲的槍彈來，他們又很快地放棄了這個佔有物，開始來討論怎麼辦。

「我們把柴架起來，活活的烤着他們……」

「柴有什麼用？拿一個手榴彈把他們炸毀就是啦。」

「事情看來很不妙，」胡說說。

「胡說！伏羅希洛夫回答。『他們是講究實利的農民。他們怎麼會炸毀一輛很好的裝甲車呢？讓他們去爭辯好了。我們的護送隊馬上會來攻擊他們或是到聯隊裏去報告的。』

他說得不錯。哥薩克不願意炸毀這樣有用的一輛好機器。有幾個人跑去拉牛，其他的人又開始來咒罵和放槍。雷從砲眼裏大喊。

「嗨，鄉下人，停止做這樣的傻瓜吧！你們無論如何不能奈何我們的。我們後面跟着兩排人，在他們來襲擊你們以前，你們還是趕快跑進果園裏去好。」

但是哥薩克張開他們那厚嘴唇，白牙齒的嘴巴，彎着腰，拍着大腿，咆哮般的大笑起來。

「呵——呵——呵！我們可不要聽信看你們的謠言，該死在那兒！我們已把他們十八個都並排陳列起來了。」

「我們將拖你們到喀拉之亞見首領，他會想出方法把你們從德甲車裏弄出來。」

六對牛架了起來，一條堅固的繩子牽繫在前軸上，另外一頭則繫在軀頂的橫木上。他們用棍子撐起車子的後部。「現在，用力……再來……再來……」他們同牛大喊，裝甲車慢慢地爬出了污泥。

「堅持到最後關頭，」伏羅希洛夫說。

「很好，」盧喀雪說。「你吃到子彈沒有？」

「吃到了。」

哥薩克驅策着牛，呼喊着，大笑着，把裝甲車拖出泥潭到乾燥的道路上。駕駛員鐵錘地坐着，必要時就轉一轉駕駛盤。泥潭前面的道路陡然上昇。哥薩克跑到車子前面去替牛拉。駕駛員從他身前的視眼裏注視着，扭着駕駛盤。高地的頂爬到了，哥薩克都氣喘噁噁，牛停了下來，駕駛員頭也不回的說：

「給他們吃機關槍。」

他抽引動擊。汽缸燃着了，引擎開始吼叫起來。受驚的牛疾馳着向前奔，繩子斷了，砲塔裏的盧喀雪用機關槍格格地掃射。哥薩克紛紛落入壕溝裏。裝甲車衝了過去，用炮和子彈。他們窒悶。

車子駛出小村莊，進入森林中。在村外是森林附近，新槍去第一匹有鞍子的馬好像停住了似的站著。

舉着一面旗，旗上寫着「自由」兩個字。旗子在長滿艾草的田野裏，十八個年青的騾送兵，有些擠作一團，有些直挺挺的站着，現在柔枝編成的籃包下面永遠長眠了。

#### 四

誰都不准進農夫家的車廂。車廂外面的鐵軌上站着哨兵，站長大踏步在月台上走上走下，對所有要來見委員的人說：

「我們這裏不准進。」

車廂裏面有伏羅希洛夫、高爾基、魯特尼夫、巴可和孟科。桌子上有一把洋鐵壺，玻璃杯和麵包的碎屑。三個人都在抽莫斯科紙烟。談話從伏羅希洛夫談起，高爾基到盧托斯克的行軍經過，魯特尼夫和巴可孟科熱心地補充詳細情形。

臂肘撐在壁爐底下的發子去，高爾基說：

「在十月革命時，聰明的農民雖然幾次在我們面前，但在他們進來反對我們了。聰明的農民所以轉過來反對我們，是因為他們感到我們沒有給他們任何東西。」

「而且都是結果。」高爾基說，「在我們的北段，密羅諾夫的隊伍」

士氣已非常萎靡。他的騎兵部隊——馬爾克·哥斯諾夫那方面去了。鄉下人和富農已在農民中間做宣傳工作。雷羅諾夫在波伏、哥羅波夫和波羅夫三次失敗後，他的隊伍終於被消滅了。

克拉斯諾夫現在在人數和軍備方面都佔優勢。那是不得不承認的。他在進行宣傳，而我們的四個參謀部却什麼宣傳工作都沒有做。克羅諾夫用宣傳來從我們這兒奪去搖搖的羣衆，克拉斯諾夫已弄到一個配備完善的軍團了。我們却什麼軍團都沒有弄到一個。

「根據我們最近的報告，但尼金對騎兵軍——關於它的情形我們的軍事家是固執地什麼都不知道——已放棄了米契丁斯克和葉高里次克村，在頓河與古本之間的地區裏發展得很順利。無疑的，但尼金會突擊托果伏和狄克贊勒次克的鐵路交叉點，企圖切斷我們和黑海邊上的加爾哥隆伍和穆羅金隊伍之間的聯絡。

「我們的士兵還沒有認識小別動隊作戰的方法。他們並且常常拒絕脫離它。或別動隊中的混亂狀態，允許這種愚頑繼續下去，要不徹底是危險的，那就是毀滅。我們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在可能的最短時間內，把別動隊編成一個大單位，必須把它們集中到一個總總於革命的，單一的指揮之下，我們必須創造一支正規軍。

「我們的兵力如下：第一，克里門·瓦甫里莫維支，你所領導的工人、礦工和農民別動隊，他們已經是九釐成鋼的了。希却亭科的頓尼茲和莫洛左夫斯加別動隊。沙里海工人。他們能够，他們需要，並且他創也

願意爲生死而戰鬥，要是我們把他們從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的反革命宣傳隔離開來，密羅諾夫底下的哥薩克的隊伍——我們已派宣傳員到他們那兒去了，一個堅強的哥薩克貧民的核心應該從他們之中篩分出來。北方還有塞克維克集團，照他的目前情形看來，是不能作戰的。他們是缺乏聯誼的。典別別動隊，但這個集團也是優良的村料。還有沙里津的五千隊，他們大部份是馬扎亞人，煽動宣傳部已經在對他們工作了。西伯利亞別動隊，它是從烏克蘭轉移到我們這兒來的。最後，在薩爾斯克草原中有一「外江佬」和哥薩克貧民、鐵路工人和其它份子所組成的大別動隊。那兒的作戰條件特別困難。從這些別動隊中，應該可能編一個鐵的師團出來。

「那是我們可以用來組成軍團骨幹的材料，我們得去粉碎軍事長官的反對。他們會向莫斯科去哭訴，把許多污泥擲到我們身上來，我們或許得與最高軍事委員會起衝突。但是那兒，我們也將粉碎他們，崩拉地米爾、伊里奇會幫助我們的。」

「編制這個新紅軍——將稱爲第十軍，你想好嗎？」的任務將由你來擔任，克里門、貝爾里、莫羅支。」

伏羅希洛夫的臉發燒了，他把拿破崙的髮辮上拿下來，做成一個挺直的立正姿勢。巴可孟科的鬚鬚裏發出轟然的聲音來。

「這個決定妥當極了。」

六月二十五號那天，在前線，在壁壘裏，在兵車中，在所有的轎車上，以及在克里伐、莫士加車站，田野舉行的盛大的全軍大會上，都在誦讀下面這個軍令：

「凡所有前第三軍及第五軍之殘餘部隊，前沙里津軍之部隊，以及莫洛左夫斯加及頓尼茲人所組成之部隊，均合併爲一體。任命前第五軍軍長克里門、賈弗里、莫維支、伏羅希洛夫爲該軍軍長。凡所有上述隊伍，爾後皆稱「伏羅希洛夫同志」集團軍。」

這番命令是由人民委員史太林署名的。

## 五

「不，不，各位先生……靜靜地騎着吧。態度請自由和隨便一點。我斷定對岸正在注意我們。」

「不，大人，我看……我想我們不能在這兒洗澡。」

「是，是，……他們現在對每一個人都懷疑……我一點都不喜歡昨天的談話。」

在沙里津對面，被退潮所遺下來的沙灘上，騎着三個赤裸裸的男子：謝索維支和又長又粗、凹陷的胸膛上掛着二根金鏈條和一個十字架的高代里夫斯其，和肩胛寬闊、腰肢細得像女人一般的奧皮西夫。

離他們兩步以外，坐着副官克畢爾尼夫和沙爾諾夫斯基。洛克馬諾夫大尉和穆克荷江上校，他們以背向着太陽，幾個團參謀部都到齊了。

但諸軍總支以為他們正被對岸法軍的炮筒所擊，大意是無稽的。沙里津對面所有的沙灘上都擠着人，那是在俄國，中法軍更齊，而法軍的小船，好像是掛在天上一樣。

這是一個熱無情的早晨。

參謀部選擇了一條平滑的沙灘來開會，在離法軍第二團砲臺西夫那家炊去做一件重要的通訊工作去了。

「特派員每日在爲什麼？」

「他對各種各類的細節感到興趣，他到法軍那裏去詢問作戰的細目。他請我喝茶，非常懇懇，可是我所說的話，他一個字也不相信。」

兩手圍在頸子後面，諸軍總支開始告訴他們前一天他和史太林之間的談話，那傢伙對參謀部所發的每一小文件都感到興趣。他詳細研察諸軍總支的命令，對其它參謀部的質問，反對，書面辯解，以及所有其它沙里津參謀部的命令，質問，反對和辯解的副本。他推廣了這種官僚式的進行作罷方法非常笨拙。他從文件夾裏拿出一件發給一個別動隊指揮員的命令，追逼它在到達它的地前從這張寫字台到那張寫字台之間的線錯複雜的旅行，當它到達的時候，已同時間性失去它的意義，或只是使別動隊送



一個狂怒的答覆回來。他不起另外一張文件，解釋他的意義，他將文件，會使參謀部之間的爭吵趨於緊張。

他請求柯索維支對這種不適當的答覆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

「自然囉，我抗議說，參謀部上為參謀部上查閱自創造的原我又是誰潘斯基看準了我的能力和學問，在他親自保證之下到這兒來工作。但提到託洛斯基，他並不重視。他開始提出非常棘手的問題，在一個那間，似乎那惡鬼已看見我把戲了，眼裏閃閃其火，一連兒文件是容易多了。」

柯索維支把乾沙從他手裏倒到那手，以不大的聲音調情進來說：

「我認為你的把戲對付柯索維支是稍為太精細了，我就覺得比較勇敢和粗魯……」

柯索維支伸出一條腿讓沙灘上，然後又伸出另外那一條腿，學起他那生風濕症的羅羅的膝蓋，正像去年春天在莫斯科火車中一樣。他現在對這個故意表示傲慢的柯索維支官感到一種尖銳的敵意。「要是把你坐在牆上面對者一揮一舞，我，柯索維支，你看那時你會怎樣變成面無人色。」他想。

柯索維支並沒有大發雷霆，因為在那種態度，他不想談論關於複雜的官僚式的拖延制度以及他在參謀部間和消息所引起的事務，有些時候公文上一句選擇得很巧妙的句子，會毒害一個參謀部去反對另外一個，會掀起一陣忿忿的浪濤，會使所有的工作，或是像他所喜歡反響申說的句子一樣：「一個精選的字眼所下的毒害，可以比十二英寸的砲彈更對出來的破壞而砲火更大。」可是他也並沒有回答。

因爲有些地方要由亞歷西夫是歸亞歷西夫管接濟的。第二天又接獲一個「不顧一切困難，對俄羅斯人民存着懇切情感」的某強國大使館顧問發來的命令。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執行那些命令，或許是他太厭倦鬥爭了，或許單是只因為他害怕。

一只雙槳的舊式小船向他們那塊沙洲划過來。船裏跳出兩個鬍子修得光光的青年人，然後，工程師亞歷西夫不慌不忙的跨了出來。天氣雖然非常熱，他却穿着短衫和背心。他的兩個兒子迅速地脫下衣服，跳進水裏。他向着沙灘上的參謀官們走過去，坐了下來。他的臉色嚴肅又似帶着莊嚴。

「各位先生，」他用一種緩慢的低語說。「各位先生，義勇軍已完全粉碎了加爾斯的隊伍，並且已佔據了狄克對勒次克。但尼金已開始逼俄羅斯的勝利進軍。」

參謀官們一聲不響，他們似乎被凍在沙灘上了。由這一點看來，顯然那個消息已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終於，諾索維文還聲地說：

「你怎麼知道的參謀部到現在還沒有得到通知呢？」

「我收到一封密電，是由一條迂迴路線通過巴庫來的，」亞歷西夫說。「巴庫也一定隨時要陷落了，巴庫落在德國人手裏這件事實，將大大地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削弱布爾希維克……」

「不錯，該死的東西，事情看來很妙。」高伐、奧夫斯、赫然地說，轉身俯臥在沙灘上。

「各位先生，我們必須開始幹了，我們必須幹了，各位先生。」亞歷西夫幾乎歇思慮地反覆的說。

「我們真正可使用的兵力是那些。」

「軍官團，」前線士兵同盟，「你可以把他們算作二百五十人。」諾索維支回答。「索爾維亞聯隊一千人，但索爾維亞人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當地因社會革命黨正在向他們工作，可是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樣的工作，他們並沒有向我報告。『商業雇員協會』……社會革命黨和孟羅維克也可算進去。然而我們能徵召多少這些店員戰士入伍却很難說。就是目前的總數我們還可以把一部份『格魯左蘭斯』鋸木廠的工人也計算在內，但丹史太林宣稱社會革命黨和孟羅維克是人民的公敵，他們在那兒已經做了許多工作，無論如何我們可算得一千五百人。」

「而錢呢？」契皮西夫問。

亞歷西夫興奮地插進來說：

「當運輸委員會派我到巴庫去要汽油的時候，他們供給我一四挺機關槍，四十枝來福槍，三百個手榴彈和一千萬盧布，這一切都是我們可以任意處分的……」

「好，」諾索維支斷然地說，「那妙極了，謝天謝地我們不會等候很久的了，我們的戰線……」

「你指誰的？」契皮西夫簡短地問。

「紅軍，不要打斷我的話頭，上校，紅軍戰線已完全紊亂了，即使一打特派委員也不會使他們能夠作戰。克拉斯諾夫將在七月中旬開始總攻。那時候發勇軍將在沙里津城外了……」

「所以你把武裝暴動的日期定在……」

「在七月底。」

副官中的一個轉過身來清晰地说：

「參謀長同志，有一個人向這兒來了。」

他們立刻懶洋洋地伸長在沙灘上，當小船划過去的時候，船裏有一個人喊道：

「嗨，市民們，不要拿你們自己開展覽會呀。」

## 六

史太林在荷軍裏對伏羅希洛夫所說的話完全被事實證明了。在六月底，但尼金軍向沙里湖到狄克，費勒次克間的鐵路線連連下了幾個有力的打擊，殺斃了五萬人的加爾雷軍，這件事迫使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南段前線上。

史太林在寫給烏拉維米爾·伊里奇的信裏說：

「要是我們的軍事專家們（臭皮匠）不睡覺和偷懶，防線是不會被突破的，要是防線恢復了，那將不是我們的軍事人員之力，但不願他們……」

「北高加索參謀部已證明完全不能適應打壓反革命的鬥爭條件。這種形勢使情況更爲錯綜複雜。這不但因爲我們的「專家」是心理上不能承擔一個堅決的打擊反革命的戰爭，而同時也因爲「參謀工作人員」只知道「起草計劃」和起草改組方案，他們對軍事動作極端冷淡……他們感到這些事情是和他們一概無關的……」

「我不能自辭其咎，當加爾雷的戰線與它的給養根據地和北方的穀物區被切斷時，我却冷淡地注視着這件事。」

「我將立刻改正這些和其它許多缺點。我正在籌劃幾種辦法，並且將不顧一切形式上的困難採用它們，假如必要的話，我將粉碎那些困難，甚至掃除官吏和指揮員也在所不惜。他們正在破壞我們的工作，對所有上級機關，我當然負全部責任……」

「我正匆匆地要出發到前線去了，所寫的只是緊急的事件而已……」

鐵甲火車在一個很深的斷口前停了下來，那兒的路軌又被炸毀了，並且顯然是新近被炸毀的，因爲有一條枕木還在那兒冒烟。斥候隊馳上路基，晒焦的草原荒無人跡，在他們前頭，約莫二俄里以外，聳立着一座水塔，車站建築物的屋頂在陽光中閃耀着。

斥候隊馳到車站上，車站已被放棄了，窗口已被打破，電報機和電話機失去了作用。在草黃的天井裏，

一個身長統儀的人站在一個地窖門前，他的閃電槍發了閃光。

車站很小，並且是孤立物，那兒實在沒有什麼可搶的東西，這樣的一次攻擊似乎是很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鐵甲火車自從離開沙里澤以來，已經開過三個被毀的車站了，好像那破壞工作會算進火車到達的時間似的。

「這是十分清楚的，消息已沿着鐵路總發出去了，」伏羅希洛夫一面說，一面和史太林一同向車頭走過去。鐵道夫已經撓起了鋼軌，移開毀壞的枕木，從車皮上把預備的材料拖了出來，這兒得有兩小時的工作，炸彈隊回來了，伏羅希洛夫在詰問他們以後，就提議和史太林步行到車站上去，斷口處氣悶得難以忍受。

他把一支來福槍擡上肩頭，史太林拿了一根榛木手杖。他們一同沿着路軌走去，斷口向右轉彎，鐵甲火車從視線裏消失了。一陣很熱，但還是很愉快的風越過空曠的草原吹來。地平線呈着起伏狀，在一大段路外，一架風車在一塊白堊質的高地上屹立着。伏羅希洛夫指着它說：「就是從那兒攻過來的……」萬鳥在蒼白色的天空裏翱翔着。

史太林看到一只萬鳥落到離他們很近的地面上，他們甚至能聽到它振翼的尖銳聲，幾乎捉到一只坐在一個矮土墩——匈奴侵略者的古墓——上土窟外面的土撥鼠，搖着牠那毛茸茸的小尾巴，土撥鼠急忙躲進了洞裏，萬鳥從嚴峻蒼涼的天空，好像牠已失了食慾那樣。

史太林突然大笑，用手杖敲敲他自己的靴統。

「將來我們要學習製造那樣的飛機。」他說。「牠們充分運用牠們的力量，飛得很出色，但是人的力量如果能解放，要飛得更出色。我們將來也要飛得更出色。」

他的下眼簾半開半閉。他現在既不望高，又不望艾草叢裏窟洞中的土撥鼠，只是大踏步往前走。伏羅希洛夫開始談起攻勢計劃來，爲了輸送到莫斯科的糧食火車不受阻斷，這計劃應不待改組軍隊就開始實行。

他認爲義勇軍在到狄克賀勒次克線上既獲得重要的成功，就不會再向沙里津進軍而會向南進軍。因爲它的後路依然受齊頁加得林諾達的駐軍（曾在三月間粉碎高尼洛夫的義勇軍）和諾伏洛西斯克的黑海水兵的威脅，側面受着亞左夫海以上的攔羅金軍的威脅。

但尼金大概會去對付攔羅金軍，而從鐵路線撤退，只以後衛隊去保護那時紅軍即便僅用留在南戰場兵力，也可以肅清並收復通狄克賀勒次克的路線，從那裏繼續進出穀物車。『即使在我們改組了軍隊，』史太林回答，『並且召集每年七類的徵兵，敵軍在數量上也會優於我們。所以我們必須創造新戰術。我們的師團不應該尾大不掉，而應該富於伸縮性和流動性，尤應配備精良的機關鎗和重砲。騎兵握着此次戰爭的樞紐。步兵師團應該配以很大的騎兵別動隊，以便得以發揮獨立作戰。我們必須側重技術，創立鐵甲火車和鐵甲汽車，作先鋒的陣線。我們對航空軍我們應該創立空軍……』

他們走到荒無人煙的車站。幸而水塔尚未毀壞。他們爬開水塔下面的龍頭，袒開胸脯洗了一個澡。洗了一個飽。伏羅希洛夫找到一架梯子，爬到二層樓的車站牆上，爬到屋頂上用望遠鏡觀察方位。史太林留在牆腳下。

伏羅希洛夫剛爬上舉起望遠鏡的時候，鐵皮的屋頂就好像落下碗豆似的喀喀作響。

「下來快些！」史太林叫喊。

他們聽到了槍聲，子彈紛紛打入車站的木牆上。伏羅希洛夫從屋頂上跳下來。即使這樣，他已說法看到約莫一俄里以外的一個土墩背後在把槍彈射過來。當他們找到了掩護物以後，他說：

「你必須原諒我，約瑟夫·維沙列奧諾維支，真的……」他的臉上帶着一層十分惶恐的表情。史太林微笑着回答：「那是把戲的一部份而已。」「我們可以在這兒等待鐵甲火車。」伏羅希洛夫說。「但是我怕哥薩克或許會想到用騎兵來襲擊我們。我們還是回去的好。」

「很好罷……」

伏羅希洛夫把他的來賓槍從肩膀上拉下來。他們繞過車站出發與路軌保持相當的距離。這兒，子彈是很難能達到他們了，可是却還有幾顆嘶嘶地在他們頭上飛過。史太林像以前一樣的走着，態度鎮靜，手杖塔塔地作響。伏羅希洛夫焦急地從他那渴望一望遠處的土墩，突然他看見一小朵黃色的烟在山背上面捲旋起來，隆隆的砲聲傳到他們的耳朵裏。



「塞東西」伏羅希洛夫大喊，「向孤另另的目標放炮塞東西。」

他們加快腳步繼續前進。一霎那後，砲彈在他們後面轟起一柱泥土，鐵甲火車所停着的斷口還在相當距離以外，第二發砲彈在他們前面爆發開來。

「我們成了哥薩克的好目標。」伏羅希洛夫說。

鐵甲火車的重砲終於從斷口處回答過來了，它以這樣威脅的咆哮放了兩砲，然後又沉默了，序幕隊在斷口的頂上出現，列成陣營隊形向土墩馳去。

史太林停住腳步，遮住了風，擦燃火柴點起他的烟斗。

在路上，史太林發電給烏拉地米爾·伊里奇。

「余認軍事指揮員斯尼沙里夫對肅清高得尼科伏至狄克賀勒次克間鐵路線之任務，正極盡其怠工之能事，因此余決親赴前線視察障地。余滿軍長伏羅希洛夫，鐵甲火車一列及一技術隊出發。」

「與哥薩克交戰半日後，我等已肅清十五俄里長之鐵路線並修復路軌四處。凡此種種，我等已努力完成，而斯尼沙里夫竟出乎意料之外，亦馳赴前線，然彼與我等火車之間保持兩站距離，並以極巧妙手段，努力破壞我等工作，此次我等得自加興車站而至高得尼科伏以南之齊莫夫尼基車站。」

「據余兩星期來視察前線結果，確信如能將目前駐於加興而受斯尼沙里夫命令束縛之一萬二千士兵隨鐵甲火車之後推進，則於極短時期內，必能將鐵路線肅清。」

「因此余與伏羅希洛夫已決定採取某種與斯尼沙里夫命令相反之措置。我等之決定業已執行。最短期內，路軌將被肅清，並砲彈及槍彈頗為充足，而士兵亦需要作戰也。」

「列甯同志，茲謹向君提出兩項請求：第一，將斯尼沙里夫免職，彼既無能而又不願進行打擊反革命，打擊其哥薩克族人之戰爭。在打擊德軍之戰爭中，彼或可有用，然在打擊反革命之戰爭中，彼實為一重大之拖累。鐵路線所以尚未肅清之原因，大半，或甚至主要由於斯尼沙里夫之阻礙所致。」

「余之第二請求：遠派八輛左右裝甲車來，以接替並補救……茲再複述，以補救步兵物質之欠缺及組織之不善。」

## 七

四輪輕馬車向白色的蓬帳疾衝，灑軍的少年穿著一件肩頭上撕破的襯衫，戴着一頂很好的古木羊皮帽。當他放開韉繩，催促著那一聯四匹瘦瘠的馬向前的時候，他幾乎從座位上墜了下來。他駛過像海一樣平的蓋濟着灰色搖擺的狗尾草的薩爾斯克大草原。

四輪輕馬車驕驕地滾上一座新造的，橫跨在一道溝壑上的橋樑；在溝底裏，蘆葦中顯出碧色的水來。對岸兼着馳名草原的赤色騎兵隊的蓬帳。從這兒到蓬帳去的道路上排着低矮的樹木，供人遮蔭納涼，但

是新款的樹木却已枯死和凋萎。

舊地的四週圍着一道壁，在那滿長着草藤的籬笆的入口處，站着兩尊大砲，一個哨兵用他的刺刀闔住了去路。

「軍長」巴可孟科用頭指一指伏羅希洛夫說，四輪輕馬車疾馳着突過營地，馳過馬棚裏的馬匹，馳過那門前用乾糞來燒的發火冒着煙的蓬帳和泥屋。士兵們從各處跑來迎接新客。巴可孟科站在四輪輕馬車裏用雄壯的聲音喊道：

「同志們！軍長到了，我們要開一次大會！」

人羣吼着續成跑到方場上去，那塊地方是用作軍操、體育和開會用的。伏羅希洛夫一提出要見指揮員，幾個聲音就愉快地回答說：

「他在蓬帳裏……」

「他身體不好……」

「他生了疥瘡，不然就是……」

「已經有人騎馬去接隊附去了，他在草原裏訓練一匹馬。」

伏羅希洛夫和巴可孟科走進指揮員的蓬帳裏。那人正睡在一件鋪在地上的馬衣上，他的一邊橫着馬具，鞍子和韉，一架織布機的齒輪上掛着一把鏢鏢的鑲銀的佩刀，他的另一邊在一排排擱在木頭上。

的板上，立着百餘個軟木塞子的玻璃瓶，那顯然是從一家藥房裏拿來的，蓋帳裏很氣悶。

「杜曼科同志！伏羅希洛夫叫那個人，那隨着用力呼吸，抬起他那刺死的頭，用血紅的眼睛昏迷地  
向來客足足凝視了一分鐘。」

「杜曼科同志前敵總司令在向你說話，起來！」

「我不能起來。」杜曼科用一種有力而嘶啞的聲音慢慢地說，把他那赤裸的腳縮到襯衣底下，他那  
括骨光的，發燒的臉用力歪扭。「原諒我，司令同志，但是我身體不好……弟兄們，拿幾個墊子來給  
司令和副官坐……」

他大概還要加說些什麼，但是撐在他身下的臂肘不能支持了，他含糊地嚙嚼着跌回到馬衣上。

「很明顯的。」伏羅希洛夫說，「他那些玻璃瓶裏裝的是酒精，走吧……」

在方場上，幾百個青年聚成了一個環，把草原的稠鬱得霧氣騰騰，前面的人坐在地上，那些後面的人  
密密的站成一團，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哥薩克，其餘都是從亞薩克和哥薩克村莊裏來的農民，那兒自二  
月間以來，當紅軍攻克羅斯托夫時送出來的被擄去將軍，已在草原裏用血和鞭笞恢復哥薩克首領的尊  
嚴了。

「士兵們所穿的可憐的衣服並沒有毀傷他們那年青而懶散驕橫的態度，他們能够手執長矛跳上馬  
鞍，並且左右兩手都能舞刀，不熟悉這種扎殺的人都在營裏學習。」

當伏羅希洛夫和巴可孟科走進圓圈中央去的時候，幾個呼聲向他們喊道：

「等一下，不要就開始！」

人們聽到了馬蹄的疾馳聲。一個騎兵疾馳而來，跳下馬鞍，人羣在他前面分了開來。他以一種瀟灑的、微微搖擺的步態走近前來。他身上的每一件東西——緊束在皮帶裏的襯衣，膝部飾着皮條的長褲，當他停步時喀喀地叩着他的馬靴的佩刀，和那緊壓在一只耳桌上的壓鞍的帽子——都帶着勇敢的騎兵的氣質。那個人又瘦又黑，長着豐厚而美麗的鬚鬚。

他大踏步地向伏羅希洛夫走過去，敏捷地舉起他的手，手還沒有達到他的臉頰，就又落下去了。

「隊附西蒙·謝亭尼，」他說，他那冷淡的眼睛一動不動的凝視着。

伏羅希洛夫和他握手，請他召集一次大會。謝亭尼退後幾步，大叫：

「弟兄們，前敵總司令，克里門·真弗里莫維支·伏羅希洛夫同志要對你們講話，他就是那個光榮的第五軍軍長，他會領導第五軍浴血作戰，鍛鍊成鋼，衝破德國人和哥薩克土匪到沙里津。他要對你們講話……」

「讓我們來聽聽他！」士兵們吼叫。

伏羅希洛夫開始說，這兒，在薩爾斯克草原裏，和頓河的上游，以及整個的俄羅斯，都在進行那同一個勞動者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每一個地方，勞動者都在為他們自己爭取工作和生活的權利，而不是

資本家和地主所組成的戰線從彼得格勒伸展到巴甫。有些人只想繞着他們自己的村莊與他們單獨作戰，這是一個壞現象。全體聯合起來與他們作戰，去突擊那些他們會感到最痛苦的地點，同時，必需把所有的勞動者編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紅軍，把他們隸屬在一個獨一無二的革命的指揮之下。

「那就是我到這兒來的目的，來從你們光榮的赤色別動隊裏編一個鐵的師團出來。」他列舉出各別動隊的名稱，它們的人數和他們的作戰方略。「我們將怎麼開始呢？我們將以一個英勇的突破來開始。弟兄們，馬台諾夫喀村波克捷寧尼科夫將軍隊性的白匪圍困，到現在已有三十五天了。那兒有三千馬台諾夫喀人，他們不願意投降，他們甯願準備戰到最後一個人而不願意這樣幹……要是我們不去幫助他們，他們就軍死了。要是我們拯救了他們，那末，九煉成鋼的馬台諾夫喀聯隊就會包括到我們的師團裏來……」

他講話明瞭而有把握，在地上坐成一個圓圈的健兒們站了起來，那些站着的擠得更密了一點。從他們那鎖緊的眉毛和燃燒着的眼睛看來，顯然總司令的演講已深深地打動了他們了。

「領導我們去！」他們說。「我們該成，領導我們到馬台諾夫喀去！」

蒲亭尼舉起他的手，恢復了肅靜，告訴他們必須把馬匹檢查一下，馬蹄鐵釘得不好的必須訂好，必須給他們喝水加鞍，士兵們在行軍途上必須帶些幾種東西。

健兒們奔到馬棚裏，奔到草原裏，奔到軍庫裏，奔到密洞裏。還沒有到半個鐘頭，刺亭尼就命令號兵：

「吹「準備上馬號」！」

留下一隊守衛兵防護營地和輜重，別動隊就出發了。騎兵一對對的沿着草原的道路長長的伸展出去，在軍旗旁邊，在一匹紅褐色的頓河馬上，騎着銅鼻子而壯健的西蒙·刺亭尼，他聳着肩頭，速度鎮靜，好像是和馬鞍融合在一起似的。在他的旁邊馳着伏羅希洛夫和巴可，他們已放棄了四輪輕馬車換上馬鞍了。他們後面，在二行縱隊的頭上，是喇叭手，軍鼓手和歌手——生長在草原裏的次中音歌手。

當別動隊緩和成一種步行的速度給馬匹休息一息氣的時候，次中音歌手突然發出一聲拖長的振盪的哥薩克歌，整個別動隊都以雄壯的聲音接了上去。次中音被他們的歌聲帶走了，合唱繼續得那末久，好像整個草原都在那兒傾聽，但聽到的只有那天空的鷲鳥和土窟裏的土撥鼠。伏羅希洛夫跨到歌手那兒，熱心的參加了進去。

刺亭尼以踢馬刺觸一觸他的馬，忿怒地搖着他的長尾巴，那匹頓河戰馬突然發出一種搖盪的快步。歌聲消滅了，灰塵在二行縱隊上頭升起一陣濃密的雲霧。

他們人不點火，馬不卸鞍的過了一夜。天還沒有破曉，別動隊就列成了戰鬥隊形向馬台諾夫略前進了。夜裏派出去的偵察隊已報告了那環繞着村莊的敵人的形勢。伏羅希洛夫、刺亭尼和各騎兵連的連長行竊窺探開了一次會，一致議決先突擊白軍的參謀本部，衝入村莊中，於那兒，聯合了馬台諾夫的人，疾馳

出來鬆開包圍。

現在黎明快要來了，繁星漸漸的稀少了。別動隊展開成四個橫隊，以朝列的快步向前奔去。蒲亭尼請伏羅希洛夫留在第二隊，不要疾跑到第一營隊裏去。村莊沒有看見，但是風已經把麵包、乾糞和烟的熱悉的氣息帶到他們的鼻孔裏來了。東方露出魚白色。晴朗的曙光擴大和亮起來了，蒲亭尼焦急地凝視着它。

「加快！」

營火的紅色小點在他們前頭出現了。斥候兵聽到蒲亭尼的旁邊，指一指兩頭被隱隱的黎明襯托出。黑色輪廓來的樹木。那兒就是參謀部和克拉維尼科夫騎兵聯隊的駐營地。哥薩克當然是像豬一樣的在睡覺，並不預期草原裏有攻擊的。但是斥候兵錯了。蒲亭尼覺察到有騷動，騎者在向樹木的一邊聚集進去。顯然白軍也在那兒想，在那個時候，馬台諾夫隊大會沉睡在他們的壘壕裏。

蒲亭尼把馬勒得這樣緊，以致他那畜生顛蹙着竄立起來了。他拔出佩刀。「跟我來！」他大叫一聲，把馬刺觸一觸他的馬。在他的後面，最前頭的一個橫隊，揮舞着他們的佩刀，呼喊著，咆哮着，半叫着，以哥薩克的方式吹着口笛向前馳來。赤色騎兵帶着一陣巨大的雷聲向黑樹的右方掃過去。那兒的池水裏反映着火一般的曙光。

一挺機關槍從樹旁射出一股火流，子彈嘶嘶地叫了。草原震動了。一羣羣敵人濕漉的馳出來與別動



## 隊交戰。

巴可孟科想夫抓住克里門。頁那里或維支那匹馬的河勒，但伏羅希洛夫奪掉他手裏的韁繩，刺着他那匹興奮的馬向前跑。敵人像一道黑色的牆壁般向他們猛衝過來。伏羅希洛夫知道這幾秒鐘將決定騎兵隊的命運。那一方面壓倒對方呢？他注意到前面的。亨尼站在路燈上，高舉着他的佩刀準備斬殺。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敵人在一橫隊一橫隊的來了。整個聯隊在向他們疾馳過來。葉亨尼騎着他那匹久經征戰的頓河戰馬，把他的佩刀向一個跑在前頭有鬍子的哥薩克揮去，那傢伙緊緊地抱住他的頭。葉亨尼立刻又飛到兩個人面前，把他的佩刀從肩頭上順手掃過去，一個哥薩克翻倒馬鞍上，黑色的血從另一個傢伙劈開的頸子上噴了出來。敵人勒住馬，轉身就走。有幾個騎者只是被打下了馬鞍，但他們被壓倒，踐踏，在不可抗禦的騎者聲下消滅了。

哥薩克轉身逃走，年青的赤色哥薩克掄着佩刀在後面追趕他們。當伏羅希洛夫被那吼叫着的騎兵和汗流的吐着白沫的馬匹的激流帶走時，他又瞥見了那匹牙齒露出的，長着白點子的頓河戰馬，在牠的上面，是一個又小又壯健的人影，和刀鋒上濕淋淋的光。一切都像一陣颶風似的掃了過去。

伏羅希洛夫勒住馬，四方都被出受傷者的喊聲來。在右面，池邊外響起一排同時放射的來福槍的槍聲。他在一株柳樹底下停了下來，他的馬向橘紅色的水伸出牠的頸子。巴可孟科疾馳過來。

「整顆腦袋被砍成碎片了。我們大勝！」

「我們的人不要爲感情所騙才好」

「他們不會的。斯亭尼很有經驗。」

「你派人到馬台諾夫那兒去了沒有？」

「我已派了兩個青年去了。」

「立刻下總攻擊令。」

## 八

保衛波羅津就這樣開始了。

停在東甬車站路軌上的史太林的車廂是一個心臟，它從所有蜿蜒曲折的動脈裏吸收了一個集體的意思，把它傳達到市內的各機關、各工廠和各碼頭，傳遍了整個全線。那兒，聯隊、族團、師團正在編制，軍幕委員在向大會說明革命的任務，傳遍了整個大區。那兒，宣傳員和糧食隊正在大村小莊和小市鎮裏開會，職員雇農和貧農，滿裝穀物的大車，一大串一大串地向沙里津伸展，去青翠沿着到伏爾加碼頭上去的道路，絡繹不絕。

每天，一大車一大車的糧食派送到莫斯科去，在沙里津的碼頭上，科尼亞·加米興和倍拉秀夫的鼓

蘇俄介和家裏大批搬到駁船中由水運運至居士尼。諾伏斯洛現在從北方城市而來的工人可以連續不斷倒到口糧。餓死的威脅已經過去了。

但是前途依然有很大的危險。反革命不允許你甚至有短促的喘氣機會。到七月底，克拉斯諾夫的將軍開始對沙里津舉行進攻。德國單翼式的飛機向該城丟下馬察託夫宣言的傳單。

「沙里津城的市民和俄軍迷途的子弟，我向你們呼籲，最後買贖你們在統一偉大的俄羅斯。希圖正教的俄羅斯，信仰上帝的俄羅斯中，享受和平安靜的生活。你們的末日已經近了。上帝對你們一切罪行的懲罰近了。」

「告訴我，爲什麼你們願意滅亡？爲什麼你們的妻孥願意滅亡？爲什麼一個富足的城市要變爲廢墟？你們爲何那死爲不值一文的三百個克倫斯基軍人嗎？你們能用來買什麼東西吃呢？你們連麵包都不缺。」

「以永生的上帝之名，我懇求你們記着你們是俄羅斯的人民，停止流你們同胞的血。我答應你們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投降，把你們的城市交給我們頓河軍。如果你們肯不流血殺降，交出你們的武器和軍械，我允許救你們的生命。我將等到八月十五日。過此以後，我就不再留情了。」

蘇俄·杜魯勃略在「格魯左蘭斯」工廠召開大會，宣讀這張傳單。

「有人主張答覆馬察託夫將軍嗎？」當她讀畢時，說用手拍拍她的手槍袋，加上去：「我認爲我們無」

「我們的人不更爲感情所驅才好！」

「他們不會的。荷亭尼很有經驗。」

「你派人到馬台諾夫喀人那兒去了沒有？」

「我已派了兩個青年去了。」

「立刻下總攻擊令。」

## 八

保衛沙里津就這樣開始了。

停在東南車站路軌上的史太林的車廂是一個心臟，它從所有蜿蜒曲折的動脈裏吸收了一個集體的意思，把它傳達到市內的各機關、各工廠和各碼頭，傳遍了整個全線。那兒，聯隊、旅團、師團正在編制軍事委員會，在向大會說明革命的任務，傳遍了整個大區。那兒，宣傳員和糧食隊正在大村小莊和小市鎮裏開會，動員雇農和貧農，滿裝穀物的大車，一大串一大串的向沙里津伸展，去畜羣，沿著到伏爾加碼頭上去的道路絡繹不絕。

每天，一火車一火車的糧食派到莫斯科去，在沙里津的碼頭上，科尼亞·加米與和倍拉秀夫的穀

蘇俄介和家者大批發到絞轎中由水陸運至厄士尼·諾伏哥洛。現在從北方都市而來的工人可以連續不斷餓到口糧。餓死的威脅已經過去了。

但是前途依然有很大的危險。革命不允許你甚至有短促的喘氣機會。到七月底，克拉斯諾夫的將軍開始對沙里津舉行總攻擊。德國軍式的飛機向該城丟下馬察託夫宣言的傳單。

「沙里津城的市民和俄軍迷途的子弟。我向你們呼籲。最後寬赦你們在統一偉大的俄羅斯。希臘正教的俄羅斯。信仰上帝的俄羅斯中。享受和平安靜的生活。你們的末日已經近了。上帝對你們一切非行的懲罰近了。

「告訴我，爲什麼你們願意滅亡？爲什麼你們的妻子願意滅亡？爲什麼一個富足的城市要變爲廢墟？你們爲何而死？爲不值一文的三百假克倫斯基盧布嗎？你們能用來買什麼東西吃呢？你們連麵包都不够。

「以永生的上帝之名，我懇求你們：記着你們是俄羅斯的人民。停止流你們同胞的血。我答應你們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投降。把你們的城市交給我們頓河軍。如果你們肯不流血投降，交出你們的武器和軍械。我允許救你們的生命。我將等到八月十五日。過此以後，我就不留情了。」

薩伏·吐各勃在「格魯左蘭斯」工廠召開大會，宣讀這張傳單。

「有人主張答覆馬察託夫將軍嗎？」當她讀畢時，用手拍拍她的手槍袋，加上去：「我認爲我們盡

動作當還是復明白的，在這個手槍袋裏就存着將軍們的答覆……我替你們應該一表表於大家上前線。」

「格魯左蘭斯」的工人會都去，我們釋放架木段，先把馬路記夫鋸斷以後再來鋸。」

無木廠工人議決大家都願上前線，法國機務廠工人議決大家都願上前線，軍械廠工人議決大家

都願上前線而動員同時日夜分三班，加緊鑄造武器製造裝甲車。

工人別動隊後，婦女妻子姐妹和兒童攜帶包裹糧食籃和酸牛奶桶川流不息，上前線她們不得直

接到陣地，婦孺們在小丘上行立幾個鐘頭，際望他們怪樣的丈夫和兄弟背著來，兩槍排成雙行重複地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依照口令前進轉彎，軍隊好餓餓餓軍隊一程經過若干訓練以後他們

就開入草原，以他們的血肉來保衛工人的自由。

把大捆麵包，酸胡瓜和洋葱留在小丘上交給職員，照日後一度興奮而又靜下來的婦孺們就回到城裏，擔當起男子所做的防禦工作。

上前線做看護和戰鬥員的青年女子，差不多有些受過教育的，則加入煽動宣傳部，她們在戰場中與

爾米士與在沙里津所發行的大殺革命軍人。

有一晚，格魯左蘭斯遇到這樣一個女子，她正坐在已經改組的伏爾特拉波爾工廠隊參謀部所駐紮的山谷中的營火旁，格魯左蘭斯服裝整齊，穿着一件茶褐衫，戴着一頂釘上紅星的新帽，她的臉色這樣

臉流汗，要用牙齒咬進那個女子頭髮的那個女子，在營火旁的草地上，攤開了她的工具袋，報紙和

小冊子，一瓶墨水和幾張紙，愛格把羅娜蹙緊眉頭，她的鼻竇在震顫，她的睫毛遮住了眼睛。

「同志，我要跟你談一談。」她對那個女子說。「你能在兩星期之內教會我字母不能問題在於我並不開玩笑。」她轉過頭又對雷悄悄說：「我也許會失却我的一切幸福。兩星期以內不會有大戰，所以時間很多……你應該知道我已負起撫養兩個孩子的責任。他們要長大起來學習，而我却不懂字母。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個男子。他是一個黨員，跟列很熟，也和伏羅希洛夫熟識……我可以料到，我如不識字，一定立刻成爲他的重負……他已做了營長，你應該知道……我可以給你兩星期，同志……」

愛格還望了那個城市裏的女子一眼，愛她立刻同意，並且不費工夫就在營火旁開始第一課。

在七月一個月之中，伏羅希洛夫的軍隊配備他的兵車所帶來的軍需，擴張戰綫，攻陷左翼的喀拉支和右翼的尼士尼·契爾，此外還奪了大批糧秣。

大家都知道他的推進是羸不住的，除非馬蒙託夫的主力被擊潰，否則戰綫就不會穩固。全軍和後鋒都準備收穫季節的到來。

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中，陀羅斯忽然爲軍事指揮員斯尼沙里夫辯護，但在列甯的堅執要求之下，這樁辯論終於被托莫斯打斷。這是一場大勝利。史太林接到消息時，他召開軍事會議，對於組織軍團，尚須採取進一步的辦法。四個沙里夫被全部廢止取消，代以獨個軍事委員會。史太林將這一決議發電莫斯科，提出他自己，莫斯科里夫，伏羅希洛夫，參謀部政治委員和軍事專家托里陀夫斯基——一個精明幹練以前

軍隊中最謙遜的人——等五人爲軍事委員會委員。

最高軍事委員會最初加以拒絕，經過幾天的沉默，答覆同意在沙里津組織軍事委員會，但認爲應儘包括史太林、莫斯哥里夫和軍事專家高伐里夫斯共三個委員。

這樣一種決定，等於站在託洛斯基一方面公然叛變，所以史太林並不參加討論或申辯，但又更進一步實行改組，他下令特派委員會主席速捕並審問諾索維支、高伐里夫斯、契皮西夫和他們的參謀。這正是馬蒙託夫的砲隊已以暴風雨似的火力圍攻前綫和穿着柏林發來的漂亮黑制服的哥薩克聯隊紛紛進攻紅軍戰壕的時候。

高伐里夫斯、契皮西夫、棕克荷汀、洛克馬託夫、克倫尼夫，以及數小時後，工程師亞歷西夫和他的兩個兒子都被捕被殺，並於他們供認時被槍斃。諾索維支將軍爲託洛斯基所救，他把他於被捕後釋放，派他到倍拉秀夫那裏。諾索維支又繼續進行兩個月的破壞活動。不久，深恐再被捕，他到裝身軍中向但尼金辭職。

伏羅希洛夫被任爲軍事委員會的第三個委員，代替高伐里夫斯的位置。

馬蒙託夫集中主力即時進攻沙里津，一個月內伏羅希洛夫的兵車所衝過的鐵路綫震裂。

到開戰後第二週之末，共產黨師團和莫洛左夫斯基、頓尼茲師團已瀕於耗竭點，因爲他們的補充不足。伏羅希洛夫的兵車所帶來的槍彈和砲彈，差不多完全用盡。最高軍事委員會，於接到請發武器和軍



火的焦急電時，答稱請求應先敘明需要武器的確實人數。沙里津所存軍實數量，及已消耗的盧布數，始能從莫斯科發下。

史太林派巴可波到莫斯科向最高軍事委員會請領武器和軍火，並立即攜回沙里津。

尼士尼·契爾村不得不放棄。紅軍退至頓河的左岸。鐵橋已落入敵軍手中。喀拉支已被放棄了。一車車的傷兵日夜開到沙里津。在克里伐·穆士加，共產黨師團的最精銳聯隊損失了半數以上。盧略雪受重傷。浴血耗竭的紅軍，現在祇能靠鐵甲火車。它們以暴風雨似的火力擊退馬蒙託夫軍力的巨大後備。但是砲彈很缺乏。敵軍以猛烈的騎兵戰勢如破竹似的直搗城市。

在沙里津，玻璃爲砲火震得格格響。全體人民急急挖掘城郊最後一道防綫。史太林化了許多時光在戰壕裏。他在那裏時接到莫斯科一封電報，要求立即組織南綫革命委員會，委員應絕對不得干涉作戰。而參謀本部應遷至沙里津。以四百俄里的城市科士洛夫。

一小時之內，軍事委員會在城郊一所小屋中開會，發電給列甫和中央委員會。

「最高軍委會會否得悉託洛斯基所發電報，令托氏電令足以促全綫崩潰，而路革命全敗，故南綫軍委會不能執行。」

史太林把全部時光花在戰壕中，從那裏指揮後備隊的調遣，軍火的給養，以及配備剛從沙里津廠中出爐的重砲的新鐵甲火車的調遣。有一天伏羅希洛夫躍入戰壕，他剛從前綫乘裝甲車回來，混身泥污和

滑油。他靜悄悄凝視史太林，顫動着嘴唇。

「高里亞·魯特尼夫陣亡了。」他說，靜立了一會兒。「我們已沒有子彈……我們正在只用刺刀打擊他們。損失可怕……我又要回去了……」

他爬出戰壕走進那輛來拿機關槍子彈的裝甲車就疾馳而去。

正當馬蒙託夫軍認為祇要作一次最後努力就可衝入城中的時候，由郊外工人所組成的生力軍諾伏尼科爾斯聯隊迎前抵住他們，在開拔以前，史太林作了一次簡略的演說，他們就不放一槍出發了。鐵甲火車在他們之前移動，用不斷的砲火肅清前綫。諾伏尼科爾斯到達敵軍的戰壕，就大聲吶喊奔前作肉搏戰。想不到有生力軍來襲擊，馬蒙託夫的步兵潰逃了。它遇到自己的騎兵中隊，疾馳着格殺逃兵。但這些中隊又被鐵甲火車和設於郊外的砲位的火力所掃蕩。白軍欲圍衝鋒的努力，在意外開來迎擊的生力軍之前被摧毀了，正像往常所遇到的一樣。白軍猶如燙痛了手指，紛紛自沙里津後退。馬蒙託夫又派後備隊來格羅莫斯拉夫斯其聯隊。他們一次猛烈的衝擊。白軍開始退到克里伐·穆士加以外。這時莫洛左夫斯加騎兵也持調出來攻擊他們，把馬蒙託夫軍的所有主力逐至頓河以外。長官佔壓倒勝利的馬蒙託夫軍，夕即被擊潰了。

「沙里津縣蘇維埃軍隊攻勢，已獲致全勝。敵軍全被擊敗，並被逐回至頓河以外。沙里津現告安全。我正繼續掃蕩中。」

人民委員史太林

中華民國三〇年五月二版

糧食——保衛沙里津

ХЛЕБ  
БАКИНТА ЦАРПИЛНА  
АТЕКЕНІ ТОЛСТОМ

每册定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A·托爾斯泰

譯者 蔣學模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女時代印刷所

兼設桂林上海香港金華

發行所 女時代書局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大時代書局文藝名著叢譯

✱

譯鳳靈著 省詞鄭夫拍

✱

譯圃吟羅 著 納 伯 齋

✱

譯明白徐 著 夫 莫 萊 克

✱

譯楷學蔣 著 萊 克 辛

✱

譯冰春胡 著 萊 克 辛

✱

譯鳳靈葉 著 塞 比 巴

本書經陝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字號二六號，負責證。